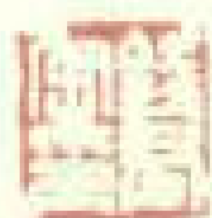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錢君匋題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醫學大成（全套共五十册）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四五〇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十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　三十二開　精裝
總字數一一，七九〇，〇〇〇　總印張八六一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重刊訂正《中國醫學大成》序

《中國醫學大成》一書，我鄉先輩四明曹炳章先生所輯集，爲發揚中醫學，保存古醫籍，以饗同道並惠後學作也。曹氏纂集是書時，正値西學東漸，國內淺見倖進之徒，競尚浮華，大肆鞭撻我國文化固有之精英，如民族醫學，悉在消滅之列，中醫學不絕如縷。而先生乃在此時從事中醫叢書巨著之編輯，姑不論其學術價值，獨其保存民族文化精粹之苦心孤詣令人可敬，其卓識遠見，又何其可欽也。

楊志一在原書序中有說：『大凡學術之成立，歷久而不敗者，必有其眞實之價値在。』善哉言乎！中華民族立國數千年而得以生存繁衍，如無優秀之文化及可貴之醫學，則亦何逃於優勝劣敗之例。尤

其在科學迅猛發展之今日，百技更新，而古老之中醫藥學日益引起國內外有識之士之重視。各類中醫藥研究所之建立，亦爲保護人民健康之需要，順應世界醫學發展之潮流而設。凡此種種，夫豈偶然。

惟中醫學歷史悠久，濫觴於炎黃，昌盛於漢唐，歷代醫家多有創見，其學術經驗載於文獻者浩如煙海，遺佚者可弗論，僅就先生纂集之時，存書尚達萬種，學者旣不能盡讀，又無力購置，且諸書精粗雜糅，版本文字舛誤殊多，使學習中醫者常興望洋之嘆。先生乃爲之博採精選，上自先秦，下迄近代，凡理論、方藥、臨床各科咸備，別爲十三類，書計三百六十五種，分醫經、藥物、診斷、方劑、通治、外感病、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針灸、醫案及外集雜著各類。其中傷科、眼科及五官病歸入外科，推拿、手術歸入針灸，醫論、醫話、醫史歸入雜著。所收各書，皆中醫要籍，大都內

容精粹，切合實用，版本亦從精選，並加句斷。各書之首，皆列著作校刊略歷及內容提要，以便讀者入門粗知梗之助。

中醫學歷來叢書頗少，是書搜羅廣而選擇精，洵爲前所未有之巨著。惜全書印刊未半而抗戰軍興，烽煙迷漫，醫籍出版被迫中輟。而已印行之一百三十六種，今亦散佚不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爲應學者需求，重爲付梓，並影印以存原貌。書中明顯錯訛者，由我院及中醫文獻研究所等有關單位專業人員校勘改正，使之益臻完善。

夫文以載道，中醫學爲我國醫學之重要財富，文獻則是寶庫中之重要內容。故有志斯道者，務求先通中醫之理論法則、方藥效用和臨床處置，使對中醫學有全面之理解，更須驗之臨床，以汲取其理論精華與豐富經驗。學問之事，原恃艱苦以求而非獵取可得。昔張仲景勤求古訓，博採衆方；孫思邈青衿之歲，高尚是典，白首之

年，未嘗釋卷；葉香岩以不讀破萬卷，不敢輕言醫。茲三人者，皆由勤奮好學而成一代高醫，故學習中醫宜下一番札實工夫。在此基礎上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研究和整理中醫學，才有闡明和提高希望。中西醫結合，亦將另具特色。以務實精神，走中醫現代化循序而進之道路，勇於繼承，敢於創新，使傳統醫學有所發現與創造。苟能如此，不僅爲祖國爭光，並將爲人類造福。

本叢書一百三十六種，分爲五十册；每册後並皆附有全部書目。它的出版，爲中醫和愛好中醫者提供珍貴之醫學文獻，讀者勤習而深研之，必能奠定中醫學根柢，大有助於中醫事業之繼承與發展。

裘沛然

一九八八年六月作於
上海中醫學院

（清）葉香岩 著
薛生白 著
薛望公 著

南病別鑑

中國醫學大成

南病別鑑　〔清〕葉香岩　著

〔清〕薛生白　著

〔清〕薛望公　著

痧脹玉衡　〔清〕郭右陶　著述

瘧疾論　〔清〕韓善徵　纂著

濕溫時疫治療法　紹興醫學會　編

原　編　曹炳章

總審定　裘沛然

總審閱　蕭敏材　朱邦賢　沈麗君

顧序

考工記謂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於是以橘踰淮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不踰汶。明遷地弗良之意。一再曰地氣然也。爲虖。不得地氣。不能成良工。不察地氣。又曷爲良醫哉。九竅之變猶是也。九藏之動猶是也。然而齊與楚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焉。燕與越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焉。不同者地也。卽氣也。言語嗜欲。其氣之常。疾病則其氣之變也。用治齊者治楚。吾知其必難已。用治燕者治越。吾知其必增劇。無他。常者不能同。而變者反能同。未之有也。傷寒者。北方之病也。而南人有病。輒曰傷寒何也。仲景之書偏天下。人習誦之。而忘其地氣之不同也。不幾用治齊者治楚。治燕者治越乎。已乎劇乎。國朝康熙間。吳中名醫輩出。香巖葉氏。一瓢薛氏爲最著。葉有溫證論治。薛有溼熱條辨。皆發明南人之病。不宜概

用傷寒法。厥後望公薛氏。有傷寒辨證歌。名雖襲北。治實偏南。不外葉薛宗旨。宋君佑甫。爲望公外孫。治病之暇。取葉書詳註之。復合二薛所著。函三爲一。題曰南病別鑑。將授諸梓。問序於余。余不知醫。惟尋厥題名。證以考工。佑甫其能察地氣者乎。佑甫爲醫。其㝗者乎。

光緒九年歲次癸未五月元和顧文彬撰

徐序

康熙朝。吾吳葉香巖先生。醫名重當代。同時有一瓢徵君。繼起有松心孝人。號稱鼎足。惟先生最爲正宗。足資後學模楷。所傳世著作幾種。皆及門采輯。醫案乃最著名者也。此溫證論治一編。較舌鑑舌辯。更加明晰。今得佑甫世棣逐條詮疏。尤覺精詳。佑甫爲薛望公先生外孫。好學深思。治病往往出人意表。而一軌乎正。豈非淵源有自耶。茲將付手民。屬書緣起。

時光緒己卯四月南宮後生徐康

畢序

醫書自靈素金匱後。代有名賢。著作幾於汗牛充棟。求其能上繼岐黃真傳。而有益於後學者。渺不可得。推原其故。蓋由食古不化。致古人著作之精心。晦而難明。或更妄求異說。自作聰明。或各立門戶。好爲奇僻。於南北地氣之分性質強弱之異。概置勿論。無怪醫道竟成絕學也。近有葉香巖先生溫證論治薛一瓢先生濕熱條辨薛望公先生傷寒古風。議論精醇。根柢深厚。五行盡其變。五土異其宜。實上繼靈素金匱之一脈。而大有功於後世者也。惜香巖一瓢兩先生之書。雖會稽章虛谷注釋。而未得其詳。醫家深以爲憾。茲宋君佑甫。於治病之暇。朝夕披覽詳加註釋。俾前人之著述。瞭如指掌。真後學之津梁也。猶憶余十年前得不寐疾。輾轉牀褥。午夜徬徨。徧訪時醫。盡皆束手。後得佑甫診治。應手而愈。至今年逾六十。

日高三丈。猶作酣眠。始知佑甫於此道中。不知幾費揣摩。斯能臻此妙技。古人所謂三折肱者。真無愧焉。余故樂得而爲之序。

光緒己卯仲春既望弇山畢長慶撰

宋序

天下至難爲者莫如醫。天下至易爲者亦莫如醫。必欲窮經義。索病源。對症施藥。務求中肯。此固難爲者也。苟其不讀古人書。不問病人因。妄曰憑脈知病。任意書方。偶然中病。愚夫愚婦。奉以爲奇事。卽暗被他傷。醫家病家。茫然不知。此又易爲者也。然以難爲者與易爲者較。豈獨不可同日而語。殆有爲善造孽之分歟。內經徵四失論曰。診病不問其始。憂患飲食之失節。起居之過度。或傷於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爲麤所窮。此之謂也。此固不在醫林。可置之勿論。矣司命者。望聞問切之外。尤須分別土地人情。如北方地寒人強。傷寒最多。故仲景立麻黃桂枝湯等。原有傷寒論可稽。而江以南。地卑濕多。人情柔弱。患傷寒者。不過百中一二。患濕熱者。十之八九。若以治傷寒者治濕熱。豈非大相徑庭耶。余

自幼喜讀醫書。素靈內經、仲景傷寒、金匱玉函等書而外。誦至葉香巖先生溫證論治。薛一瓢先生濕熱條辨。及外祖薛望公公傷寒古風三十一首。每朝夕服誦而不忍去。知其於江南人病最爲合法。惜香巖先生論口授。門人隨筆記錄。層次未楚。雖後人稍爲分排。而不有註釋。余因之。或參經旨。或集陳言。或從素見。增在句讀之下。非敢云註。以暢其說耳。稿既成。忽有人告予曰。會稽章君名虛谷者。曾有註釋。予卽購而閱之。竟超出萬萬。於是復加刪易大半。遵章君之註。不過使繁者簡之。晦者顯之。間或參以己見而標之。其濕熱條辨。章君亦詳註矣。而外祖望公公傷寒古風。已瞭如指掌。不敢謬加一詞。因襲三家名言。付之剞劂。爲案頭課徒之餘事。名之曰南病別鑑。謂與北方病迥異也。是爲序。

光緒戊寅孟春上浣平江宋兆淇佑甫氏序

薛序

掃葉莊。一瓢耕牧且讀之所也。維時殘月在窗。明星未稀。驚鳥出樹。荒鷄與飛蟲相亂。雜沓無序。少焉曉影漸分。則有小鳥鬧春。間關啁啾。盡巧極靡。寂淡山林。喧若朝市。不知何處老鶴。橫空而來。長唳一聲。羣鳥寂然。四顧山光。直落簷際。淸靜耳根。始爲我有。於是盥漱初畢。伸紙磨墨。將數月以來所歷病機。與諸子弟或闡發前人。或攄己意。隨所有得。隨筆數行。錄竟讀之。如啜蓴羹。寸寸各具酸鹹。要不與珍錯同登樽俎。亦未敢方乎橫空老鶴一聲長唳。薛雪書於掃葉山莊。

李序

薛氏濕熱論。乃家藏秘書。先君素精醫理。於是書尤深寶之。蓋其辨晰受病之原委。多由陽明太陰兩經。表裏相傳。其見之也確。其言之也詳。其治之也各得其宜。可爲後世法。莫能出其範圍者。我吳處江以南。地氣卑濕。患是病者最多。而治之者或稱爲濕溫傷寒。未能辨析。豈知如論所云。濕熱之病。不獨與傷寒不同。且與溫病大異哉。俊不敢獨秘。亟壽棗梨。以公同志。俾審病者。不致歧誤焉。

道光九年九月元和李清俊跋

南病別鑑目錄

卷上

葉香巖溫證論治

第一論溫病大概……一
第二論化熱入營……二
第三論邪留三焦……四
第四論裏結陽明……七
第五論白舌……八
第六論黃舌……九
第七論薄黃舌……一〇
第八論絳舌……一〇
第九論燥絳舌……一一
第十論紫舌……一三
第十一論淡紅舌……一四
第十二論芒刺舌……一四
第十三論血跡腫大舌……一四
第十四論如烟煤舌……一五
第十五論黑舌……一六

第十六論粉白滑舌幷斑疹……一六
第十七論白㾦……一八
第十八論齒血……一九
第十九論齒燥齒枯……二〇
第二十論齒垢……二一
第二十一論婦人溫病……二二

卷中

薛生白濕熱條辨

濕熱論凡三十五條……一

卷下

薛望公傷寒直解辨證歌（附司天在泉歌）
辨表分寒熱第一……一
辨表分虛寒虛熱第二……二
辨裏寒第三……三
辨裏熱第四……三
辨裏虛寒第五……四
辨裏虛熱第六……四
辨假虛寒第七……五

辨假實熱第八……六
辨渴第九……六
辨舌第十……七
辨虛寒舌燥第十一……八
辨實熱舌燥第十二……九
辨寒頭痛第十三……九
辨熱頭痛第十四……一〇
辨虛頭痛第十五……一〇
辨風寒骨痛第十六……一一
辨虛骨痛第十七……一一
辨虛寒腹滿第十八……一二
辨實熱腹滿第十九……一二
辨虛寒不大便第二十……一三
辨實熱不大便第二十一……一三
辨小便不通第二十二……一四
辨嘔第二十三……一五
辨吐蚘第二十四……一五
辨汗第二十五……一六
辨讝語第二十六……一七
辨面目赤第二十七……一八
辨下利第二十八……一八

辨厥第二十九……一九
辨腹痛第三十……二〇
辨脈脫第三十一……二一
附司天在泉歌……二三

續集

看病必須先識病……一
陰證……三
傷暑……六
急下急溫……六
生死脈候……八

厥分寒熱辨……一〇
結胸解……一一
傷寒合病併病論……一三
傷寒別名……一四

南病別鑑

清　吳門　葉香巖天士原著
吳門　宋兆淇佑甫增註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上

第一論溫病大概

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風從寒化屬陰。故先受於足經。風從熱化屬陽。故先受於手經。）逆傳心胞。（心肺最近。邪盛傷營。即傳心胞。）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

辨營衛氣血。雖與傷寒同。若論治法。則與傷寒大異。（傷寒由太陽而傳入他經。當先辛溫發汗。溫邪由肺入胃。當先辛平解表。）蓋傷寒之邪。留戀在表。然後化熱入裏。溫邪則化熱最速。未傳心胞。邪尚在肺。肺合皮毛而主氣。故在表。初用辛涼散解。挾風加薄荷、牛蒡之屬。挾濕加蘆根、滑石之流。或透風於熱外。或滲濕於熱下。不與熱相搏。勢必孤矣。不爾。（初當辛平解散。若過涼遏。邪反內走。用溫發汗。劫津化火。）風挾溫熱而燥生。淸竅必乾。謂水主之氣。不能上榮。兩陽（風與熱也）相劫也。（有陽虛氣不化液而燥。治宜甘溫。有積飲液不上升而燥。治宜甘辛。有陰液枯涸而乾燥。治宜酸甘。此風熱劫爍其津液。治宜甘寒。）濕與溫合。蒸鬱而蒙痺於上。淸竅爲之壅塞。濁邪害淸也。（滲濕透熱。佐以芳香。）其病有類傷寒。驗之之法。傷寒多有變症。溫病雖久。總在一經爲辨。

第二論化熱入營

前言辛涼散風。甘淡驅濕。若病仍不解。是漸欲入營也。（由氣入營）營分受熱。則血液受劫。心神不安。夜甚無寐。或斑點隱隱。即撤去氣藥。（如從風熱陷入者。用犀角、竹葉之屬。如從濕熱陷入者。用犀角、花露之品。）參入涼血淸熱方中。若加煩躁。大便不通。金汁亦可加入。老年及平素有寒者。以人中黃代之。急速透斑爲要。若斑出熱不解者。胃津亡也。主以甘寒。重則玉女煎。輕則梨皮蔗漿之類。或其人腎水素虛。病雖未及下焦。每多先自彷徨。（驚疑恐懼之貌。蓋腎水虛則生恐也。）此必驗之於舌。如甘寒之中。加入鹹寒。（舌光紅。或灰薄而燥。宜鹹寒滋養。如生地、元參、龜板、阿膠之類。質絳而中心乾厚焦燥者。生地、阿膠、龜板中。加元明粉、大黃以下之。）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耳。若其邪始終在氣分流連者。可冀其轉汗透邪。治宜益胃。（此法極難詳辨。蓋汗由胃中水穀所化。氣旺邪與汗相併而出。如仲景服桂枝湯後。啜稀粥者是也。若胃虛發戰。邪不能出。反

從內入也。要在辨邪之淺深。若邪已內入。欲行此法。反見助邪爲害矣。如風寒溫熱之邪。初在表者可行。若暑疫等邪。初受卽在膜原而當胃口。斷無益胃助邪。雖虛人必先開達。誤用卽爲害不淺也）令邪與汗併。熱達腠開。邪從汗出。解後胃氣空虛。當膚冷一晝夜。待氣還自溫暖如常矣。蓋戰汗而解。邪退正虛。陽從汗洩。故漸膚冷。未必卽成脫症。此時宜安舒靜臥。以養陽氣來復。旁人切勿驚惶。頻頻呼喚。擾其元氣。但診其脈。若虛軟和緩。雖倦臥不語。汗出膚冷。却非脫症。若脈急疾。躁擾不臥。膚冷汗出。便爲氣脫之症矣。（此正不勝邪。內經言陰陽交。交者死也）更有邪盛正虛。不能一戰而解。停一二日。再戰汗而解者。不可不知。

第三論邪留三焦

氣病有不傳血分者。邪留三焦。猶之傷寒中少陽病也。彼則和解表裏之半。此則

分消上下之勢。隨症變法。如近時杏、朴、苓等類。或如溫膽湯之走泄。因其仍在氣分。猶有戰汗之門戶。轉瘧之機括也。（不入營而傳心胞。卽傳於三焦。蓋三焦主升降出入。表裏之氣。全賴三焦以出入。法當轉其氣機。雖溫邪不可用涼藥遏之。故祇宜辛平甘苦。順其升降。轉其氣機。開透汗化瘧之門戶。）大凡看法。衞之後方言氣。（衞行脈外）營之後方言血。（營行脈中）在衞（必惡寒）汗之可也。（宜辛平表散）到氣（不惡寒而惡熱。小便色黃。）纔宜清氣。（方可辛涼。亦不可太涼。反使邪不外達而內閉。）乍入營分。（脈數舌絳）猶可透熱。仍轉氣分而解。（開達卽所以轉氣分）如犀角、元參、羚羊等物是也。至入於血。（舌深絳。煩擾不寐。或夜有譫語。）則恐耗血動血。直須涼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膠、赤芍等物是也。若不循緩急之法。慮其動手便錯。反致慌張矣。且吾吳濕邪。害人最多。如面色白者。須要顧其陽氣。濕勝則陽微也。如法應清涼。用到十分之六七。

即不可過涼。蓋恐濕熱一去。陽亦衰微也。（陽虛者本多痰濕。受寒濕。非薑、附、朮、苓不能去。受濕熱。亦必粘滯難解。須通陽明。化濕過涼。則濕閉而陽更困矣。）面色蒼者。須要顧其津液。清涼到十分之六七。往往有熱減身寒者。不可便云虛寒而投補劑。（陰虛者內火易動。濕從火化。易傷陰液。陰傷則陽少依附。但當和胃。不可偏陰偏陽。）恐爐烟雖熄。爐火猶存。須細察精詳。方可少少與之。慎不可漫然而進也。又有酒客。裏濕素盛。外邪入裏。與之相搏。在陽旺之軀。胃濕恆多。（如身黃如橘子色而鮮明者。此陽黃胃濕。用茵陳蒿湯。）在陰盛之體。脾濕亦不少。（色如薰黃而沉晦者。此陰黃脾濕。用梔子柏皮湯或附子理中湯。）然其化熱則一。熱病救陰猶易。通陽最難。救陰不在補血。而在養津與化汗。（津液虛則汗無由化。養津則汗自出。）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胱膀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自能出矣。）較之雜症。有不同也。

第四論裏結陽明

三焦不從外解。必致裏結。裏結於何。在陽明胃與腸也。（無形之邪。必依有形之物而搏結。如痰滯濕是。）亦須用下法。不可以氣血之分。謂其不可下也。（不下。勢必蒸爍傷陰。）惟傷寒熱邪在裏。劫爍津液。下之宜猛。此多濕邪內搏。下之宜輕。（如小陷胸湯、黃連瀉心湯。）傷寒大便溏。爲邪已盡。不可再下。濕溫病大便溏。爲邪未盡。必大便硬。乃爲無濕。始不可再攻也。再人之體。脘在腹上。其位居中。按之痛。或自痛。或痞脹。當用苦泄。以其入腹近也。必驗之於舌。（全憑舌苔之色）或黃或濁。（濕與溫合蒸）可與小陷胸湯或瀉心湯。隨症治之。若白不燥。（全是寒有痰濕）或黃白相兼。或灰白不渴。（皆陽不化邪。陰濁凝阻。）愼不可亂投苦泄。其中（卽胃中）有外邪未解。裏先結者。（宜先通氣滯。杏、蔻、橘桔之

類。）或邪鬱未伸。素屬中冷者。（當加薑）雖有脘中痞痛。宜從開洩。宣通氣滯。以達歸於肺。如近世之杏、蔻、橘、桔等。輕苦微辛。具流動之品可耳。又有舌上白苔黏膩。口吐濁厚涎沫者。其口必甜。此爲脾癉。乃濕熱氣聚。與穀氣相搏。土有餘也。盈滿則上泛。當用佩蘭葉芳香辛散以逐之。（更當看其舌本紅赤爲熱。當清涼泄濁。色淡不紅。脾虛不能攝液而上泛。當健脾降濁。）若舌上苔如碱者。胃中宿滯。挾濁穢鬱伏。當急急開泄。否則閉結中焦。不能從膜原達洩矣。

第五論白舌

舌苔白厚而乾燥者。此胃燥氣傷也。（白厚本是濁邪。熱爍津傷。濁結不化。當先養津化濁。）滋潤藥中加甘草。令甘守津還之意。（其人必素屬中虛。故可用甘草。）舌白而薄者。外感風寒也。當疏散之。若薄白而乾者。肺液傷也。加麥冬、花露、

蘆根汁等輕清之品。爲上者上之也。（肺位最高。輕清乃得。若重濁與肺無益。而反傷及胃。）若苔白而質絳者。濕遏熱伏。當先泄濕透熱。防其卽乾也。此可勿憂。再從裏而透於外。則變潤矣。（泄濕用辛開苦降。濕洩自然熱透。熱透自然舌乾。再用苦辛甘涼從裏透外。則胃氣化而津液升。舌卽潤。汗作而邪熱隨解。）初病卽舌乾。（津液素虧）神不昏者。（幸而未入心胞）急宜養正。微加透邪之藥。若神已昏。此內匱不可救藥矣。

第七論黃舌

前云舌黃或濁。當用陷胸瀉心。須要有地之黃。（如草生地上。必有根脚。無根卽爲浮垢。刮之卽去。）若光滑者。乃無形濕熱。已有中虛之象。大忌前法。（若妄行攻瀉。必致表邪入裏。爲結胸痞氣腹脹等症。）其臍以上爲大腹。或滿痛或脹。（

不因藥誤。病出自然。）此邪已入裏。表症必無。或存十之一二。亦須驗之於舌。或黃甚。或如沉香色。或如灰黃色。或老黃色。或中有斷紋。皆當下之。如小承氣湯。加檳榔、青皮、枳實、元明粉、生首烏等皆可。若未現此等舌。不宜用此等藥。恐其中有濕聚太陰爲滿。或寒濕錯雜爲痛。或氣壅爲脹。（皆有虛實寒熱。總以利氣和氣爲主）又當以別法治之矣。

第七論薄黃舌

黃苔不甚厚而滑者。熱未傷津。猶可清熱透表。（辛開透發。從汗而解）若雖薄而乾者。邪雖去而津受傷也。（當以養津爲主）苦重之藥當禁。宜甘寒輕劑以養之。

第八論絳舌

熱邪傳營。舌色必絳。（指舌本言）絳、深紅色也。初傳舌絳中兼黃白色。（指舌苔言）此氣分之邪未盡也。泄衛透營。兩和可也。（仍從表解）純絳鮮澤者。（言無舌苔。胃無濁結。邪已離衛入營。）胞絡受邪也。宜犀角、鮮生地、連翹、鬱金、石菖蒲等清泄之。延之數日。或其人平素心虛有痰。（必有舌苔。但心血虛者舌質多不鮮明。或淡晦無神。邪陷多危而難治。於此可卜吉凶。）外熱一陷。裏絡即閉。非菖蒲、鬱金等所能開。須用牛黃丸、至寶丹之類以開其閉。（若邪火盛而舌質赤。宜牛黃丸。虛而色淡晦者。宜至寶丹。以牛黃丸太寒故也。）恐其昏厥爲痙也。

第九論燥絳舌

舌絳而乾燥者。火邪劫營。涼血清血爲要。（胃無濁邪。則無厚苔。邪熱入營。則舌質色絳。雖薄苔必黃。又加乾燥。則火邪劫營。）色絳而舌心乾者。（舌全絳。心乾。

）乃心胃火燔。劫奪津液。即黃連、石膏亦可加入。其有舌心獨絳而乾者。（四邊有苔。或黃或白。獨絳而乾。只在舌心。）亦胃熱而心營受灼也。當於淸胃中。加入淸心之品。否則延及於尖。爲津乾火盛之候矣。舌尖獨絳而乾。（熱止在心）此心火上炎。用導赤散瀉其腑。若煩渴煩熱。舌心乾。四邊色紅。中心或黃或白者。（舌四邊紅而不絳。中兼黃白而渴。故知其熱不在血分。）此非血分也。乃上焦氣熱爍津。（熱在氣分者。必渴。熱在血分者。但口乾而不渴。）多飲能消水爲渴。不能多飲。但欲略潤爲乾。如血分無熱而口乾者。是陽氣虛。不能生化津液。宜辛潤。如薑、附之類。）急用涼膈散。散其無形之熱。再看傳變可也。愼勿用血藥。反致滋膩留邪。至若舌絳。望之若乾。手捫之原有津液。此津虧濕熱薰蒸。將成濁痰。蒙閉心胞也。（胃以通降爲用。濁降則淸升而化津液。熱邪入營。鬱蒸胃中。濁氣成痰。反以蒙閉心胞。即成昏厥。當急疎其胃。降濁以淸營熱。）舌色絳而上有粘膩似苔

非苔者。中挾穢濁之氣。急加芳香以逐之。舌絳而抵齒難伸出者。痰阻舌根。有內風也。（內風上熾。當開降中加辛涼鹹潤。以熄內風。脾腎之脈。皆連舌本。亦有脾腎氣敗。舌短不能伸出者。其形貌面色。必形枯瘁。多爲死證。不獨風痰爲患也）舌絳光亮。胃陰亡也。急用甘涼濡潤之品。舌絳有碎點黃白者。將生疳也。大紅點者。熱毒乘心也。用黃連、金汁。有雖絳不鮮。乾枯而痿者。此腎陰涸也。急以阿膠、雞子、地黃、天冬等救之。緩則恐涸而無救也。

第十論紫舌

熱傳營血。其人素有瘀傷。宿血在胸膈中。舌色必紫而暗。捫之潮濕。（不乾。故爲瘀血。）當加散血之品。如琥珀、丹參、桃仁、丹皮等。否則瘀血與熱相搏。阻遏正氣。遂變發狂如狂之症。若紫而腫大者。乃酒毒冲心。（急加黃連）紫而乾晦者。肝

腎色泛也。難治。(腎色黑。肝色青。青黑相合而成紫晦。故曰難治。)

第十一論淡紅舌

舌淡紅無色。(心脾氣血素虛)或乾而色不榮者。乃胃津傷而氣無化液也。當用炙甘草湯。(養血養氣。以通經脈。則邪自可去。)不可用寒涼藥。

第十二論芒刺舌

凡舌不拘何色。生芒刺者。(苔必焦黃或黑或無苔而絳。若苔白或淡黃。胃無大熱。必無芒刺。或兩邊有小赤瘰。是營熱鬱結。當開洩氣分。上焦熱極者。宜涼膈散散之。)皆上焦熱極也。當用青布拭冷薄荷水揩之。即去者輕。旋生者險。

第十三論血跡腫大舌

舌苔不燥。自覺悶極者。（脾陽弱。濁壅不行）脾濕盛也。（雖有熱邪。當先辛開洩濕。而後清熱。切不可先用寒涼遏閉）或有傷痕血跡者。當問曾經搔挖否。不可以有血而便爲枯症。仍從濕治可也。再有神情清爽。舌腫大不能出口者。（或兼脣腫）此脾濕胃熱。鬱極化風。而毒延於口也。用大黃磨入當用劑內。舌脹自消。（神清邪在脾胃。神昏卽在心脾兩臟。）

第十四論如煙煤舌

舌無苔有如煙煤隱隱者。愼不可忽視。若口渴煩熱而燥者。平時胃燥也。不可攻之。宜甘寒益胃。（此陰虛而燥）若不渴肢寒而舌潤者。乃挾陰症。宜甘溫扶中。（此陽虛。不可用苦寒。只宜甘溫。不可用苦溫。）此何以故。外露而裏無也。（外露熱象。裏無熱也。）

第十五論黑舌

舌黑而滑者。水來尅火。陰症也。當溫之。（附、桂之類）若見短縮。此腎氣竭也。爲難治。若加人參、五味子。或救萬一。舌黑而乾者。（黑燥無苔胃無濁邪。）津枯火熾。急急瀉南補北。（黃連阿膠湯）若黑燥而中心厚者。（胃中有垢濁。與邪熱相結。）土燥水竭。急以鹹苦下之。（元明粉、大黃）

第十六論粉白滑舌并斑疹

舌白如粉而滑。（濁邪甚盛）四邊色紫絳者。（熱邪亦重。熱爲濕遏。）溫疫病初入膜原。（外通肌肉。內近胃府。即三焦之門戶。而實一身之半表半裏也。）未歸胃腑。急急透解。（吳又可達原飮加減）莫待傳入。而爲險惡之症。且見此舌

者。病必見凶。須要小心。凡斑疹初見。須用紙撚照。（熱閉營中。多成斑疹。斑從肌肉而出屬胃。疹從血絡而出屬經。其或斑疹並見。此陽明經府皆熱）看胸背兩脇。點大而在皮膚之上者爲斑。或雲頭隱隱。或瑣碎小粒者爲疹。又宜見而不宜多見。按方書謂斑色紅者爲胃熱。紫者熱極。黑者胃爛。然當看外症所合。方可斷之。春夏之間。濕病俱發斑疹爲甚。如淡紅色。四肢清。口不甚渴。脈不洪數。（虛斑也）此非虛斑。卽屬陰斑。或胸前微見數點。面赤足冷。或下利清穀。（陰斑也）此陰盛格陽於上。（內眞寒。外假熱。逼其無根之火上浮。必面赤戴陽。）當溫之。（如白通湯之類。熱藥冷服。不然。拒格不受而吐矣。）若斑色紫而點小者。心胞熱也。（點小卽是從血絡而出之疹。熱在心胞。）點大而紫。胃中熱也。（從肌肉而出爲斑。熱在胃。）斑黑而光亮者。（光亮元氣猶充。故可救。）熱毒極熾。雖屬不治。然其人氣血充者。依法治之。或可救之。若黑而晦者必死。（黑晦元氣敗）

黑而隱隱。四旁赤色者。（四旁赤色。氣血尙活。）乃火鬱內伏。大用清涼透發。間有轉紅而可救者。又有夾斑帶疹。皆是邪之不一。各隨其部而洩。（或經或府）然斑屬血者恆多。疹屬氣者不少。（熱在胃。本屬氣分。見斑則邪屬血矣。疹從血絡而出。本屬血分。然邪由氣而閉其血。方或疹也。故治斑疹。必當兩清氣血。況欲透發。必通其血中之氣。如赤芍、鬱金、歸鬚之類。佐以犀角、元參等。如清氣分則用知母、石膏、芩連。佐以桂枝。亦可通營清熱也。）斑疹皆是邪氣外露之象。發之時。宜神情清爽。方爲外解裏和。如斑疹出而昏者。此正不勝邪而內陷。（雖用扶正開洩。如人參、至寶丹之類。總歸死者十之八九。）或胃津內涸之候矣。（昏而聲音洪厲。力氣尙強。舌乾黑無苔。用大劑滋養。鷄子黃、生地黃、阿膠之類。或可救之。苔黑中心燥者。救陰中加鹹苦下之。亦可救之。）

第十七論白痦

白瘖小粒如水晶色者。此濕熱傷肺。邪雖出而氣液枯也。必得甘藥補之。（此言病久宜然）若未至久延。氣液尚在未傷。乃爲濕鬱衞分。汗出不徹之故。當理氣分之邪。（辛溫疎表。如蘇梗、藿梗。使氣伸汗出。邪達而愈）枯白如骨者。（枯白如暴露人獸死骨色）多凶。氣液竭也。

第十八論齒血

溫病看舌。亦須驗齒。齒爲腎之餘。（腎主骨。齒爲骨之餘。故齒浮齦不腫。爲腎火水虧也）齦爲胃之絡。（胃脈絡於上齦。大腸脈絡於下齦。皆屬陽明。故牙齦腫痛。爲陽明風火。或濕遏火伏）熱邪不燥胃津。必耗腎液。且二經之血。走於此處。病深動血。（邪熱入胃。必連大腸。血循經絡而行。遂動血上溢）結瓣於上。陽血色紫。紫如乾漆。（陽明之血）陰血色黃。黃如醬瓣。（少陰之血）陽血若見。安

胃爲主。（鮮地、霍斛、石膏、知母之類）陰血若見。救腎爲要。（生地、阿膠之類）然豆瓣色者多險。惟病尚不逆者猶可治。否則難治矣。此何故。陰下竭陽上厥也。（水不勝火）

第十九論齒燥齒枯

齒若光燥如石者。胃熱甚也。證見無汗惡寒。衞偏勝也。（衞陽內鬱。表氣不通。故無汗。爲衞偏勝。）辛涼泄衞。透汗爲要。（洩衞發汗。內熱卽從表散。凡惡寒而汗出者。爲表陽虛。腠理不固。雖有內熱。亦非實火。）如枯骨色者。腎液枯也。（齒燥有光。胃液雖乾。腎氣未竭。如枯骨色。腎液大敗。）爲難治。如上半截潤。（當作燥。觀下水不上承句可知。）爲水不上承。而心火上炎。急宜淸心救水。（黃連阿膠湯）俟枯處轉潤乃妥。若咬牙齘齒者。濕熱化風。痙病也。但咬牙者。胃熱氣走其

絡也。咬牙而脈症皆衰者。胃虛無穀以內榮也。（胃中空。內風乘虛而入其絡。）此何以故。虛則喜實耳。舌本不縮而硬。牙關咬定難開者。此非風痰阻絡。卽欲作痙症。用酸物擦之卽開。酸走肝。木來洩土也。

第二十論齒垢

若齒垢如灰糕樣者。胃氣無權。津亡而濕濁用事。多死。（齒垢由腎熱蒸爍。胃中濁氣所結。其色如灰糕。則枯敗而津氣俱亡。腎胃兩竭。惟有濕濁用事。故知必死。）初病齒縫流清血痛者。爲胃火衝激。（出於牙齦。屬陽明故痛。）不痛者爲龍火內燔。（龍火謂腎火。宜壯水主。）齒焦無垢者死。（齒焦腎水告涸。無垢胃液亦竭。故死。）齒焦有垢者。腎熱胃劫也。（有垢者。火盛而氣液未竭。用調胃承氣。微下胃熱。）當微下之。或玉女煎。清胃救腎可也。（腎水虧者用之）

第二十一論婦人溫病

婦人病與男子同。但多胎前產後。及經水適來適斷。大凡胎前病。古人皆以四物加減用之。謂恐邪來害姙也。（然邪猶在表分。當從開達外解。倘執用四物。反引邪入裏。輕病變重。故必審其邪之淺深而治。爲至要也。）如熱極者用井底泥。及藍布浸冷覆蓋腹上等。（須見邪熱逼胎。有胎躍不已之象。急清內熱。可用此治。否則致熱內走。反傷其胎。）皆是護胎之意。然亦須看其邪之可解而用之。如血膩之藥不靈。又當審察。（不靈當作不宜。斷無試之不靈。而後更之淸熱解邪。勿使傷胎。卽爲保護。若助氣和氣之藥。猶可酌用。若滋膩補血。本元未傷而用之。恐反遏其邪。）不可固執。仍宜步步保護胎元。恐正損邪陷也。至於產後。方書謂愼用苦寒。恐傷已亡之陰也。然亦要辨其邪。能從上中解者。稍從證用之。亦無妨也。

（上者如宣肺之類。中者如疎中和中之類）不過勿犯下焦。（謂肝脾腎。初治不善。邪陷入臟卽死）且屬虛體。當如虛怯人病邪而治。（此法最妥）况產後當血氣沸騰之際。最多空隙。邪必乘虛內陷。虛處受邪。爲難治也。（產後大傷下元。若禀質陽虛者。偶傷寒邪飲食。瀉痢不止。脾腎氣脫。往往二三日卽死。其陰虛者。肝風易熾。熱邪乘之。卽成痙者有之。故最爲難治。陽虛者扶陽爲主。陰虛者養陰爲先）如經水適來適斷。邪將陷於血室。少陽（衝脈爲血室。肝主之。少陽爲肝之表。其脈起於氣街。氣街又陽明胃經之穴。故云隸屬陽明也）傷寒言之詳悉。不必多贅。但數動（當作變動。或竟作溫邪亦可）與正傷寒不同。仲景立小柴胡湯。提出所陷熱邪。（從少陽提出）參、棗以扶胃氣。（必胃無邪。及中虛之人。方可用之。否則助邪爲害）因衝脈隸屬陽明也。此惟虛者爲合治。若熱邪陷入。與血相結者。當宗陶氏（陶節庵有傷寒全生集）小柴胡湯去參、棗。加生地、

桃仁、查肉、丹皮或犀角等。（此因邪血結）若本經血結自甚。必少腹滿痛。輕者刺期門穴。（在左脇）重者小柴胡湯去甘草。加延胡、歸尾、桃仁。挾寒加肉桂。心氣滯加香附、陳皮、枳殼等。（此血結爲主）然熱陷血室之症。多有譫語如狂之象。與陽明胃熱相似。此等病機。最須辨別。血結者身體必重。非若陽明之輕便者何也。陰主重濁。絡脈被阻。身之側旁氣痺。連及胸背皆爲阻窒。故去邪通絡正合。其病往往延久。上逆心胞。胸中痺痛。卽陶氏所謂血結胸也。王海藏出一桂枝紅花湯。加海蛤、桃仁。原欲表裏上下。一時盡解之。此方大有巧妙也。

血室者。營血停止之所。經脈留會之處。卽衝脈是也。衝脈者。奇經八脈之一脈也。起於腎下。出於氣街。並陽明經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爲十二經之海。王冰曰。衝爲血海。言諸經之血、朝會於此。男子則運行生精。女子則上爲乳汁。下爲月事。傷寒之邪。婦人則隨經而入。男子由陽明而傳。以衝之脈。與少陰之絡。起

於腎。女子感邪。太陽隨經。便得而入衝之經並足陽明。男子陽明內熱。方得而入也。衝脈得熱。血必妄行。在男子則下血譫語。在婦人則月水適來。蓋言男子。不獨謂婦人也。鍼經曰。婦人熱入血室。有須治而愈。有不須治而愈。假令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和。胸脅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當刺期門穴。隨其實而瀉之。假令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來適斷者。此謂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二者須治而愈者也。若發熱。晝則明瞭。夜則譫語。如見鬼狀。此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是不須治而愈者也。譫語爲病邪之甚者。何不須治而愈耶。且胸脇滿如結胸。譫語。是邪氣留結胸脇而不去者。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寒熱如瘧。發作有時者。是血結而不行也。須小柴胡湯散之。二者既有留邪。必須治之可也。若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

語。此經水旣來。以裏無留邪。但不妄犯。熱隨血散。必自愈。經曰。血自下。下者愈。故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所謂妄犯者。謂恐以讝語爲陽明內實。攻之犯其胃氣也。此無胸脇之邪。恐刺期門。犯其中焦也。此無血結。恐與小柴胡湯。犯其上焦也。小柴胡湯解散。則動衞氣。衞出上焦。動衞氣。是犯上焦也。刺期門。則動營氣。營出中焦。動營氣。是犯中焦也。脈經曰。無犯胃氣。及上二焦。豈但言藥不言鍼耶。

邪入血室。仲景分淺深而立兩法。其邪深者。如結胸狀。若讝語。刺期門穴。隨其實而寫之。是從肝而寫其邪。亦卽陶氏所謂之血結胸也。其邪淺者。往來寒熱如瘧狀。而無讝語。用小柴胡湯。是從膽治也。蓋往來寒熱。是少陽之證。故以小柴胡湯提少陽之邪。則血室之熱。亦可隨之而出。以肝膽爲表裏。故深則從肝。淺則從膽。以導泄血室之邪也。其言小柴胡湯。惟虛者合治何也。蓋傷寒之邪。

由經而入血室。其胃無邪。故可用參、棗。若溫熱之邪•先已犯胃。後入血室。故當去參、棗。惟胃無邪。及中虛之人。方可用之。須知傷寒之用小柴胡湯者。正防少陽經邪乘虛入胃。故用參、棗先助胃以禦之。（如上言法宜益胃）其與溫熱之邪。來路不同。故治法有異也。

南病別鑑

清　吳門　南園薛生白原著
平江　宋兆淇佑甫手輯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中

濕熱論

濕熱症。始惡寒。後但熱不寒。汗出胸痞。舌白或黃。口渴不引飲。

此條乃濕熱症之提綱也。濕熱病屬陽明太陰經者居多。中氣實則病在陽明。

中氣虛則病入太陰。病在二經之表者。多兼少陽三焦。病在二經之裏者。每兼厥陰風木。以少陽厥陰同司相火。陽明太陰濕鬱生熱。熱甚則少火皆成壯火。而表裏上下。充斥肆逆。故最易耳聾乾嘔。發痙發厥。而提綱中不言及者。因以上諸症。皆濕熱兼見之變局。而非濕熱病必見之正局也。始惡寒者。陽爲濕遏而惡寒。終非若寒傷於表之惡寒。後但熱不寒。則鬱而成熱。反惡熱矣。熱甚陽明則汗出。濕蔽清陽則胸痞。濕邪內盛則舌白。濕熱交蒸則苔黃。熱則液不升而口渴。濕則飲內留而不引飲。然所云表者。乃太陰陽明之表。而非太陽之表。太陰之表。四肢也。陽明之表。肌肉也。胸中也。故胸痞爲濕熱必有之證。四肢倦怠。肌肉煩疼。亦必並見。其所以不干太陽者。以太陽爲寒水之腑。主一身之表。風寒必自表入。故屬太陽。濕熱不盡從表入。故不必由太陽。況風寒傷營衛。營衛乃太陽所司。表濕傷肌肉。肌肉爲陽明所主。寒濕之屬太陽者。以太陽爲寒

水。同氣相求也。濕熱之屬陽明者。陽明爲中土。火化從陽也。濕熱之邪。從表傷者。十之一二。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陽明爲水穀之海。太陰乃濕土之臟。故多由陽明太陰受病。膜原者外通肌肉。內近胃腑。卽三焦之門戶。而實一身之半表半裏也。邪由上受。直趨中道。故病亦多歸膜原。要知濕熱之病。不獨與傷寒不同。且與溫病大異。溫病乃太陽少陰同病。濕熱乃陽明太陰同病。而提綱中反不言及脈者。以濕熱之症。脈無定體。或洪或緩。或伏或細。各隨症見。不拘一格。故難以一定之脈拘定後人眼目也。

濕熱之病。陽明必兼太陰者。人徒知臟腑相連。濕土同氣。而不特此也。當與溫病之必兼少陰比例。少陰不藏。木火內燔。風邪外襲。表裏相煽。故爲溫病。太陰內傷。濕飲停聚。客邪再至。內外相引。故病濕熱。此皆先有內傷。再感客邪。非由腑及臟之謂。若濕熱之症不挾內傷。中氣實者。其病必微。或先因於濕。再因飢

飽勞役而病者。亦屬內傷挾濕。標本同病。然勞倦傷脾爲不足。濕飲停積爲有餘。所以內傷外感。孰多孰少。孰實孰虛。又在治病者之臨症時權衡矣。

濕熱症。惡寒無汗。身重頭痛。濕在表分。宜藿香、香薷、羌活、蒼朮、薄荷、牛蒡子等味。頭不痛者。去羌活。

身重惡寒。濕遏衞陽之表症。頭痛必挾風邪。故加羌活。不獨勝濕。且以祛風。此條乃陰濕傷表之候。

濕熱症。汗出惡寒發熱。身重關節疼痛。濕在肌肉。不爲汗解。宜滑石、豆黃卷、苓皮、蒼朮皮、藿香葉、鮮荷葉、通草、桔梗等味。不惡寒者。去蒼朮皮。

此條外候與上條頗同。惟出汗獨異。更加關節疼痛。乃濕邪初犯陽明之表。故略見惡寒。及至發熱惡寒。當自罷矣。用藥通陽明之表。而即淸胃脘之熱者。不欲濕邪之鬱熱上蒸。而欲濕邪之淡滲下走耳。此條乃陽濕傷表之候。

濕熱症三四日卽口噤。四肢牽引拘急。甚則角弓反張。濕熱侵入經絡脈隧中。宜鮮地龍、秦艽、威靈仙、滑石、蒼耳子、絲瓜籐、海風籐、酒炒川連等味。

此條乃濕邪挾風邪者。風爲木氣。風動則木張。乘入陽明之絡則口噤。走竄太陰之經則拘攣。故用藥不獨勝濕。重用熄風。一則風藥能勝濕。一則風藥能疎肝也。選用地龍諸籐者。欲其宣通絡脈耳。或問仲景治痙。原有桂枝湯加括蔞根及葛根湯二方。後人屛而不用。豈宜於古者不宜於今。卽今之痙者。與厥相連。仲景不言及厥。豈金匱有遺文耶。余曰。非也。藥因病用。病源既異。治法自殊。故同一發痙。而傷寒與濕熱之病因不同。傷寒之痙自外來。症屬太陽。治以散外邪爲主。濕熱之痙自內出。波及太陽。治以熄內風爲主。蓋三焦與肝膽同司相火。中焦濕熱不解。則熱甚於裏。而少火悉成壯火。火動則風生。而筋攣脈急。風煽則火熾。而識亂神迷。身中之氣。隨風火上炎。而有升無降。常度盡失。由是

而形若尸厥。正內經所謂血之與氣併走於上。則爲暴厥者是也。外竄經脈則成痙。內併膻中則爲厥。內外充斥。痙厥並見。正氣猶存一綫。則氣復返而生。胃津不克支持。則厥不回而死矣。所以痙之與厥。往往相連。傷寒之痙自外來者。安有是哉。　暑月痙症。與霍亂同出一源。風自火生。火隨風轉。乘入陽明則嘔。賊及太陰則瀉。是名霍亂。竄入筋中則攣急。流入脈絡則反張。是名痙。但痙者多厥。霍亂無厥者。痙則風火閉鬱。鬱則邪勢愈甚。不免逼亂神明。故多厥。霍亂則風火外泄。泄則邪勢外解。不致循經內走。故少厥。此痙與霍亂之分別也。然痙症邪滯三焦。三焦乃火化。風得火而愈煽。則逼入膻中而暴厥。霍亂邪走脾胃。脾胃乃濕化。邪因濕而停留。則淫及諸筋而拘攣。火鬱則厥。火竄則攣。又痙與霍亂之遺禍也。

痙之攣急。乃濕熱生風。霍亂之轉筋。乃風來勝濕。痙則由經及臟而厥。霍亂則

由臟及經而攣。總由濕熱與風。淆亂淸濁。升降失常之故。夫濕多熱少。則風入土中而霍亂。熱多濕少。則風乘三焦而痙厥。厥而不反者死。胃液乾枯。火邪盤踞也。轉筋入腹者死。津液內涸。風邪獨勁也。然則胃中之津液。關係顧不鉅哉。厥症用辛開。泄胸中無形之邪也。乾霍亂用探吐。泄胃中有形之邪也。然泄邪而胃液不上升者。熱邪益熾。探吐而胃液不四布者。風邪益張。終成死候。不可不知。

濕熱症。壯熱口渴。舌黃或焦紅。發痙。神昏讝語。或笑。邪灼心胞。營血已耗。宜犀角、連翹、羚羊、生地、元參、銀花露、鈎藤、鮮菖蒲、至寶丹等味。

上條言痙。此條言厥。濕邪暑邪。本傷陽氣。及至熱極。逼入營陰。則津液耗而陰亦病。心胞受灼。神識昏亂。用藥以淸熱救陰。泄邪平肝爲務。

濕熱症發痙。神昏笑妄。脈洪數有力。開泄不效者。濕熱蘊結胸膈。宜涼膈散。若大

便數日不通者。熱邪閉結腸胃。宜倣承氣微下之例。
此條係陽明實熱。或上結或下結。清熱泄邪。祇能散絡中流走之熱。而不能除腸中蘊結之邪。故陽明之邪。仍假陽明爲出路也。
濕熱症。壯熱煩渴。舌焦紅或縮。斑疹胸痞。自利。神昏痙厥。熱邪充斥表裏三焦。宜大劑犀角、羚羊角、生地、元參、銀花露、紫草、方諸水、金汁、鮮菖蒲等味。
此條乃痙厥症之最重者。上爲胸痞。下挾熱痢。斑疹痙厥。陰陽告困。獨以清陽明之熱。救陽明之液爲急務者。恐胃液不存。其人必自焚而死也。
濕熱症。寒熱如瘧。濕熱阻遏膜原。宜柴胡、厚樸、檳榔、草菓、藿香、六一散、蒼朮、半夏、石菖蒲等味。
瘧由暑熱內伏。秋涼外束而成。若夏月腠理大開。毛竅疎通。安得成瘧。而寒熱有定期。如瘧之發作者。以膜原爲陽明之半表半裏。濕熱阻遏。則營衛氣爭。症

雖如瘧。不得與瘧同治。故倣吳又可達原飲之例。蓋一由外涼束表。一由內濕阻遏也。

濕熱症。數日後。脘中微悶。知飢不食。濕邪蒙繞上焦。宜藿香葉、薄荷葉、鮮稻葉、鮮荷葉、枇杷葉、佩蘭葉、蘆尖、冬瓜仁等味。

此濕熱已解。餘邪蒙閉清陽。胃氣不輸。宜用極輕清之品。以宣上焦陽氣。若投味重之劑。是與病情不相值矣。

濕熱初起。亦有脘悶懊憹。汗出口渴。眼欲閉。時讝語。濁邪蒙蔽清陽。屬在上焦者。宜用枳殼、桔梗、淡豆豉、生山梔、涌泄法。若投輕清劑。又與病情不相當矣。此說須與第九第十兩條參看。同一邪在上焦。而第九條屬虛。此說屬實。且同一實症。而第十條邪在中焦。此說邪在上焦。臨症者當慎之。

濕熱症。初起發熱汗出。胸痞口渴。舌白。濕伏中焦。宜藿香、蔻仁、杏仁、枳殼、桔梗、鬱

金、蒼朮、厚樸、草菓、半夏、石菖蒲、六一散、佩蘭葉等味。

濁邪上干則胸痞。胃液不升則口渴。病在中焦氣分。故多開中焦氣分之藥。此條多有挾食者。宜加瓜蔞、查肉、菔子。舌根現黃色。卽是挾食症。

濕熱症。數日後自利溺赤。口渴。濕流下焦。宜滑石、猪茯苓、澤瀉、萆薢、通草等味。

下焦屬陰。太陰所司。陰道虛故自利。化源滯則溺赤。脾不轉津則口渴。然必不引飲。太陰濕故也。濕滯下焦。故獨以分利爲治。

此條藥味獨用分利。然症兼口渴胸痞。須佐入桔梗、杏仁、豆卷。開泄中上。源清則流自潔矣。不可不知。以上三條。皆濕重熱輕之候。

濕熱之邪。不自表而入。故無表裏可分。而未嘗無三焦可辨。猶之河間治消渴。以三焦分者是也。夫熱爲天之氣。濕爲地之氣。熱得濕而熱愈熾。濕得熱而濕愈横。濕熱兩分。其病輕而緩。濕熱交合。其病重而速。濕多熱少。則蒙上流下。當

三焦分治。若濕熱俱多。則下閉上壅。而三焦俱病矣。猶之傷寒門二陽合病。三陽合病是也。太陰濕化。三焦火化。有濕無熱。止能蒙閉清陽。或阻於上。或阻於中。或阻於下。濕熱一合。則身中少火悉化壯火。而三焦相火。有不皆起而爲暴者哉。所以上下充斥。內外煎熬。最爲酷烈。兼之木火同氣。表裏分司。再引肝風。痙厥立至。胃中津液幾何。其能供此交征乎。至其所以必屬陽明者。以陽明爲水穀之海。鼻食氣。口食味。悉歸陽明。邪從口鼻而入。則陽明爲必由之道路也。其始也邪入陽明。早已先傷其胃液。其繼也邪盛三焦。更欲取資於胃液。司命者。可不爲陽明顧慮哉。

或問木火同氣。熱甚生風。以致痙厥。理固然矣。然有濕熱之症。表裏極熱。不痙不厥者何也。余曰。風木爲火熱引動。原因木氣素旺。肝陰先虧。內外相引。兩陽相煽。因而勁張。若肝腎素優。並無裏熱者。火熱安能招引肝風哉。試觀小兒一

經壯熱。便成痶瘲。以純陽之體。陰氣未足。故肝風易動也。

濕熱症。舌遍體白。口渴。濕滯陽明。宜用辛開。如厚樸、半夏、草菓、乾菖蒲等味。

此濕邪極盛之候。口渴乃液不上升。非有熱也。辛泄太過。即可變而爲熱。而此時濕邪尚未蘊結。故重用辛以開之。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也。

濕熱症。舌根白。舌尖紅。濕漸化熱。餘濕猶滯。宜用辛泄。佐以清熱。宜蔻仁、半夏、乾菖蒲、豆卷、六一散、連翹、菉豆殼等味。

此濕熱參半之證。而燥濕之中。即佐清熱者。亦所以存陽明之液也。上二條。憑驗舌以投劑。極爲臨症時要訣。蓋舌爲心之外候。濁邪上薰心肺。舌胎因而轉移。

濕熱症。初起即胸悶不知人。瞀亂大叫痛。濕熱阻閉中上二焦。宜草菓、檳榔、鮮菖蒲、六一散、芫荽。各重用。或加皂角末、地漿水煎服。

此條濕熱俱重之候。而去濕藥多。清熱藥少者。以病邪初起卽閉。正未有傷。故以辛通散邪爲急務。不欲以寒凉凝滯病機也。

濕熱症。四五日。口大渴。胸悶欲絕。乾嘔不止。脈細數。舌光如鏡。胃液受劫。膽火上冲。宜西瓜汁、白金汁、鮮生地汁、甘蔗汁。磨服鬱金、木香、烏藥、香附等味。

此營陰素虧。木火素旺者。今木乘陽明。而耗其津液。然幸無飲邪。故一清陽明之熱。一散少陽之邪。不用煎者。取其氣之全耳。

濕熱症。嘔吐清水。或痰多黏膩。濕熱內留。木火上逆。宜溫膽湯加瓜蔞、碧玉散等味。

此素有痰飲。而陽明少陽同病。故一以滌飲。一以降逆。與上條嘔同而治異。正當合參。

濕熱症。嘔噁不止。晝夜不瘥。欲死者。肺胃不和。胃熱移肺。肺不受邪也。宜用川連

三四分。蘇葉二三分。兩味煎湯。呷下卽止。

肺胃不和。最易致嘔。蓋胃熱移肺。肺不受邪。還歸於胃。嘔噁不止。若以治肝膽之嘔治之。誤矣。故必用川連以清濕熱。蘇葉以通肺胃。則投之立愈。以肺胃之氣。非蘇葉不能通也。分數輕者。以輕劑能治上焦之疾故耳。

濕熱症。咳嗽晝夜不寧。甚至喘而不得眠者。暑邪入於肺絡。宜葶藶子、六一散、枇杷葉等味。

人知暑傷肺氣則氣虛。不知暑滯肺絡者則肺實。葶藶引滑石直瀉肺邪。則病自除矣。

濕熱症。十餘日後。大勢已退。惟口渴汗出。骨節疼。隱痛不已。餘邪留滯經絡。宜元米湯。泡於朮。隔一宿。去朮煎飲之。

病後濕邪未盡。陰液已傷。故口渴身疼。此時救液則助濕。治濕則刼陰。宗仲景

痲沸湯之法。取氣不取味。走陽不走陰。佐以元米湯。養陰逐濕。兩擅其長也。

濕熱症。數日後。汗出熱不除。或痙。忽頭痛不止者。營液大耗。厥陽風火上升。宜羚羊角、蔓荆子、鈎藤、元參、生地、女貞等味。

濕熱傷營。肝火化風上逆。血不營筋而痙作。上升巔頂則頭痛。熱氣已退。木氣獨張。故痙而不厥。投劑以熄風爲標。養陰爲本。

濕熱症。胸痞發熱。肌肉微痛。始終無汗者。暑邪伏於腠理內閉。宜六一散一兩。薄荷葉四五分。泡湯調下卽汗解。

濕熱發汗。昔賢有禁。此不微汗之。病必不愈。蓋既有不可汗之大戒。復有得汗始解之治法。臨症者當知所變矣。

濕熱症。按法治數日後。忽吐下一時並至者。中氣虧損。升降悖逆。宜生穀芽、蓮心、扁豆、米仁、半夏、甘草、茯苓等味。甚極者。用理中湯之意。

升降悖逆。法當和中。猶之霍亂之用六和湯也。若太陰憊甚。中氣不支。非理中不可。

濕熱症。十餘日後。左關弦數。腹時痛。時圊血。肛門熱痛。血液內燥。熱邪傳入厥陰之陰。宜倣白頭翁湯法。

熱入厥陰而下痢。卽不圊血。亦當宗仲景治熱痢法。若更逼入營陰。安得不用白頭翁涼血而散邪乎。設熱入陽明而下痢。卽不圊血。又宜師仲景治下痢譫語。用小承氣之法矣。

濕熱症。十餘日後。尺脈數。下痢或咽痛。口渴心煩。下元不足。熱邪直犯少陰之陰。宜倣猪膚湯涼潤法。

同一下痢症。有厥少之分。則藥有寒涼之異。然少陰有便膿血之候。不可不細審也。

濕熱症。身冷脈細。汗泄胸痞。口渴舌白。濕中少陰之陽。宜人參、白朮、附子、茯苓、益智等味。肥胖氣虛之人。夏月多有是病。

濕邪傷陽。理合扶陽逐濕。口渴爲少陰症。焉得妄用寒涼耶。

暑月病初起。但惡寒面黃口不渴。神倦四肢懶。脈沉弱。腹痛下痢。濕困太陰之陽。宜倣縮脾飲、冷香飲子。甚則大順散、來復丹等法。

暑月爲陽氣外泄。陰液內耗之時。故熱邪傷陰。陽明灼爍。宜清宜滋。太陰告困。濕濁迷漫。宜溫宜散。古法最詳。醫者鑒諸。

濕熱症。按法治之。諸症皆退。惟目瞑則驚悸夢惕。餘邪內留。膽氣不舒。宜酒浸郁李仁、薑汁炒棗仁、猪膽皮等味。

滑可去著。郁李仁性最滑脫。古人治驚後。肝系滯而不下。始終目不瞑者。用之以下肝系而去滯。此濕熱之邪。留於膽中。膽爲清靜之府。藏而不瀉。是以病去

而內留之邪不去。寐則陽氣行陰。膽熱內擾。肝魂不寧。故用郁李仁以泄邪。必用酒浸者。酒入於胃。先走於膽也。棗仁之酸。入肝安神。而製以薑汁者。安神而又兼散邪也。用藥至此。乃謂善於驅邪者也。

濕熱症。曾開泄下奪者。惡候皆平。獨神思不清。倦語不思食。溺數脣齒乾。胃氣不輸。肺氣不佈。元神大虧。宜人參、麥冬、生穀芽、川石斛、木瓜、生甘草、鮮蓮子等味。

開泄下奪。惡候皆平。正亦大傷。故見症多氣虛之象。理合清補元氣。若用膩滯陰藥。去生便遠。

濕熱症。四五日。忽大汗出。手足冷。脈細如絲或絕。口渴莖痛。而起坐自如。神清語亮。乃汗出過多。衞外之陽暫亡。濕熱之邪仍結。一時表裏不通。脈故伏。非真陽外脫也。宜五苓散去朮加滑石。酒淬川連、生地、耆皮等味。

此條脈症。全似亡陽之候。獨於舉動神氣中。得其真情。噫。此醫之所以貴識見

也。

濕熱症。發痙神昏。獨足冷陰縮。下體外受客寒。仍宜從濕熱治。只用辛溫之品。煎湯薰洗。

陰縮爲厥陰之外候。合之足冷。全似虛寒矣。乃諦觀本症。無一屬虛。姑知寒客下體。一時營氣不達。不但症非虛寒。并非上熱下寒之可擬也。仍從濕熱治之。又何疑耶。

濕熱症。初起壯熱口渴。脘悶懊憹。眼欲迷閉。時時讝語。濁邪蒙閉上焦。宜涌泄。用枳殼、桔梗、淡豆豉、生山梔。無汗加葛根。

若病退後。脘中微悶。知飢不食。是餘邪蒙繞上焦。法宜輕散。此則濁邪蒙閉上焦。故懊憹脘悶。眼欲閉者。肺氣不舒也。時讝語者。邪逼心胞也。若投輕劑。病必不除。經云。高者越之。用梔豉湯涌泄之劑。引胃脘之陽。而開心胸之表。邪從吐

散。一了百當。何快如之。

濕熱症。經水適來。壯熱口渴。讝語神昏。胸腹痛。或舌無胎。脈滑數。邪陷營分。宜大劑犀角、紫草、茜根、貫仲、連翹、銀花露、鮮石菖蒲等味。

熱入血室。不獨婦女。男子亦有之。不但凉血。并須解毒。然必重劑。乃可奏功。

濕熱症。上下失血。或汗血。毒邪深入營分。走竄欲泄。宜大劑犀角、生地、丹皮、赤芍、連翹、紫草、茜根、銀花等味。

熱逼而至上下失血汗血。勢極危而猶不卽壞者。以毒從血出。生機在是。大進凉血解毒之劑。以救陰而泄邪。邪解而血自止矣。血止後。須進參、耆善後乃得。

濕熱症。七八日。口不渴。聲不出。與飲食亦不却。默默不語。神識昏迷。進辛香凉泄芳香逐穢俱不效者。邪入厥陰。主客渾交。宜倣吳又可三甲散。醉地鱉蟲、醋炒鱉甲、土炒穿山甲、生天蟲、柴胡、桃仁泥等味。

暑濕雖傷陽氣。然病久不解。必及於陰。陰陽兩困。氣鈍血滯。而暑濕不得外泄。遂深入厥陰。絡脈凝瘀。使一陽不能萌動。生氣有降無升。心主阻遏。靈氣不通。所以神識不清。而昏迷默默也。用直入厥陰之藥。破滯通瘀。斯絡脈通而邪得解矣。

濕熱症。口渴。胎黃起刺。脈弦緩。囊縮舌硬。讝語。昏不知人。兩手搐搦。津枯邪滯。宜鮮生地、蘆根、生首烏、鮮稻根等味。若脈有力。大便不解者。大黃加入亦可。

胃津劫奪。熱邪內擾。宜潤下以泄邪。徒用清滋。無當病情。故倣承氣之例。以甘涼易苦寒。正恐胃氣受傷。胃津不復故也。

南病別鑑

清　吳門　薛望公先生原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下

辨表分寒熱第一

晝夜頭疼渾不了。（先提清表分）身熱脈浮邪在表。病症看來似一般。表寒表熱須分曉。（點出眉目）或有汗或無汗。汗多汗少且莫管。只就脈浮中分出兩條線。（是最着眼處）表寒浮緊或兼弦。表熱浮數兮。或兼滑長與弦緩。寒者身

疼慣怕寒。（以下旁證之）頻求衣被遮溫煖。熱者雖然也畏風。無風便欲開帷幔。寒不渴兮熱或渴。寒舌白苔熱黃澤。寒者口和熱口苦。寒減食兮熱能食。表寒散以辛溫味。表熱辛涼非一例。表寒切勿先消食。惟恐引邪入裏去。表熱切忌用辛溫。變成燥熱爲難治。（以治法爲收束）

辨表分虛寒虛熱第二

頭痛（表也）脈浮（或兼大兼弦。或兼數兼弦）按無力。（虛也）表分虛同寒熱別。表若虛寒必惡寒。若進辛溫汗難出。（若用辛涼。必致汗多而近於亡陽矣。（此下言服辛溫之後變象）氣擾翻教身體麻。或大熱兮或微熱。胸前微滿且欲嘔。口淡或渴或不渴。表如虛熱口亦淡。必兼微渴思潤澤。服過辛涼身反痛。（此下是服辛涼後變象）舌形定現微苔色。不論大汗與無汗。但查熱勢加猖

瘕。兩症皆須補益來。寒加薑桂（宜用桂枝湯加耆、朮。甚則加人參、乾炮薑之類。如血虛無汗。可加當歸、紅花。和其陰血。）熱芩柴。（宜柴、芩歸、芍耆、朮之類。甚則加人參。）

辨裏寒第三

裏寒脈沉緊。或兼緩與遲。惡寒骨節痛。（五字是表證）表症似而非。胸腹滿痛且欲嘔。或吐或利俱有諸。或熱或不熱。手足指冷厥。喉有冷涎苔白滑。或如猪腰或茶褐。此宜桂枝湯。去芍加乾薑。裏寒溫補是良方。甚則加桂附。可以復其陽。

辨裏熱第四

裏熱脈沉（主腦）數。或緩滑以長。無論其神昏與清。無論其身熱與涼。脣焦齒

黑譫語現舌短苔黑或起芒。裂破出血反不渴。或渴飲冷小溲長。或利清水或便鞕。聲音洪厲力氣強。狂發登高棄衣走。否且循衣而摸床。面目或赤或不赤。其色垢（即不赤亦面垢）濁如薰黃。此宜芩連石膏類。甚則芒硝與大黃。

辨裏虛寒第五

裏若虛寒者。脈必沉而緩。（主腦）微細按無神。救之惟愁晚。手足常四逆。面色青黑黯。渴而不欲飲。但覺口中淡。惟喜極熱湯。稍解胸中滿。或嘔或吐或下利。或不大便心下悸。心煩喜躁不思食。踡臥恍惚每獨語。舌帶淡墨色。或如猪腰或糙米。或白苔而潤。或無苔而燥。短縮不能伸。望之萎且槁。理中四逆急溫之。否則神昏汗脫了。

辨裏虛熱第六

欲知裏虛熱。脈沉而數按無力。（主腦）身熱退不淨。口渴神恍惚。與湯則飲之。不與亦不討。有時思食來。食到便先飽。舌上略覺燥。得湯燥卽好。或有微苔或無苔。或淡紅色（淡紅色。香巖先生用炙甘草湯。謂津傷而氣無化液也。不可用寒涼藥）如桃腮。此爲裏分少津液。瀉心導赤佐生脈。

辨假虛寒第七（實熱內伏也）

脈沉細兮或緩長。出則遲兮入則疾。（主腦）或伏筋骨按有力。（沉實也。本宜下）口中不渴舌燥短。（邪入營分。往往不渴。四逆謂熱深厥亦深）不但身涼且四逆。神昏讝語口目動。狀若驚風作痙厥。或利清水（熱瀉）或不便。解下或如爛桃色。人事不知歌且哭。身輕偏自能起立。（大證據）或吐蚘蟲口苦辣。小便行時長且赤。此是虛寒假證現。應須解毒和涼膈。

辨假實熱第八（虛陽上浮也）

脈浮而大或洪數無奈。按之全不見。（主腦）任他熱勢如燎原。（浮大洪數。却是熱象。按之不見。全是虛證。然邪盛之脈。亦有按之不見者。不可不慎也。）真底實板已先現。苔白或黑短不燥。或如猪腰或米糙。面目俱赤爲戴陽。譫語發狂手足躁。或有汗兮或無汗。坐臥只求井中蹈。舌腫脣焦齒出血。渴飲湯水常不絕。內是真寒外假熱。理中八味合生脈。煎成冷飲代茶湯。庶幾虛火歸源得。誤服芩連增躁渴。（變成死證）庸醫到此休饒舌。

辨渴第九

渴症須分寒與熱。熱者脈數而口苦。（主腦）身熱汗出喜冷飲。或兼湯水百杯

可。（大證據）此宜花粉與川連。加味參同伴白虎。虛寒而渴者。脈必細兼遲。即教洪且大。終是數而虛。（主腦）渴喜極熱湯。稍溫便嫌冷。有時思得水。（大證據）仍復不能飲。此宜生脈中。薑附辛以潤。又有汗下之後亡津液。生津之品始爲得。不宜涼藥不宜溫。（生津爲主）何況諸多辛與熱。（此非口渴。乃口乾渴屬實熱，乾爲津虧。當生津。如酸甘化陰之類。）

辨舌第十

胃氣現於舌。上有淡白苔。俗醫漫消食。必致光無胎。調理到思食。苔白漸生來。君不見病有（厚苔）厚苔滿舌者。忽然退去光而燥。乃爲胃氣絕之徵。從此參詳便分曉。又有大紅舌色無苔者。君火之色浮於外。盛極將衰欲化灰。（無病之人。亦常有之。宜用附子。）引火歸源纔得退。（舌色純紅。必腎氣素虛之人。無他症

而忽現此舌者。用附子引火歸源。固合。又若敖氏傷寒金鏡錄。載純紅爲將瘟舌。乃熱蓄於內。而病將發也。不問何經。宜用透頂清神散搐鼻法。亦不可不知。）又有舌黑如淡墨。更不須問燥與濕。總歸腎水尅心火。陰盛陽衰。須早識。除非黑起芒刺燥而裂。陽邪熱結何消說。

辨虛寒舌燥第十一

舌燥有多般。或淡黃。或淡白。或起微刺或灰色。更有望之如燥捫之澤。（望之燥。捫之澤。溫證論言舌絳。望之似燥。手捫之原有津液。此津虧濕熱薰蒸。將成濁痰蒙閉心胞也。）其色或紫而或黑。必兼吐利而厥逆。神昏譫語詞謇澀。（舌燥而語言不清。因燥而不清可治。舌黑而語言不清。所謂口雖欲言。舌不得前。死證也。）脈形微細定如絲。或雖洪大終無力。（虛寒定案）急用生脈以養津。附薑苓

草和耆朮。（俗醫爲五味味厚。多則用十餘粒。少則七八粒。此不通之論。必須錢餘方效。）

辨實熱舌燥第十二

實熱舌燥先有地。或黃或黑起芒刺。（溫證論。凡舌不拘何色生芒刺者。皆是上焦熱極也。當用青布拭冷薄荷水揩之。即去者輕。旋生者險。）即使苔輕偏破裂。必兼身熱焦脣齒。渴喜飲冷面目赤。並無吐利與厥逆。讝語便閉諸症現。洪數滑長脈可驗。白虎承氣隨變換。（隨症變換也）

辨寒頭痛第十三

寒頭痛脈浮而緊。（主腦）或弦或沉更兼遲。惡風與寒四肢冷。（大證據）頭

喜熱物包裹之。（更有劉河間。論頭痛屬熱者。亦惡寒喜熱。緣熱爲寒閉。則其痛甚。熱氣流通。則痛止也。然止後。必復作而益甚爲驗。脈亦必有異。）理中參入桂天麻。附子細辛重者加。少佐羌防法亦佳。

辨熱頭痛第十四

熱頭痛脈浮而數。或滑而長亦有諸。口苦舌乾渴欲飲。痛連風府與風池。惡熱其常惡風暫。此爲風熱症已顯。羌防柴葛連翹芩。甚則石膏用之驗。

辨虛頭痛第十五

虛頭痛脈弦而大。弦則爲寒大則虛。（主腦）痛極不堪喜得按。日夜呼叫語聲嘶。（大證據）其痛或專在額上。偏頭皆痛亦有之。急宜參苓耆朮加附子。此症

失治危卽死。

辨風寒骨痛第十六

風寒骨痛脈弦緊。（主腦）或遲而緩亦有準。身熱惡寒手足冷。（大證據）舌上白苔口不渴。拘攣偏體疼難忍。甚則上嘔下利併。桂枝湯內用天麻。有溼去芍加附穩。

辨虛骨痛第十七

脈弦而大數無力。（主腦）或發熱兮或不熱。惡風兮拘急。口淡兮神思恍惚。（大證據）痛在骨節兮服發散藥而痛愈劇。此神氣傷也。合用桂枝與耆朮。大凡人身諸骨節。其數三百有六十。是神氣之所游行而出入。君不見仲景新加湯。重

用參薑以陽復。（桂枝湯加參薑）

辨虛寒腹滿第十八

臟寒生滿（出內經）病。脈遲緩兮或沉緊。或虛大兮按無力。腹滿時減減又甚。不欲食兮食卽嘔。或泄瀉惡寒兮而渴喜熱飲。薑桂香砂溫散之。不應再加參朮者。

辨實熱腹滿第十九

脈沉而實（主腦）兮或滑與長。兼腹滿（證據）不減兮減亦不足言。（二句出金匱）大便雖解而不暢兮。或得解而少寬。滿腹硬痛不可按兮。無吐暈等虛症之相參。此宜枳朴以消之。甚則加大黃參其間。

辨虛寒不大便第二十

大便不通羣呼熱。不知寒凝亦斂結。腹不滿兮口不渴。（疑案）白滑胎兮弦緊脈。（定案）此屬虛寒無淚攻。照常飲食（切不可飢）且從容遲之一二十日後。溫補足時氣自通。

辨實熱不大便第二十一

脈數有力長滑甚。煩渴腹滿按之硬。或潮熱兮食即脹。時有濁氣從後迸。此爲胃熱宜下之。（凡服下藥。燥糞已來。又得溏泄。此已解也。如服下藥。但利清水一二次。又無燥屎。痞滿如故。此未解也。再當下之。如服下藥二三次。仍不通者。此腸胃枯澀也。當下取之。取之而不通者死。）一有虛症須細審。（大約實症一下即愈。

一有虛症。便須細審。卽必當下者。亦只用涼膈以微利之。解毒以和之。陶氏黃龍湯。以補而下之。（陶節庵黃龍湯。卽大承氣湯。加參、歸、草、桔、薑、棗。）

辨小便不通第二十二

小便不通分虛實。虛則三焦失其職。屢經利水不相合。此宜金匱腎氣丸。治其三焦決瀆官。象牙生煎服亦安。實者人素強。或好食熱物。肺熱不能通水道。以致膀胱成熱結。宜用猪苓澤瀉梔滑石。用後仍不效。須向膀胱尋外竅。經說毫毛是其應。（經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是三焦主腠理。膀胱主毫毛。膀胱有出竅。而無入竅。濟泌別汁。而滲入膀胱者也。毫毛是其外竅。譬如水注塞其上竅。則水不能出矣。如人不虛。利小水而仍不通者。宜發其汗。外竅通而內竅亦通。此所謂開鬼門也。）改從發汗最爲妙。又有動其胞中血。虛寒實熱隨症別。虛寒便溫補。

熱則淸熱而養血。因症施方不可執。

辨嘔第二十三

其人受暴寒。(審問)或食生冷物。吐酸(證據)幷乾嘔。平胃正氣合。脈滑(主腦)胃有餘。飮冷不喜熱。(證據)服溫熱藥嘔愈甚。黃連竹茹佐薑汁。(溫熱症。肺胃不和。每有嘔吐。用黃連四分。蘇葉五分。泡湯吃卽止。)兼虛參以參加入。脈或虛大數(主腦)無力。嘔吐淸涎(虛寒嘔證據)及冷沫。胃虛不能容穀食。聞食卽嘔(胃陽竭矣)食反出。人參理中最爲良。丁香附子加亦得。脈滑有力(主腦)症不虛。胸滿按之痛(證據)愈劇。合用朴實與二陳。此謂中焦之嘔(東垣語)從乎積。

辨吐蚘第二十四

熱厥吐蚘蚘必多。（凡屬吐蚘。無論熱與寒。切忌涼藥。）人情淸楚脈形和。隨生隨吐無煩躁。瀉其逕熱勿蹉跎。厥陰傷寒屬風木。吐蟲兼吐水清綠。手足厥冷（主腦）煩躁甚。烏梅丸義君須讀。

辨汗第二十五

虛汗須分陰與陽。陽虛（凡服發汗藥。不可太過。過則反致陽虛。如服一劑無汗。再作湯與之。復無汗。此營衞乏之絕。法當養陰輔正。而再汗之。三治無汗者死。）自汗補其衞。（其人素虛。或勞傷。或大病後。腠理虛。陽不能衞外而爲固。則自汗。宜用參、耆、五味、苓、朮。甚則加桂、附。如乾薑、半夏、陳皮。開達之藥。皆不可用。）盜汗歸之陰氣虛。參甘歸地從其類。（人臥則血歸於肝。陰虛而不能爲守則盜汗。宜參、苓、耆、朮、五味、歸、芍、生熟地之類。）惟有陽明邪併來。熱氣薰蒸毛竅開。汗出溱溱

常不止。但宜涼解得和諧。（汗有心家血液之汗。太陽津液之汗。俱不可出。惟陽明水穀之汗。雖出無害。故陽症傷寒。熱氣薰蒸。毛竅開發。溱溱而自出。亦猶滾湯盛於器中。熱氣上蒸而外溼也。若汗不出。熱氣不得泄。必鬱而發黃。卽宜用清涼以解其熱。而汗自止。不必用止汗之藥。）更有傷寒病久無汗出。大劑參耆柴桂合。頓然出汗退其熱。景岳書中亦曾說。

辨讝語第二十六

讝語是多言。皆因胃液乾。就中讝語有實象。讝字從嚴侃侃然。旋轉風輪難自主。纔呼李四便張三。鄭聲氣短神蕭索。（鄭聲者。聲如鄭衛之音。不能正也。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經曰。虛則鄭聲。蓋因汗下過多。表裏虛竭。以致陽脫陰勝。其人正氣衰而本音失。精神奪而語句重。手足並冷。神昏舌短。音響模糊。與譫語迥不

相同。此症十無一治。不得已姑與獨參湯。或白通湯）鄭重頻煩不厭複。一樣逢人講話多。不曾說南又道北。設使讝語鄭。大牛屬無稽。是則名爲妄。虛實皆有之。若夫似睡非睡閒。隱隱約約如交談。此爲獨語未全亂。各從脈症細詳參。

辨面目赤第二十七

面目赤有三。須從脈症參。陽氣鬱於表。辛涼可散焉。裏熱薰於上。白虎及黃連。無根火外浮。此是內眞寒。八味生脈煎冷飲。假對假兮古所傳。

辨下利第二十八

下清穀者爲虛寒。下清水者爲實熱。惟有膿血稀溏和汁沫。此三件中細詳別。假如作嘔不食兮。腹痛喜按。心恍惚而煩兮。或動悸與頭眩。燥而不欲飮兮頭眩耳

鳴而口淡。後重逼迫兮。既解而仍不減。脈弦數而虛大兮。皆虛寒之外現。苟脈症之反是兮。卽實熱之證驗。

辨厥第二十九

手足冷時爲四逆。厥者其冷過肘膝。仲景傷寒俱禁汗。無論陽厥與陰厥。陽厥是傳經。病自三陽进入陰熱極。必兼勝化行。還有始熱終寒因藥誤。也能轉入陰寒路。執定傳經亦是錯。陰厥是直中。喻氏中寒論。當誦寒邪斬關直入來急救。眞陽休夢夢。還怕熱邪深入血。頓然厥冷身無熱。君不見吞痧樣子忌熱湯。不比中寒一例說。總之脈症要詳參。莖草拈來生殺間。陽厥譫渴陰吐涎。陽者身輕陰者踡。復看其人唇爪甲。青紫爲熱青黑寒。又有痰厥食厥和尸厥。病久陰陽二氣虛亦厥。各等各樣在準繩。步步須求脈症合。

辨腹痛第三十

腹痛是虛喜揉按。虛者必寒病涉陰。脈遲緩兮或虛大。諸多虛象察其因。理中桂附可施行。熱者面黃澤。加以長滑脈。宜用黃連苦清熱。少佐薑萸亦相得。（治脾寒洩瀉腹痛。倣仲景溫下之法。先去其滯而後調補。勿畏虛以養病。）更有欲嘔不嘔。腹痛多寒熱。其如錯雜何。黃連湯內乾薑桂。好共參甘兩下和。食痛應消食。（凡治傷寒。須按其腹痛與不痛。硬與不硬。若腹中痛與硬者。此燥屎也。臍下硬而痛者。此燥屎與蓄血也。臍下築築然痛。上冲於心者。此奔豚氣也。腹中氣响下趨者。欲作瀉也。燥屎者小便不利。而臍下如疙瘩狀。蓄血者小便利而臍下如懷孕狀。）難在虛寒兼食積。學士溫脾法可宗。（許學士有溫脾湯。見本事方。）（許叔微溫脾湯。乾薑、肉桂心、熟附子、炙甘草、枳實、厚朴、大黃。）化爲煎法尤熨貼。

（有虛寒之人。患腹痛。服溫補藥而相安。時止時作。痛仍不解。甚則利淸水。或白沫。此虛中有實。或先有宿食。在腸不曾去。或病中腸胃虛。不能運化。所食之物。停於腸中。卽一二塊宿糞。亦能作楚。宜用溫補藥煎好。去渣入大黃一錢。不甚虛者。可加一錢五分。滾四五沸。服之。宿食自下。正氣不傷而病隨愈。此屢試屢驗之妙法也。）蟲痛面黃吐涎沫。食酸卽安甜卽劇。虛實寒熱要分曉。殺蟲方中求配合。氣痛因鬱惱。必連胃脘與兩脅。病久人必虛。滋補兼疏鬱。痛不可近者。按之濡軟爲蓄血。不比硬滿爲熱結。重則桃仁承氣湯。輕者宣通微下奪。別有吞痧一症現。溼熱薰蒸邪變幻。急刺委中出血良。磨服玉樞丹亦善。最怕是三陰寒症認爲痧。不飲溫湯飲冷茶。亂進丹丸幷放刮。臨危空自悔前差。

辨脈脫第三十一

六脈俱脫者。大命垂危矣。（神昏脈脫者死。神清脈脫者亦死。）通脈四逆急服之。（仲景四逆湯中薑附草三陰厥逆太陽沉。或益葱薑參芍桔。通陽復脈力能任。）還怕脈因暴出死。但得脈來微續生。更需附子四五枚。人參小半觔。周時服盡休間斷。隨進米粥始回春。參力偶不繼。前功必盡棄。平時無學力。到此滋疑懼。每見虛寒之極服溫補。躁亂不寧（換陽也）嘔且吐。此爲藥力尚未全。切莫心疑換別路。大約三陰病症露。危劇急則六日或三日。緩則行期十二日。幸而君火未全衰。反見舌乾等症出。更須薑附助其陽。漸得陽回舌生液。（景岳六味回陽飲。又增地歸薑附草人參。諸虛劇甚陰陽脫。此劑扶危力可任。　四味回陽用理中。以朮易附力加雄。元虛虛脫垂危頃。溫服徐徐定有功。）　若見舌乾。投涼劑壞。（切戒切戒）乃百年人壽事。起手果然認得真。斷不朝三與暮四。君不見景岳全書用法精。十補一清巧相濟。又不見嘉言寓意重叮寧。陰症轉陽必自愈。濟困

扶顛道在斯。一有游移便錯去。更有虛寒服藥來。溫補不安涼適意。兩寒相得從其類。正氣敗壞決不治。至於實熱失汗下。脈伏似脫君休怕。大承十棗用即安。神氣分明現真假。須知實熱治可緩。涼瀉一投撥便轉。不比虛寒救濟難。仁術全憑思與辨。

附司天在泉歌

子午少陰君火天。陽明燥金應在泉。丑未太陰太陽治。寅申少陽厥陰聯。卯酉却與子午倒。辰戌巳亥亦皆然。每歲天泉四間氣。上下分統各半年。

卯酉與子午倒　辰戌與丑未倒　巳亥與寅申倒

子午年（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丑未年（太陰濕土司天。太陽寒水在泉。）寅申年（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木在泉。）卯酉年（陽明燥金司天。少

陰君火在泉。）辰戌年（太陽寒水司天。太陰濕土在泉。）巳亥年（厥陰風木司天。少陽相火在泉。）

南病別鑑

清 吳門 宋兆淇佑甫著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續集

看病必須先識病

凡看傷寒。至要看各經中死證死脈親切。須一一理會過。免致臨病疑惑。但見死證。便以脈參之。如果有疑。切莫下藥。雖至親央浼。亦莫亂治。倘有挫失。咎將歸己。

凡看傷寒。初學後生。須要治其病之可曉者。缺其不可曉者。胸中證不明白。有一

毫疑惑。不可強治。故君子不強其所不能。若不量力。私於親故。或見利而動。輕易玩弄。視人命如草芥。非君子之用心也。謹而敬慎。毋怠毋忽。

初得傷寒一二日。頭痛惡寒皆除。便覺胸中連臍腹注悶疼痛。脈沉有力。坐臥不安。上氣喘促。不候他證。便可下藥。若頭項強痛。惡寒發熱。每日如此。不以日數多少。尙在太陽經。止宜發汗。要隨在其所見之表裏而治之。不拘於日數也。若煩渴欲飲水。由內水消竭。欲得外水自救耳。大渴欲飲一升。止與一半。常令不足。不可過飲。若恣飲過量。則爲水結之證。射於肺爲喘爲欬。留於胃爲噎爲噦。溢於脾爲腫。蓄於下焦爲癃。皆飲水之過也。

病若經十餘日以上。有下證者。止宜大柴胡湯。恐承氣太峻。蓋傷寒過經。則正氣多傷故也。

病七八日。未得汗。大便閉。發黃生斑。譫語而渴。越脾桃仁湯主之。

病八九日。已汗下。脈尙洪數。兩目如火。五心煩熱。狂叫欲走。三黃石膏湯主之。病五六日。但頭汗出。身無汗。際頸而還。小便自利。渴飲水漿。此瘀血證也。看上中下分虛實而治之。犀角地黃湯治上。桃仁承氣湯治中。抵當湯抵當丸治下。病六七日。別無刑尅。證候忽然冒昧不知人事。六脈俱靜。或至無脈。此欲汗勿攻之。如久旱將雨。六合陰晦。雨後庶物皆甦。換陽之吉候也。

夫今人治傷寒。一二日間。不問屬虛屬實。便用桂枝之類以汗之。三五日後。不問在表在裏。便用承氣湯之類下之。多致內外俱虛。諸變蜂起。大抵病人虛實。表裏不同。所以邪之傳變有異。豈可以日數爲準。蓋有卽傳者。有傳一二經而止者。有始終只在一經者。不必拘始太陽終厥陰也。

陰證

初病無熱。便四肢厥冷。或胸腹中滿。或嘔吐。腹滿痛下利。脈細無力。此自陰證受寒。卽真陰證。非從陽經傳來。便宜溫之。不宜少緩。經云。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治宜四逆湯。凡腹滿腹痛。悉是陰證。只有微甚不同。治難一槪。腹痛不大便。桂枝芍藥湯。腹痛甚。桂枝大黃湯。若自利腹痛。小便淸白。便當溫。理中四逆看微甚用。輕者五積散。重者四逆湯。無脈者通脈四逆湯。使陰退而陽復也。

陰毒病。手足指甲皆靑。脈沉細而急者。四逆湯。無脈者通脈四逆湯。陰毒甘草湯。臍中葱熨。氣海關元。着艾可二三百壯。仍用溫和補氣之藥。通內外以復陽氣。若俱不效。死證也。

凡看傷寒。惟陰證最難識。自然陰證。人皆可曉。及至反常。則不能曉矣。如身不發熱。手足厥冷。好靜默。不渴。洩痢腹痛。脈沉細。人共知爲陰證矣。至於發熱面赤。煩

躁不安。揭去衣被。飲冷脈大。人皆不識。認作陽證。誤投寒藥而死者多矣。必須憑脈下藥。至爲切當。不問浮沉大小。但指下無力。按至筋骨。全然無力。必有伏陰。不可與涼劑。急與五積散一服。通解表裏之寒。隨手而愈。若內有沉寒之甚。須用薑附以溫之。秘之勿洩。脈雖洪大。按之無力者。重按全無。便是陰證。

凡治傷寒服藥不效。斑爛皮膚手足皮俱脫。身如塗硃。眼珠如火。燥渴欲死。脈洪大而有力。不知人。宜三黃石膏湯主之。

凡看傷寒。須問病人有何疼痛處。所苦所欲。飲食大便。併服過何藥。問有吐蛔者。雖有大熱。忌下涼藥。犯之必死。蓋胃中有寒。則蛔上入膈。大凶之兆。急用炮薑理中湯。加烏梅二個煎服。蛔安却以小柴胡湯退熱。蓋蛔性聞酸則靜。見苦則安故也。

凡看傷寒。有口沃白沫。或唾多。或流冷涎。俱是有寒。吳茱萸湯、理中真武湯之類。

看輕重用。切忌涼藥。雜病亦然。或用甘草溫補元氣。四君子湯加附子片。血虛用仲景八味丸。

傷暑

傷暑與傷寒俱有熱。若作傷寒治。則大誤。蓋寒傷營。熱傷氣。傷寒則外惡寒而脈浮緊。傷暑則不惡寒而脈虛。此爲異耳。經云。脈盛身熱。得之傷寒。脈虛身熱。得之傷暑。治宜小柴胡湯。柴胡宜酌用。渴加知母、石膏。或人參白虎湯。天久淫雨。濕令大行。蒼朮白虎湯。若元氣素弱而傷之重者。淸暑益氣湯治之。

急下急溫

凡言急下急溫。病勢已迫。將有變也。非若他病。尙可少緩。如少陰屬腎水。主口燥

咽乾而渴。乃熱邪內熾。腎水將絕。故當急下以救將絕之水。如腹脹不大便。土勝水也。亦當急下。陽明屬土。汗多熱盛。急下以存津液。腹滿痛爲土實。急當下之。熱病目不明。熱不已者死。目睛不明。腎水已竭。不能照物。則已危矣。急須下之。少陰急溫有二證。內寒已甚。陽和之氣欲絕。急宜溫之無疑也。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急下之。大承氣湯。

少陰病。自利純青色。心下必痛。口燥咽乾。急下之。大承氣湯。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急下之。大承氣湯。

陽明病。發熱汗多。胃汁乾。急下之。大承氣湯。　汗出不解。腹滿痛。急下之。大承氣湯。

少陰病。脈沉微。急溫之。四逆湯。

少陰病。膈上有寒飲。乾嘔不可吐。急溫之。四逆湯。

生死脈候

陽證發熱不退。見陰脈者死。若得汗熱退。見陰脈者瘥。陰陽諸證。脈平吉。傷寒下利。厥逆煩躁。不得臥者死。

傷寒欬逆上氣。脈散者死。形損故也。

脣吻反青。四肢熱。習習汗出。肝先絕也。

陽反獨留。體如烟薰。搖頭直視。心先絕也。

環口黧黑。虛汗發黃。脾先絕也。

脈浮而滑。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漿不入。肌膚不仁。乍靜乍喘。汗出髮潤。肺先絕也。

溲便遺失。腎先絕也。

脈三部緊盛。大汗出。不解者死。

陰陽俱虛。熱不止者死。

身熱氣粗。見陽脈而躁者死。

汗出微熱不解。未可言死。若脈如轉索卽死。

譫語微熱。脈浮大。手足溫。欲汗出。但汗暴出者死。

熱病七八日。脈不軟不散者。當音啞不言。三四日。汗不出者死。

溫病三四日以下。不得汗。脈大疾者生。脈細小難得者死。

溫病下痢。腹中痛甚者。死不治。

溫病汗不至足者死。

溫病二三日。身體熱。腹滿頭痛。飲食如故。脈直而疾者死。四五日。頭痛腹滿而吐。

脈來細殭者死。八九日。頭不痛。目不赤。色不變而反下利。脈來牒牒。按之不彈手。

或時大。心下堅者死。不堅硬者生。

熱病七八日。其脈微細。小溲不利。加暴口燥。舌焦乾黑者死。

厥分寒熱辨

或曰。人之手足。乃胃土之末。凡脾胃有熱。手足必熱。脾胃有寒。手足必冷。理之常也。惟傷寒有厥深熱亦深。厥微熱亦微之論。何耶。曰。胃寒手足冷。胃熱手足熱。固已。若夫極則變。不可以常道拘也。蓋亢則害。承乃制。火氣亢極。反見化水。如金銀等。烈火爍烊。與水無異。陰陽反覆。病之逆從。未可以常理論也。凡經言厥逆厥冷。手足寒冷等語。皆變文耳。不可以論輕重。若言四肢。則有異也。亦未可純爲寒證。若厥冷直至臂脛以上。則爲真寒無疑。急用薑附等藥溫之。少緩則難療。謂其上過手肘。下過足膝。非內有真寒達於四肢而何。然更當憑脈。并所見之證參之。庶

乎其無誤也。凡看傷寒。不可以厥逆便斷爲寒。必須以兼證參之。方知端的。如手足厥逆。兼以腹滿洩利淸白。小便亦淸。口不渴。惡寒戰慄。面如刀刮。皆寒證也。若腹滿後重。洩利稠黏。小便亦澀。渴而好飲。皆熱證也。宜詳審之。

結胸解

結胸之證。嘗見世俗。不問曾下與否。但見心胸滿悶。便呼結胸。而與桔梗湯治之。蓋本朱奉議之說也。有頻頻與之。反成眞結胸者。殊不知結胸乃下早而成。未經下者非結胸也。乃表邪傳至胸中。未入於腑。證雖滿悶。尙爲在表。正屬少陽部分。只宜小柴胡加枳殼以治。如未效。則本方對小陷胸湯。一服豁然。其效如神。但祕之不與俗人言耳。若因下之而成者。方用陷胸湯丸。分淺深而治之。不宜太峻。蓋上焦乃淸道至高之分。若過下則傷元氣。陷胸湯丸。宜從緩而治之。嘗讀仲景傷

寒論。結胸條之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以下早故也。成氏註釋曰。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再三熟玩。不能不致疑其間。蓋無熱惡寒者。寒邪直中陰經。眞陰證也。非陽經傳至陰經之病。若誤下之。不死卽已危矣。豈可以瀉心湯寒熱相參之藥。治之而愈乎。豈反輕如結胸乎。詳此。恐言營衞陰陽也。風屬陽。陽邪傷衞。頭痛發熱。微盜汗出。反惡寒者。當服桂枝湯。止汗散邪。醫者不達而下之。衞氣重傷。胸中結硬。經又云。結胸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卽死。結胸證悉具而煩躁者亦死。蓋衞出上焦。清道受傷。不爲不重也。故用陷胸湯。峻利之藥下之。寒者陰。陰邪傷營。當以麻黃發表。誤下之而成痞滿者。宜瀉心以理痞。蓋營出中焦。黃連能瀉心下之痞。邪陷於膈。不犯淸道。則元氣不傷。故輕於結胸耳。若陰經自中之寒。以瀉心理之而可愈。吾不信也。

傷寒合病併病論

趙嗣眞曰。吾嘗疑合病併病之難明也久矣。因始釋之。合病者二陽經。或三陽經。同受病。病之不傳者也。併病者。一陽先病。又過一經。病之傳者也。且如太陽陽明併病一證。若併而未盡。是傳未過。尙有表證。仲景所謂太陽未罷。面色赤。陽氣怫鬱在表。不得越。煩躁短氣是也。又當汗之。麻黃湯、桂枝各半湯。若併之已盡。是傳過。仲景所謂太陽證罷。潮熱。手足汗出。大便硬而有譫語者是也。法當下之。以承氣湯。是知傳則入腑。不傳則不入腑。所以仲景論太陽陽明合病。止出三證。如前論太陽陽明併病。則言其有傳變如此也。三陽互相合病。皆自下利。仲景太陽陽明合病。主以葛根湯。太陽少陽合病。主以黃芩湯。少陽陽明合病。主以承氣湯。至於太陽少陽併病。其證頭項強痛。眩冒如結胸。心下痞。便當刺大椎、肺輸、肝輸。不

可汗下。太陽陽明併病。已見上論。但三陽合病。仲景無背強惡寒。語句雖別。有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乃屬太陽證。而非三陽合病也。三陽若與三陰合病。即是兩感。所以三陰無合病例也。

傷寒別名

語無倫者曰譫語。實則譫語也。外證大便祕小便赤。

聲重曰鄭聲。虛則鄭聲。外證大小便利。而手足冷也。

下洩曰轉矢氣。

大便堅。小便利。曰脾約。

大便如常。曰清便自調。（或云自可）

水穀不化。曰下利清穀。

傷寒十三日。曰過經。

陰病發躁。曰陰躁。屬少陰。

手足逆冷。曰厥。（有陰厥陽厥二證）

手足指頭微冷。曰清。（屬二陰）

肌膚冷。或下利而發躁。無時暫安。曰臟厥。

兩手無脈。曰雙伏。一手無脈。曰單伏。

男子病新瘥。而婦人與之交。陰腫小腹絞痛者。曰陽易。女子病新瘥。而男子與之交。裏急腰胯連腹內痛者。曰陰易。

冬應寒而反溫。人暴感之而病者。曰冬溫。

非時暴寒。伏於少陰之經。咽痛下利。曰腎傷寒。

傷寒病二月。至夏方發。曰晚發。

發汗後。身猶灼熱自汗。曰風溫。

中暑曰中暍。

感不時之氣而病。老幼皆相似者。謂之天行。（卽瘟疫也）

妄發濕溫汗者。曰重暍。（重暍者不治）

汗後不爲汗衰。謂之陰陽交。死證也。熱煩身躁。太陰寸口脈兩衝尙躁盛。是陰陽交死。得汗脈靜者生。

病瘥後發熱。曰遺熱。

傷寒瘥後勞動。曰勞復。

傷寒瘥後。食肉再病。曰食復。

自亂無神氣。曰無精。

吐利並作。曰霍亂。

鼻出血曰衄。

熱病脈躁盛。不得汗者。曰陽極死證。

陰獨盛而陽暴絕。曰陰毒。

陽獨盛而陰暴絕。曰陽毒。

咳逆曰噦。

乾嘔曰啘。

陽明與少陽合病下利。脈長大而弦者。曰負。死證也。

大便堅硬曰鞕。溏曰鶩溏。

協熱而利。曰腸垢。

渴欲飲水。水入卽吐。曰水逆。

心振寒而動。曰悸。（卽怔忡之別名也）

心中若有所失。曰懊憹。

強發少陰汗則動血。或出口鼻。或出耳目。謂之下厥上竭。不治。

身振搖而動曰肉瞤。

臍下有動氣曰奔豚。

病在上吐之曰湧。

病在下洩之曰利。

血曰營。

氣曰衞。

汗孔曰元府。（卽腠理也）

手足搐搦曰瘛瘲。

二陽俱病曰合病。

先二陽俱病。而後一陽自病。曰併病。

陰陽俱病。曰兩感。（又曰雙傳）

四肢病。曰末疾。

厥而下利。當不能食。反能食者。曰除中。不治。

目中不明了。曰目中不了了。（一曰病瘥）

皮膚頑而不知有無者。曰不仁。

傷寒陽病。下之早。即爲結胸。按之即心下痛。爲小結胸。不按自痛。連臍腹堅硬曰大結胸。若飲水過多。停結在胸脇間。無大熱而頭微汗出者。曰水結胸。煩躁多而有結胸證。曰熱實結胸。無熱而有結胸證。曰寒實結胸。傷寒陰病。下之早。按之不痛。胸中氣結曰痞氣。傷寒證似結胸。飲食如常。時時下利。而舌上白胎者。曰臟結。不治。傷寒後。上脣有瘡。蟲食其喉。或食其臟。曰惑。

傷寒後。下脣有瘡。蟲食其肛。或食其陰。曰狐。

發熱汗不止曰漏風。（亦亡陽之別名也）大下之後。損陰傷血。亦謂之亡陽。太陽病。桂枝症而投麻黃。汗出多。遂漏不止曰亡陽。發狂證。有因火劫驚狂。謂之火邪。其人亦曰亡陽。大抵陰病不當有汗。若反有汗者。亦亡陽也。

傷寒發汗吐下溫針後。及小柴胡湯證罷。病不解。曰壞證。看犯何逆。以法治之。柴胡證仍在。則不爲逆。（凡逆有四種。或變爲溫瘧。或變爲風溫。或爲溫毒。或爲溫疫也。）

熱病不知痛所在。不能自收。口乾渴。熱甚陰頭有寒者。熱在骨髓。死不治。

熱病在腎。令人渴口乾。舌焦黃赤。晝夜欲飲不止。腹大而脹。尙不歇。目無精光。死不治。

南病別鑑終

痧脹玉衡

（清）郭右陶　著述

中國醫學大成

自敘

嘗論一元運化。升而爲天。凝而爲地。人生其中。道配三才。惟其克佐天地之所不及也。所以大之兵農禮樂。小之屠鈞工商。缺一不可。而況炎帝肇創。嘗藥療病。尤斯人生死所係者乎。歷代相沿。神醫迭出。載籍紛紛。惟救疾苦。孰意痧脹一症。時有懸命須臾。兆變頃刻者。竟置不論。如雲林龔先生所誌諸書。歷有年矣。迄今誦法不衰。時多宗之。然云青筋所謂痧也。惜自古以來。從未論及。是以其疾往往不治。余竊以爲生死甚大。望醫如望拯溺。詎可聽人之有是疾。而不爲之生全乎。余高曾以經術起家。箕裘累葉。余少列宮墻。讀古惠鮮懷保。慨然有恫恤生民之志。嘗願爲愁者解困。危者甦命。因徧閱仲景、東垣、丹溪諸先生論。而帖括所拘。有懷未展。鼎革以後。播遷不一。或羈留武水。或跋涉秦溪。每憶昔年尋章摘句。不過淹蹇一身。毫無裨益於世。旣而旅食江淮。浪遊吳越。所在時行痧脹。被禍不少。余心惻然。思得一術以濟之。竊恐世人犯而不識。多有坐視其死者。故凡遇杏林先輩。未嘗不造而問焉。見松隱異人。未嘗不就而請焉。卽册籍所載。鮮不於晤對之間。

互相參攷。然於痧也。究不得一要旨。已後返棹檇李。搜求高曾所遺前賢諸秘草。有其傳變、難治異症。或定於濂洛大儒。或議諸楚粵高士。雖篇頁零星。各有同異。皆透參靈素甲乙諸經。以推廣仲景先生之意。惜專籍無傳。沉埋日久。而古人精秘。尚未出也。余日夕究心。始悟痧脹變端。總其大綱。撮其要領。遂得歷歷措施。無不響驗。余特慮斯疾勿辨。貽禍無窮。故爲之推原其始。詳究其終。深憫斯疾之爲害。不忍不有斯集也。雖然醫者治疾。猶百工治事。此握一規彼挾一矩。有一定之法。無一定之用。故余雖獲遺言。猶必酌量於累黍之度。而神明其治法焉。此非昔人無是疾。今人始有是疾也。抑非昔人之病可略。今人之病當獨詳也。余所以念茲在茲。日孜孜焉。從事筆墨間。惟此救人。是論要不外夫推己之心。俾天下咸慰及人之願。斯已耳。昔人有言。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余獨不敢云治身。與爲天下有二也。蓋醫之爲道。惟視人如己者。乃可施。至於風氣之強弱。年歲之多寡。精力之厚薄。必須以己爲斷。然後原疾量藥。貫微徹幽。度節氣而候溫涼。參脈理而合輕重。始乃取應如神。捷於桴鼓。不然鹵莽從事。是猶南轅而返北轍也。爲可得哉。時

太清康熙十四年歲次乙卯燈月檇李郭志邃右陶氏自序於裕賢堂

續敘

嘗稽古今醫學。備悉萬病。獨不明痧因而人鮮其傳。無奈世之患者比比也。既有此病。不可不求有以治之。余因以治之所驗。悉其症之所由。於甲寅歲。著玉衡一書。偕同人互相參訂。急而行之。亦濟生之念所不得已也。書中凡敘痧說。似已具詳。而年來痧之變幻。更有隱伏於別病中者。傷人最多。非惟世所罕識。猶余前書之所未及。因又有痧刻之續。凡以因時所犯。略採異驗爲集。夫亦謀諸同人。非敢以自矜也。幸天下不以多贅而忽諸。

大清康熙十七年戊午歲季秋吉旦郭志邃右陶父載識

凡例

一、言有不實。治有不效者。一句不載。

一、藥有不當。用有不明者。一味不入。

一、據症用治。立方制宜。非痧不錄。

一、按脈閱筋。恐人有誤。詳之有據。

一、砭刺痧筋。必須紫黑毒血。據爲實見。

一、載雜症。僅取兼痧。諸病虛實。悉在所略。

一、心腹痧痛。刮放即愈。不煩醫藥者。不多載入。

一、治驗不過一二三四。惟略見治法爲準。餘不多贅。

一、余近地氣稟柔弱。故方中分兩。從乎減少。便能取效。此雖傳示四方。不敢多加。

一、製方分兩甚少。若遇西北風高土燥之地。剛強勇壯之人。其分兩必須加倍。或加二倍三倍。方能有效。

一、飲湯規則。云稍冷者。九分冷一分溫也。云微冷者。八分冷二分溫也。云微溫者。

冷者四分之三。溫者四分之一也。

痧脹玉衡提要

清、郭右陶撰。右陶字志邃。淸康熙時人。古來痧脹無專書。醫者每以風寒暑濕之法治之。誤人匪淺。不知痧乃天行沴癘之氣。其發也甚暴。其變也甚速。其病雖始見明季。而其時並無專書。淸康熙時。郭右陶始謂痧之重者。脹塞腸胃。壅阻經絡。名曰痧脹。乃著痧脹玉衡一書。其上卷、列痧脹發蒙論。痧脹要語。痧脹脈法。中卷、列各痧證狀。下卷、列各痧備用要方。後卷、列痧脹看法。痧脹兼證及變證等類。爲痧脹專書之祖。搜集豐富。說理明晰。後世痧書。皆本是書以增損之。現代坊本訛誤。衍文百出。不堪卒讀。爰將康熙原刻本。精校圈點以印行之。

痧脹玉衡目錄

卷上

痧脹發蒙論……一
玉衡要語……四
痧分表裏辨……四
治痧宜看涼熱……五
唇舌辨……五
大小便宜通……六
咽喉治法……六
治痧當絕其根……六
痧原論……七
治痧當分經絡……七
痧與雜症輕重不同……八
治痧三法……八
痧前禁忌……九
痧後禁忌……九
痧脹凶症……九
痧爲百病變症……一〇
醫家當識痧筋……一〇
放痧有十……一〇
放痧須放盡……一一
痧有放刮不盡辨……一二
用藥不效……一二
用藥必效……一三

用藥大法……一四
痧有實而無虛辨……一四
怪病之謂痧……一五
痧筋不同辨……一六
寒痧辨……一七
放痧不出治法……一八
放痧數次不愈……一九
數犯痧症……二〇
痧脹昏迷與雜症不同……二〇
痧筋原於血中之毒……二一
慢痧必須速治……二二
痧症治要宜明……二二
治痧須先明百病……二三
刺腿彎痧筋法……二四
刮痧法……二五
用針說……二五
痧脹用藥不厭多……二六
痧脹宜下辨……二六
痧後治雜症宜知……二七
當知不信之誤……二七
玉衡脈法……二八
痧脈十二經辨……二八
痧脈外感內傷辨……二八
痧脈要訣……二九
痧脈有似陰症辨……三一
痧脈似氣血有餘辨……三二
方書脈句宜參……三二
脈貴審於幾先……三四

痧脈決生死法……三四
暗痧辨……三五
傷寒兼痧……三六
痧症類傷寒……三八
痧類瘧疾……四一
瘧疾兼痧……四二

卷中

各痧證狀

偏身腫脹痧……一
悶痧……三
落弓痧……四
噤口痧……四
角弓痧……五
撲鵝痧……五
傷風咳嗽痧……六
痘前痧脹……七
痘後痧脹……八
胎前產後痧……九
胎前痧痛論……一〇
產後痧痛論……一一
倒經痧……一三
痧熱頭汗讝語 附痧狂……一四
痧煩痧睡……一五
老弱兼痧……一六
瘡症兼痧……一七
弱症兼痧……一八
痧變勞瘵……一九

臌脹兼痧……二〇
痧變臌脹……二一
半身不遂痧……二二
內傷兼痧……二三
紫疱痧……二四
痰喘氣急痧……二五
痧瘋……二六
痧重……二七
眼目痧……二八
瘟痧……二九
頭眩偏痛痧……三〇
流火流痰痧……三一
咳嗽嘔噦痧……三二
霍亂痧……三三

絞痛痧……三四
脇痛痧……三六
痧痢……三七
蛔結痧……三九
頭痛痧……三九
心痛痧……四〇
腰病痧……四一
小腹痛痧……四二
痧塊……四三
痧變吐血鼻衄便紅……四四
吐蛔瀉蛔痧……四五
痧變腫毒……四六

卷下

玉衡備用要方……一
防風散痧湯……一
荊芥湯……二
陳皮厚朴湯……二
稜朮湯……三
藿香湯……三
薄荷湯……三
紫蘇厚朴湯……四
防風勝金湯……四
必勝湯……四
紫朴湯……五
獨活紅花湯……五
射干兜苓湯……五
當歸枳殼湯……六
荊芥銀花湯……六
桃仁紅花湯……六
清涼至寶飲……七
紅花湯……七
如聖散……七
寶花散……八
沉香鬱金散……八
圓紅散……八
化毒丹……九
三香散……九
三香丸……九
救苦丹……九
冰硼散……一〇
牛黃丸……一〇

細辛大黃丸……一〇
和脾宣化飲……一〇
消疳解毒散……一一
牛黃八寶丹……一一
活絡透毒飲……一二
忍冬解毒湯……一二
撥雲散……一二
賽金化毒散……一三
加味活命飲……一三
參歸化毒湯……一四
葵凱和解飲……一四
參苓歸朮散……一五
沉香丸……一五
沉香阿魏丸……一五
丁香阿魏丸……一六
阿魏丸……一六
蘇木散……一七
蒺藜散……一七
探吐法……一八
當歸枳殼湯……一八
清氣化痰飲……一八
蒲黃飲……一八
烏藥順氣湯……一九
降香桃花散……一九
木通湯……一九
枳實大黃湯……二〇
荊芥薄荷湯……二〇
連翹薄荷飲……二〇

失笑散……二一
便用七方……二一
絕痧方……二三
藥性便覽……二三
痧方餘議……二八
評半夏藿香止吐……二九
評荊芥細辛防風獨活……三〇

卷後

痧脹看法……一
痧脹看症法……一
放痧辨……二
痧脹痳疹不同辨……二
痧脹治猶痳疹論……三
痘痳穢觸相同……三
兼痧傷寒不同辨……四
諸痛類痧辨……四
諸症不類痧辨……五
論脹……六
凝壅聚結辨……六
治痧救人脈論……八
痧筋統說……一一
傷風痧脈辨……一一
眩暈痧脈辨……一三
痧脹舌胎論……一五
痧脹兼證及變證……一七
痳疹兼痧脹……一七
痧脹兼痳疹……一八

痧脹類痲疹……二〇
痲疹後復痧脹……二二
痲疹夾痧脹蛔結……二三
傷寒黃癍兼痧……二五
痧類陰症……二七
疕逆痧……二八
盤腸痧……二九
自汗盗汗驚惶痧……三〇
痧類三瘧……三二
咽喉諸症兼痧……三二
口舌兼痧……三四
類瘋痧……三五
黃氣病兼痧……三五
翻胃噎膈痧……三六
筋骨疼痛痧……三七
鬼箭痧……三八
久瀉肉瘦痧……三九
婦人隱疾痧……四〇
脚氣痧……四〇
耳痛痧……四一
手臂痛痧……四二
腫毒夾痧辨……四二
刺螯瘟痧……四四
地葡瘟痧……四四
痧變發頤……四四
急救逆痘要法……四五
癲症兼痧……四七
痲木酸痒痧……四八

頭虛足腫痧……四九
黃疸痧……五〇
小兒夜啼痧……五一
驚風痰熱痧……五二
死症痧……五三
羊毛瘟痧……五四
痧脹破迷論……五四

痧脹玉衡

清 檇李 郭志邃右陶著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上

痧症發蒙論

夫君子生於斯世。不屑爲天下無所用之人。則必求爲天下所必需之人。故君子不爲良相。則爲良醫。蓋良相濟世。良醫濟生。其所以行我心之不忍者。事有相符。而道有相類也。余於傷寒痘疹。驚風瘧痢。與夫胎前產後等症。俱所潛心。姑不具贅。獨是痧之一症。緩者或可遲延。急者命懸頃刻。在病家必當誠心請救。在醫者必當急爲赴援。匪若他症之可以遷延時日。姑且慢爲調治也。邇來四方疫氣時行。卽今丑寅年間。痧因而發。鄉邨城市之中。俱見有此等症。或爲暗痧。或爲悶痧。或爲痧痛。或爲落弓痧、噤口痧、撲鵝痧、角弓痧、盤腸痧。或又因傷寒瘧痢與夫胎

前產後等症。而痧兼發。甚至闔門被禍。隣里相傳。可不重悼。余嘗遇此等症。臨危急救。難以屢指。其治之大略。有三法焉。如痧在肌膚者。刮之而愈。痧在血肉者。放之而愈。此二者皆其痧之淺焉者也。雖重亦輕。若夫痧之深而重者。脹塞腸胃。壅阻經絡。直攻乎少陰心君。非懸命於斯須。即將危於旦夕。扶之不起。呼之不應。即欲刮之放之。而痧脹之極。已難於刮放矣。嗚呼。病隣於死。誰不傷心。痧症至此。信乎非藥不能救醒。非藥莫能回生。則刮放之外。又必用藥以濟之。然後三法兼備。救生而生全。庶乎斯人之得有其命也。其如世有刮痧放痧之人。僅有刮放之能而已。餘俱非所長也。故痧有放之不出。刮之不起。便云凶。而且放痧數次不愈。刮痧數次不痊。便聽命於天。而垂斃者。往往皆然。若夫業醫諸友。責在救人。推其心豈非當世之所謂君子與。然其間或有云諸書不載痧名。滿洲因而謂非藥可療。不知載籍之內。原有云絞腸痧者。有云乾霍亂者。有云青筋者。有云白虎症者。有云中惡者。此皆痧之見於諸書。但略而不詳。未有專家。然不見有云。是宜絕藥。誠彰明較著而可覩也。况痧有為真頭痛。朝發夕死。夕發旦死。寄於頭痛之條。痧有為真心痛。亦朝發夕死。夕發旦死。寄於心痛之例。此二症者。雖屬不治。若知其原

於痧者而療之。亦可挽回。況痧有爲頭面腫脹。一似大頭瘟。痧有爲咽喉鎖悶。一似急喉風。痧有爲眩暈昏悶。少頃云殂。一似中風中暑。痧有爲暗啞沉迷。身體重痛。一似驚魂落魄。此皆其勢在危急。刮放不及者。非藥將何以救之乎。而況痧有頭痛寒熱。類於傷寒。咳嗽煩悶。類於傷風。與夫因瘧而兼痧。因痧而化瘧。或又痢以痧發。痧緣痢生。而痧症百出。傳變多端。更不特如此而已也。諸如鼻紅、吐紅、瀉血、便血。由痧而得者有之。更有大腫、大毒、流火、流痰。由痧而生者有之。或又有胎前、產後、氣鬱、食鬱、血鬱、火鬱。而痧之兼發者有之。或又有痧而手腫、足腫、手痛、足痛。連及偏身。不能轉側者有之。或又有痧而胸脇肚腹結成痧塊。一似痞悶。一似結胸者有之。或又有痧而吐蛔、瀉蛔、食結、積結、血結者有之。或又有痧而心痛、脇痛、腹痛、腰痛、盤腸弔痛、偏身疼痛。幾不能生者有之。況痧嘗有內症所傷。將隣於死者。男子犯此。一似蓄血。而血分之治法不同。女子犯此。一似倒經。而氣分之治法亦異。蓋痧之爲病。種種不一。難以枚舉。予特指其大略。而明其最要者。須看脈之真假。認症之的確。然後投劑。必當用藥無虛。如痧在肌膚。當刮即刮。痧在血肉。當放即放。痧在腸胃經絡。與脾肝腎三陰。當藥即藥。若痧氣肆行。不拘表裏傳變。

皆周當三法兼用。務在救人於將危。而回生於將死。余之治此等症。隨處救人。確有奇驗。竊恐前人無論。難啓後賢。因著爲集。仍不敢秘。以公諸世。庶幾其有以行我心之不忍。而幸不爲斯世無所用之人與。

玉衡要語

痧分表裏辨

痧之初發。必從外感。感於肌表。人不自知。則入於半表半裏。故胸中作悶。或作嘔吐。而腹痛生焉。此可以刮痧而愈。不愈。用荆芥湯、藿香湯之類。而選用之。

痧感於半表半裏。人不自知。則入於裏。故欲吐不吐。欲瀉不瀉。痧毒衝心。則心胸大痛。痧毒攻腹。則盤腸弔痛。此可以放痧而愈。不愈。用陳皮紫朴湯、棱朮湯之類。而選用之。

痧中於裏。人不自知。則痧氣壅阻。惡毒逆攻心膂。立時發暈。卽欲刮痧。而痧不起。卽欲放痧。而扶之不起。必不得放。卽扶起放之。而發暈之時。氣血不流。放之亦無紫黑毒血流出。卽有些須。亦不能多。略見紫黑血點而已。此痧毒入深。大凶之兆。

斯時病家。求救甚切。方可用藥。余但審脈辨症。的係風寒暑濕。氣血食積痰飲。何因而施治令其甦醒。氣血流動。然後扶起放痧。斷以調治。如不醒。即擇牛黃丸、三香丸、救苦丹之類以救之。如此重症。必須醫者慈心大發。立時連進湯丸。方能有救。遲則必死。

治痧宜看涼熱

痧犯太陽。則頭痛發熱。犯少陽。則耳旁腫脹。寒熱往來。犯陽明則面目如火。但熱而不寒。犯太陰則腹痛。犯厥陰則少腹痛或胸脇痛。犯少陰則腰痛而皆身涼。犯乎肺則咳嗽痰喘微熱。甚則鼻衄。犯乎心則心痛或心脹。其頭額冷汗如珠。而身或熱或涼。犯乎膀胱則小便溺血。甚則身熱。犯乎大腸則痢下膿血。重則嘔吐身熱。犯乎肝則沉重不能轉側。哺熱內熱。甚則吐血。犯乎三焦。則熱毒內攻。上則口渴。下則便結。治痧當辨身涼身熱。蓋身涼者。內熱者。宜攻其裏。表熱者。宜透其肌。

唇舌辨

痧者急症也。若昏迷不醒。口不能言。其心胸煩悶。一種難過之苦。將何以辨之。治宜先觀其唇舌。色黑者凶。色黃者重。色淡紅者。較之略輕。蓋黃色而知內熱。黑色而知熱極。淡紅色雖熱。用藥不可太冷。又要看有胎無胎。其症始有治法矣。

大小便宜通

痧症危急。大便不通。急宜放痧而攻之。小便不通。宜放痧而分利之。

咽喉治法

痧症危急。若犯咽喉。則痰喘如鋸。先放其痧。急用薄荷、鼠粘子、童便、山豆根之類以清之。或兼用冰硼散以吹之。然後餘症俱從緩治。

治痧當絕其根

痧之爲害。治之雖愈。若一有未除。即復肆毒。又偏週身。如在表者已刮。在中者已放。而在內者少有未消。一喫米飲。或熱湯熱酒。痧毒即復由內而攻表。遂偏週身。

如在內者已治。在中者已放。而在表者未刮。即復由外而攻內。若表裏俱盡治矣。而在中者未放。亦復傳偏表裏。如此可畏之極。真生死所關。非雜病所得而比也。故治痧當絕其根。

痧原論

痧症先吐瀉而心腹絞痛者。從穢氣痧發者多。先心腹絞痛而吐瀉者。從暑氣痧發者多。心胸昏悶。痰涎膠結。從傷暑伏熱痧發者多。偏身腫脹。疼痛難忍。四肢不舉。舌強不言。從寒氣冰伏過時。鬱爲火毒而發痧者多。

治痧當分經絡

腰背巔頂連風府脹痛難忍。足太陽膀胱經之痧也。兩目紅赤如桃。脣乾鼻燥。腹中絞痛。足陽明胃經之痧也。脇肋滿脹。痛連兩耳。足少陽膽經之痧也。腹脹板痛。不能屈伸。四肢無力。泄瀉不已。足太陰脾經之痧也。心胸弔痛。身重難移。作腫作脹。足厥陰肝經之痧也。痛連腰腎。小腹脹硬。足少陰腎經之痧也。咳嗽聲啞。氣逆

發嗆。手太陰肺經之痧也。半身疼痛。麻木不仁。左足不能屈伸者。手太陽小腸經之痧也。半身脹痛。俛仰俱廢。右足不能屈伸者。手陽明大腸經之痧也。病重沉沉。昏迷不醒。或狂言亂語。不省人事。手少陰心經之痧也。或醒或寐。或獨語一二句。手厥陰心胞絡之痧也。胸腹熱脹。揭去衣被。乾燥無極。手少陽三焦之痧也。

痧與雜症輕重不同

痧與雜症。往往相兼而發。俱當首重治痧。兼醫雜症。蓋痧症急而雜症緩也。惟胎前產後有痧。當並重處治。蓋胎前宜補。痧症宜消。產後宜溫。痧症宜涼也。故用藥治痧。必須斟酌。

治痧三法

肌膚痧。用油鹽刮之。則痧毒不內攻。血肉痧。看青紫筋刺之。則痧毒有所洩。腸胃脾肝腎三陰經絡痧。治之須辨經絡臟腑。在氣在血。則痧之攻內者。可消可散可驅。而絕其病根也。

痧前禁忌

痧忌熱湯熱酒。粥湯米食諸物。蓋飲熱湯熱酒粥湯。則輕者必重。重者立斃。喫米食諸物。恐結成痧塊。日久變出奇疾。甚難救療。如有幸而食消。不殞命者。不可以此爲例也。

痧後禁忌

痧症略鬆。胸中覺餓。設或驟進飲食。卽復痧脹。立可變重。是必忍耐一二日爲則。乃可萬全。

痧脹凶症

痧有心胸高起。如饅餿者不治。背心一點痛者死。角弓反張者死。腰腎一點痛者死。心胸左右有一點痛者不治。脇肋痛者不治。四肢腫痛者難治。鼻如烟煤者死。舌卷囊縮者死。環口黧黑者死。頭汗如珠。喘而不休者死。昏迷不醒。放痧不出。服

藥不應者死。痧塊大痛。服藥不應者死。

痧爲百病變症

諸凡百病。勢極傷人。然亦有未即臨危。尚可綿延時日。而忽然變病。遂致傾危不治者何也。葢百病之中。有或因病。而感夏月暑熱時行之氣。有或牀笫不潔。穢惡衝人。而兼之平時伏毒深藏。一時痧症均可乘隙竊發。所貴醫者識竅。先治其痧。後理其病。所謂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者。此類是也。

醫家當識痧筋

痧症輕者。脈固如常。重者脈必變異。若醫家但識其脈。不識痧筋。勢必據脈用藥。而脈已多變。則實病變虛。虛病變實。誠不可恃。曷若取脈症不合者。認痧筋有無。有則據痧用藥。無則據脈用藥。乃無差誤。故余謂醫家當識痧筋。

放痧有十

一、在頭頂心百會穴。　一、在印堂。
一、在兩太陽穴。　一、在喉中兩旁。
一、在舌下兩旁。　一、在雙乳。
一、在兩手十指頭。　一、在兩臂灣。
一、在兩足十指頭。　一、在兩腿灣。

凡痧有青筋紫筋。或現於數處。或現於一處。必須用鍼刺之。先去其毒血。然後據痧用藥。治其脾肝腎及腸胃經絡痧。萬不失一。

放痧須放盡

嘗見人犯痧症。延一放痧者放之。以爲放痧之法。止於此矣。不知放痧之人。固有善於彼者。不善於此。亦有善於此者不善於彼。使病家延一放痧之人。略知一二。未識其全。則血肉之痧。有放而未盡者矣。苟醫者不識痧筋。見其痧之已放而孟浪用藥。藥不能治及於血肉之分。或痧症復發。痧毒肆攻。而輕者變重。病家不明其故。歸咎於醫。醫者之名。由茲而損。豈反不爲放痧之人所誤乎。故醫家識痧。必

須令其放盡。

痧有放刮不盡辨

痧毒所發。得善放者放之。未有不可盡。而亦有不盡者何也。蓋痧者熱毒也。或誤飲熱湯。則青筋紫筋反隱而不現。即略現青筋紫筋而放之。其毒血亦不流。併刮痧亦不出。熱湯爲之害也。此當急飲冷水以解之。然後可再放而血流。再刮而痧出。或又有痧毒方發。而爲食物積滯所阻。食積與痧毒。凝結於中。即放之不盡。刮之不出者。食物積滯爲之害也。此當先消食積。而再放刮。或又有痧毒瘀滯。熱極血凝。而瘀血不流。阻於胸腹。故放之刮之。有不盡者。此當先散瘀血。而後放刮。或又痧毒方發。而兼遇惱怒氣逆。怒氣傷肝。則愈作脹。故痧氣益盛。而放刮俱難盡。此又當先用破氣之藥以順之。而再放刮。如此則痧毒皆可漸消也。

用藥不效

凡病用藥得宜。未有不效。而痧症竟有得宜不效者何也。夫痧者熱毒也。熱毒用

藥宜涼不宜溫。宜消不宜補。湯劑入口。必須帶冷。冷則直入腸胃。而肌膚血肉之間。雖有良劑。安能得至乎。此治痧者莫先於刮之放之也。如刮之放之。而肌膚血肉之毒已除。然後將腸胃脾肝腎三陰之毒。用藥以驅之。藥固未有不效者也。然亦有刮之放之而藥有不效者。是非藥不效也。蓋其時雖放而放之或有未盡。雖刮而刮之或有未到。則是肌膚血肉之毒猶在。故即用藥而藥有不效耳。若刮已到。放已盡。而痧症猶在。則是痧毒惟在腸胃脾肝腎三陰經絡。非藥將何以治之乎。

用藥必效

痧症危極。昏迷不醒。即扶之不起。呼之不應。雖欲刮放而不可刮放。乃更有用藥以救之而能必其效者何也。蓋痧症用藥。必須帶冷。冷雖未能即周於肌膚血肉之間。而昏迷不醒。乃痧之熱毒衝於心膈。故心不能自主而昏迷。若藥帶冷。入口即從心膈間順流而下。則熱毒之氣在心膈間者。隨藥而消。故昏者復明。迷者復醒。即有不醒者。乃食積血痰所阻。若能攻而下之。未有不醒者矣。此余治痧。所以

又用藥而必得其效也。

用藥大法

痧氣壅遏。未有不阻塞於中。故作痛作脹。用荆芥、防風之類。從表而散。用青皮、陳皮之類。從中而消。用枳實、大黃之類。從大便而下。用木通、澤瀉之類。從小便而行。用山查、蔔子之類。所以治其食之阻。用金銀花、紅花之類。所以治其血之壅。用檳榔、蓬朮之類。所以治其積之滯也。

痧有實而無虛辨

痧者天地間之厲氣也。入於氣分。則毒中於氣而作腫作脹。入於血分。則毒中於血而爲蓄爲瘀。凡遇食積痰火。氣血卽因之阻滯。結聚而不散。此痧之所以可畏也。故人之壯實者。有痧脹之症。飲熱酒熱湯而變者固然。卽人之虛弱者。有痧脹之症。飲熱酒熱湯而變者。亦無不然。至如人有雜病。兼犯痧症。是爲雜病變端。而亦畏夫熱酒熱湯。人不知覺。遂遭其禍。則是痧之發。又何論人之虛實乎。夫惟人

之實者犯之。固卽以有餘治之。而虛者犯之。亦當以有餘治之。蓋其有餘者非有餘於本原。乃有餘於痧毒也。論者以爲人之實者。固可以有餘治之。而人之虛者。以有餘治之。則益虛其虛矣。而不知非然也。夫人有痧毒。如家之遇賊寇也。人有虛實。如家之有厚薄也。假若賊寇操戈。已入於室內矣。而乃以家之資財之薄也。其賊寇可不驅而出之乎。吾見家有賊寇。必先驅之爲是。人有痧毒。亦無不先驅之爲是也。故痧發不論虛實。驅毒在所當先。溫補必於收後。此痧之所以有實而無虛也。

怪病之謂痧

方書所載。怪病之謂痰。此古人之格言也。是以中風痰厥。昏迷不醒。及流痰腫痛。俱責之痰。然有治痰而痰得其治者。十中一二。有治痰而痰不爲所治者。十有八九。是非痰之不可治也。蓋因其症之凶危。醫者膠於方書之語。咸謂其痰之使然。而中風痰厥昏迷之類。遂有不可名言者矣。若余於中風痰厥昏迷之類。嘗有治痰而得其效矣。詎敢曰一一非痰。然其間因痧而有是症者。雖云今之時氣使然。

何乃十有八九。余切其脈。而不洪滑。即有可疑。或症有口渴身熱。脈變而爲沉遲。或症有不渴身涼。脈變而緊數。此皆脈症不合。須識其痧。一取青紫筋色而辨之。自有確見。若醫者惟執爲痰以治之。便成大害。然則古人所謂怪病之謂痰。痰誠有其病之怪。而余則有見夫怪病之謂痧。而痧之爲怪更有甚於痰也。則是痧之爲害。莫有大於此者。豈可付之不論不議耶。

痧筋不同辨

痧筋有現有微現。有乍隱乍現。有伏而不現。痧筋之現者。毒入於血分者多。乍隱乍現者。毒入於氣分者多。微現者。毒阻於氣分者多。伏而不現者。毒結於血分者多。夫痧筋之現者。人皆知刺而放之矣。其微現者。乃其毒之阻於腸胃。而痧筋不能大顯。故雖刺而無血。即微有血而點滴不流。治療之法。但宜通其腸胃。而痧筋自現。然後俟其痧筋之現。刺而放之。若乃痧筋之乍隱乍現者。人又皆知俟其現而放之矣。至有伏而不現者。雖欲放而無可放。吾觀善放痧之人。亦未有能識其爲痧者。所以痧症之禍。往往人受其害而不覺。若斯者。必從其脈之不合於症而

辨之。必取其所發之病在緩。所見之症候更倏有其甚急者。即病與症之不合。又可辨其爲痧。則痧毒之結聚不散者。自可細詳。治療之法。結於血者散其瘀。結於食者消其食而攻之。結於痰積者治其痰積而驅之。則結散之後。痧筋必然復現。然後刺而放之。其痧可得而理也。如是之痧。亦有可治。若繼余之業者。甚勿以其痧症之凶危。而棄之與。

寒痧辨

痧症之發。未有其寒者矣。而亦有其痧之爲寒。非痧之有真寒也。蓋因世人知痧之熱。而服大寒之飲。以至於是。然寒飲服於犯痧之人。有即愈者。有不即愈者。是何以故。夫犯痧症。必其無食無積無血所阻於中。方可服寒飲而得其效。若一有食積血阻於中。而服大寒之飲。則食不消。積不行。血不散。而痧毒反冰伏凝阻於中。未有得寧者矣。嘗見高巖窮谷之中。山路迢遙。行旅感暑熱之氣。往往有一飲山澗之水而即斃者。是名寒痧。若幸遇放痧之人。乃得以識其痧而救其命。蓋緣痧毒攻心。服寒飲太過。而痧毒遂冰寒凝結於心胸。故有即斃者爾。若一遇放痧

之人。毒血一行。便無凝滯。此人所以得有其命也。今近處往往有犯痧症服冷水不愈者。此類是也。故方書所載。服陰陽之水。而不獨取乎井水者。誠有見於此爾。是以久服涼飲之後。痧有未痊者。又當用微溫之藥以施之。余於是集方中所載三香丸。又有略用附子、乾薑之類。均稍冷飲之。誠爲權宜之善劑與。若其方書所云寒痧。謂當卽以真寒治之而驟多用桂、附、乾薑、吳茱、參、耆之類。此誠有誤。不可服也。

放痧不出治法

痧症危急。莫善於先放其痧。乃今更有放痧而血不流者。雖痧筋隱隱。無可如何。故放痧之人。往往遇此便云凶。若余則不然。是其放痧雖血不流。而亦有可救者。卽至昏迷不醒。勢在臨危。若審其無食積血痰阻滯於中。用寶花散冷服。或陰陽水。或泥漿水。或晚蠶沙水。或細辛水。或白沙糖梅水。擇一方而用之。俟其稍醒然後扶起。再行別法療治。至如有因血瘀而放之不出。用童便、桃仁、紅花之類以救之。有因飯後便犯痧症。多用鹽湯或礬湯冷飲。以吐去新食。食久痧脹。用菌子山

查、麥芽之類以消之。痰積痧阻。用檳榔、大黃之類以驅之。阿魏丸之類以治之。或痰血凝結。昏迷欲死。不省人事。用菜油二兩。麝香一錢。調下立甦。此為良法。如是先去食積血痰之阻滯者。則痧筋自然復現。痧氣自然散行。而後可刮卽刮。可放卽放。當藥卽藥。蓋緣痧症初發。未攻壞臟腑故耳。乃知初起放痧不出凶症。未始不可以挽囘也。醫者甚毋以其放痧不出。昏迷如死。見為凶極而棄之與。

放痧數次不愈

痧症愈則卽愈。不愈須防其有內潰之憂。故治痧之法。刮之放之宜愈。不愈卽當用藥以治之。至若雜症之兼乎痧也。亦宜刮宜放。而急宜用藥以治其痧為要策。當此治痧者。不可一日無治法。亦不可一日無治藥也。乃今有不用藥而惟恃乎放痧。竟有其放痧數次不愈者。或乃曰。彼無昏迷不醒之重症。可無害於事也。不知放痧數次不愈。則必日甚一日。內有伏毒。盤踞臟腑。雖不見有昏迷不醒之事。而痧毒之攻擊於臟腑間者。甚可危也。且放痧何以數次不愈乎。蓋惟人有食積血痰阻滯其毒。故痧雖放而不盡。設有能消除其食積血痰。則痧毒無阻。尚為有不

愈者耶。惟其不用藥。而惟恃乎放痧。故痧毒不盡。勢必攻壞臟腑。醫者愼毋以放痧數次不愈爲輕症而忽視之與。

數犯痧症

痧症有緊有慢。人多不識。幸邇來南方砭刺有人。略曉痧症一二。然亦不克逐症詳明。深可嘆惜。故有云痧當砭刺。刺即救之。有云痧不可刺。刺即多犯。此語一出。遂致誤人不淺。然亦有可辨者。蓋痧症之初犯者。邪氣勝夫元氣。雖人壯實而不免。痧症多犯者。由元氣虛。則易感觸夫邪氣。是以有數患痧症之人。或有十日半月一發。或有一月二月一發。常患痧痛。非刮則放。所以有痧不可刺。刺即多犯之說爾。不知痧之易感。必由於胃氣本虛。遂乃數犯。予嘗用絕痧方充其胃氣。則痧自斷。又用參耆大補之味以實之。痧未有不斷者矣。然必痧症已痊之日。全無些須痧毒。然後可服。以絕其根。否則稍有痧氣未除。此等之藥。斷不可服。恐其中有甘辛溫熱大補之味。反益助其邪毒爾。

痧脹昏迷與雜症不同

雜症若重。或至昏迷。均可以延時日。獨痧症之昏迷。則有不容少待者何也。夫雜症昏迷。不過痰氣血湧。或虛極而發暈已也。故可以延時日。至於痧而昏迷不醒。僅是痧氣衝心。猶有可解。若爲痧毒所攻。則毒氣一衝。勢必攻壞臟腑。未有少延者矣。故痧脹昏迷不醒者。須防立死。其毒血與食積痰氣。必結聚心腹胸膈之間。而經絡不轉。氣血不運。雖欲放而血不流。欲刮而痧不顯。此所以救之者。又必急用藥以治之也。其治之之法。惟視其食積痰血氣阻。及暑熱伏熱穢氣之類。以治之。有食消食。有積消積。若痰血氣阻。即散其痰血氣阻。有暑熱伏熱穢氣所觸。即散其暑熱伏熱穢氣。則胸膈一鬆。昏迷自醒。然後驗其紫筋青筋以刺之。而或刮或藥。惟其症之所發。以施其救人之術與。

痧筋原於血中之毒

夫醫首重望聞。次貴問切。人皆知之矣。至於痧而望聞有所未明。問切有所未盡。醫其可以已乎。吾觀世有暗痧。而人不識。往往多誤。則曷不取痧筋以驗之。蓋針鋒所刺。不過鋒尖微微入肉。有痧毒者。方有紫黑血流。若無痧毒者。其鋒尖雖刺。

點滴全無。故痧有痧筋可辨。亦如別病之有別症可辨也。然則痧筋所現者。其青紫之色。所原者。乃本於血中之有其毒與。夫血中有毒。既無可消。自宜知放。放有不盡。則宜刮宜藥。審寒凉而權輕重。借草木以挽凶危。凡以驅夫痧毒之所留滯者。而救其大命焉爾。奈何有不信痧者。徒受夫痧症之實禍。而甘心於自斃乎。

慢痧必須速治

痧若緊者。只在頃刻。慢者或期至十日半月而死。或期至一月二月而死。甚有期至三四月而死。此誠痧之慢矣。而余謂必須速治者。毋乃憂人之太過乎。而不知其非也。夫痧之致人於死者。雖有如是之久。而其痧毒蔓延於腸胃經絡間者。正多凶險之處。即如痧毒滯結於身之或左或右。或上或下。或裏或中或表。既有若是之滯結者。必不猶然若是之滯結而已也。將且在內者先壞臟腑。在中者先損經絡。在表者先潰肌肉。雖未即斃。而其難治之形。必然先見。若一不治。便成死症。慢痧之可畏也如是。安可以死日之慢。而不速爲之蚤治乎。

痧症治要宜明

痧無食積瘀血而痧氣壅盛者冷服。痧氣壅阻於食積而無血瘀者稍冷服。痧有毒盛而血瘀者微溫服。痧入於氣分而毒壅者宜刮。痧入於血分而毒壅者宜放。痧痛而絞動者。痧毒壅阻於食積之氣分也。痧痛而不移者。痧毒壅於血分而有瘀也。痧發於頭面上部者。痧之毒氣上壅也。痧躔於手足下部者。痧之毒血下注也。痧有上吐下瀉者。痧氣上下衝激也。痧有煩悶氣脹者。痧氣壅塞於心膈也。痧有惡寒發熱者。痧氣遏抑於肌表也。痧有胸膈偏痛者。毒血流滯於經絡也。痧有結滯腸胃者。食積血瘀爲腫爲脹也。痧有吐血便血者。痧血泛溢而憂潰敗也。痧有咳嗽喘急者。痧毒壅於氣分而生痰逆也。痧有立時悶死者。痧之毒血攻心也。痧有手足軟而不能運者。痧入於血分而毒注於下部也。痧有腰脇俱痛者。痧阻於血分而有瘀也。痧有偏痛於半身者。毒注於半身而瘀血也。痧有身重不能轉側者。痧之毒血壅瘀而不能轉運也。痧有變成腫毒潰爛者。毒血凝滯而攻壞肌表也。

治痧須先明百病

痧症不與雜症俱發則已。若與雜症俱發。醫者但能治其痧症。不能治其雜症。假使雜症有害不幾誤人於死者。不在痧症而在雜症乎。夫天下有能治百病。而不能治痧者。余固責其有誤於人矣。茲有犯雜症兼痧之疾。而業醫治痧者。更不能治雜症。獨可無責其有誤人之罪乎。即如人有勞弱本原不足之症。兼犯痧症凶危。延一治痧者治之。聆其言。則云我固善治其痧焉。始則用尅伐之藥以治其痧脹之極。可謂有病則病受之。雖甚尅伐。亦無害於本原矣。迨至痧已散去五六。尚存三四。則用藥之法。雖宜尚重痧症。又當顧慮本原。惟在略用尅伐。而不傷本原者爲是。若一過用尅伐。便傷本原。豈不有誤於不足之症乎。况痧氣散去八九。惟是略存一二。用藥尤宜保護本原。而稍治其痧焉。至於痧患悉平。惟有本原不足。則自應以補益爲先。然後可云能治其病而無誤也。若不先明於本原不足之症。而用藥失宜。投劑無法。則其誤人之罪。其能免乎。即此一端。可例百病。故吾謂治痧須先明百病。

刺腿彎痧筋法

腿彎上下。有細筋。深青色。或紫色。或深紅色者。即是痧筋。刺之方有紫黑毒血。其腿上大筋不可刺。刺亦無毒血。反令人心煩。腿兩邊硬筋上筋不可刺。刺之恐令人筋弔。若臂彎筋色。亦如此辨之。其餘非親見不明白。故不具載。至如頭頂心一針。惟取挑破。略見微血。以洩痧毒之氣而已。不可直刺。其指尖刺之太近指甲。雖無大害。當知令人頭眩。若一應刺法不過針鋒微微入肉。不必深入。

刮痧法

背脊頸骨上下。及胸前脇肋。兩背肩臂痧。用銅錢蘸香油刮之。或用刮舌刡子脚。蘸香油刮之頭額腿上痧。用棉紗線或蔴線蘸香油刮之。大小腹軟肉內痧。用食鹽以手擦之。

用針說

嘗覽古人遺言。東南卑溼之地。利用砭。所謂針刺出毒血。即用砭之道也。但放痧之人。俱用鐵針。輕者一針即愈。重者數刺不痊。蓋因痧毒入深。一經鐵氣。恐不能

解。余惟以銀針刺之。則銀性最良。入肉無毒。以之治至深之痧毒。不尤愈於鐵針乎。此余所以刺痧筋者。獨有取乎銀針也。

痧脹用藥不厭多

凡傷寒雜症。所犯止有一症。用藥不貴乎多。痧症凶暴非常。變幻百出。如犯在氣分。有兼痰兼血。在血分有兼食兼積。或又有兼外感內壅。往往皆然。不可執一。故用藥治之。宜盡慮到。不然一有不及。其禍不測。此所以不厭乎多也。

痧脹宜下辨

傷寒食未化。下之太早。反引寒邪入胃。變而爲熱。熱邪固結所食。不能消化。乃成結胸。若痧脹新食。固宜以吐爲先。至所食既久。驟然痧脹。雖所食消化未盡。下之無害。蓋痧脹非有寒邪入胃。變成熱結之患。但因痧毒在腸胃。則腸胃中肌肉作腫作脹。盤腸絞痛。徧及臟腑。故外宜用刮放。以泄毒於表。內可即下以攻毒於裏。則腫脹自當之以潛消。而食積亦因之以通利。原無結胸之可憂也。然痧脹固非

傷寒熱結者比。但下之必須內兼食積。又宜以漸而進。中病卽止。

痧後治雜症宜知

痧退後竟治雜症。固所宜然。但痧後餘毒。或尙存些須。按脈而脈已不顯。辨症而症已若淸。此時用藥。若卽認爲惟是雜症已爾。僅以治雜症之藥治之。設使稍有相犯。吾恐斯人尙不得保其命也。蓋痧後猶痘後。痘後之症。固不可舍痘餘毒而單治雜症。痧後之症。又豈可舍痧餘毒而單治雜症乎。此治痧後雜症。又不可不深慮。而於雜症劑中。更兼解毒活血。乃能收全功也。

當知不信之誤

凡人有病則宜治。將死則宜救。乃有犯痧不信夫痧者。是其智之所短。卽其數之所盡也。故人有犯乎慢痧。猶可纏綿時月。而病日深。若犯乎緊痧。未有不立時凶危。而入於死。如此不信。眞數盡之人也。卽告之以痧症之禍。而彼仍茫然不覺。雖有熱心。無益於事。故不信之誤。人自當知。嘗見一士不信痧。忽然犯緊痧暗症。咽

喉疼痛。喘急如鋸。發熱沉重。胸中飽悶。吹藥服藥。喉中益痛。痛連耳際。或時在左。或時移右。痰脹昏迷。亡危之極。殆難盡述。幸而審明痧症。急爲放痧。湧出毒血甚多。刮痧偏體。倶有服藥至晚而安。痰脹亦消。喉痛亦止。緣不守痧禁。飲溫酒熱茶。立時復發而終。此眞痧毒之爲害也。嗚呼惜哉。更見同時三女。一犯此症。刮痧而愈。一犯此症。放痧而愈。一犯此症。認爲喉鵝。治之而死。信者如此。不信者如彼。痧其可忽也耶。

玉衡脉法

痧脉十二經辨

脉芤而浮者。肺痧也。脉芤而散者。心痧也。脉弦長而動者。肝痧也。脉芤大而滑實者。脾痧也。脉沉細而動止不勻者。腎痧也。大腸之痧。類於肺而長。小腸之痧。類於心而細。膽之痧。類於肝而數。胃之痧。類於脾而緊。膀胱之痧。類於腎而浮虛。三焦命門之痧。痧脉必怪異。

痧脉外感內傷辨

傷食之痧。脈多戰動。傷血之痧。脈多芤滑。傷暑之痧。脈多洪滑而疾數。傷風之痧。脈多沉微。穢觸之痧。脈多變異不常。傷氣之痧脈多沉伏。或形如雀啄。傷寒痙之痧。脈多沉細。

痧脈要訣

痧症之脈。與諸症之脈不同。如傷寒傷風。自有傷寒傷風之脈。若傷寒傷風。一兼痧症其脈必變。病必凶暴是也。凡遇雜症有痧皆然。

治驗

一、用成屠兄夫人。忽然昏迷沉重。痰涎壅盛。已三日矣。延余往視。診脈洪大無倫。身不發熱。口不乾燥。惟不省人事。余曰。脈症不合。此痧脹也。刮痧稍醒。用沉香鬱金散荊芥湯。加山稜、蓬朮、枳實、紫朴、砂仁微冷飲之。三劑而愈。

一、就雲溪年老一子七歲。發熱五日。狀類傷寒昏迷沉重。服傷寒藥。病勢益甚。將在臨危。其壻吳彩雲延余往視。診其脈形如雀啄。怪脈已現。不可復救。但細按

左關。指下或時厥厥動搖。此暗痧而入不覺也。幸其年幼。可抱而起。視其腿彎。有紫筋三條。刺之血流如注。不愈用阿魏丸、大黃丸。淸茶微冷飲之。又用荆芥湯加山查、蔔子、檳榔、細辛。微冷飲之。連服二頭服。方知人事。次日脈復如常。痧氣退盡。但身熱未痊。乃用傷寒陽明胃經藥二劑而愈。余治痧不及具述。各舉一二爲例。以見痧症不可忽也。

余之痧脈要訣。至矣盡矣。痧症之脈。莫有外於此矣。議者以爲余之秘夫脈。而不盡言其脈之所以然者。正在此也。嗟嗟。人之議余也。以余之論痧脈而脈有未明也。抑思余之刊刻是書也。將以曉天下之人。使天下咸識夫痧症之禍也。豈有所秘而不言者乎。即如傷寒自有傷寒之脈。非虛語也。夫冬月正傷寒。頭疼惡寒。身熱無汗。脈必緊盛。故見夫人迎緊盛之脈。若餘月雖有頭疼惡寒。身熱無汗。總名傷寒。脈未有其人迎緊盛者。此冬月所以有正傷寒之脈也。假若冬月有正傷寒之症。不見有正傷寒緊盛之脈。或變而爲沉遲。或變而爲微細。是脈症之不合也多矣。而又取青筋紫筋之色以辨之。則痧症之發可驗而知也。且如傷寒有兩手無脈曰雙伏。一手無脈曰單伏。必有正汗也。此以汗之將來一時脈伏言之。非云

時時脈伏而有汗也。若所犯傷寒症已如是。而脈之伏也。日日如是。則是脈與脈伏正汗之說不合。獨不可以驗其痧症之因乎。又如傷寒傳經熱症。有云氣口緊盛傷食之驗。若人症犯胸中飽悶。宜乎氣口脈緊盛矣。及按其氣口之脈。不見緊盛。反若空虛。是脈症之不合。更可以驗其痧之發矣。若更取青紫筋色。而辨其的確。以治其痧。尙何疑乎。卽此類推。餘症可以盡知。

痧脈有似陰症辨

痧毒之氣。阻抑於經絡血肉之間。故其脈多沉伏。卽有別病兼痧者亦然。如人有傷寒。脈沉微無力。是直中三陰經之脈也。治以陰症用熱藥。有何疑哉。然嘗見有用之而愈者。有用之而不愈者。用之而愈。則人將曰陰症之藥。在所宜用。用之而不愈。則人又將曰。陰症之藥。不可驟用。此豈其認脈之不真。而治傷寒之有未當與。夫亦惟爲傷寒兼痧。痧脈與陰症脈相似莫辨。故一服溫補熱藥。痧毒變幻而有此悔爾。余嘗臨症治傷寒。按之見有沉微或伏之脈。一似直中三陰經。而其外現症候。稍有不合於三陰經症。便取痧筋而驗之。有則爲痧。無則爲陰。施治之藥。

或涼或熱。萬不失一。且放痧服藥之後。血肉經絡之分。通而無阻。即按其脈。便不
復如前之沉微或伏矣。余然後按脈辨症用藥。以治其傷寒。藥未有不得其效者。
至如雜病兼痧。有沉微或伏之脈。亦以此法驗之。誠至當不易之論也。

痧脈似氣血有餘辨

痧之毒氣。衝激於經絡血肉之分。故其脈多洪數。或沉緊。或大而無倫。或洪實有
力種種不一。若症脈稍有不合。便當審其痧筋有無。有則俟其放痧之後。再診其
脈之來復何如。以斷其病之寒熱虛實施治。若無。即以其脈斷其寒熱虛實用藥。
余嘗治一勞弱吐紅之症。其脈洪實有力。他醫遇此。以爲勞弱吐紅。脈忌洪實兼
之症候凶危。謝事而去。余惟見其病勢之暴而疑之。爰視其腿灣有青筋色。先放
其痧。六脈遂和。症候亦平。又付散痧消食去積之藥。氣血無阻。凶暴潛消。飲食漸
進。後用六味地黃丸。及十全大補湯服之。勞弱不足之症亦愈。蓋因其向來病氣
俱從痧氣而洩。所以一用補藥。遂得全效也。

方書脈句宜參

凡古人載籍所以垂訓者。不知幾經籌畫。幾經筆削。乃註之於書。後人竟以一覽不明。便置之高閣。毋乃有負古聖賢作書者之心乎。余嘗博覽遺言。若其有得於心。固然不忍釋手。卽令有疑於己。亦且數四低徊。然後得一夕豁然洞灼而大悟也。有如方書所載。諸痛脈伏。不可診也之句。余嘗疑之。若以爲治病之道。求所以辨明虛實寒熱之法。斟酌輕重緩急之宜。惟脈是恃。若脈伏旣不可診。醫者將何以斷其病之屬虛屬實屬寒屬熱之所致。而於用藥之際。更有可輕可重當緩當急之定論乎。詎意古人之所以示我者。固有先得我心。而昭然筆之於書也。余是以一再思之。乃知所謂脈伏不可診者。若謂必須求他症以辨之。方有其治法焉爾。故余於諸痛脈伏者。固推而驗於筋之青者紫者。識其爲痧。卽於諸病不痛而脈伏者。亦必推而驗於筋之青者紫者。識其爲痧。蓋緣痧毒氣壅血阻於經絡間。故脈有伏而不現爾。若以針刺之。血流而氣亦洩。毒始無所壅阻。而脈乃復其常爾。至於痧之重者。傷在腸胃三陰。針刺有所不到。血流有所不盡。余惟從夫食積血痰所阻之毒以治之。脈且隨藥而復。則病有未愈者。始可憑脈以用其藥。然後思古人之所謂不可診者。信乎諸痛脈伏之不可診也。古人之詔我者。誠有所見

也哉。

脈貴審於幾先

痧之重者。形之於脈。前言已概之矣。至如雜病兼痧。始發甚微。疑似莫辨。所謂審脈之道。則又吾筆所難書。吾言所難罄。惟在醫者臨症之際。神明其意於切脈之中。斬截其痧於方發之始。蓋痧之慢者。詎云日久必壞臟腑。損經絡。潰肌表乎。即其輕而又輕者。雖不至驟傷其命。而於雜病之中一有兼痧。不能審治。其病將纏綿難愈。即愈亦必數數復發。疾苦相連。此痧之所以可畏。當預審之於幾先也。

痧脈決生死法

脈微細者生。脈實大急數者重。脈洪大無倫者凶。一部無脈者輕。一手無脈者重。兩手無脈者死。六脈無根。放痧服藥不應者不治。諸怪脈現。放痧服藥不應者死。

此下細述發蒙論所不盡。凡屬暗痧之類。人多不識。誤中其禍。故悉列之於前。庶令人一開帙而注目焉。下卷痧症。人所易明。故姑置之於後。

暗痧辨

心中悶悶不已。欲食不食。行坐如常。卽飲溫熱。不見凶處。更無心腹腰背疼痛之苦。但漸漸憔悴日甚一日。若不知治。亦成大害。此痧之慢而輕者也。放之卽愈。亦有頭痛發熱。心中作脹。類於傷寒。亦有寒熱往來。似瘧非瘧。悶悶不已。亦有咳嗽煩悶。有似傷風。亦有頭面腫脹。兩目如火。亦有四肢紅腫。身體重滯。不能轉側。此痧之慢而重者也。誤喫熱湯熱酒熱物。遂乃沉重。或昏迷不醒。或痰喘氣急。狂亂見凶。如遇是症。必先審脈辨症的確。果係何因。在表者刮。在中者放。在裏者或丸或散或煎劑。必須連進數服。俟其少安。漸爲調理。

治驗

一、余三嬸毋寡居。四月間忽然昏迷沉重。不省人事。顏色俱變。漸漸黑色。二弟驤武、次衡延他醫治之。莫識其病。適余至視疾。診之左脈洪大。右脈沉微。余曰此暗痧也。審其腿彎。有青筋三條。刺之紫黑血流如注不醒。刮痧亦不醒。用沉香

鬱金散加砂仁。併荆芥湯。稍冷服之不醒。次日用寶花散、薄荷湯加大黃丸。微冷服亦不醒。至五日復刮痧用三香散加砂仁湯溫下而後醒。漸調理乃痊。

一、余友朱其章一老僕。六月發熱沉重。昏迷不醒。黑胎芒刺。舌短狂罵不避親疎。其章延余往視。診其脈六部俱伏。余曰。此痧之重極者也。彼親中者厲姓善放痧。使二人極力扶起。從腿灣有青筋處刺之。但微有紫黑血點而已。痧血不流。將入死地。余用寶花散。蒺藜散、稍冷湯飲之。又用紫蘇厚朴湯微冷服。次日痧退少甦。但身重如石。不能轉側。舌上黑胎芒刺不退。用紅花湯合清涼至寶飲治之。以漸而愈。

一、麓庵朱兄一婢十二歲。六日不食。頭面微腫。余適與于茂生至麓庵宅。即令婢出診脈。蕒立一消食方。余曰。脈微面腫。殆其痧乎。刺腿灣上一針。紫黑血流。不愈。用寶花散稍冷湯飲之。一服而痊。

傷寒兼痧

凡傷寒頭痛。寒熱諸症。或當暑天。或觸穢氣。或疫癘所感。忽犯痧脹。是惟認脈看

筋辨之。先治其痧。痧退之後。乃治傷寒。若誤飲熱湯熱藥。慢者猶可。緊者立時見凶。

治驗

一、余甥坦卜文木長子十二歲。頭痛身熱無汗。他醫皆治其傷寒不應。余診之。六脈微緩。乃知其傷寒兼痧者也。刺腿灣青筋三條。紫黑毒血湧出甚多。不愈。用防風勝金湯。稍冷服。二劑痧退。服小柴胡湯而痊。

一、車姓者。五月傷寒十四日。忽爾發昏沉重。臥不能轉。延余診之。余曰。此傷寒犯痧。若不先治其痧。余不敢任。不信。延他醫治之。益昏迷不醒。復求余。余曰。痧氣衝心。故昏迷。痧毒入於血分、經絡間。故病不能轉側。若先治痧。尚有瘳日。即求余治。先放痧不愈。用寶花散、圓紅散。及防風勝金湯。俱微冷服。痧退後。治傷寒而痊。

一、余次女。四月間頭痛發熱。屬傷寒太陽經症。用羌活冲和湯加減治之。稍愈。至第四日。原照傷寒治之不應。更面赤身熱。心胸悶悶不已。六脈洪大無倫。余曰。

此傷寒兼犯痧症。當看痧筋刺之。余女不信。至晚疾益甚。始欲放痧。在左腿灣下。刺青筋一針。流紫黑毒血。餘更有細青筋不甚現。是緣不信。多纏綿一日。痧筋氣壅阻。故痧筋有隱隱者爾。服必勝湯三頭服。稍覺身鬆。未愈。次日指上痧筋復現。刺血九針。服藥未愈。俟至夜。右腿灣復現青筋二條。刺出毒血。服圓紅散乃少安。後又驟進飲食。復發熱面赤。用山查、蔔子、柴胡、陳皮之類。飲之不應。脈仍洪大無倫。此因痧毒復發而然。刺兩足十指青筋。去其毒血。用必勝湯稍冷服。二劑未已。偶飲稍溫茶。立刻狂言。此痧未盡散。因溫飲而復發也。用冷井水二碗飲之。更冷服藥五劑。然後痧氣乃清。但病久身虛發暈。服參湯而甦。後用十全大補湯加減治之。調理二月而痊。

痧症類傷寒

傷寒集中。僅有四症類傷寒。至於痧症類傷寒。較之四症尤爲凶暴。而傷寒書內。從未載及。故醫者不識。夫傷寒頭痛惡寒發熱。屬足太陽膀胱經。風寒宜表。是寒從肌表而入。故宜發散爲先。若痧症頭痛。是痧毒之氣上攻頭面三陽。不因外感

熱氣。其惡寒發熱。雖在肌表。是時行之氣所感。由呼吸而入。搏激於肌表之中。作爲毒熱。內熱則外寒故亦惡寒。治宜先刺巔頂。放痧以洩其毒。用藥惟在透竅解毒順氣爲主。若誤認傷寒足太陽膀胱經症。用羌活、麻黃發表太甚。反助痧毒火邪益張其燄。勢必惡毒攻衝。作腫作脹。立時見凶。故痧症與傷寒。其頭痛惡寒發熱雖同。治之當異。要知痧症宜清涼。則痧毒可內解。傷寒宜辛散。則寒氣可外舒。固不可以治痧症者治傷寒。更不可以治傷寒者治痧症也。

治驗

一、林管家長子。六月發熱五日。昏迷不醒。余診之。病似傷寒。而脈沉微無力。實非傷寒症也。閱腿灣下痧筋。放紫黑毒血三針。指頭九針。不愈。用阿魏丸併大黃丸。涼茶飲之。昏迷遂醒。越兩日身涼乃痊。

一、車文顯次子。惡寒發熱十二日。昏迷沉重。不省人事。適余至鄉。延余診之。見其面色紅黑。十指頭俱青黑色。六脈洪數。皆曰新婚燕爾。症必屬陰。余曰非也。若以陰治。一用溫補熱藥。殆迫其死矣。夫脈洪數者。痧毒搏激於經絡也。十指青

黑者。痧之毒血流注也。面色紅黑者。痧毒升發於頭面三陽也。及視腿灣。痧筋若隱若現。放之微有紫黑血點而已。其父素知痧患。便云此眞痧也。奈前因暗痧莫識。數飲熱湯。毒血凝聚於內。放之不出。將何以救之。余用寶花散、晚蠶沙湯冷飲之漸醒。痧筋復現於左腿灣二條。刺出紫黑毒血如注。乃不復如前之昏迷矣。但發熱身重。不能轉側。肩背多痛。用大劑桃仁、蘇木、烏藥、香附、白蒺藜末、澤蘭、獨活、山查、微溫服之。漸能轉運。猶身熱不凉。大便不速。用萄子、麥芽、枳實、大黃、紫朴、桃仁溫服。便通熱減。後調補三月而痊。

一、方居安內室。正月頭痛。惡寒發熱。心胸煩悶。口渴咽乾。頭汗如雨。痰喘面黑。十指頭俱有黑色。已五日矣。延余診之。氣口脈虛。時或歇指。左手三部。洪數無倫。余曰。非痧而有是脈。恐不能生矣。因看痧筋。幸其弟善放痧。見有靑筋曰此眞痧也。刺頂心一針。左臂灣一針。右腿灣一針。毒血已去。不愈。余想其飯後起病。卽以礬湯稍冷多服。吐去宿食。煩悶痰喘頭汗俱除。餘症未愈。次日其弟復爲放痧。飲以陰陽水一碗。亦未愈。余用柴胡、山查、連翹、紅花、萄子、枳實、荊芥、花粉加酒製大黃二錢。俟微冷服二劑。大便通而安。迨後十餘日。腹中大痛口吐涎

沫。此又因穢氣所觸而復痧也。令其刮痧少安。用藿香正氣湯。稍冷服之。腹痛頓止。後用補中益氣湯、十全大補湯。調理如舊。

一、甄復先惡寒發熱。嘔噦心煩。服他藥昏迷不醒。或謂陰虛而然。余診之。六脈沉微。手足大熱。唇舌鮮紅。身體重痛。余曰。痧毒衝心。入於血分。瘀滯故爾。不信。連易三醫。莫任。復求余治。呼之不應。扶之不起。用晚蠶沙煎湯。微冷服。次以寶花散、煎砂仁湯。微冷送下。稍醒。然後扶起。放痧數十針。未愈。用桃仁、延胡索、蘇木、烏藥、紅花、香附、山查一劑。始能轉側。後服小柴胡湯。寒熱俱除。調補兩月而痊。

痧類瘧疾

痧有寒熱往來。類乎瘧疾。或昏迷沉重。或狂言亂語。或痰喘不休。或心胸煩悶。叫喊不止。或嘔噦吐痰。睡卧不安。或大小便結。舌黑生芒。如此重極。脈必變異。不與瘧同。宜細辨之。

治驗

一、沈日嵩。七月間日晡寒熱。昏沉脹悶。大便不通。舌焦胎厚。延余治瘧。左脈浮大而虛。右脈沉細而濇。愚意瘧疾見凶脈。不應虛且濇。視其乳下有青筋。刺出紫黑毒血二針。令其刮痧不愈。用散痧消毒活血之劑。加大黃三錢。稍冷服之。大便通。諸症退。惟寒熱未已。用小柴胡湯治之。後用四君子調治而痊。

瘧疾兼痧

瘧疾臥床。往往有因暑熱相侵。心中迷悶。或時疫之氣相感。兼犯乎痧。瘧因痧變。勢所必至。不可漫以為瘧而忽視之也。瘧之為害。尚可延久。痧之為害。必至傷人。即令痧之輕者。苟不知治。纏擾於身。不克驟愈。雖或幸愈。數復難痊。自非先治其痧。決難全愈。兼痧之禍。可勝道哉。

治驗

一、錢拱宸內室患瘧。發熱不涼。痰嗽煩悶。口渴不食。余診之。氣口脈虛。左三部微濇而數。此兼痧之症也。令其放痧。用散痧順氣活血解毒藥不愈。次日又放痧。

脈始弦數。又如前劑服之。不復煩悶矣。後用柴胡雙解飲。三劑瘧愈。止用消痰順氣藥。加童便。飲五劑。痰嗽俱痊。

一、余三子。五月間患瘧凶暴。左脈沉微。右手脈伏。驗有腿灣手臂青筋。刺出紫黑毒血。稍覺胸中爽快。用寶花散。沉香丸。稍冷服之。遂用大黃丸併服。可扶而起。次日復傷食。又患兼痧。凶暴益甚。更放痧。凶暴始減。用散痧消食順氣解毒藥。五劑稍安。後又傷食發熱。用山查、蔔子、青皮、陳皮、紫朴、白芥子。四劑。大便不通。加枳實、大黃。便通熱減。惟病久虛極。時覺眩暈心跳。夜睡不寧。用棗仁、茯神、人參、黃耆、熟地。加熟附子一二片煎服。夜睡神安。調補四月而痊。

一、沈恆生內室。六月間瘧疾。日晡寒熱。已八日。忽壯熱不已。昏沉不醒。延余診之。左脈弦數不勻。右脈虛而沉濇。余曰。左不勻。右虛濇。非瘧脈也。殆其爲瘧之變症。非痧而何。刺左臂青筋一針。紫黑毒血。流出如花。不愈。服荆芥湯加藿香、蔔子、紫朴、檳榔。併化毒丹。微冷飲之。稍醒。次日復刺指頭紫黑血三針。用荆芥湯。加枳實、大黃。微冷飲之。熱退後。用三香散。運動其氣。調理一月而痊。

痧脹玉衡

清　檇李　郭志邃右陶著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中

各痧證狀

偏身腫脹痧

痧者。暑熱時疫惡毒之氣。攻於裏則爲痰喘。爲血瘀。昏迷沉重。不省人事。若元氣壯實。內不受邪。不入於裏。卽散其毒於肌膚血肉之表。爲腫爲脹。若誤飲熱湯熱酒。便成大害。此痧之暗者。宜從脈異處辨之。

治驗

一、翰黃聞兄一婢。久生瘡。患腹大如瞰。手足俱腫。延余診之。左脈微數。右脈或時

歇指。余思瘡毒入內。作腫作脹。其脈必然洪數有力。方見脈症相對。乃可治其瘡毒。今左脈微數。右脈歇指。脈症不合。必慢痧爲患也。視其腿灣。果有痧筋青色。刺五針。紫黑毒血流之如注。未愈。又刺指頭毒血二十針。用寶花散。併付桃仁紅花湯入服。服後腫脹俱消如舊。

一、翰黃聞兄長女手足俱腫。將逮於腹。延余診之。六脈弦細沉遲。知其爲慢痧之變症也。云宜先放其痧。緣畏刺不放。余辭不用藥。恐藥氣稍冷。不能治及於血肉之分也。越六日。腫脹益甚。復延余治。令其僕婦爲主女放痧三十餘針。紫黑毒血已出。用寶花散稍冷服之。併用散痧解毒消瘀順氣之劑治之。以其痧久綿延。難於速效。計服二十四劑。方得腫脹俱消。安平如舊。

一、賈峰青偏身腫脹。服藥不應。延余治之。余見心口將平。臍有青筋。余曰危哉。診脈無根。殆不可療。然視其指上腿灣青筋交現。刺出毒血甚多。彼又謂痧症不當服藥。遂已。後至二月餘。終成真臌而死。惜哉。

一、余隣許姓者。有子四歲。頭面胸腹手足偏身俱腫脹紅色。頭汗如珠不絕。求余診視。兩關兩尺皆洪大滑實。兩寸厥厥動搖。此傷食之痧。感於脾經。故偏身肌

內腫脹。及看其痧筋不現。刮痧不起。此因誤飲熱湯。痧氣內攻。壅塞衝心。故徧身作腫作脹。惟衝心心臟不受其害。故上干頭面化而爲汗。出之如珠。皆心液也。用紫朴湯加大黃丸。微冷飲之。脹消汗止而愈。

悶痧

痧毒衝心。發暈悶。倒地一似中暑中風。人不知覺。卽時而斃。此痧之急者。如略有甦醒。扶起放痧。不愈。審脈服藥施治。如發暈不醒。扶之不能起。必須審脈辨症的確。果係何因。先用藥數劑灌醒。然後扶起放痧。漸爲調治。

治驗

一、汪君美內室。六月間發暈昏迷。延余診之。兩寸乩而散。餘脈如常。但重按之時見歇指。此暑熱穢氣觸犯心經之痧也。扶之不起。先用寶花散、薄荷湯。併藿香湯冷服。稍醒扶起。刺出毒血三針。不愈。用沉香阿魏丸、薄荷湯。微冷飲之漸安。後用四物湯調理而愈。

落弓痧

倏忽昏迷不醒。或痰喘不已。眼目上吊。形如小兒落弓之症。此暗痧難識。必須審脈辨症。的是痧毒。看其身體涼熱。脣舌潤燥何如。然後治之。

治驗

一、盛洪烈子。九月間發熱口渴。昏悶不醒。兩目上翻。延余診視。六脈微細而伏。先用寶花散。加砂仁湯。冷下而甦。扶起放痧十二針。去紫黑毒血。用救苦丹。併細辛大黃丸。加砂仁湯稍冷下。又用防風散痧湯。加金銀花、丹參、山查、蔔子而痊。

一、陳公玉。八月間時常身熱。口中微渴。煎滚茶飲之。倏然沉重。昏迷不醒。余診之。左尺沉細。動止不勻。右寸脈浮而芤。此腎虛而痧犯之。腎水之痧。逆行於母肺金。故痰氣壅盛。而發暈也。用獨活紅花湯。入貝母、牛膝同煎。加童便。更進圓紅散而醒。然後扶起放痧。二日後。痧氣清。用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丸。調理而痊。

噤口痧

默默不語。語亦無聲。形如啞子。此乃痧氣壅盛。熱痰上升。阻逆氣管。故咽喉閉塞而然。治宜先放其痧。審其肺腎脾三經之脈爲要。然後推詳餘經之脈。則知病之所本矣。

治驗

一、吳子瑞一女。十一月間忽然痧脹。心中煩悶。昏沉不語。子瑞善放痧。稍醒悟。更終日無聲。余診之。左關有力。右脈沉伏。傷氣之痧也。此女日爲後母所詈。故有此變。用陳香圓一丸。煎湯微冷飲之。稍有聲焉。未愈。次日左脈弦長而動。余曰。怒氣傷肝。痧氣猶阻於肝經之故。刺腿灣紫筋三針。血流如注。又刺頂心臂指二十餘針。乃用三香散、陳皮厚朴湯加延胡索、香附。微溫飲之。乃痊。

角弓痧

心胸脹極。痧毒內攻。故頭項向上。形如角弓反張。是臟腑已壞。死症也。不可以治。

撲鵝痧

痰涎壅盛。氣急發喘。喉聲如鋸。痛若喉鵝。但喉鵝之症。喉內腫脹。若痧則有如喉鵝之痛。而無喉鵝之腫脹。又形若急喉風。但喉風之症痛而不移。若痧則痛無一定。且痧有痧筋。喉鵝無痧筋。此可辨也。

治驗

一、施三先痰氣壅盛。吹弔痰藥。益凶暴痛極。余診之。脈多怪異。此三焦命門之痧也。閱臂指筋。刺十一針。腿灣青筋刺三針。出紫黑毒血甚多。不愈。用沉香鬱金散。救苦丹。清茶冷飲之。外吹冰硼散。又用荊芥銀花湯。微冷飲之。三劑而痊。

一、周龍生喉痛之極。痰涎壅盛。延余。余曰痧也。不信。飲熱湯。至夕而殂。

傷風咳嗽痧

痧從時氣所感。因而咳嗽。肺經受傷。不可以傷風治之。蓋傷風以疏風爲主。若痧則純乎疏風。非其所宜。當刮痧爲先。宜清喉順氣。涼肺散痧爲主。若專重疏風。縱非緊痧急症。亦必咳嗽日甚。纏綿不已。勞嗽等症。由此而成。愼之愼之。

治驗

一、徐茂公傷風咳嗽。日晡微寒發熱。余診之。右寸脈浮而芤。餘脈虛而無力。時氣所感。肺經之痧也。其弟爲之放痧刮痧稍可。不服藥。至十餘日。咳嗽不止。余用射干兔苓湯。加前胡山豆根。稍冷飲之。漸愈。

痘前痧脹

痘本先天。因時而發。必由外感。至如痧者。亦時疫之氣所感。作脹作痛。而胎元之毒。因之俱發。凡痘未見點之前痧脹。必心胸煩悶。痰涎壅塞。甚至昏迷沉重。不省人事。此其候也。其小兒滑疾之脈。類於痧症。厥厥動搖之脈。雖若疑似難明。然痧有痧筋可辨。宜先刺出毒血。而後用藥清理之。則痧自退。痘自起矣。若痘點既形。觸穢痘隱者。諸痘科自悉。不贅。

治驗

一、夏子亮幼子。五月發熱。痰喘氣急。四肢戰動。兩目無神。不省人事。口熱如爐。面有隱隱紅紫細點。延余看痘。閱其腿灣。有紫筋兩條。余曰。兩目無神。四肢戰動。痘之候也。隱隱微點。痘之形也。口熱如爐。紅紫之色。熱之盛也。但是痰喘氣急。有腿灣紫筋兩條。必痘因痧脹而發。治宜先放其痧。後發其痘。則痘自起。用針刺出毒血。隨用荆芥、連翹、防風、紅花、青皮、桔梗、枳殼、山查、莔子一劑。稍冷飲之。其痘卽發。至十二朝乃痊。

痘後痧脹

痘後中氣多虛。有感必傷。尤宜防護。嘗有小兒痘後收靨脫痂。安然無事。一遇暑熱所侵。或穢惡所觸。卽成痧脹。往往有忽然生變。人多認爲惡痘所致。卽痘科任事者。亦以爲然。竟不知其痧之爲害。有如斯也。

治驗

一、胡丹扆子七歲。八月出痘。脫痂光潔。飲食如常。行步如舊。迨二十五朝。忽然叫

喊不已。發暈欲歎。皆以爲惡痘餘毒使然。求余治之。左右手六部俱微細而伏。余思惡痘餘毒兆變。脈當沉緊有力。今微細而伏若此。脈症不合。視其痧筋。歷歷可指。刺出紫黑毒血不愈。用荆芥銀花湯合和脾宣化飲。稍冷飲之。即甦。後小腹痛。變爲痢疾。用當歸五錢。山查一錢。熟大黄五分。加童便微溫飲之。稍安。後獨用當歸山查四劑而痊。

一、張可久女十五歲。痘後三十二朝。忽然發暈沉重。不能轉側。延余診治。右脈微細。左脈洪大。時一歇指。視其指頭黑色。青筋歷歷。刺出毒血不愈。用降香桃花散。合枳實大黄湯。稍冷飲之。不愈。用三香丸。微溫服而痊。後傷食爲穢氣所觸。腹痛刮痧。服稜朮湯加明礬二分。微冷飲之而安。

胎前產後痧

孕婦之痧。最易傷胎。產後之痧。須防惡阻。較之平人更甚。常急爲救療。庶於痧毒未攻壞臟腑之時。可以施治。若屬暗痧。發於此時。胎前痧脈。涸於有孕。產後痧脈。雜於惡阻。又無心腹痛據。痧從暗發。須當究其症候。察其聲色。看有痧筋。急宜刺

破。肌膚痧擁。尤重油鹽。至若痧毒橫行。肆攻臟腑。莫可挽囘。愼毋草草以誤人也。

治驗

一、逍方亨內室。懷娠六月。寒熱交作。煩悶不安。延余時。痧在始發。脈固未現。初不覺其爲痧。用藥不應。忽爾昏沉。次日余診。左手脈伏。面目微黑。乃識其痧。刺腿灣青筋六針。出毒血少愈。用桑寄生、紅花、香附、益母草、荆芥、細辛、菌子、神麯、冲砂仁末。微冷服而安。後用小柴胡湯退熱。又參、苓、歸、地。健脾養血乃痊。

胎前痧痛論

胎前痧痛。毒氣攻胎。尙懼胎孕絞動。傷胎殞命。況痧有毒血攻衝。胎孕嬌嫩。決難安靜。至如安胎。用白朮、當歸、茯苓之類。痧所大禁。若一誤用。立時痧脹凶危。其痧脹所宜。惟是破血破氣之劑。又胎孕所忌。愚嘗斟酌其間。若刮痧放痧不愈。必欲活血解毒。用金銀花、丹參、益母草、紅花、桑寄生。消瘀而不損胎元。順氣用香附、陳皮、紫朴、砂仁、爲藥。行氣而不傷胎氣。散痧用荆芥、防風、獨活、細辛。透竅而不動胎

孕。消食積用山查、蔔子、神麯、麥芽。寬中而不伐胎性。採擇於中。最爲穩當。然痧毒勢盛。此等之藥。難於速效。或權用一二味尅伐。又恐於胎有害。此予所以反復而不敢輕任也。

産後痧痛論

産後用藥。必須溫煖。痧脹用藥。惟重清涼。此症屬相火。處治之方。毋執産後一於溫煖。亦毋執痧脹一於清涼也。愚嘗遇此等症。竊以爲消瘀破血之藥雖同。其餘有不可通用者。是以製就一方。爲臨症之法。散痧用獨活、細辛。破血用桃仁、紅花。順氣用香附、白藥、陳皮。解毒用金銀花、紫花地丁。消食用山查、蔔子、神麯、麥芽。如産後利。用薑灰、肉桂以溫血。痧症所大禁。痧症利用荊芥、防風以散痧。連翹、薄荷以清熱。産後所不宜。況痧症脹極。尤重大黃、枳實、檳榔。以通其積滯。而産後之藥。更不可不禁。恐用此傷産後之氣分也。且産婦服藥宜溫。痧症服藥宜冷。若痧而用溫。脹者益脹。産而用冷。瘀者益瘀。故予臨症。惟取微溫之氣。則既無害産後。而亦無助痧禍。若痧更凶極。微溫之氣難於制治。加童便以清熱消瘀。産後痧症。俱

得其宜矣。

治驗

一、顧月溪內室。產後三日。腹中絞痛。脹大如皷。惡露不通。延余診之。余思產婦腹痛。當在小腹。大腹脹痛。亦僅微疼。今產婦大腹絞痛異常。非產婦本症。及按脈洪數有力。余曰。此產後兼痧脹也。當取痧筋驗之。不信。漫服產後藥。益覺昏迷不醒。復求余治。勢已危極。痧筋不現。先取童便一杯飲之。少甦。閱十指筋刺出紫黑毒血二十一針。然後扶起放腿灣痧六針。絞痛稍定。用獨活紅花湯微溫服之。迨痧毒消盡。脹痛盡止。惡露俱通。後調補乃痊。

一、蔣南軒內室。產後八日。惡露去血過多。忽惡寒發熱。胸中脹悶垂危。延余。脈洪大無倫。余思惡露不盡猶可。今惡露去盡。何以驟得此脈。因語之曰。脈甚凶。若兼痧可救。南軒善放痧。信余言。入視痧筋紫紅色者二條。放毒血。余復診之。不復洪大。又刺指臂出紫黑毒血三十餘針。用獨活、細辛、柴胡、金銀花、丹參、益母草、牛膝、石斛、為藥、山查、陳皮。四劑。微溫服之。寒熱脹悶俱除。後調補而愈。

一、單公廉內室。產後六日。遍體疼痛。寒猶如瘧。昏悶異常延余。六脉時有歇指。閱左中指。右無名指。微帶黑色。乃知兼痧之症。刺指上紫黑毒血七針。臂上毒血一針。舌底下紫黑毒血一針。昏悶疼痛稍緩。用獨活、桃仁、蘇木、香附、童便、薑黃、山查、微溫服二劑。疼痛昏悶俱除。但寒熱未緩。用金銀花、丹參、益母草、艾葉、柴胡、獨活、薑灰、牛膝、山查。溫服四劑。寒熱乃瘳。調補月餘而健。

倒經痧

經行之際。適遇痧發。經阻逆行。或鼻紅。或吐紅。肚腹腫脹。臥牀不能轉側者是也。肚腹不痛。亦爲暗痧。若痧毒攻壞臟腑者。不治。

治驗

一、沈弘先內人。經期發熱。鼻血如注。昏迷沉重。肚腹作脹。延余診之。脉伏。余曰。兼痧而經逆者也。弘先善放痧。刺腿灣二針。出紫黑毒血不愈。余用桃仁、紅花、獨活、細辛、山查、香附、青皮。加童便飲之。經行調理而愈。

痧熱（頭汗痧狂譫語附）

痧氣壅盛。發爲熱症。或熱而不涼。或日晡發熱。或潮熱往來。皆痧毒之氣。阻而不通。搏激肌表。發而爲熱。不識者認爲外感傳經熱症。發汗溫飲。卽慢痧遲緩。勢必痧氣益盛。變出頭汗發狂。種種重症。不知外感之脈淨數而緊。熱症之脈洪數有力。痧症之脈終有不同。或有可疑。須看痧筋有無。辨之卽明。

治驗

一、沈懷先夏月日晚發熱。五日不涼。諸藥不效。反益昏悶煩躁。余診之。右三部及左關俱微細無力。余見其病氣有餘。脈反若不足。知非真不足。乃痧脈之變者也。先令刮背上痧。又於十指臂彎刺出紫黑毒血三十餘針。不愈。用冷茶送寶花散二服。又以陳皮厚朴湯主之。倍加玄胡索、香附。煎湯稍冷服。四劑而痊。

一、邵洪玉內室。日晡發熱。頭汗如雨。延余。六脈震動不常。故知其痧。刺出十指紫黑毒血二十針。不愈。煎紫朴湯稍冷服三劑。痧氣已盡。用大黃三錢。枳實、陳皮、

厚朴各一錢。煎湯溫飲。下其結糞。熱退身凉。後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六味地黃丸。調理而痊。

一、褚元龍夏月潮熱往來。已六日矣。服他藥熱極不凉。發狂讝語。延余。左脈俱微。右脈俱洪大。非痧脈不若是之異也。視其乳下青筋二條。刺出紫黑毒血不愈。用桃仁、澤蘭等分煎湯平服。神清始定。日漸調理。半月而痊。

痧煩痧睡

痧氣衝於心胸。故心煩或嗜睡。此等之痧。俱屬慢痧之類。輕而且淺。人多誤以心煩嗜睡治之。日甚一日。倘日服熱酒熱湯熱物。雖非驟然緊急。勢必日漸凶險。故併錄之以示戒。

治驗

一、王培元適會於其弟宋臣書室。云及心煩之甚。已非一日。將服他藥。余診之。脈症不合。止不服。閱腿灣痧筋。刺而放之。不藥而痊。此等痧甚多。姑記一以爲例。

一、余弟驤武。每心煩嗜睡。自識其痧。便欲刮放。不藥而痊。此由中氣虛。故易感痧患。雖輕之至。不足具述。然亦痧之一症也。姑錄之以廣其說。

老弱兼痧

先有痰火咳嗽之疾。忽爾喘急痰涎。喉聲如鋸。或頭汗如油。喘而不休。心胸煩悶。莫可名狀。雖云痰火危篤。往往有之。然亦有兼感時氣。或穢氣所觸。驟然勢盛者。凡治必宜細細察脈按症。先清其痧。次治其痰。然後漸補氣血。則標本兼得其理矣。

治驗

一、汪子建母。七旬有餘。素犯痰火老弱之症。忽痰涎壅盛。喘急不休。喉聲如鋸。延余診視。六脈不匀。有如雀啄。雖老弱痰火之脈。嘗有歇指。亦不足怪。然視其驟然作變。病必有異。余曰。此兼痧症。尚可治也。閱其左腿灣下有青筋二條。刺之紫黑血流如注。先用散痧消食豁痰順氣之劑。併進牛黃抱龍丸。病勢漸安。後

惟補其氣血乃痊。

一、感君和母五十歲。痰火多年。忽面赤頭汗。遍身俱腫。喘急煩悶倍常。延余診視。余思老年痰火固所宜然。何面赤頭汗偏身俱腫之驟也。及按其脈。又與症相合。不可據以爲痧。然恐痧之爲禍不小。若竟以老弱痰火治之。終覺疑而不安。細視其十指。有細紅絲筋。歷歷可驗。則其痧之爲老弱變症也明矣。先治其痧。刺指頭二十餘針。去其毒血。次用稍冷湯服寶花散。面赤頭汗身腫俱除。喘急亦漸和緩。唯是老弱痰火。爲終身之疾。

瘡症兼痧

瘡痛者。心火血熱所致。故火盛而膿腫作痛。然膿瘡雖痛。必漸漸而極。非若兼痧之驟。故凡瘡瘍兼痧。其腫痛必多可畏處。況瘡瘍脈多洪數。兼痧脈固不同。其筋色又有可驗也。

治驗

一、潘子亮女十八歲。患瘡已半載。忽一日飲酒後。膿瘡大盛。或以其酒助血熱。且食雞鵝發毒之味。膿瘡腫痛。由斯而極。治以涼血活血解毒托裏之劑。更覺昏迷飽悶。延余治之。脈不洪數而反沉微。余曰脈不對症。必痧使然。刺出指頭毒血。又刺頭項心一針。神情方始清爽。但胸中飽悶。用順氣散痧消毒之味四劑。微冷飲之。兼外搽合掌丸。飽悶膿瘡俱愈。

弱症兼痧

先有勞弱不足之症。或吐血時發。或微微乾嗽。兩顴脣口鮮紅。或骨蒸發熱不已。一觸犯時氣傳染。或穢惡之氣相犯。必兼痧脹。或多痰喘。或咽喉如鯁。或心腹脹悶。煩躁發熱。較之平時不足之症。益覺沉重。此宜以痧爲主治之。令痧毒退盡。方可治其本症。不然勞弱未見凶危。痧禍已在目前矣。

治驗

一、婦人吐血乾嗽。晝涼夜熱已久。忽午後發熱異常。腫悶沉重。他醫以爲怒氣血

虛。用養血化痰順氣之劑。病勢益盛。昏迷痰喘。不省人事。延余。左關微緩無力。右關似緊非緊。餘脈應指不勻。余思怒氣塡胸。左關必須有力。平時勞弱。脈亦自宜弦數。內有鬱血。上中二部。亦當見芤。何脈不對症若是。看其左腿灣有紫筋數條。歷歷可指。其爲兼痧之症明矣。故昏迷痰喘。先刺其痧筋。出其毒血。倍用寶花散清茶微冷飲之。方得神情清爽。不復痰喘昏迷。脹悶沉重之勢。但勞弱由於本原不足。綿延未愈。

痧變勞瘵

痧症有惡飲熱湯者。有反喜飲熱湯者。惟其喜飲熱湯。痧症益莫能識。慢痧所以變成勞瘵也。原其痧毒之始。入於氣分。令人喘嗽吐痰。發熱聲啞。蓋火毒傷肺。肺爲嬌臟。若不知治。變成百日緊勞。輕者數年難愈。卒至危亡。痧毒之始。入於血分。重者兆變在卽。輕者歲月延捱。若乃毒瘀胃口。必須去盡而愈。毒瘀肝經。損壞內潰。吐血數發。勢極多危。毒瘀心胞絡。更加凶險。不待時日。毒瘀腎經。腰脊疼痛。嗽痰咯血。日甚一日。不可得痊。凡痧毒遺患。總成勞瘵。治須識之於始。凡臟腑之病俱可痧治

莫咎其終。若一潰損臟腑便屬不治

治驗

一、王君瑞內室。咳嗽吐痰發熱。左背疼痛。已年餘矣。延余診之。六脈浮緊洪數。脈症不合。又無痧筋。但用刮痧痛減。服散痧清熱消痰順氣。四劑而愈。

一、楊音節痧脹不服藥。惟放痧三次。胃脘間成一大塊。咳嗽吐痰。發熱不食。日漸尫瘦。延余診之。右關脈芤而緊。餘脈俱數。余曰。內有瘀血。必吐出而可解。用桃仁、蘇木、澤蘭、白蒺藜、香附、為藥酒煎服之。吐紫黑血碗許。更用活血引下之劑。加童便酒服之而愈。

一、左元峰痧脹。放痧三次。不服藥。痧根不絕。變成勞瘵。咳嗽咯血。音啞發喘。骨瘦如柴。脈洪大無倫。余辭不治。又二月而終。

臌脹兼痧

先有臌脹。而痧氣乘之。臌脹益甚。在臌脹不可先醫。在痧氣自宜早治。

治驗

一、江雲甫肚腹脹急如臌。臍突筋青。心口將平。余診之。知爲血臌之症。其指頭黑色。此臌症之所無也。視指上有青筋。兼痧無疑。刺二十餘針。又刺臂灣腿灣青筋五針。俱去其毒血略鬆。用蒺藜散微溫飲之。臍下青筋漸退。後用臌症之藥導去惡水。日服治臌香圓丸。二月餘。臌症盡平。永不復發。

痧變臌脹

痧者毒也。慢痧之毒。遷延時日。留滯肌膚、腸胃血肉之中。若不早治。卽成真臌。

治驗

一、嚴天玉次子。氣急作脹。胸腹飽悶。臍下有青筋突起。心口將平。此慢痧成臌也。刺腿灣青筋六針。出紫黑毒血甚多。又刺指頭。出毒血二十四針。臍上青筋卽淡色。腹內覺鬆。用寶花散微冷服。腹脹漸消。其後不復用藥施治。但恐其根未

除。日後復發。姑誌之以例其餘。

半身不遂痧

心主血。痧毒入於血分。故易攻心。此痧症所以發昏也。若痧之慢者。衝激遲緩。未逆於心。留滯經絡。或在於右。或在於左。爲半身疼痛。或麻痺不仁。如此半身不遂。總因痧毒之遺害也。治之者見有痧筋。急宜刺破。然後用藥以散其毒。活血以消其瘀。則痧根既拔。其症漸痊。若不知治。綿延日久。痧毒益深。勢不可遏。當又有變症。難愈矣。

治驗

一、章道庵屢患吐血。發熱不涼。左半身疼痛不已。行步艱難。延余診視。初不覺其爲痧也。細思脈症不合之處。檢其痧筋刺之。用桃仁、澤蘭、獨活、爲藥。煎二劑。微溫服。吐血疼痛俱愈。永不復發。

一、盛成年朝涼夜熱。氣急半年。服藥不應。反加右半身疼痛。不能俛仰。咳嗽吐痰。

飲食減少。成勞弱不足之症。棹舟迎余。脉不見弦數而微細。時有歇指。脉症不合。閲其痧筋。刺二十餘針。用薑黃、旋覆花、丹參、橘紅、赤芍、玄胡索、澤蘭、山查、角刺、穿山甲。二劑微温服。疼痛吐痰俱除。後朝用六味地黃丸。夕用補中益氣湯。朝涼夜熱俱愈。

內傷兼痧

人有內傷。詎無外感。外感之症。不獨風寒。即夏月暑熱之氣。時疫傳染之氣。穢惡觸犯之氣。一受於身。亦如外感。然則內傷者本病。外感者標病。故傷寒集中有內傷外感之症。此之集中有內傷兼痧之症。治法主意。先辨痧症治其標。後審內傷治其本。

治驗

一、曹洪宇子之外戚。爭奪家產。涉訟公庭。有老婦造其家。互相爭毆。發熱沉重。咳嗽吐痰。胸中脹悶。諸親戚惟恐斃於曹姓室中。延醫靑來王兄。更邀余往視。靑

來幾不敢任。余憐憫此婦不治。人命重情。彼此俱敗。若一救之。不特活婦一命。亦且保全兩家。是亦大德。余爲診之。知其內傷兼痧症也。刺痧筋二十餘針。付寶花散微溫服之。脹悶稍鬆。爰定一方。卽於青來箱中取藥。用桃仁、赤芍、澤蘭、玄胡索、紅花、陳皮、烏藥、獨活。治其內傷。服後。下黑糞瘀血。俱消。諸症俱愈。但其舊有不足之症。非參不可。後青來用參耆大補。乃健而歸。

紫疱痧

痧症不內攻則外潰。余於發蒙論中。已略陳其概矣。無如痧症變異。更有難盡述者。卽若爲腫爲毒之外。又有發爲紫血疱者。此眞痧之異者也。余故記之。以例其餘。

治驗

一、余隣許秀芝女。嫁爲養媳婦。手足下半身俱腫。大腹亦脹。發出兩腿足紫血疱。如圓眼大。密難數記。皆云此爛瘋之症。服藥益甚。秀芝憐惜其女。載與俱歸。求

余治。視疱多可畏。及見有痧筋。發現於腿灣。方知。痧者。猶樹之根。疱者。猶樹之葉也。遂爲放痧三針。又刺指頭痧二十一針。盡去其毒血。復診其脈。六部俱和。殆其痧毒之氣已散。但存肌表紫疱而已。用蘇木、紅花、澤蘭、桃仁爲藥。桔梗、川芎、牛膝。二劑温服。凡紫血疱盡收靨結痂而愈。

痰喘氣急痧

先有痰喘氣急。而痧脹因之。先治其痧。後治其痰氣。無令痧爲本病之助。先有痧脹。而痰喘氣急因之。但治其痧。而痰喘氣急自愈。若痧有寒熱不清。痰喘氣急者。兼和解。痧有有熱無寒。痰喘氣急者。兼清熱。痧有食結不化。痰、喘氣急者。兼消食順氣。痧有大便不通。小便不利。痰喘氣急者。急攻其裏。痧有痢下膿血。或赤或白。痰喘氣急者。急攻其積。痧有瘀血凝滯。小便利。大便黑。痰喘氣急者。急消其瘀。痧有嘔吐紫黑血或鮮血。痰喘氣急者。當慮痧毒攻壞臟腑。不痛者可治。痛而不已者難治。服藥不應者死。

治驗

一、祖南軒四月。發熱頭痛。脹悶昏迷。痰喘氣急。延余。六脈無根。余曰。脈法六脈無根者死。若爲痧脹而然。則有救。其家善放痧。因閱痧筋放之。不愈。余用沉香鬱金散、圓紅散。稍冷服。又用化毒丹一服。昏迷即醒。脹悶痰喘氣急俱平。更用防風散痧湯。加青皮、連翹、山查、蔔子、熟大黃一錢。服之。發熱頭痛俱已。六脈如舊。

一、費道元內室。痰喘氣急。脹悶不已。延余。左三部脈浮緊而數。右三部脈如無。余曰。痧脹暗發也。其兄善放痧。刺乳下出紫黑毒血二針如注。六脈復舊。余用和脾宣化飲二服。稍冷飲之。痰喘氣急脹悶俱痊。

一、錢公肅子二月晚間。痰喘氣急。發熱身重。腹中絞痛。延余。脈沉微。刮痧放痧不愈。用蘿香湯稍冷服之。又用棱朮湯。加大黃五分。微溫服之。諸病俱痊。

痧瘋

瘋者天地間厲氣所感。發而爲瘋。蓋惡毒之氣。蹷於血肉。散於肌表。留於經絡。以成瘋症。最惡候也。若痧者亦時行惡毒之氣。變爲大瘋。尙何疑乎。余昔在秦溪嘗見一人犯大麻瘋症。眉髮俱脫。面目頹敗。手足踡攣。遇一老者爲之放痧三次。曰

此痧瘋也。傳汝一方。金銀花六錢。黃芩一錢五分。皂角刺一錢。赤芍二錢。紅花二錢。牛膝三錢。苦參四錢。生地二錢。水煎日服。日漸而痊。若余於此症。固未嘗治及。不敢虛載治驗。適余經見老者所治有然。故附錄之。以見痧症之亦有是變焉。

痧重

痧症始發勢雖凶暴。未必身重。若飲熱湯熱酒。痧毒即阻塞於經絡血肉之間。徧身重痛。不能轉側。放痧之後。治宜消瘀解毒爲先。初見易治。久則難治。放痧服藥不效者死。

治驗

一、邵光先十二月。腹中微痛。嘔噦酸水。以爲胸中受寒。服薑湯一碗。徧身大痛。腹脹身重。不能轉側。迎余。右脈俱伏。放痧。用當歸枳殼湯。稍冷飲之。又用桃仁紅花湯。微溫服。次日痧毒之氣漸減。又放痧。服如前藥而愈。

一、莫乘雲次子。頭痛發熱。胸中脹悶。飲熱湯一碗。徧身疼痛。不能轉側。臥床不起。

服汗藥益昏沉。延余。右寸氣口脈虛。左寸微細。關洪緊有力。知其痧也。刺指頭出毒血九針少愈。用消瘀活血解毒藥三劑而痊。

眼目痧

痧者火毒也。若犯痧症。適與心主之火相合。故痧毒逆衝。最要防攻心之患。令少陰心君不受邪。逆犯厥陰肝毋。故兩目紅腫如桃。甚則眼珠突出。最爲凶險。然他症患目惟在於目。若因痧爲患。必然先覺心中煩悶。而目疾因之。苟不知蚤治。則痧毒已竄陽位。其火勢之炎熱。輕則壞目。重則殞命。治宜先刺巔頂百會穴以洩毒氣。當放者放。當刮者刮。用清火活血順氣之劑。加牛膝、石斛以引火歸原。誠爲良法。

治驗

一、江道誠患心中煩熱頭眩。忽兩目紅腫大痛。飲熱茶熱酒。眼珠掛出。左目尤甚。至晚即昏沉發暈。延余診視。左脈微細無根。痧毒之爲害也。放痧不愈。用金銀

花、茜草、連翹、黑山梔、枳殼、丹皮、赤芍、牛膝、石斛、草决明。加童便。微冷飲之。眼珠始收。調理而愈。

瘟痧

寒氣鬱伏於肌膚血肉之間。至春而發。變爲瘟症。是名瘟症。又暑熱傷感。凝滯於肌膚血肉之中。至秋而發。亦名瘟痧。但春瘟痧毒受病者少。不相傳染。時或有之。秋瘟痧毒受病者多。老幼相傳。甚至一家數人犯痧。或一方數人犯痧。其發也必惡寒發熱。或腹痛。或不腹痛。似瘧非瘧。或氣急發喘。頭面腫脹。胸腹飽悶。或變下痢膿血。輕者牽連歲月。重者危急一時。治宜放痧消食積爲主。俟痧毒已泄。然後和解清理。除其寒熱。健脾養血。補其中虛。

治驗

一、洪公震九月惡寒發熱。吐痰咳嗽。胸中煩悶。口渴舌胎。延余診之。左脈時有歇指。右脈沉而有力。刺痧筋毒血不流。後臥床不醒。益覺沉重。此誤飲熱湯爲害

也。用陰陽水一碗。加明礬二分飲之。又用消食去積之藥。加熟大黃一錢。微冷飲之。少愈。次日痧筋復現。刺臂彎一針。十指二十二針。去毒血。用活血解毒藥。諸症漸鬆。調理而痊。

一、公震內室。同時惡寒發熱。頭面腫脹。心胸煩悶。似大頭瘟。診之六脈俱伏。此瘟痧也。放痧不愈。先飲微冷礬湯。次用透竅消毒下氣之劑。加牛膝三錢同煎。微冷飲之。二服全愈。

一、公震次子十月寒熱如瘧。心腹絞痛。吐嘔不已。六脈沉緊。亦瘟痧爲害也。用沉香阿魏丸。清茶微冷下。併和脾宣化飲。入大黃一錢。同煎微冷飲之。次日再服如前而愈。

頭眩偏痛痧

痧氣慢者。上升於三陽頭面。常覺頭眩內熱。或半邊頭痛。心煩不安。宜刮痧。不愈。用清涼之劑治之。

治驗

一、鍾仲宣數數頭眩。日漸益甚。或時右偏頭痛。脈症不合。刮痧不藥而痊。

一、潘尙峰苦頭眩。或左偏頭痛。服他藥不應。延余。脈微。與症不合。放痧不愈。用清熱下氣之劑而痊。

流火流痰痧

痧毒傳變。不待時日。朝發於足而足腫痛。夕流於手而手腫痛。朝發於肌膚而肌膚紅腫。夕入於裏而痰喘不休。此等之痧。乍隱乍現。乍來乍去。按之脈而痧脈或不現。最難識認。如痧毒所流及之處。熱者似流火而非流火。腫者似流痰而非流痰。或痛極難忍。或痒痛不已。又痧之變者也。欲知此痧。須看病勢凶暴。不比流痰流火之輕緩者。驗之於痧筋發現。刺之無疑。然後憑脈所犯風寒暑濕。及食積痰血氣限。分治之。斯能有效。如或不覺。便成死症。

治驗

一、張宏原內室。日間左足小腿紅腫大痛。暮卽腹痛而足痛止。次日左足小腿。又

復紅腫大痛。而腹痛又止。來去不常。痛無一定。延余診之。六脈如常而微數。此平人之脈也。難據爲痧。但症異凶暴。須看痧筋發現。便有實據。可從痧而理也。扶看腿彎有青筋三條刺之。紫黑毒血流出甚多。反加痰喘。此放痧有未盡故也。用荆芥金銀花湯。加上貝母二錢。微冷服。二劑少愈。次日左足腿彎下。又現痧筋一條。刺去毒血。併刺巔頂一針。服前湯加牛膝三錢。二劑痧退。服紅花湯。半月腫痛俱痊。

一、葛隆生次子。清晨臂上紅腫大痛。次日變爲足腿上紅腫大痛。乍來乍去。隆生以爲流火使然。延余診其脈。厥厥動搖。數而又疾。余曰。脈異於常。而症多變。殆其痧與。不信。服熱湯。二日而殂。

一、奚敬峰晚間右大腿紅腫。痛方已。喉旁發腫而痛。延余。脈不見異。初不覺其爲痧也。只見時症犯此者多。細看兩臂痧筋。刺出毒血如注。診氣口脈洪實。用紫朴湯。倍山查、蔔子。加大黃一錢。微冷飲之。食消便下而安。

咳嗽嘔噦痧

痧毒之氣。上凌肺金。故氣逆發嗆而咳嗽。痰涎上湧。或嘔噦惡心。或面目浮腫。或心胸煩悶。此熱毒入於氣分。痧筋往往不現。治以刮痧爲主。間有入於血分者。必有痧筋。然後刺之。臨症用藥。宜理痧毒爲主。若以傷風咳嗽治之則誤矣。

治驗

一、俞仲嘉長女。五月發熱咳嗽。嘔吐痰涎。胸中脹悶。面目浮腫。延他醫服傷風痰嗽之藥四劑。心中益脹悶。遂止不藥。將及一月。余偶過求余診之。右寸脈虛。知其爲痧之變症也。刮痧訖。用防風散痧湯加貝母、薄荷、童便。微冷飲之。即痊。

一、王惟誠咳嗽。發嗆不絕聲。面目俱腫。嘔痰不已。更吐鮮血。延余治之。六脈弦緊且數。此痧毒之氣。搏激於筋脈間。故見脈乃爾。刺指頭。出毒血三針。今多爲刮痧。用寶花散。加童便微冷服。又用圓紅散。微溫服而痊。

霍亂痧

痛而不吐瀉者名乾霍亂。毒入血分。宜放痧。新食宜吐。久食宜消。食消下結內攻。

痛而吐瀉者。毒入氣分。宜刮痧。不愈。視有痧筋則放。宜調其陰陽之氣爲主。須知腸胃食積。宜驅不宜止。止則益痛。若吐瀉而後痛者此因瀉糞穢氣所觸。治宜略用藿香。冷飲正氣。然必須除食積血滯。或消或攻或活血。山藥、茯苓。不可亂施。燥濕之劑。俱在所禁。溫煖之藥。未可亂投。

治驗

一、沈篆玉九月間乾霍亂。腹中盤腸大痛。放痧三十餘針。又王君先爲之刮痧不愈。余用寶花散加大黃丸。清茶稍冷。飲之而痊。

一、彭君明晚間腹中大痛。吐瀉數十次。痛益甚。延余診之。左脈芤而滑。右脈弦細而濇。此宿食已從吐瀉而盡。乃毒入血分。血瘀作痛也。放痧不愈。用獨活紅花湯、圓紅散。微溫飲之。吐瀉腹痛少愈。次日服前藥。吐瀉腹痛俱已。

一、童敬橋內室。吐瀉腹痛。自刮痧服陰陽水。痛益甚。余用三香丸。微冷飲之而安。

絞痛痧

心腹如絞大痛。或如板硬。或如繩縛。或如筋弔。或如錐觸。或如刀割。痛極難忍。輕者亦微微絞痛。脹悶非常。放痧可愈。若不愈。必審脈症何因。辨暑穢食積痰血所阻。施治須連進數服。俟其少安。方可漸爲調理。此症世多放痧數次不愈。聽命於天。不肯服藥。遂至痧毒攻壞臟腑。惟死而已。惜哉。

治驗

一、廉齋朱先生夫人。夏月痧痛危急。刮痧放痧不愈。更易三醫。莫敢任事。舉家無措。宋臣王兄邀余往視。六脈微伏。治之未愈。其晚絞痛如前。明晨賢郎宗伊兄復邀余。右手脈伏。更放痧三十二針。兼刮痧訖。用寶花散、沉香丸。清茶稍冷飲之。併用散痧解毒活血順氣之劑。親友尙恐無救。留余俟飯後。坦君雲夏王兄曰。睡矣何如。余曰。睡則神情已定。氣血漸和。殆將安。越翼日乃瘳。

一、賈公清作瀉腹痛如繩絞。延余。脈洪大數實。放痧不愈。用爲藥順氣湯。加大黃下積而痊。

一、故友麓庵朱兄夫人。公範母也。口吐痰涎。腹中絞痛。醫治沉逆。六日不愈。延余

診之。左脈微伏。余曰痧也令刮之少安。用藥不服。次日復昏沉大痛。舉家驚惶。親戚塡門。復延余。刺左中指一針。出毒血。兼令刮痧不愈。用降香桃花散冲砂仁湯。微冷送下。併用防風散痧湯。加山豆根、茜草、丹參、金銀花、山查、萄子。稍冷服而安。

一、何君雅子正月盤腸絞痛。延余。脈伏。令刮痧。用沉香鬱金散、稜朮湯。冷飮之稍愈。黃昏時復絞痛非常叫喊不已。復邀余。用細辛大黃丸。清茶微冷飮之又用紫朴湯而痊

脇痛痧

痧症不忌食物。痧毒裹食結成痧塊。於脇而痛。其痧塊變症甚多。故爲難治。且治痧惟在初發。痧不識或飮熱湯。毒血凝結。卽慢痧不至脹急傷人。亦成脇痛。瘀之日久。勢必難散。

治驗

一、朱子佩夫人。身熱吐痰。脇痛。飲圓湯。益喘嘔不已。延余。左脈洪數。右脈似伏。余曰痧也。子佩刺其腿彎痧筋。二針不愈。服童便。喘嘔稍減。余用阿魏丸、大黃丸。白湯微冷下。身熱吐痰俱已。又用必勝湯微冷下。三服而痊。

一、王養初子佩母舅也。吐痰脇痛。誤吃圓肉。放痧數次。日久不愈。延余診之。余辭不治。以痧毒裹圓。結成痧塊。不可解耳。況日久攻壞臟腑。雖藥無益。後易數醫變喉旁發腫而歿。

痧痢

夏傷於暑。秋必瘧痢。痢疾初發。必先泄瀉。腸胃泄瀉。必致空虛。內虛則易感觸穢惡之氣。即成痧痛。或天氣炎熱。時行疫癘。感動腸胃。因積而發。亦致痧痛。夫痢不兼痧。積去之後。便可得痊。即甚凶極。藥無不效。若一兼痧。勢必絞痛異常。止治其痢。用藥無效。或變痢如猪肝色。或變痢如屋漏水。或變痢惟血紅水。或變噤口不食。嘔噦凶危。或變休息久痢。歲月綿延。常苦痢患。余惟先治其痧。兼治其積。則痧消而積易去。積去而痧可清。凡遇痢疾。如此治之。無不奏功。誠爲良法

治驗

一、曾奉先七月間發熱。下痢血水。日百餘次。肛門急迫。腹痛異常。嘔噦不食。延余治之。六脈遲數不常。或時歇指。此痧痢也。刮痧放痧訖。痛乃減半。用沉香阿魏丸。砂仁湯稍冷飲之。用當歸、山查、紅花、枳實、赤芍、澤蘭、青皮、蔔子、檳榔各一錢。熟大黃五分。加童便一鍾。稍冷飲二服。痢下赤白甚多。諸症俱愈。

一、余弟驤武下赤白痢。日數十餘次。腹中大痛。大便窘迫。余診之六脈微細。放痧二十針。又刮痧不愈。用寶花散、沉香阿魏丸。稍冷湯飲之。腹痛漸寧。用當歸、山查、陳皮、檳榔、紅花、烏藥各一錢。熟大黃八分。加童便飲之。赤白俱下。痛亦漸安。後用當歸一兩。山查二錢。服之赤白痢全愈。

一、奚仲嘉內室。腹中絞痛。喘急氣逆。余診六脈無根。此痧脈也。放痧不愈。用沉香阿魏丸。砂仁煎湯。稍冷飲之。痛遂止。次日小腹痛。頻下痢赤白。用當歸、金銀花、青皮、陳皮、烏藥、山查、蔔子。加童便稍冷飲之漸稀。用當歸一兩。服四劑而愈。

一、吳瑞雲發熱。脹悶沉重。放痧後。痢下紫血。他醫以痧氣已清。但治其痢。勢在危

篤。舉家驚惶。延余。六脈洪大不勻。此痧氣未清。痧毒尚盛也。令刮痧訖。用當歸枳殼湯入童便冷飲之。次以蘇木、紅花、五靈脂、茜草、烏藥、香附、當歸、赤芍。以導其瘀。乃安。後發餘毒於肛門邊。出膿而愈。

蛔結痧

痧毒攻胃。故蛔死入於大腸。與宿糞相結。腹中大痛。是爲蛔結。

治驗

一、朱子佩女。痧發痛極。頭汗如雨。延余診之。脈芤而洪實。放痧不出。刮痧不起。用細辛大黃丸。微冷服。又用荆芥銀花湯。稍冷服。又三日。痧筋乃現。放之服藥如前。腹痛不止。至十數日。日日用藥加大黃。大便下死蛔三條。結糞亦下。痛尤不止。又現痧筋。放之。服前藥乃愈。

頭痛痧

痧毒中於臟腑之氣。閉塞不通。上攻三陽巔頂。故痛入腦髓。發暈沉重。不省人事。名真頭痛。朝發夕死。夕發旦死。急刺破巔頂。出毒血以泄其氣。藥惟破其毒氣清其臟腑爲主。痧毒中於臟腑之血。壅瘀不流。上衝三陽頭面肌肉。故肌肉腫脹。目閉耳塞。心胸煩悶。急刺破巔頂及諸青筋。出毒血。藥宜清其血分。破其壅阻爲要。

治驗

一、張顯如頭痛。發暈沉重。六脈俱伏。刺巔頂一針。餘痧筋俱刺。少甦復診其脈。沉實而上魚際。用清氣化痰飲冷飲而安。

一、汪路真內室頭面紅腫。發熱頭痛。心胸迷悶。診脈芤而疾。刺左腿彎三針。血流如注。冷服紅花膏子半盃。用蒲黃飲三劑而痊。

心痛痧

痧毒衝心。屬之於氣。則時痛時止。痰涎壅盛。昏迷煩悶。此其候也。治宜刺手臂。服順氣之劑爲主。痧毒攻心。屬之於血。則大痛不已。昏沉不醒。此其候也。治宜刺腿

灣。服活血之劑爲主。遲則難救。

治驗

一、鄭延旦次子。心中暴痛。口吐痰涎。迷悶不能出聲。延余。兩寸沉而伏。關尺洪而緊。刺痧筋二十針。用烏藥順氣湯冷飲四劑而安。

一、嚴瑞宇三女。飯時心中暴痛。昏沉不醒。日暮延余。六脈已絕。辭之。次日而殂。

腰痛痧

痧毒入腎。則腰痛不能俛仰。若誤飲熱湯熱酒。必然煩躁昏迷。手足搐搦。舌短耳聾。垂斃而已。

治驗

一、黃敬宇內室。腰中大痛。強硬如板。誤飲熱酒。發熱煩躁。昏沉痰湧。延余。左尺虛微。右尺洪實。脈兼歇指。痧中於腎也。刺腿灣痧筋。僅有紫黑血點。不流。用降香

桃花散。微冷服。痧筋腿灣復現。刺二針。血流如注。又服二散。痧退痛減。調理而痊。

一、伍恆生子腰痛。放痧四次不痊。沉重大痛。連及胸脇。延余。左手無脈。辭之。六日而殂。

小腹痛痧

痧毒入大小腸。則小腹大痛不止。形如板錐。絞絞不已。治之須分左右二股。屈伸為驗。

治驗

一、盛成均子。小腹大痛。每每左臥。左足不能屈伸。太陽小腸經痧也。痧筋不現。用木通湯微冷服四劑。方見左腿灣痧筋。刺出紫黑毒血二針。用紅花湯冷下。痧退。後調理而愈。

一、沛季廉小腹大痛。每每右臥。右足不能屈伸。陽明大腸經痧也。刺腿灣青筋四

針。毒血成流。不愈。用枳實大黃湯。冷服。半夜痧退少安。後調理而愈。

一、鍾孟芳小腹大痛。放痧三次不愈。延余治之。脈數而疾。余曰。痧毒已攻壞臟腑矣。辭之。半月而亡。

痧塊

痧毒留於氣分。成氣痞痛。留於血分。成血塊痛。壅於食積阻滯。成食積塊痛。蓋因刮痧放痧稍愈。痧毒未盡。不用藥以消之之故。施治之法。在氣分者。用沉香、砂仁之類治之。在血分者。用桃仁、紅花之類治之。食積阻滯者。用蔔子、檳榔之類治之。或氣血二分俱有餘毒者。當兼治之。若更兼食積所阻。有餘毒者。當併合治之。

治驗

一、王介甫內室。腹痛放痧二次。忽左脇有塊。屢痛不止。坐臥不安。延余。脈芤而沉微。此毒留滯不行之故。用蘇木散。併三香散合桃仁紅花湯。微溫服。塊消痛減而痊。

一、陳奉山。腹中絞痛。放痧三次。變右脇下塊。大痛不止。臥不能起。延余。脈沉實而弦緊。此食積爲患。用阿魏丸。併稜朮湯加牛膝。治之而痊。

一、夏少溪內室。腹痛放痧稍愈。左脇下變成塊痛。口吐痰涎。臥床不起。延余。脈沉而微滑。用沉香阿魏丸。加貝母、白芥子。治之而痊。

一、張弘先痧脹。變爲胸前左乳之上有一點痛。辭之。半年後。吐血而殂。

痧變吐血鼻衄便紅

痧毒衝心則昏迷。痧毒衝肺則氣喘痰壅。甚則鼻衄。痧毒入肝則胸脇疼痛。不能轉動。甚則血湧。由吐而出。痧毒流於大腸則大便血。流於膀胱。則小便血。治宜先清其痧毒之氣。順其所出之路。則氣自順而血自寧矣。若不知治。緊則變在頃刻。遲則變成勞弱。或時時便血溺血。難愈。

治驗

一、孫盛元痧脹。放痧不服藥。變筋骨疼痛。十日後吐血甚多。疼痛不愈。延余。診其

脈芤。此痧氣已退。尚存瘀血。用桃仁、紅花活血之劑。四服而痊。

一、潘國安痧脹鼻衄。是痧氣由衄而泄。用清涼至寶飲而痊。

一、周瑞亭子六歲。痧痛大便紅。延余。令放痧。服散痧消瘀活血之劑而痊。

一、何君叔女痧痛溺血甚多。延余。令放痧不愈。用荊芥薄荷湯。加益母、金銀花、牛膝、連翹。治之而痊。

吐蛔瀉蛔痧

痧毒入胃。胃必熱脹。熱脹之極。蛔不能存。因而上湧。乘吐而出。或蛔結腹痛。不大便。或蛔入大腸。由大便而出。與傷寒吐蛔。伏陰在內者不同。治宜清其痧脹爲主。

治驗

一、蔣公尙次女。發熱心痛。口多痰涎。吐蛔二條。延余。右關沉細而疾。餘脈洪數。刮痧刺腿灣一針。微有紫黑血點。服連翹薄荷飲三劑。痧退。服小柴胡湯。身涼而愈。

一、沈存原痧脹。吐不止。延余脈洪而緊。刮痧訖。用藥加熟大黃一錢。微冷飲之。吐止脹消。後二日復痧脹。吐蛔一條。脈復洪緊。更用熟大黃一錢。微冷飲之。痧退而安。

一、湯仲文腹脹大痛。延余診之。脈散亂無根。此蛔結也。痧實始之。放痧後。用散痧去毒之劑。加大黃二錢。微冷飲之。大便下死蛔二條。併宿糞而愈。

痧變腫毒

痧毒不盡。留滯肌肉腠理之間。卽成腫毒。宜先放痧。用散痧解毒之藥。以除其根。然後審其毒之所發。照十二經絡臟腑分陰陽寒熱處治。輕則消之。重則托之。虛則補之。實則瀉之。若紅腫甚者屬陽。用忍冬解毒湯。加引經藥以治之。白色不紅。平腫不易起發者。屬陰。用參歸化毒湯。加引經藥以托之。毒有半陰半陽。用活絡透毒飲。加引經藥透之。穿破之後。皆用神仙太乙膏貼之。若腫毒無膿。止有毒水流出。或膿少血多。用飛龍奪命丹研碎些須。塡太乙膏中。拔去毒水血膿。後單用太乙膏貼之。毒口難收。用紅肉散摻之。肉黑者。用代刀散以棉花絮微摻之。卽變

紅色。貼膏自愈。

治驗

一、姜雲衢徧身疼痛。背發一毒。黑爛痛苦。求余視。診之。脈沉微。指頭黑色。而惡熱飲。此痧變惡毒用冷圍藥而成背疽也。令去其圍藥。放痧訖。俟痧氣已絕。用參、耆、薑、桂、熟附子温托之。外敷以代刀散。黑變紅色。貼太乙膏而痊。

一、蘇成中長子。暑月吐瀉。腹中絞痛。刮痧痛止。兩臂紅腫且痒。求余一方。用香薷飲一劑而痊。

一、葛弘先內室痧痛。不吐不瀉。盤腸絞絞。疼痛難忍。放痧後。頭項生毒。出膿而愈。

一、趙公琰寒熱頭眩。心胸煩悶。刮痧而愈。肛門邊發餘毒出膿成漏。爲終身之疾。

痧脹玉衡

卷下

清　檇李　郭志邃右陶著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玉衡備用要方

防風散痧湯　痧有因於風者。此方主之。

防風　陳皮　細辛　金銀花
荆芥　枳殼等分

頭面腫。加薄荷、甘菊。腹脹。加大腹皮、厚朴。手足腫。加葳靈仙、牛膝。倍金銀花。內熱加連翹、知母。痰多。加貝母、瓜蔞仁。寒熱。加柴胡、獨活。吐不止。加童便。小腹脹痛。加青皮。血滯。加茜草、丹參。咽喉腫。加山豆根、射干。食積腹痛。加山查、蔔子。心痛加玄胡索、蓬朮。赤白痢。加檳榔。口渴。加花

粉。面黑。血瘀也。加蘇木、紅花。　放痧不出。倍細辛、蘇木、桃仁、荊芥。　穢觸。加藿香、薄荷。

水二鍾。煎七分。稍冷服。

荊芥湯　痧有鬱氣不通者。此方主之。

荊芥　防風各一錢　川芎三分　陳皮

青皮　連翹各八分

食不消。加山查、蔔子。　心煩熱。去川芎。加黑山梔。　有積。加檳榔。　痰多。加貝母、白芥子。　氣壅。加烏藥、香附。　血壅。加桃仁、紅花。　鬱悶不舒。加細辛。　食積。加山稜、蓬朮。　大便不通。加枳實、大黃。　暑熱。加香薷、紫朴。　小便不通。加木通、澤瀉。　喉痛。去川芎、加薄荷、射干、大力子。　咳嗽。加桑皮、馬兜鈴。

水二鍾。煎七分。稍冷服。

陳皮厚朴湯　痧有因於氣阻者。此方主之。

陳皮　紫朴　山查　烏藥

青皮等分

痰多。加白芥子、貝母。痧筋不現。加細辛、荊芥。血瘀。加玄胡索、香附、桃仁。頭汗。加枳實、大黃。口渴。加薄荷、花粉。
水二鍾。煎七分。稍冷服。

稜朮湯　痧有因於食積者。此方主之。

山稜　蓟子　蓬朮　青皮
烏藥　檳榔　枳實各一錢

水二鍾。煎七分。稍冷服。

藿香湯　痧有因於穢氣者。此方主之。

藿香　香附各四分　薄荷七分　枳殼
山查　連翹各一錢

水二鍾。煎七分。冷服。

薄荷湯　痧有因於暑者。此方主之。

薄荷　香薷　連翹各一錢　紫朴
金銀花　木通各七分

水二鍾。煎七分。冷服。

紫蘇厚朴湯 痧有暑脹不已者。此方主之。

紫蘇 香薷 紫朴 枳殼

紅花 青皮 陳皮 蔔子

山查等分

水二鍾。煎七分。冷服。

防風勝金湯 痧有因於食積血滯者。此方主之。

防風 烏藥 玄胡索 桔梗

枳殼各七分 蔔子二錢 檳榔 金銀花

山查 連翹 赤芍各一錢

水二鍾。煎七分。稍冷服。

必勝湯 痧有因於血實者。此方主之。

紅花 香附各四分 桃仁去皮尖 大黃

貝母 山查 赤芍 青皮

五靈脂各一錢

水二鍾。煎七分。微溫服。

紫朴湯　痧有食氣壅盛者。此方主之。

紫　朴　山　查　蔔　子　山　稜

蓬　朮　枳　實　連　翹　青　皮

陳　皮　細　辛等分

水二鍾。煎七分。稍冷服。

獨活紅花湯　痧有因於血鬱者。此方主之。

獨　活　紅　花　桃　仁去皮尖　蒲　黃

玄胡索　白蒺藜炒為末　烏　藥各一錢　香　附三分

枳　殼七分

水二鍾。煎七分。微溫服。

射干兜鈴湯　治痧似傷風咳嗽。

射　干　桑　皮　兜　鈴　桔　梗

薄荷 玄參 花粉 貝母

枳殼 甘菊 金銀花等分

水二鍾。煎七分。稍冷服。嗽甚加童便飲。

當歸枳殼湯 此養血和中之劑。

歸身 山查 枳殼 紅花

赤芍 青皮 茜草 連翹

丹參 續斷各一錢

水二鍾。煎七分。微溫服。

荆芥銀花湯 此治血滯之劑。

荆芥 紅花 茜草 丹皮

金銀花 赤芍各一錢 香附三分 烏藥五分

白蒺藜去刺搗末八分

水二鍾。煎七分。微溫服。

桃仁紅花湯 此治血結不散之劑。

桃　仁（去皮尖）　紅　花　蘇　木（各一錢）　青　皮（八分）
烏　藥（四分）　獨　活（六分）　白蒺藜（去刺搗末一錢二分）
水二鍾。煎七分。微溫服。

清涼至寶飲　此清痧熱之劑。

薄　荷　地骨皮　丹　皮　黑山梔
玄　參　花　粉（等分）　細　辛（倍加）
水二鍾。煎七分。稍冷服。

紅花湯　此治血瘀之劑。

紅　花　蒲　黃　青　皮（各一錢）　香　附（四分）
貝　母（二分）　枳　殼（六分）
水二鍾。煎七分。微溫服。

如聖散　治痧咽喉腫痛。此方主之。

牛蒡子　蘇　梗　薄　荷　甘　菊
金銀花　川貝母　連　翹　枳　殼（各一錢）

桔　梗五分　烏　藥四分

水煎微溫。加童便冲服。

寶花散　此治痧之仙劑。

鬱　金一錢凡方中用此味後有痧方餘議當閱　細　辛三兩　降　香三錢

荊　芥四錢

共爲細末。每服三匙。清茶稍冷服。

沉香鬱金散　此治痧氣寒凝之劑。

沉　香　木　香　鬱　金各一錢　烏　藥三錢

降　香二錢　細　辛五錢

共爲細末。每服三分。砂仁湯稍冷服。

圓紅散　治血鬱不散。

沒　藥置碁內放瓦上炭火炙去油爲末三錢　細　辛四錢　桃　仁去皮尖

玄胡索　降　香三錢　白蒺藜搗去刺各一兩

共爲末。每服一錢。紫荊皮湯溫服。

化毒丹　治痧痰氣壅盛。

金銀花　薄荷各一兩　細辛　枳殼各五錢

川貝母二兩

共爲細末。每服六分。細茶稍冷下。

三香散　治過飲冷水。痧不愈者。

木香　沉香　檀香等分

共爲細末。每服五分。砂仁湯微冷下。

三香丸　治過服冷水。痞悶者。

木香　沉香　檀香各五錢　砂仁

萵子各八錢　五靈脂六錢

共末。水發爲丸。微溫白湯下。

救苦丹　此治痧氣鬱悶之劑。

枳實　萵子各一兩　鬱金二錢　烏藥

連翹各八錢

共末。清茶稍冷下。

冰硼散　治痧咽喉腫痛。

硼　砂　天竹黃各二錢　硃　砂二分　玄明粉八厘

冰　片一分

共末。吹入喉中。

牛黃丸　治痰涎喘急。

膽　星　天竹黃各三錢　雄　黃五分　硃　砂五分

牛　黃　麝　香各四分

共末。甘草水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丸。淡生薑湯稍冷下。

細辛大黃丸　治痧大便乾結。氣血不通。煩悶壅盛。昏沉者。

細　辛　大　黃　枳　實　紫　朴

麻　仁　青　皮　桃　仁去皮尖等分

共末。水發爲丸。每服一錢。重者二錢。再重三錢。淡薑湯下。稍冷服之。

和脾宣化飲　治痧氣食結。胸中飽悶。腹內絞痛。此湯主之。

廣皮　蔔子　細辛　前胡

大腹皮（去黑翳黑豆湯泡洗）　麥芽（各二錢）　山查（二兩煎湯代水）

先濃煎山查湯。煎六味。稍冷飲之。

消疳解毒散　治痧後牙疳。

人中白（三錢）　兒茶　天花粉　官硼

青黛（水澄各一錢）　薄荷　甘草　黃連（各五分）

冰片　牛黃　珠子（各一分）　雨前茶（五分）

研細。以無聲爲度。先用濃茶拭淨。去其腐肉。吹之。

牛黃八寶丹　善化痧後諸般惡毒惡瘡。此丹有靈氣。

雄黃（透明者）　玄參（各五錢瓦上焙）　羌活（炒）　川黃連（土炒）

羚羊角　犀角　川貝母（炒研）　乳香（出汗盡）

沒藥（各三錢）　琥珀　青黛（水澄各二錢）　珍珠（四分）

劈砂（水飛五錢）　牛黃　冰片（各二分）

右十五味。如法製爲細末聽用。外將揀淨金銀花二兩。甘菊一兩。甘草五錢。胡

桃肉二兩。紫花地丁二兩。長流水五碗。砂鍋內慢火煎至及半。取汁將渣絞乾。以綿濾清。桑柴火熬膏。入煉熟老蜜盞許。再熬至粘筋。將前末和丸。每丸三分。年幼者一丸。年長者二丸。每日蜜調服。

活絡透毒飲　治痧後熱毒流連。餘毒未盡。以此湯預活之。

羌活　紅花　荆芥　牛蒡子
木通　當歸　牛膝　蟬蛻
青皮　連翹等分

水煎溫服。

忍冬解毒湯　治痧後餘毒竊發者。以此消之。

金銀花　土貝母　甘菊　荆芥穗
牛蒡子　紅花　甘草　木通
連翹　紫花地丁等分　胡桃肉二枚

水煎溫服。

撥雲散　治痧後餘毒在肝。兩目通紅。甚至起障生翳者。以此散主之。

生地　黃連　木通　荆芥穗
穀精草　甘草　赤芍　羚羊角
大黃二分至六分　木賊草　甘菊　羌活
金銀花　望月砂
加燈心、白芙蓉葉。水煎溫服。

賽金化毒散　治痧後熱毒流連。疼痛不已。發癰發疔者。
乳香　沒藥各出汗　川貝母去心炒　雄黃
黃連　天花粉各生用一錢　大黃二錢半炒晒　甘草生七分
赤芍炒二錢　牛黃二分　冰片分半　珠子四分研細無聲爲度
共爲極細末。用蜜湯調服。

加味活命飲　治一切痧後留滯熱毒。發爲腫毒疔疽。以此方消之。
穿山甲土炒　金銀花　大黃各二錢　歸尾
陳皮各一錢五分　花粉　薄荷　赤芍
甘草節　生地　白芷　防風

貝　母　乳　香各一錢　皂角刺五分　沒　藥五分

毒在背。加皂刺一錢五分。毒在面。加白芷一錢五分。毒在胸。加瓜蔞仁二錢。毒在頭面手足。加金銀花三錢。

水二大鍾。煎八分。空心溫服。忌醋併諸毒物。大人切禁房事。

參歸化毒湯　治痧後餘毒流連。氣血虛不能卽潰。以此化毒托出之。

人　參　當　歸　黃　耆　甘　草

金銀花　牛　膝　紅　花　貝　母

山　查　皂角刺　白　芷等分

水二鍾。加胡桃肉一個。煎七分。空心溫服。

奏凱和解飲　痧退之後。調理和解者。此湯主之。

金銀花　土貝母　牛蒡子　山　藥

白扁豆　山　查　荆　芥　當　歸各一錢

人　參四分　甘　草三分

水二鍾。加核桃肉一個。蓮肉六粒。煎七分。空心溫服。

參苓歸朮散　痧退之後。痧氣已絕。氣血虛弱者。以此補之。

人參　白茯苓　當歸　白朮
白芍藥　陳皮　黃耆　川芎
熟地黃　甘草

水煎空心溫服。

沉香丸　治痧氣急。胸腹脹痛。迷悶昏沉。

沉香　檳榔各五錢　枳實　厚朴各七錢
山稜　蓬朮　廣皮　天仙子即朱蓼子各六錢
白豆仁　烏藥各四錢　木香三錢　薑黃五錢

水發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三十丸。砂仁湯稍冷下。

沉香阿魏丸　治痧氣壅血阻。昏迷不醒。徧身沉重。不能轉側。

五靈脂　廣皮各一兩　青皮　天仙子
薑黃　蓬朮　山稜各七錢　枳實六錢
白豆仁　烏藥各五錢　木香　沉香各二錢

阿　魏一錢

如前稍冷湯下。

丁香阿魏丸　治痧食積成塊。痛而不已。推上移下。日夕叫喊。病久不愈者。

蔔　子　五靈脂　查　肉　神　麯

青　皮　枳　實各一兩　蓬　朮　厚　朴各八錢

山　稜　檳　榔各七錢　白豆仁　烏　藥

薑　黃各五錢　木　香　沉　香各三錢　阿　魏二錢

丁　香一錢

水發爲丸。如菉豆大。每服十丸。紫荆皮湯溫下。

阿魏丸　治食積壅阻痧毒。氣滯血凝。疼痛難忍。頭面黑色。手足俱腫。胸腹脹悶。

玄胡索　蘇　木　五靈脂　天仙子各一兩

蓬　朮　廣　皮　枳　實　山　稜

厚　朴　檳　榔　薑　黃各七錢　烏　藥五錢

降　香　沉　香各三錢　阿　魏二錢　香　附四錢

蔔子一兩

水發爲丸。如菉豆大。每服十五丸。砂仁湯稍冷下。

蘇木散　治痧毒血瘀成塊。堅硬突起不移者。

蘇木二兩　白蒺藜搗去刺　紅花　玄胡索

桃仁去皮尖各一兩　獨活三錢　五靈脂七錢　降香

薑黃　赤芍藥各六錢　大黃五錢　烏藥

山稜　蓬朮　陳皮　青皮

皂角刺。　香附酒炒各四錢

共爲細末。每服二錢。溫酒下。

蒺藜散　治食積瘀血。痧毒凝滯成塊。日久不愈者。

白蒺藜搗去刺二兩　澤蘭　薑黃　蔔子

查肉　茜草　土貝母稃各一兩　玄胡索

五靈脂各一兩五錢　檳榔七錢　金銀花八錢　烏藥

青皮各六錢　桃仁去皮尖一兩二錢

共末。每服一錢。溫酒下。

探吐法 用鹽湯。或礬湯稍冷服。令吐去新食。以解痧毒所阻。必須多飲則吐。

當歸枳殼湯 消食順氣和血之劑。

歸尾 枳殼 赤芍各一錢 山查
菌子各二錢 紫朴八分

水煎微冷服。

清氣化痰飲 治痧痰氣壅塞之劑。

貝母二錢 薑黃一錢 細辛 橘紅各八分
青皮 紫朴各七分 荊芥六分 烏藥五分

水煎。冲砂仁末五分。微冷服。

蒲黃飲 治痧毒散瘀。引火下行之劑。

牛膝三錢 獨活 枳殼 連翹
桃仁去皮尖 澤蘭 赤芍 山查
薑黃 蒲黃各一錢

水煎微冷服。

烏藥順氣湯 治痧氣內攻之劑。

山稜 蓬朮 蔔子 白芥子

玄胡索各一錢 枳殼 青皮 烏藥各八分

紅花七分 香附四分

水煎稍冷服。

降香桃花散 治痧毒中腎之劑。

降香五錢 牛膝二兩 桃花 紅花

大紅鳳仙花各七錢 白蒺藜一兩

共末。黑砂糖調童便冲服。

木通湯 治痧毒結於膀胱之劑。

牛膝三錢 丹皮 細辛 連翹

金銀花 澤蘭 白芨 蒲黃

木通 玄胡索各一錢

水煎。加童便。微溫服。

枳實大黃湯　治痧毒結於大腸之劑。

赤　芍　青　皮　枳　實　桃　仁去皮尖
金銀花　槐　花　黃　芩酒炒　大麻仁
連　翹各一錢　大　黃三錢

水煎微溫服。

荊芥薄荷湯　治痧氣血阻塞之劑。

白蒺藜搗去刺為末　荊　芥炒黑　赤　芍　薄　荷
青　皮　陳　皮等分

水煎微冷服。

連翹薄荷飲　治痧食積氣阻之劑。

香　附　萵　子　檳　榔　山　查
陳　皮　連　翹　薄　荷等分　木　香二分研沖

水煎。加砂仁五分。稍冷服。

失笑散　治痧後毒氣退盡。尚留瘀血在胸膈間。積血作痛。

蒲　黃　　五靈脂等分

共爲末。每服二錢。溫酒下。

便用七方

一方　用井水河水各一半同服。治痧痛。

一方　用泥漿水服之。治痧痛。

一方　用白沙糖攪梅水服。治痧痛。

一方　用細辛爲末。同砂仁湯冷服。治痧痛。

一方　用晚蠶沙爲末。白滾湯冷服。治痧痛。

已上五方。治痧症無食積阻滯者。

一方　用明礬四分。白湯一碗冷服。治痧痛。

一方　用食鹽一撮。白湯一碗冷服。治痧痛。

已上二方。乃吐新食阻痧毒之味。必多飲方吐。少則不效。

絕痧方　治數患痧症。必痧症已愈。然後可服。以絕其根。否則稍有痧氣未除。斷不可服。恐甘者作脹。熱者助邪。反害之矣。

甘草　明礬　食鹽各一　川烏一錢

乾薑三錢

共爲細末。米飯搗爲丸。每服五分。白湯溫下。新犯痧者。一二服卽愈。久犯痧者。十服全愈。不復發矣。蓋用甘草以助胃。用乾薑、川烏以充胃。用明礬以解毒。用食鹽以斷痧。誠爲良方。但烏、薑性熱。恐人有宜有不宜。故每服止用五分爲則。惟取其能絕痧根焉爾。若人屬虛寒者。必加倍多服。方能有效。

藥性便覽

荊芥　透肌解表。散痧毒。痧筋隱隱不發者。非此不現。用四分至八分止。

防風　透肌發表。爲臣使之助。寒熱往來。痧毒壅滯。鬱遏不發者。非此不清。用三分至七分止。

羌活　痧症忌其發表太過。若頭痛。或又因受寒而起。更兼痧症。欲用之引太陽

經。止許用半分至二分。

連翹　消痧毒。解諸經火邪。清熱而不滯。治痧之要藥也。用七分至一錢。

陳皮　青皮　陳行痧氣。青伐肝氣。痧氣壅阻鬱結不行者。非此不利。用六分至一錢。

枳殼　枳實　破痧氣。驅毒氣。除脹氣。下食氣。積滯壅塞者。非此不開。但枳殼性緩。枳實性速。各有所宜。用五分至一錢五分。

桃仁　破瘀活血。痧爲血阻。非此不流。痧爲血滯。非此不順。去皮而用。爲皮味澁而阻血路也。用七分至一錢六分。

秦艽　活血驅風。消痧毒。筋骨疼痛。壯熱不清者。非此不解。用三分至六分。

川芎　上行頭目。頭角骨痛者必需。下通血海。肝臟不華者當用。用一分至三分止。恐提痧氣上騰也。

桔梗　入肺經。爲諸藥之舟楫。其性上而復下。故能引枳殼破胸中至高之氣。用六分至八分。

香附　行血中之氣。恐其香燥。須用便製。欲其行血。必要酒炒。取其斂血。在乎醋

炒。用三分至八分。

木香 行滯氣。燥濕氣。驅寒氣。開鬱氣。散結氣。痧後腹痛不解者。此要藥也。用一分至二分止。

檀香 痧後心腹疼痛不休。胸脇脹悶。寒凝氣逆。得此而紓。若痧之始發。當知忌用。用一分至三分。

砂仁 順氣開鬱。散痧消食。此始終可用之要藥也。用三分至一錢。

穿山甲 土炒爲末。透痧消痰。破痰托毒。善走經絡之神劑也。故經絡有諸藥所不到者。非此不達。用一分至五分。

童便 解痧毒。消痰降火最速。定痛治血痢。痢下血水。諸藥莫及。

天蟲 能治血分之痰。佐山甲透經絡。以破瘀毒。用須炒末。自一分至二分。

烏藥 善行周身之氣。凡痧氣阻滯者。得此無處不到。用三分至五分。

紅花 金銀花 茜草 活血解痧毒。用六分至一錢。

山查 蔔子 麥芽 神麴 痧爲食壅。取其善消而不暴也。

大黃 大便不通。痧氣閉塞。非此不能攻而下之。用五分至一錢五分。

木通　車前　澤瀉　痧氣鬱阻。小便不利。在所當求。若熱鬱太重。不因小水。更在所禁。用二分至五分。

黄連　黄芩　冷性凝滯。痧中忌用。用須酒炒。或薑汁製。

生地　涼血。血瘀者非其所宜。

熟地　白芍　補血斂血。痧所大忌。

參　耆　白朮　山藥　用之恐補毒氣。痧所大禁。

甘草　用之恐成痧塊難治。在所忌用。

白茯苓　恐其滲濕實其痧氣。俱在禁例。

細辛　透竅破血。散痧之要藥也。用七分至一錢

薑黄　其性雖溫。善能消痰。下氣破惡血。用二分至四分。

貝母　川者專消熱痰。土者兼破瘀血。用一錢至一錢五分。

白芥子　脇下之痰。非此不達。用四分至六分。

半夏　白芷　蒼朮　性燥忌用。

竹瀝　性寒忌用。用須薑汁方走經絡。

雄黃　牛黃　膽星　天竹黃　消痰丸中宜用。
麝香　開竅散痧。功亦甚大。
當歸　頭身尾各有所宜。用須斟酌。
柴胡　和解表裏。專治少陽膽經寒熱往來。用六分至一錢。
乾葛　散陽明胃經之邪。兼能解渴。用六分至八分。
前胡　疎風消痰。治痧表熱者。用六分至八分。
桑皮　治嗽瀉肺。用四分至八分。
兜鈴　瀉肺嗽。用三分至五分。
杏仁　瀉肺。潤腸胃。利氣。消痰涎。去皮尖用。用四分至一錢。
麥冬　天冬　潤肺消痰。一治其本。一治其標。去心用之。用七分至一錢五分。
山稜　蓬朮　食積心疼。痧毒阻滯痞悶者。宜用六分至八分。
五靈脂　善消宿血。血塊凝滯不散。非此不破。用五分至八分。
龜甲　去兩肋。酥炙爲末。破宿血勝於靈脂。在胸者用上半截。在下者用下半截。
蘇木　敗惡血新瘀者莫及。用五分至一錢五分。

玄胡索　活血散氣。氣血凝滯作痛。用五分至一錢五分。

香薷　通上徹下。利水氣。治暑氣之要藥。用五分至一錢。

紫樸　寬中治嘔。消痰下氣。用六分至八分。

牛膝　活血引痧氣下行。用八分至二錢。

木瓜　五味子　酸斂忌用。

升麻　禁用。恐提痧氣上升而難過也。

肉桂　附子　吳茱萸　禁用。恐助痧毒。立刻有變也。

乾薑　過服寒冷之水。宜少用之。善散寒氣也。若用之不當。亦能助熱毒。當忌。

麻黃　發表太過。禁用。

薄荷　辛涼利竅。消腫解毒。清氣清喉。用五分至一錢。

紫蘇　疏風順氣。身熱當用。用三分至六分。

明礬　解痧毒。消痰定痛。用之探吐宿食甚妙。

玄參　清氣消痰。滋陰潤肺。但色黑止血。痧有瘀血忌用。

花粉　性沉寒止渴。痧毒未清者忌用。恐凝滯痧氣也。

角刺　透毒。能引諸藥至於痧毒血瘀之所。立奏其功。
牛蒡子　解痧毒。清喉痧中要藥。用七分至一錢。
乳香　消瘀血而不傷新血。痧症用之以治血結。用五分至一錢。
黑砂糖　活瘀血。解痧毒。故瘀血作痛者。得此則安。
沒藥　痧痛用之。破瘀血。用四分至一錢。
食鹽　解痧毒定痛。用之吐去新食。
芋艿　治痧熱解毒。有痧患者。食之甘美。
晚蠶沙　解痧毒治熱。
阿魏　破積聚。逐惡血。其功甚大。
大麻仁　消大腸腸胃燥結者宜用。
其中分數。如遇西北強壯人。當加一二三倍。不可執一。

痧方餘議

鬱金價貴。時有換之以薑黃者。此二味溫涼之性。雖有不同。然以之治痧。下氣消

瘀。薑黃未爲無效。若欲入心經散鬱消瘀。則痧毒攻心者。非鬱金不能立奏其功。薑黃有所不及。故方中所載鬱金。切勿以薑黃代之。

穿山甲土炒用。凡痧毒瘀血壅塞阻而不通。得此透入經絡。引諸藥所不能到者卽到。所犯經絡血分之所。識者其留意焉。

黑丑通上徹下。痧毒脹滿。必須用此。於丸散中救人立功。凡破氣之味。俱莫能及。但耗散真氣。恐人有宜有不宜。故方中不載。

大黃治食積阻痧毒。余爲丸以備急用。其功莫大。若痧脹之極。必須急服此以攻之。恐病有宜有不宜。故方中雖載。不及細加。惟審病症緩急輕重而行之。丑黃等分。粥丸三分。稍冷湯下。

評半夏藿香止吐

凡治吐症。用半夏、藿香。獨痧症作吐。半夏性燥。須防益助火邪。斷不可用。若藿香惟取其正氣。以治穢濁。然亦必痧毒無阻。乃可俟冷飲之。倘或痧氣有害於中。驟用此以止吐。反有閉門逐盜之憂。如腸胃中有食積血瘀。留滯痧毒。用藿香香燥

止吐。適長其毒。是宜知忌。其吐自止下通痧毒

評荆芥細辛防風獨活

痧症寒熱。不由外感。往往毒從鼻吸而入。搏激肌表。羌活、麻黃。俱在所禁。若用荆芥細辛。善能透竅。蓋惡毒之氣。由竅而入。故用之以治痧脹。亦由竅而泄。若防風乃臣使之味。僅取爲透竅之佐。不比麻黃、羌活。專主發表。反有升宣火毒之慮也。至如獨活發散治熱。其性至頸而還。力不能遍發。且可活血解痧毒。是痧症最要之味與。

痧脹玉衡

清 檇李 郭志邃右陶著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後

痧脹看法

痧脹看症法

治病須憑脈。若犯痧脹。則脈不對症。症不合脈。或云痧筋爲據。亦惟現外焉。且痧脹有爲食積阻滯者。有爲血痰阻滯者。或阻於上。或阻於中。或阻於下。又或阻於左。或阻於右。或阻於兩腰脇。苟非辨症的確。求其中病也難矣。故治痧脹。一見脈之不合。先看痧筋。次審氣色。三聽聲音。四推犯病之由。其間或有食積血痰。阻於上中下左右各處之分。須細辨其病原。後用藥不誤也。凡痧脈有一部獨異。有六脈俱異。卽有異之中。亦有陰陽虛實脈之神氣可辨。要非一端可執。尙其審諸。

放痧辨

或曰。予於痧也。有先用藥而放刮者。有先放刮而用藥者。非放與刮。治更無別法與。曰放刮之法。猶犯傷寒太陽經症。必用羌活麻黃等藥。少陽經症。必用柴胡、黃芩等藥。症有所犯。治有所宜。凡氣分有痧宜用刮。血分有痧宜用放。此不易之法。至臟腑經絡。亦有若昏迷不醒等症。非放刮所得治。兼用藥療之。無足怪也。

痧脹痲疹不同辨

痲疹之發。因傷風熱。故身體壯熱。咳嗽煩悶。即是痲疹之候。痲疹在他方。有名瘄子。有名蚤疹。在檇李則名痧子。而痧脹亦名爲痧。不可不辨。痲疹因傷風。肌表必虛。虛則毒氣乘虛而泄。故藥雖或涼。仍可用熱飲。若痧脹。或因穢氣所觸。或因暑氣所感。或動時行不正之氣。或乘伏寒伏熱。過時而來。總不起於外傷風熱。故肌表必實。實則熱毒之氣。腫脹於胸腹腸胃之中。若更用熱飲。則熱氣適助其腫脹。無從而泄。故犯此者。有立時脹死。此不可不辨也。

痧脹治猶痲疹論

痧疹之發。必欲盡透。故治痲疹。須要見於肌表者多。多則毒氣俱泄。然後腸胃不留餘毒。治痧在肌表者用刮。在血肉者用放。亦猶治痲疹須盡透肌表之謂也。

痘痲穢觸相同

痘瘡爲穢氣所觸。卽時作變。痧脹也。痲疹爲穢氣所觸。卽時反隱。亦痧脹也。若暑氣時行不正之氣。感爲痧者。詎無相類者與。

治驗

一、陳姓婢十四歲。四月壯熱煩悶。腹痛身重。斑痧遍體。脈微而細。觸穢之症也。閱腿彎痧筋。放七針。手指放十餘鍼。俱紫黑毒血。煩悶稍鬆。用寶花散、阿魏丸清茶微冷飲之。又付活血順氣之劑。腹痛遂止。斑痧漸散。身體輕快。痘卽起發。視其形色。已四朝矣。皆如期灌膿收靨而愈。可見痘中觸穢。因痧而隱者。比比也。

兼痧傷寒不同辨

犯傷寒者。有外感三陽之寒。有直中三陰之寒。兼痧者。非可俱兼也。痧者熱毒也。熱毒入裏。內作腫脹。熱毒發外。肌膚腫脹。或升頭面或散四肢。此等惡疾。俱由熱毒之氣所攻也。若直中三陰之真寒症。無有兼痧者。蓋三陰既已直中。則熱氣爲寒氣所拒。無由而入也。至於外感三陽。或先受痧而感寒。或先受寒而感痧。或痧毒驟發。熱極而生寒戰。甚至手足厥冷。則俱有之。若先有痧而感寒者。知其慢痧。方可暫散寒邪。而後治痧。先有寒而感痧者。痧症爲重。當先治痧。而後治寒。至如痧毒驟發。熱極而生寒戰。手足厥冷者。緊痧也。若一誤用發散升提溫飲之藥。須防時刻凶危。急用涼水飲之。稍解胸腹中熱脹之氣。然後或刮或放。用藥治之。

諸痛類痧辨

腹痛不一。有食有氣。有火有冷。有蟲有積。俱似痧非痧。不可無辨。食者失饑傷飽。聚中脘作痛。其症遇食即疼。胸膈飽悶。似痧者一。然按脈氣口必然有力可辨。若

因冷食入胃。食與寒氣相搏於中。則心脾鬱結。胸脇滿悶。中脘作疼。似痧者二。然按脈氣口必然無力。但有嘈雜衝胸。噯氣吞酸可辨。氣者因怒氣所傷。不得發越。胸膈氣塞。衝激心脾。嘔逆惡心。吐不能出。其疼手不可按。坐臥不定。奔走叫呼。似痧者三。然按脈兩關必然洪大。餘部俱必應指。及刮之無痧。痧筋不現可辨。火者因熱作痛。胃火上逆。嘔吐酸水。必然口渴欲飲。飲入即吐。其症手足溫煖。面帶陽色。似痧者四。然按脈六部洪數。又與痧類。難以細分。必看痧筋。兼用刮法可辨。冷者久屬虛寒。沉寒作痛。其脈必然平軟。似痧者五。但飲熱則安。飲冷痛發可辨。蟲者胃脘疼痛。有如刀觸。痛極按心。搔爬難定。兼之脈息無倫。徐疾不一。似痧者六。然蟲必有因。各有所喜。如茶蟲喜食茶葉。糖蟲喜食糖物。或泥或絮。或酒或鹽。其爲蟲也。必有一好。食之便安。若遇檳榔、五靈脂殺蟲等藥。或藥性力薄。不能驅逐而出。勢必咬齧翻動。腸胃更加疼痛可辨。積者舊有宿積。聚結腸胃。忽因行動作痛作疼。似痧者七。然痧筋罕現。刮痧無影可辨。如是辨之的確。方知痧痛詳明。治之得法。然此諸痛。又有兼痧者。將論脈閱筋而加察焉。鮮有不得其理矣。

諸症不類痧辨

凡心腹脹痛因痧。既知之矣。痧症仍有不痛不脹者。或兼痧或暗痧。誤飲溫熱。便致兇危等也。余竊謂凡遇危症。病家不識痧筋。猶用刮痧可辨。醫家或認脤不清。尙有痧筋可詳。若內入不便閱視。果緣痧脹兇極。脤未有對症者。以是辨之。百不失一也。

論脹

脹者氣之閉也。氣爲毒壅。故作腫作脹。所以治痧。先當治氣。如食阻其氣於上則吐之食壅其氣於中則消之。食化而結其氣於下則導之。凡諸積之阻滯槪然凡下竅閉者多上吐。或吐蛔或吐血。當導氣於下。中竅閉則下瀉。或瀉水或瀉蛔。當行氣於中。上竅閉而復升則作悶。或頭疼。或上腫。俱當用清涼引下之。至如氣爲毒壅。必傷血分。若乃血爲毒凝。活血爲上。血爲毒壅。破血爲先。血爲毒聚且結。敗血爲要。故治痧必兼治血。蓋血活毒氣行。血破毒氣走。血敗毒氣散。如是毒氣不留。治斯效也。

凝壅聚結辨

凝壅聚結。皆血分痧毒惡症。其間有輕重之別。凝者初犯之症。壅者凝多而壅。聚者血壅或左或右。結者血滯一處。故痧毒中血分結爲重。聚次之。壅又次之。凝爲輕。凝以紅花、澤蘭爲主。壅以延胡索、桃仁爲主。聚以蘇木、茜草爲主。結以五靈脂、降香爲主。輕者用藥不可重。重則恐傷本原。重者用藥不可輕。輕則治之不效。

治驗

一、尹鈞萬咳嗽痰喘。有以緊勞治之。病日增。背鞠如弓。手足蹺緊。不能展動。嗽則胸腹百骸弔痛。延余診之。脈洪大無倫。此毒血壅聚也。兼又難刮難放。先以圓紅散微冷飲之。兩手稍鬆。漸爲放刮訖。又以圓紅散加三七、鬱金末微溫飲之。更以蘇木、茜草爲主。多加順氣活血之類。如前飲之。計中放痧一次者四日用藥一服者五。遂痊。

一、萬君安內室兩脇如痞。按之則痛。心胃間高起。服藥難療。延余。左脈微細。右脈洪大。此慢痧痧毒結聚也。計放痧三次。付以五靈脂、降香爲主。加桃仁、延胡索及消食行氣之類。日用一服。計十二劑如舊。

一、陳弘業寒熱嘔吐。苦難俛仰。腹中脹痛。夜不能寐。六脈弦細而緊數。刮放略鬆。用紅花、澤蘭、劉寄奴、茜草、桑寄生。併行氣消食之藥。微溫飲之。二劑而愈。

治痧救人脈論

或謂余曰。古書所載。屋漏、雀啄、諸怪脈現者死。脈代者死。爲五臟有絕也。見一部無脈。二三部無脈。焉得有生理乎。及覽玉衡痧脈。止有六部無脈者死。卽諸怪脈。必曰放痧服藥不應者死。與古書所載不同。何歟。曰。古之論此等脈爲死脈者。其常也。余論此等脈尙當救之者。因乎痧之變也。凡痧脹之脈。都有類諸死脈者。余惟見此疾實憐之。冀萬有一可救者。因痧之變。不執常脈而輕棄之也。

治驗

一、陳見雅內室懷娠發熱。赤痢腹痛不止。服他藥不效。余診之。脈四動一止。代脈也。閱有痧筋。放二十餘鍼。用寶花散微冷服之。付以桑寄生、益母草、連翹、蘇梗、紅花、金銀花、山查、蔔子、當歸、枳殼、青皮、黃芩。微冷飲。四劑而痊。

一、張舜瞻側室。腹痛。嗽痰嘔吐、延余。脈如彈石。知其患痧痛極。脈亦變也。令其婢放痧三十餘鍼。用寶花散、救苦丹、砂仁湯利冷飲之。付以獨活紅花湯。加山查、神麯、蔔子、青皮。微冷飲。二劑而愈。

一、傅純宇發熱昏沉。脈如解索。先用陰陽水。擣芋艿汁飲之。放指臂痧三十餘鍼。稍覺清爽。用細辛大黃丸。清茶稍冷飲之。付以荊芥銀花湯加青皮。微溫服。二劑而痊。

一、鄔雲公頭面紅腫。目閉喉痛。六脈無根。知其痧氣阻塞脈路也。刺腿足痧四十餘鍼。流紫黑血甚多。又刺手臂痧二十餘鍼。未愈。用清涼至寶飲。減細辛。加山豆根、射干、牛膝、石斛、桑皮、枳殼。稍冷飲。三劑而痊。

一、金子近次子祖翼。九月間適因勞動。飲食不時。忽壯熱頭痛。自以紫蘇湯熏頭而大汗。胸中脹悶。他醫用藥下之。反口吐白沫。時有議以爲痧。乃更延醫診視。見舌胎灰色。以傷寒藥治之。子近恐犯痧氣。先以半小鍾試服。少頃即譫語片時而止。熱仍不解。愈覺沉重。脈有入至。遂連易三醫。皆云傷寒。三次服藥。皆昏沉譫語如前。第五日。眼如火赤。脣若塗硃。鼻如煙煤。舌胎黑燥。枯乾而短。聲音

不清。足冷至腹。陰囊卵縮。肉脫神昏。醫者皆辭不治。已備後事。至七日。乃始放痧。因病勢危篤。止放二鍼。脣眼舌聲諸死症頓愈。陰囊二卵漸舒。脈竟平復。始現腹痛。乃知口渴。因感人言。痧症不可服藥。止飲童便。服紫金錠而痛止。後又隨痛隨服。繼進飲食。大便乾結。至十八日。用蜜導法。遂變下痢日夜五六十次。凡六日。始服痧症藥一劑即安睡。痢乃止。後延他醫。調理補之。不數日。睡時即發遍身水晶瘖瘰。覺時即隱。醫家莫解其故。子近因刮穿頸額間瘖瘰。流出皆汗也。即盜汗不止。他醫咸謂久病虛脫。大用補劑斂汗。不惟無益。更加自汗。且完穀不化。小便短赤頻數。變爲砂淋。醫又皆束手謝事。爰復放痧。用八正散二劑服之。痧氣始轉。身即壯熱。約有二更時。身涼汗止。惟日食生茨菇五六日。砂淋亦止而全愈。祖眞之病。變幻遲久。總因止放二鍼。不服痧症藥以除根之故也。究以治痧而得全。脈而入至死症雖多。其可棄耶。

一、金子近長子權可。八月間發斑通身。如瘋疹狀。延他醫視之。則曰瘋疹。復延幼科診之。亦云痧疹。服藥十日不退。脈僅二至。醫家因疑其少年鑿喪。故爾虛脫。欲用補劑。子近恐亦痧氣不敢服。命權可起而視之。則遍身痧點。皆活動流注。

兩腿皮肉紅紫。因放腿灣痧一鍼。而皮肉白。又放腿灣痧數鍼。而皮肉皆白。惟小腿紅紫未退。臥即復流動遍散於身。仍作稀稀斑點。緣脈尤二至。用川烏、草烏爲一小丸服之。脈復如常。大汗出而全愈。

痧筋統說

或曰。前書放痧有十。今放痧者。奚不止於此。余曰遍身青筋。古有載矣。謂放痧有十者。不過就痧毒先達臟腑者明之爾。至腿灣痧筋。尤不易曉。余詳之爲初學者便。推而廣之。寧有暨乎。

傷風痧脈辨

或曰。前子傷寒辨痧詳矣。若犯痧似傷風何如。余曰。肺主皮毛。心主血。肝主筋。傷風犯痧。三部脈見者居多。且風陽也。風傷衛。在表。故脈浮。傷風有汗。表虛也。故脈緩。有犯此症。脈不浮緩。反見沉緊或洪大。痧脹一驗也。若傷風帶寒。鼻塞畏冷。脈當浮而微緊。脈反沉伏或芤長。痧脹二驗也。若傷風熱。鼻塞聲重喉痛。脈當浮而

微數。脈反沉緊或芤或伏。痧脹三驗也。若傷風有痰。氣急發喘。脈當浮滑。反微濇沉伏。痧脹四驗也。以此推之足矣。

治驗

一、駱叔源傷風發熱。咳嗽痰喘。已半月矣。左脈沉伏。右脈濇而微數。此慢痧爲患也。左腿灣放二鍼。紫黑血流至足。又刮痧不愈。付寶花散。加明礬末。稍冷湯飲之。用荆芥湯減川芎。加蘇子、紅花、蒲黃、土貝母、烏藥。微冷飲之而愈。

一、高允謨傷風鼻塞。肩背拘急。頭項疼痛。有以足太陽膀胱經藥治之。頭項益痛。叫喊不已。甚至肩背沉重。時覺昏迷。延余左寸微伏。右關芤大。先服圓紅散。稍醒。刺腿灣六鍼不愈。用寶花散清茶微冷飲之。肩背稍轉。頭痛少安。詢所服者。腹中覺冷。卽用防風散痧湯。減枳殼。加羌活、川芎、紫蘇、烏藥。溫飲寒散而安。

一、凌公達內室。傷風喉啞。胸腹飽悶。兩關俱芤。余曰。芤者瘀血。未有上下俱瘀。其痧乎。其家人刮之。紫痧甚多。飽悶卽解。付獨活紅花湯。加射干、前胡、薄荷、石斛、連翹、玄參。三劑。微冷飲之。傷風喉啞俱痊。

眩暈痧脈辨

暈有血暈、氣暈、痰暈、火暈、濕暈、暑暈。有血虛發暈。有氣虛發暈。有風中而暈。有寒中而暈。有勞力而暈。今加之以痧暈。古人無治。古書無論。何以知之。大都血暈脈芤。氣暈脈沉。痰暈脈滑。火暈脈數。濕暈脈濡。暑暈脈虛。血虛發暈脈濇。氣虛發暈脈微。風中而暈脈浮緩。寒中而暈脈弦緊。勞力而暈脈右尺浮洪。此暈脈之大略也。若病似血暈。脈反短。似氣暈。脈反浮。似痰暈脈反濇。似火暈脈反遲。似濕暈脈反勁。似暑暈脈反實。似血虛發暈脈反滑。似氣虛發暈脈反大。似風中而暈。脈反沉緊。似寒中而暈脈反微緩。似勞力而暈脈反細實。是皆脈症不合。余歷驗之。而信其爲痧。此痧暈之治不誣也。

治驗

一、陳肅遠嘗苦發暈。醒則日夜頭眩。余往候之。脈右虛左實。徐疾不常。余曰。此非放痧不可。於腿灣上下放十餘鍼。紫黑血流如注。指上亦放二十餘鍼。用寶花

散、沉香阿魏丸。清茶稍冷飲之。付防風勝金湯。加桃仁、紅花。稍冷飲之。後遂不復患眩暈。

一、姜渭濱內室。正月間驟然發暈。一日三次。舉家惶恐。余見其脈沉而微緊。令其婢爲指上放痧三十餘鍼。用救苦丹。加沉香末。清茶稍冷飲之。付荆芥銀花湯。加薗子、枳殼。一劑而痊。

一、梅君玉子。三月間吐蛔發暈。昏沉不醒。六脈俱伏。左右虎口脈青色。放指頭痧一十八鍼。用細辛大黃丸。清茶調黑糖稍冷飲之。漸甦。付蒲黃飲減薑黃。加陳皮、烏藥、紅花。微冷湯調黑糖飲之乃愈。

一、霍庭賢內室。四月間壯熱面赤。口渴唇焦。有以陽明胃經症藥治之。遂發暈終日不醒。余診之。脈兩寸弦細。兩關沉微。兩尺左大右緊。曰脈症不合。痧毒內攻也。先用蘇木散。砂仁湯微冷飲之。令其老婦放指上痧二十餘鍼。血色墨黑。猶不醒。後令放乳邊痧二鍼乃甦。餘症不減。用蒺藜散。微溫湯飲之。付桃仁紅花湯。加枳殼四劑。下盡惡毒黑物而痊。

一、盛思虞六月間飲酒。頭汗發暈。脈寸關洪大無倫。兩尺脈伏。閱痧筋放十餘鍼。

皆紫黑毒血。付陳皮厚朴湯。加乾葛、山查、蔔子。微冷飲之而醒。又用藿香湯。加黃連、黃芩乃安。

痧脹舌胎論

或謂全書載痧。論治俱備。舌胎僅存其名。豈痧脹舌胎無可治乎。余曰非也。蓋謂痧脹有別症之舌胎則可。謂舌胎卽痧脹之症。是不識痧脹之適當其然。併不識舌胎之所以然也。誠以舌胎乃足陽明胃腑熱病。故治痧脹。先理其痧。後治舌胎卽安。若先理舌胎。後治痧脹則危。蓋舌胎乃胃腑熱極。氣衝心胸。舌爲心苗。故見胎。治宜石膏、黃連、大黃、黃芩、黃柏之類。若不先治痧。恐此等藥又寒凝血分。反成大患。故治此者。要看痧毒一退。卽治舌胎可也。

治驗

一、翁在茲發熱口渴。舌有黑胎。臥難轉動。氣急痰喘。六脈洪實。放痧三十餘鍼未愈。用圓紅散砂仁湯微溫飲之。又付必勝湯。大便下黑糞。惟口渴黑胎未愈。加

石膏、黃連二劑乃瘳。

一、曹華宇長子。十一月間。犯傷寒兼痧。舌卷耳聾。舌上黑胎芒刺。大渴。昏沉發熱。身重不能轉側。胸中迷悶。瀉痢清水。先以圓紅散。加鬱金末。清茶稍冷飲之。放指上痧三十餘鍼。未愈。用阿魏丸。付以防風散痧湯合稜朮湯。加桃仁、紅花一劑。俱微冷飲之。舌卷耳聾漸愈。瀉水即止。大渴稍解。但舌胎不退。胸中飽悶。詢其腹中厭冷。痧氣已絕。用和脾宣化飲。減前胡、大腹皮。加桃仁、紅花、枳實、青皮、石膏、黃連、大黃。微溫飲之。食結飽悶俱消。黑胎芒刺皆退。惟大便不通。用大黃三錢。芒硝一錢。溫飲之。大便通而愈。

一、張旋庵內室。傷食飽悶。按之則痛。日晡發熱。舌心焦黃芒刺。延余。脈微無力。余曰痧也。放腿灣痧三鍼。流紫黑毒血。用紫朴湯。加柴胡、乾葛。微冷飲之。後加石膏、黃連、大黃、黃柏。溫飲四劑。大便下宿糞而愈。

一、龔雲濤發熱嘔噦。舌有黑胎芒刺。起二大泡。踡臥聲重。迷悶幾死。脈左弦緊。右微細。放腿上痧三十餘鍼。用三黃石膏湯。微溫飲之。稍愈。驟進飲食。迷悶復發。用消食順氣之劑。後加大黃芒硝。大便通而安。

痧脹兼證及變證

痲疹兼痧脹

痲疹方惟是升發淸涼解利。玆竟有若此不治者。因不知痲疹中有痧也。蓋痲疹乘虛而發。若穢氣暑氣時行不正之氣。亦可乘病而感。苟犯痧者。但先治痧脹。痲疹自發自散。蓋痲疹兼痧脹。痧脹爲難。痲疹反隱而難現。不可不辨也。

治驗

一、金權可二月間犯時行痲疹。心胸煩悶。延余治之。脈症不合。放痧後用寶花散。併活血順氣消食之劑。俱調黑糖。候稍冷飲之。復刮痧訖。如前服二劑乃安。

一、潘賓黃子犯痲疹脈微。放腿灣痧二鍼。血流紫色。又放指上痧三十餘鍼。付圓紅散。併淸涼至寶飲。合紅花湯。俱微冷飲之。卽愈。

一、余弟驤武子八歲。正月間犯痲疹。胸腹脹悶。煩躁熱渴。咳嗽氣急。面赤身熱。脈不洪大。反見細數。放腿灣痧二鍼。付圓紅散沉香丸。用荆芥薄荷湯。合枳實大

黃湯。俱微冷飲之。痲疹卽發透。隨散而愈。其時一僕婦亦咳嗽煩悶。同犯痲疹。如上治而痊。

一、王日斯女壯熱咳嗽。痲疹初現。氣急面赤。脈症不合。放指上痧二十餘鍼。付圓紅散。加沉香末。調黑糖湯。稍冷飲之。用清氣化痰飲。合蒲黃飲。均微冷飲之。卽發透。隨散而愈。

痧脹兼痲疹

傷風咳嗽煩悶。爲痲疹之候。然亦有痲疹未發。或觸穢氣。或感暑氣。或吸時行不正之氣。當卽痧脹。或心痛腹痛。或脹悶喘急。或偏身疼痛。或發暈昏沉。一似痲疹不發。內攻心腹痛及遍身使止認爲痲疹之候。升發之勢必危殆。不知傷風咳嗽煩悶。雖有痲疹。發於日後。其痧脹內攻。卽痲疹有現形者。因之反隱。更助痧脹爲禍。况痲疹未形。痧脹沉重。可不先救痧脹乎。

治驗

一、陸迪安內人。發熱咳嗽。胸腹疼痛。叫喊非常。脈症不合。令其僕婦。放腿灣痧未愈。先以寶花散、阿魏丸。清茶稍冷飲之。付必勝湯。減大黃。加枳實、連翹、蔔子。二劑。微冷飲之。疼痛稍已。次日如前劑減五靈脂。加荆芥、黃芩。微溫飲之。疼痛乃止。瘄疹即發。再劑而痊。

一、沈端肱女咳嗽發熱。脹悶不已。六脈弦緊。或時歇指。放指頭痧二十餘鍼。未愈。用寶花散。加沉香末。稍冷飲之。付防風勝金湯。加紅花、荆芥治之。瘄疹隨發。用荆芥湯。減川芎。加黃芩、玄參、金銀花。微溫飲。二劑而瘳。

一、陳弘甫傷風發熱。咳嗽煩悶。脈左沉右洪。放乳上痧二鍼。用紫朴湯冷飲。瘄疹漸現。次日爲穢氣所觸。復隱隱不發。刮兩臂肩背痧。用荆芥湯減川芎加黃芩、銀花、紅花、沙參、爲藥。微冷飲之。瘄疹即發。再劑而愈。

一、高子良弟四歲。正月間傷風咳嗽煩悶。有以瘄疹治之不發。反吐血發暈昏沉。延余脈症不合。放舌下痧二鍼。付紫朴湯加黃芩微冷飲之。瘄疹始現。次日稍飲溫茶半鍾。瘄疹復隱。余曰痧脹餘毒。復發內攻。故瘄疹隨之而隱。又刮痧畢。服必勝湯。減大黃、五靈脂、貝母。加黃芩飲之。瘄疹即透。　惟清涼解毒而痊。

痧脹類癍疹

或謂余曰。痧脹之發。卽癍疹也。予於痧脹。特多放痧之法爾。不知所放之痧。卽放癍疹之脹氣也。安得云癍疹非痧脹之標。痧脹非癍疹之本與。余曰。我見癍疹從傷風咳嗽而發者有矣。未聞有感穢氣發癍疹。感熱天暑氣發癍疹者。豈非癍疹自有癍疹病。痧脹自有痧脹病乎。況痧脹旣云卽癍疹。何以有癍疹因穢氣暑氣所乘。兼痧脹癍疹卽隱而不發。必俟放刮後癍疹始發乎。乃知癍疹不與痧脹同。故刮者放者名痧脹。雖有刮出之痧。不可卽認爲癍疹。其痧脹亦不與癍疹同。必因傷風所發。始爲癍疹。實不同也。乃玆有痧脹不因傷風發熱咳嗽所起。嘗見刮放用藥後。發出遍身形影如癍疹者。雖形似癍疹。實非癍疹。故名之爲類癍疹焉。或曰。詎有非癍疹而形可同於癍疹者。曰。此亦猶痧毒發爲腫毒。發爲紫疱之類爾。何疑乎。

治驗

一、聞德音內人。腹中疼痛。右脈微而弦。左脈細而濇。令其婢放腿灣痧三鍼。血流紫黑色未愈。用寶花散、救苦丹。清茶稍冷飲之。付以和脾宣化飲加茜草、桃仁。微冷飲之。發出一身類痲疹者。余用防風散痧湯減細辛。加連翹、紅花、金銀花、桃仁。治之而痊。

一、施均李孫女。發熱咳嗽。腹脹昏沉。微有痲疹形影。大便瀉黃水。有用升發之藥不效。延余治之。脈上盛而下虛。乃知發熱咳嗽。雖本傷風。實非因傷風而有痲疹形影也。放指頭痧二十餘鍼。用圓紅散。調黑糖微冷湯飲之。稍覺清爽。用獨活紅花湯。加山查、蔔子、澤蘭治之。連送二劑。大便下盡黑物而愈。

一、章漣漪三子。發熱昏沉。腰脇間微有形影與痲疹相似。有用升發之劑。惟恐不透。次日迎余。六脈歇指。余曰痲疹之病。何遽爾歇指耶。雖昏沉氣喘。喉無痰聲。脈不合症。斯痧脹之類痲疹者與。放頭頂痧兼放左太陽及乳上痧三鍼。未愈。用荊芥湯加山稜、蓬朮、白蒺藜。微冷飲之。發一身類痲疹者。遂安。

一、薛思高發熱迷悶。氣不得舒。胸腹頭面有痲疹形。余診之。兩關俱芤。此痧脹之類痲疹也。放痧十餘鍼。又刮痧訖。用沉香鬱金散。清茶稍冷飲之而痊。

一、張省原子胸腹飽悶。昏沉不醒。痧筋不現。但微有瘧疹形。脈左寸關沉細如無。右寸亦伏。余思瘧疹脈不若是。令其家人用燈心蘸菜油。點火焠之卽醒。但飽悶未解。用寶花散。加沉香、蒲黃。清茶微冷飲之。付葵凱和解飲。減山藥、人參、甘草。加桃仁、紅花。治之而痊。

瘧疹後復痧脹

問痧脹有愈而屢屢復發者矣。若瘧疹有愈而屢屢復發者乎。曰無有。然則謂瘧疹卽痧脹謬矣。使有犯瘧疹復痧脹。乃卽以治瘧疹法治之。誤莫大焉。故曰瘧疹後復痧脹。不可不知。

治驗

一、王日斯幼女。正月間瘧疹後。瀉痢白色。治之稍安。驟然腹痛。脈短而微。余曰。此穢氣新觸作痛。非瘧疹之故。放指上痧二十餘。鍼未愈。用救苦丹。清茶稍冷服之。付藿香湯。加萵子、紅花、烏藥、木通。微冷飲之。卽痊。

一、陶元升痲疹後。忽壯熱面赤。痰喘不已。兩額太陽抽痛異常。脈不洪滑。反濡細。痧氣阻塞脈路也。痰喘不已。痧氣上壅也。兩額太陽抽痛。痧毒上攻三陽也。其面赤發熱者。毒盛極而攻表也。均不因痲疹而然。啓腿灣痧筋。放六鍼。毒血墨黑。未愈。用清涼至寶飲。減細辛。加黃芩、乾葛、紅花、牛膝、木通。微冷飲二劑漸安。但腹中飽悶。按之則痛。用丁沉阿魏丸。微溫飲之。又付必勝湯溫飲四劑。下盡黑惡毒物而愈。

一、殳鈞甫子。二月間痲疹後。遍身疼痛。不能轉側。有以痲疹餘毒治之。反加沉重。延余。脈累累如貫珠。時一促疾。蓋遍身疼痛不能轉側者。痧脹毒攻血分也。脈累累如貫珠疾促者。痧脹於中。筋脈縮急而然也。反加沉重者。誤飲溫熱。痧毒內攻勢盛也。放腿灣痧四鍼。及臂指痧二十餘鍼。咸流紫黑血。未愈。用桃仁紅花湯。加牛膝、山查、枳殼、磨降香。微溫服四劑而安。

痲疹夾痧脹蛔結

痲疹治法易明。若夾痧脹。不放不刮。或犯痧脹之禁。痲疹亦隨痧脹反攻臟腑。蛔

不能存。非吐而出。即從大便而下。否則結於大腸。臍中作痛。治宜先施刮放。後用芒硝、大黃。攻其死蛔宿糞。令毒從大便而出。則痧脹乃解。痲疹輕者自消。重者自發矣。

治驗

一、劉香仲孫女。二月間傷風發熱咳嗽。痲疹隱現不發。喉啞失音。臍腹疼痛。昏悶沉沉。前醫不治。延余。左脈芤。右脈濇。時有歇指。以火照手背指上痧筋。放二十餘鍼。用沉香丸清茶稍冷飲之。付紫朴湯合荆芥銀花湯。俱微冷飲之。後連放指頭痧二次。如前藥加黃芩、石膏、芒硝、大黃微溫飲之。喉稍有聲。乃去石膏。加黃柏。溫飲之下死蛔四條。大便通而愈。

一、劉姓婢犯痲疹。發熱咳嗽腹痛。脈洪大無倫。亦夾痧脹者也。放腿灣痧五鍼。紫黑毒血成流。又放指頭痧二十餘鍼。用桃仁紅花湯減蘇木合荆芥湯減川芎。加黃芩微冷飲之。下蛔二條而痊。

一、過洪甫發熱咳嗽吐瀉。痲疹現而復隱。口渴唇焦。鼻紅瀉血。舌有黃胎。繞臍硬

痛。叫喊非常。醫治不應。其弟德甫延余治之。左脈俱伏。右脈洪緊。放指頭臂上痧三十餘鍼。用獨活紅花湯加石膏、黄芩、芒硝。微冷飲二劑。瀉下宿糞死蛔六條。癍疹乃發。次用荆芥銀花湯加玄參、黄芩、黄柏微溫飲之三劑而愈。

一、方原行次子。傷風發熱。咳嗽煩悶。腹中痛。癍疹現而復隱。喉啞失音。六脈弦緊。放乳上指臂痧二十餘鍼。未愈用射千兜鈴湯。減甘菊、花粉。加石膏、桃仁、紅花、大黄。二劑。微冷飲之。下宿糞死蛔三條。癍疹始透。復放腿灣痧。腹痛餘症俱瘳。

傷寒黄癍兼痧

讀傷寒書。有發黄發癍。余以爲有痧焉者。蓋發黄發癍。皆卽傷寒現症也。或中穢氣。或因暑氣。或感時行不正之氣。遂兼痧脹。卽傷寒兼痧之說也。

治驗

一、孔叔元傷寒傳胃腑。口渴壯熱。頭汗發黄。舌胎芒刺。腹脹迷悶。舌短聲重。氣急發喘。余見脈左寸關微伏。餘脈弦緊。曰痧毒阻於筋脈。脈氣不宣。故微伏而弦

緊。兼之胃腑熱極。痧毒乘之。一飲熱湯熱物。痧毒橫行。攻擊臟腑。故見此等惡症。先放頭項痧一鍼。次放指頭痧二十餘鍼。及乳上痧二鍼。迷悶即鬆。付以為藥順氣湯加石膏、黃連、大黃、桃仁二劑。微冷服之頭汗舌胎始退。餘症漸解。復放指上痧。付枳實大黃湯減槐花。加紅花、芒硝二劑溫服乃瘳。

一、孫彥衢內室。壯熱發黃頭汗如雨。大渴唇焦。左脈弦緊。右脈沉微。放手臂腿灣上下痧四十餘鍼。流出紫黑毒血未愈。付細辛大黃丸、沉香鬱金散。微冷湯下。用桃仁紅花湯。加牛膝、石斛。二劑。微溫飲之乃痊。

一、梁鍾素傷寒六日。壯熱發癍。大渴昏沉。余見脈洪大無倫。兩太陽青筋。刺痧三鍼。放腿灣痧五鍼。出毒血未愈。用荊芥紅花湯合清涼至寶飲。加石膏稍冷送下。四劑而愈。

一、湯茂珍次女。八月傷寒。日晡壯熱。口渴發癍。頭痛如破。聲重耳聾。吐蛔二條。迷悶幾死。兩寸脈微無力。兩關弦細。兩尺左滑右緊。放腿灣痧三鍼。略鬆。用清涼至寶飲。加黃芩、牛膝、石膏、桃仁、澤蘭、烏藥、枳殼。微冷飲之不應。復放痧用熟大黃三錢。細茶一撮。煎服而痊。

痧類陰症

痧症類傷寒。不獨類傷寒傳經熱症。觀諸痧變脈候。更有不似陽而似陰者。幾令人反疑爲直中三陰真寒症。痧毒入深也。稍用熱藥熱飲。便不可救療。

治驗

一、章晉卿發熱。沉重口渴。兩顴紅赤。唇燥舌胎。兩手震動。舉家驚惶。脈沉微無力。時有用乾薑、肉桂治之。有用附子治之。此則認脈爲陰而作傷寒三陰真寒症治之也。服之危篤。延余四子端英診之。知其脈症不合。看腿灣痧筋。放四鍼。流紫黑毒血。付石膏、黃連、黃芩。兼活血順氣之藥。稍冷飲之。一劑而鬆。再劑而安。

一、楊馥音發熱嘔吐泄瀉。手足踡攣。怕聞響聲。頭汗如雨。有指爲虛極而然。用大劑人參補之。反加昏悶。余按其脈。沉細無力。視其面有戴陽之色。迨詢所飲。見熱而拒。遇冷則喜。余思此必內有痧症熱毒。故脈症若斯。扶看腿灣痧筋二條。放之。深紫黑毒血如注。用桃仁紅花湯。加角刺、牛膝。微溫服四劑。用淸涼至寶

飲。加黃芩。溫飲二劑而痊。

一、何心祝。身不發熱。咳嗽吐瀉。踡臥沉重。手足俱冷。昏迷不醒。喉中痰聲不絕。醫者四人。咸云床褥不謹。內中陰寒。用人參、黃耆、附子、乾薑等藥服之。病日增。余按脈。徐疾不常。時有歇指。探其氣。口熱如爐。看其舌。有黃黑胎芒刺。余曰。此非直中陰經真寒症也。其族兄爭之不已。余曰。焉有陰症而舌胎芒刺。口熱如爐者乎。況服參、耆、薑、附。已有明徵。若必欲以陰治。請辭。其家人固求余。先用陰陽水二碗飲之。遂覺稍醒。其弟二人。竭力扶起。放腿灣痧六鍼。用射干兜鈴湯。去甘菊。加烏藥、玄明粉、檳榔、萄子。二劑。稍冷飲之。後減玄明粉。加童便。六服而痊。

呃逆痧

呃逆俗名冷呃。有寒有熱。有虛有實。有因痰火而發。有因血鬱而成。有因食阻而得。有因氣阻而生。有因病重發喘為呃。謂之喘呃。若一概認呃為冷。以丁香、柿蒂主之。謬矣。故老弱氣虛犯呃。非參不補。若虛極陰寒犯呃。非薑、桂、附子不溫。卽此冷呃。治之亦異。而況痧脹為呃。有痰火血鬱之分。有食阻氣阻之異。有病重喘呃

之凶。苟非細辨受病之原。用藥稍或不妥。非惟不效。勢必阨死。是明痧阨之害焉。

一、徐望舒傷寒變瘧。阨逆三日夜。兩寸脈微。餘脈緊滑。余曰。阨逆脈異。病後兼痧也。閱腿灣上下痧筋放四鍼。紫黑血流不愈。用細辛大黃丸。清茶稍冷服之。付清涼至寶飲。微冷下而痊。

一、王彥甫內室。產後月餘。發熱阨逆。腹脹沉重。其長子謂余曰。老母產後傷寒六日。沉重異常。忽發冷阨。將若何。余診之。六脈弦細而疾。口渴畏熱飲。痧症顯然。放臂痧三鍼。血流如注。又放指上痧三十餘鍼。用蘇木散。併付桃仁紅花湯加山查、蔔子。二劑。俱微溫飲之乃愈。

一、孫靖公六月心煩阨逆。兩寸關俱細濇而數。且喜冷飲。余曰。痧脈已現。痧症昭然。刮痧放痧不愈。用清涼至寶飲。減細辛。加香薷、黃連、童便、食鹽。微冷服遂愈。

盤腸痧

痧毒肆行。盤轉腸胃。雖不痛不疼。苦楚萬狀。命在須臾。此緊痧之症也。

治驗

一、張方曦內人。十一月間胸腹中氣不舒暢。惟是盤旋絞絞於胸腹腸胃中。叫喊幾死。將及半日。時晚。延余診其脈。洪大無倫。令其僕婦放指頭痧二十餘鍼。用救苦丹。沉香丸。淸茶稍冷飲之。未愈。付防風勝金湯。加桃仁、紅花。治之而痊。

一、汪履公弟。三月飯後。驟然叫喊。腹中絞絞。迷悶無極。六脈俱伏。放腿灣痧六鍼。紫黑毒血出如湧。不愈。復用鹽湯冷飲二大碗。吐去新食。付淸氣化痰飲。稍冷服而愈。

一、臧玉鉉炎月旁晚。胸腹迷悶。苦不可言。自謂死期在卽。舉室驚駭。延余。右三部脈伏。左三部脈洪大無倫。放指頭痧三十餘鍼。未愈。用礬湯冷飲二碗。吐去新食。付蒲黃飲。減薑黃。加萄子。微冷服而痊。

自汗盜汗驚惶痧

自汗陽虧。盜汗陰弱。聞聲而驚震。遇響而惶懼者。虛極之候。若因痧有是症者。固表固本。在所大忌。務宜辨之。

治驗

一、陳肅達內人。本質素虛。凡遇病非人參不效。四月間心胸煩悶。汗流不絕。聞聲驚恐。初病延余。脈未顯難辨。余聞素虛。雖不敢用參。付平劑不應。延他醫付藥加參補之。疾益甚。復拉余。按脈不見沉微。反見浮洪緊大。余曰痧也。三子叔揚爲母放痧畢。余用寶花散、沉香阿魏丸。微冷茶飲之漸安。肅達恐虛實未明。停藥二日。後用歸身、山藥、茯苓、麥冬、沙參、丹皮。四劑而愈。

一、潘中黃心胸煩悶。睡卽盜汗不已。先將腿灣痧筋放之。卽發暈不愈。越六日延余。按其脈不與症合。余曰痧毒。幸放故無大害。其發暈者。適遇痧氣衝心。是以得暈。非放痧之害也。復爲放指上痧三十餘鍼。未愈。用寶花散微冷飲之。用獨活紅花湯加蔔子。調黑糖治之而痊。

一、祝公庵次子。發熱頭疼。自汗如油。痰喘如鋸。時覺昏沉。有以牛黃抱龍丸、生薑、湯治之。更重延余診之。脈上盛而下虛。放乳邊痧三鍼。腿灣上下痧六鍼未愈。付桃仁紅花湯。加牛膝、石斛、細茶。微溫飲之。三劑而安。

一、石敬村女。口渴盜汗。腹脹如臌。有治之不應。余按脈弦細無力。放指頭痧二十餘鍼。用蘇木散。合寶花散、砂仁湯。微溫飲之。付蒲黃飲。加角刺、蔔子。溫飲四劑。

又用清涼至寶飲。二劑而痊。

痧類三瘧

瘧有一日一發。有間日一發。有三日一發。邪氣所湊。感受各有淺深。若三日一發者。所感獨深。但痧毒乘之。陰受其禍。卽有不測焉。能識之邇於全書所記外。見有痧類三瘧者。故續編之。以彰其害焉。

治驗

一、陸淑韓祖。年近七旬。八月患瘧。間二日一發。寒熱甚重。心胸煩悶。將及半月。左脈微濇。余曰。不意斯疾亦有痧焉。刺腿灣痧三鍼。流血紫黑。用寶花散、沉香丸。清茶微冷飲之。付防風散痧湯。加連翹、柴胡、橘紅、膽星、微冷服二劑。六日乃痊。

一、懷惟貞患三瘧半年。忽煩悶沉重。坐臥不安。六脈俱伏。余曰。此三瘧兼痧者也。刺腿灣痧二鍼。流紫黑毒血。用寶花散。清茶微冷飲之。遂鬆。後不服藥漸痊。

咽喉諸症兼痧

咽喉諸疾。亦有兼痧之症與。若云咽喉從古無兼痧論。試思古人治咽喉十八症。有刺少商穴法。此何異乎。夫少商穴。屬太陰肺經。在手指爪角內側。刺之出血。以洩其毒。治惟一經。尚有其效。若乃兼痧。凡經絡所傷。或上或下。隨經刺放。以拔痧毒。乃反莫救於咽喉乎。余竊謂咽喉兼痧。痧毒內發。病必難愈。若按脈看筋。能先治痧。令痧毒一去。然後內服藥餌。外用吹藥可也。

治驗

一、余長孫患喉痏。脈虛而微數。閱腿灣痧筋。放三鍼。流紫黑毒血。吹冰硼散。用清涼至寶飲。減細辛。加射干、連翹、枳殼、牛膝、貝母。微溫飲之而愈。

一、陸思湖患喉癬危急。醫治不應。余診之。脈弦而緊。右寸脈伏。閱有痧筋。刺十餘鍼。紫黑毒血流如湧泉。吹冰硼散。用清涼至寶飲。減細辛。加山豆根、連翹、菊葉。飲之而痊。

一、繆瑞吾子患喉痹疼痛。脈兩寸俱伏。余曰。症與脈異。殆必有痧。若止治喉痹。恐難卽愈。不信辭之。他醫調治。痛益甚。復延余。放指頭痧三十餘鍼。口噙冰梅。治

一、其痰涎。用清涼至寶飲。減細辛。加射干、連翹。微冷飲之卽愈。

一、潘象黃隣人患咽喉腫大。看有痧筋。云此宜刺放。然後醫治則愈。嘗對余談及。余雖不臨症治之。然卽此一人。知天下患咽喉腫大必有同也。故幷記之。

口舌兼痧

口舌有疾。適因感觸犯痧。痧症雖發在後。治之不容或緩。卽使口舌症凶。痧脹較之尤急。斷不可先口舌而後痧脹也。

治驗

一、翁珍碩舌下起重舌。苦難盡述。有以少陰君火治之不應。余按其脈。左寸沉微。右關無力。若據脈宜補。據症宜涼。取痧筋驗之。放腿灣痧十餘鍼。皆紫黑毒血。求余立方。余曰。向所服者俱清涼之味。宜少加川連。所吹者俱引涎之物。宜多加冰片。卽爾奏效於所疾也。但服藥不當溫飲。略覺微溫足矣。三日而痊。

一、聶敏躬口疳作爛。吹藥益甚。放痧不愈。求余。右脈微緩。左脈沉伏。付清涼至寶

飲。減細辛。加石膏、牛膝、烏藥、枳殼、青皮。稍冷飲之。用冰硼散。加膽礬、兒茶吹之。乃痊。

類瘋痧

瘋有真瘋。有類瘋。不辨其實。概將花蛇等藥攻之誤矣。余見痧脹多變。更有類乎瘋者。故正其名曰類瘋痧。

治驗

一、范嗣瞻咳嗽氣急。兩顴唇口鮮紅。有以不足症藥治之不應。余以痧療之而痊。
迨半年後面顏上忽變出圓片。紅色高起。外科視之。認作大瘋治。余按脈微而緩。曰痧也。閱痧筋。放腿灣下三鍼。紫黑色毒血成流。又放指頭痧二十餘鍼。用沉香鬱金散。清茶冷飲之。付如聖散。加紅花、青皮。調黑糖湯。微冷飲之而愈。

黃氣病兼痧

腸胃內熱。積滯氣阻。成黃氣病。往往有兼痧者。非先治痧。則黃氣病終不能治也。

治驗

一、驟武弟婦患黃氣病。面色萎黃。腹脹如鼓。腿足俱腫。六脉微濇。令僕婦爲之放痧、三十餘鍼。俱紫黑色毒血。用沉香鬱金散、清涼至寶飲。加青皮、烏藥、檳榔、山查、蔔子、牛膝。俱稍冷服。腹脹始鬆。後惟用黃氣病本藥。微冷飲。四劑而痊。

一、蒯香年患黃氣病。熱渴脣裂。面黃腹脹。手足俱腫。食卽作瀉。及按其脉。徐疾不常。緣視腿灣上下痧筋。刺十餘鍼。毒血成流。用阿魏丸、砂仁湯微冷飲之。脹氣遂減。余卽以治黃氣病本藥治之。六劑而痊。

一、董臨橋腹脹如鼓。兩足微腫。飲食不進。面色乾黃。諸藥不應。求余治之。脉不洪數。反沉遲。刺指臂三十餘鍼。胸腹遂爽。卽用治黃氣病藥。稍冷飲四劑而愈。

翻胃噎膈痧

病有翻胃兼痧。有痧變翻胃。有噎膈兼痧。有痧變噎膈。其痧似慢。日漸凶暴。宜細

辨之。

治驗

一、包世球年六旬餘。患翻胃症。食卽心痛。嘔吐不止。余按其脈。六部洪緊有力。乃閱痧筋。放手臂腿上痧二十餘鍼。付以爲藥順氣湯及降香桃花散。俱微溫服。四日而痊。

一、蔡愛山胸中飽悶。欲食不食。食卽胃脘不寧。苦楚萬狀。余診之。右三部脈微濇。放腿灣痧二十餘鍼略鬆。日服蘇木散。微溫酒下二錢。六日而愈。

筋骨疼痛痧

筋骨疼痛。多延蔓終身治此者。或風、或濕。或氣阻、血凝。或流痰、流火。如此而已。然有效有不效。或爲痧暗相纏。令人莫識。此痧甚慢。不可不知也。

治驗

一、董季漣筋骨疼痛。臥床二年。諸藥不應。余診之。右脈微弦。左脈沉細。閱痧筋放之血流紫黑。用圓紅散。微溫湯飲之。付蒲黃飲。加五靈脂、角刺。溫服六劑而痊。

一、郝文存筋骨疼痛。步履艱難。吐痰氣急。左脈微芤。右脈弦緊。放腿彎痧紫黑血三鍼。用必勝湯加角刺。微溫飲之漸愈。

鬼箭痧

世俗傳鬼箭之說。有鍼挑火焠油髮艾桃搯諸法。不敢服藥。疑真有鬼禍。非也。識者辨之。謂鬼箭是風。神箭是寒。床箭是濕。痛而轉動者。氣與痰也。痛而難轉動者。血也。各有方治。然中亦有雜痧者。先治痧毒。後治餘症。治箭亦須知也。

治驗

一、曹叔恆偏身走注疼痛。不能展動。或曰。此鬼箭也。以油髮、艾葉搯之。以燈心蘸菜油點火焠之不應。適見余。自述其病。診之脈左虛右實。放痧三鍼。紫黑血流。用桃仁紅花湯。加穿山甲、天蟲、香附。微溫服。漸痊。

一、鍾洪武內室。腰背疼痛。臥床不起。有以爲鬼箭之病。從痛處挑筋十餘鍼不愈。延余脈徐疾不常。曰痧也。令其婢刮而且放。刺腿灣痧二十餘鍼。流紫黑毒血。用紅花湯加穿山甲、澤蘭、劉寄奴四劑。微溫服。乃痊。

久瀉肉瘦痧

瀉久則肉瘦。或健脾。或燥濕。或消積。或滲水。或補命門火。或平肝木氣。治瀉之藥。不過如是。若慢痧之變。久瀉肉瘦。病原不同。但宜治痧。則瀉自止矣。

治驗

一、姚公亶潘婢。久瀉不已。不思米食。日漸尫瘦。大肉漸脫。脈反有力。放痧二十餘鍼。紫黑毒血成流。付寶花散、阿魏丸。俱稍冷飲之。卽愈。

一、莫雹雲久瀉不已。骨瘦如柴。脣紅口渴。粥食不進。胸中飽悶。脈反微伏。放腿灣痧四鍼。毒血紫黑流出如花。用沉香丸。清茶湯冷飲之。付稜朮湯。加銀花、澤蘭。治之而愈。

一、巢茂公次子。久瀉肉削。咳嗽不已。夜臥盜汗。目白微紅。余診之。脈寸伏關弦。放腿灣上下痧三鍼。復刮痧畢。付清涼至寶飲。加山查、蔔子、銀花。微冷飲之而痊。

婦人隱疾痧

婦人幽隱疾。多有兼痧。最難識認。惟在診脈之人。指下明白。乃無差誤爾。

治驗

一、婦人患血淋三月矣。頭面腿足俱腫。六脈洪實緊盛。余意血淋熱症也。洪實緊盛熱脈也。何乃頭面腿足驟然俱腫。殆其痧乎。令其家人放腿灣痧二十餘鍼。多用清涼解毒之劑。治之而痊。

一、婦人患血崩。其家人曰痧也。引他婦閱之。果有痧筋。放之。用養血和中之劑。治之而愈。

脚氣痧

脚氣有因乎痧者。此慢痧纏綿腿足。或半年一年。或五年十年。其疾僅在腿足。上身氣血流通。脈往往不現。但兩尺脈。微數有力而已。凡遇雜病。切忌升提以防痧。若不知治痧毒肆行。腿足紅腫。痧筋一散。無從可放。所以四肢痧難治。

治驗

一、老年人苦足底燥烈。以爲氣血衰微所致。不用藥治之。閱有痧筋。令放四鍼。毒氣散行。腿足遂腫。次日放痧四十餘鍼。其腫漸平。三日又放痧四十餘鍼。足底漸滋潤。惟是日當放痧。不服藥而愈。

一、王姓者。患脚氣腿足俱腫。看有痧筋。懼痛不治。緣世人犯此者多。故記之。

耳痛痧

耳孔甚微。腫痛最苦。若兼痧。其勢必盛。治惟以痧爲先。耳痛亦有驗焉。

治驗

一、鄭惟和左耳出膿。腫痛連左太陽。及肩脇俱痛。右脈沉微。左關細濇。看痧筋。刺左腿彎十餘鍼。痛遂減。內用如聖散。稍冷飲之外用羊糞一粒。綿裹塞耳卽癒。

一、翁左溪右耳腫痛。日夜不寧。脈微而緊。放腿彎痧十二鍼。血流紫黑。用清凉至寶飲。減細辛。加牛膝、石斛。稍冷飲之而痊。

手臂痛痧

手臂有痧。攻及臟腑者爲緊痧。不攻臟腑者爲慢痧。慢痧之症。惟刺手臂。緊痧之症。兼服痧劑。

治驗

一、余右臂筋中作痛。閱有痧筋。刺三鍼出毒血。臂痛遂愈。

一、高松筠左臂疼痛。醫治不應。閱臂上痧筋。刺四鍼。出毒血。不藥而愈。

腫毒夾痧辨

腫毒。陽者爲癰。陰者爲疽。往往有夾痧而發。設使不先理痧。單去毒亦不效也。

治驗

一、王姓者。腰臀間白腫如盤。臥不轉側。痛苦萬狀。將及二月。余按脈弦緊而或伏。曰夾痧之毒也。先放其痧。後理其毒。迨半月。出微膿而愈。

一、一人大腿紅腫如瓜。先放痧而治之愈。

一、一人左腎囊紅腫獨大。先放痧而治之愈。

一、一人小腹痛極生毒。平腫白色。先放痧而治之愈。

一、一人右臂生黑疔。先放痧而治之愈。

一、一人生右腎疽。大如小盤。墨黑。其孔數十。不知痛癢。發熱不食。閱左腿有痧筋。放之卽身涼進食。四日而愈。

一、一人生懸癰。兼患雙橫痃。引一放痧者。於尻尾骨上放六鍼。腿灣放七鍼。漸愈。

一、一人生鵝掌瘋。放痧而愈。

一、一人大痲瘋。手足拳曲。其形真可憐也。閱有痧筋。故記之。

刺螯瘟痧

時有壯熱煩悶。遍身痛。如刺螯所傷。鄉俗相傳。名爲刺螯瘟焉。以痧治之可全也。

治驗

一、林悅溪犯時疫瘟疾。壯熱口渴。胸腹迷悶。以手撫摩之。即如刺螯傷痛。遍體皆然。放腿灣痧二十餘鍼。毒血成流。用穿山甲、天蟲、角刺。加活血順氣之藥。稍冷飲之而痊。

地葡瘟痧

時有此疾。村俗相傳。名爲地葡瘟者。閱之亦有痧也。治在前遍身腫脹痧條內。故不更載治驗。但恐時人或誤。故復記之。

痧變發頤

痧者凶疾也。痧而發頤。毒氣上攻。尤凶之甚也。宜急治之。遲則難救。

治驗

一、汪雲文壯熱目赤。口渴煩悶。譫語神昏。左脈沉微。右脈歇指。痧也。先服陰陽水一碗。神昏少清。譫語稍定。然後扶起放痧訖。外用赤豆水搗敷圍。內吹冰硼散。付以穿山甲、天蟲、角刺、射干、山豆根、土貝母、連翹、烏藥、枳殼、川連、牛膝。微冷飲之。頤遂出膿些須。四日而愈。

急救逆痘要法

痘有順有險有逆。險者猶可囘生。逆者斷難療治。此不易之論也。然余觀嬰兒出痘。闇犯兼痧。其痘未有不逆。故兼痧之痘。或難放標。或標而不分顆。不起發。或當起發。分顆而反隱。或發癍疹。或變焦黑。或見飛漿。或生血泡。或肉腫痘不腫。或下身先發。而臉額不起。頂不行漿。或瑣屑細密。色澤晦暗。或一片如胭脂色。種種逆症。往往因痧毒惡血壅阻。以致殞命。愚嘗先放其痧。隨宜用藥。則毒血一行。壅阻

俱散。逆者可轉而爲順。難標者卽標。難起者卽起。當漿者卽漿。無奈世人以痘不可放痧。誤事不小。不知逆痘難療。更無生路。惟茲一法可救。但恐痧助痘毒內攻甚速。遲難挽囘。若逆痘始現。有痧卽放。治之甚易。凡遇逆痘。急宜鑒諸。

治驗

一、金權可女四歲。十一月間痘。五朝。放標至足。面痘猶細如芥子。隱隱不發。其腰下痘。反有水珠色。真逆痘也。閱左腿灣有痧筋。放一鍼。手指上痧放十五鍼。俱紫黑毒血。面痘立時紅活起發。余看痧氣已絕。惟用十神解毒湯減大腹皮加天蟲、大力子、山查、青皮一劑。次日面有行漿之勢。惟用養血托漿清涼解毒之藥五劑。痘卽如期灌膿收靨而愈。

一、金權可子三歲。十二月間痘六朝。左腰痘密有蟢窠形。色如水珠。其面臉痘紫赤滿頂不發。服酒漿桑蟲一條。反變兩顴一片。如臙脂色。不分顆粒。左額見飛漿一粒。亦逆痘也。余爲放指上痧二十餘鍼。痘卽分顆紅活。余惟用痧痘可兼治之藥一劑治之。次日痘卽行漿。後惟用治痘常藥。遂灌膿收靨而痊。

一、汪扶搖子八歲。六月間痘五朝。面上肉腫。痘不腫。他醫謝事。延余閱腿灣有痧筋。放四鍼。紫黑毒血成流。用寶花散。兼圓紅散。微溫湯服。次日痘即起脹。後惟用大補氣血藥。助灌膿收靨而愈。

一、褚雋甫女十二歲。八月間。痘四朝。偏身紫瘢。他醫莫治。延余閱指臂上痧筋。放二十餘鍼。用大黃丸稍冷湯飲之。瘢退痘起。後惟用清凉解毒之藥。即如期灌漿收靨乃瘳。

一、詹福先子六歲。九月間痘四朝。大渴舌心有黃黑胎。腰腹大痛。面部痘色焦紫。過頂不發。延余閱有痧筋。放腿灣指頭痧二十餘鍼。痛不止。用細辛大黃丸。清茶微冷飲之。痛稍減。付必勝湯加川連、石膏一劑。微溫飲之。痛止胎退。痘漸起脹。猶大便不通。去川連石膏。日服此湯。灌膿收靨。便通而愈。

痫症兼痧

痫、痼疾也。患此者雖不即斃。然往往勿獲長壽。治惟疏風消痰清熱。或溫下元而已。不知亦有痧焉者。宜辨之。

治驗

一、朱建溪婢犯羊癇風三年矣。余診之。六脈緊伏不匀。閱痧筋放之。付以沉香滚痰丸。微溫湯飲之遂愈。永不再發。

一、戚昭先次子患猪癇風六年。脈浮緊而數。閱痧筋放之。脈遂平。付以沉香滚痰丸。微溫湯服之。亦不再發。

麻木酸痒痧

麻木酸痒。古人論治宜遵。余不更述。但痧症變幻。時亦有之。

治驗

一、翁尙景遍身麻木。腿膝酸痒異常。脈微而細。放腿足痧四十餘鍼。指頭痧六鍼。未愈。付圓紅散。微溫湯服之。用當歸、金銀花、連翹、秦艽、穿山甲末、薑蠶、角刺、紅花。二劑。如前服而痊。

頭虛足腫痧

世俗相傳。有云男怕頭虛。女怕脚腫。謂醫治之難療也。獨是頭虛之症。世豈無有消風熱而得愈者乎。不知痧因風熱乃可治效。若不因風熱而因痧者。奚可更用發散升提之味耶。惟是頭面虛腫實因痧毒上攻三陽先宜放刮。後用清涼引下之劑治之。應無不愈。無令更變出凶險別病也。至若脚腫之疾。婦人犯此。不數年而小腿腫。加之大腿亦腫。漸漸入腹睡卽腿足不腫。內發脹悶。若當起坐行動胸腹乃鬆足腿復腫。如是日復一日。更不數年。勢必小便不利。大便亦阻。卽成真臌。愚按此因濕毒之氣。蒸淫於足。傷其血分變爲慢痧。不由鼻吸而入。故喫熱湯熱物。俱無驟害。脈亦有現有不現。及閱痧筋。或在腿。或在足面或在足兩旁。必多刺數次。出毒血爲要。如不愈。當內服藥餌平其氣血爲主。大忌升發燥熱之品。恐毒氣上騰也。若此之痧。有患五六年而斃。有患十餘年而斃。有患二十餘年而斃。世鮮識者。受苦甚多。不可不憫。余故特爲之著焉。

治驗

一、殳茂甫驟患頭面紅腫。心胸煩悶。口渴唇焦。六脈俱伏。放巔頂痧。及手指腿灣。二十餘鍼不愈。用清涼至寶飲減細辛。加石膏、知母、茜草。稍冷飲之。三服而愈。

一、方士彥患頭面漸腫。眉髮盡落。已二年矣。脈洪數而緊盛。放指臂痧。及兩太陽痧。二十餘鍼。腿灣痧四鍼。服清涼至寶飲。減薄荷、細辛。加穿山甲、天蟲、烏藥、續斷、桑寄生、紅花、歸身。微溫服之。十服而痊。

一、秦馥生內室。素患脚腫及腿。漸升於腹。夜苦心中飽悶。飲食不寧。日間行動。足腿復腫。十餘年矣。診脈細數。令其家人爲之數放足面及兩旁痧。用川楝子、金銀花、木通、澤瀉、檳榔、澤蘭、青皮、枳殼、烏藥、連翹。溫飲入服遂愈。

一、張書瞻病後足腫無力。少進飲食。兩尺脈伏。閱足面痧及足旁痧。腿灣痧放之。用川楝子、檳榔、金銀花、連翹、白茯苓、澤瀉、歸身、續斷、紅花、白蒺藜、烏藥而痊。

黃疸痧

黃疸之症。亦痼疾也。不用鮮草頭方之迅利。則不效。然亦有效有不效者。詎黃疸有必不可治者耶。蓋黃疸因內有實熱而發。若沙毒所變。亦有然者。務宜先施刮

放。後取黃疸方。選擇而用。自可得痊。

治驗

一、夏月溪目睛爪甲小便皆黃。四肢上下遍體黃腫。服他醫諸方不愈。余診之。脈微數而緊。若據脈宜補。據症宜清。不可中治。乃閱痧筋。放之漸鬆。用麥門冬四兩。猪板油四兩。煎服而愈。

一、婦人黃疸。放痧後用草頭方。搗汁酒冲服。二次而痊。

小兒夜啼痧

小兒暮夜啼哭不止。父母愛之。嘗百計撫摩。憂疑無極。曾不得立時安靜爲恨。不知胸腹疼痛故爾啼哭。若曰小兒無痧。吾不信也。

治驗

一、朱廣函女二歲時。至夜半忽然啼哭。叫跳不住。意其胸腹作痛。將刷子蘸香油

刮之痧起。不藥而愈。

一、汪洪臯子二歲。夜深啼哭。迨至清晨不歇。延余四子端英往視。其左腿灣有痧筋。放一鍼。流紫黑毒血。用防風勝金湯。多加麥芽。稍冷飲之而安。

驚風痰熱痧

小兒犯此。惟用疏風豁痰定驚之品其常也。然竟有疏風而熱不除。豁痰而痰不消。定驚而驚益甚者。得親審其病原有未當乎余嘗見此。審其症候稍雜。閱有痧焉。即以痧症治之甚效。

治驗

一、岳瑞昇幼子。發熱面赤。痰喘不已。兩目上視。困重沉沉。他醫莫治。延余。脈緊而數。先用圓紅散。稍冷湯飲之。令其家人刮痧。痧起未愈。用和脾宣化飲。研細辛大黃丸。微冷飲之遂安。

一、高子瞻女一歲。痰嗽身熱。手足抽搐。昏迷不醒。端英子往視。虎口脈不現。六脈

俱伏。閱腿灣痧。放一鍼。紫黑毒血流出。用救苦丹。清茶稍冷飲之未愈。又用三香散。微冷湯下而痊。

死症痧

詢治痧之法。凡人犯死症。亦有可救者乎。曰有。余且無論百病死症。多有可救之實惟據傷寒集中有云。赤瘢五死一生。黑瘢十死一生。陽症見陰脈者死。陰陽毒過六七日不治。兩感傷寒者死。汗後不爲汗衰。謂之陰陽交者死。不得汗者死。發熱脈疾躁。狂言不能食。謂之三死。咳逆不止者死。臟結者死。厥陰舌卷囊縮者死。脈代者死。少陰吐利。煩躁四逆者死。結胸症悉具。煩躁者死。發熱至七八日。膚冷而躁。無時暫安。曰臟厥不治。少陽與陽明合。汗不和。脈長大而弦。名曰負。負者死。陰陽易病。頭重眼花。四肢拘急。小腹絞痛。手足攣痛者死。脈陰陽俱虛。熱不止者死。傷寒七八日已上。大發熱者難治。溲便遺失者死。循衣摸牀。邪熱內弦。脈結濇者死。喘而不休者死。柔汗發黃者死。脣吻反青者死。環口黧黑者死。鼻如煙煤者死。直視搖頭者死。此等惡症。往往兼痧。已前治驗。歷歷有據。然余所救者甚多。難

以悉數。但人犯死症。如落深淵。利在見之蚤。救之急爾。

羊毛瘟痧

此痧言違先生道之甚悉。所以垂救後世多矣。余實未見。不敢妄論。近聞丹箴袁兄所述。自北方來親見。此症胸前生羊毛數莖。北人又有用銅錢置病所。以艾火燒錢上。外將瓦罐或竹罐盒之。卽時拔出汗水而愈。北人名打火罐。併能治痧痛是也。又聞北方人用手推背上二筋撮起。掐緊一時許。亦能治痧痛。此二法余雖未經驗。若爲之想亦有益無損。故併誌之。以爲荒窮僻野。無醫療治者。一生路焉。

痧脹破迷論

痧中禁忌。余慮不知痧。誤犯之。尤慮知痧同識所忌。譬若昏夜迷塗。高低莫辨。縱步於岩谷間。鮮不顚仆者矣。蓋痧受病。與雜症不同。見端與雜症相類。病家不信。以雜症治之。勿顧痧中禁忌。勢必日甚一日。病入膏肓。卽有進言刮放。一試焉無及矣。則受迷於痧脹之始者。此其一。亦有始卽知痧。稍用刮放。便謂業旣治痧。當

用別藥。幸而不犯痧禁。或可收功。若痧氣未絕。一犯所忌。愈服愈危。身命難保。乃曰非因痧脹之故。則受迷於痧脹之終者。此其一。更有患痧不識。用別藥不效。因而僅用刮放。不佐以治痧之劑。或僅投一二劑。復投別症之藥。致痧患復發。茫然不覺。乃曰治痧無效。不足信也。不知治痧用藥稍或不合。勢必痧毒內攻而斃。則始終受迷於痧脹之害者。又其一。更不特如是已也。或痧症有時汗出如油。誤服酸斂固表之味。或痧症有時寒熱無汗。誤服升提溫散之方。或痧症有時足冷過膝。誤服附子、吳茱、薑、桂之品。或痧症有時上吐下瀉。誤服香燥澹滯之類。或痧症有時惡寒畏冷。誤服薑椒辛辣之物。更有痧症或爲脹虛。誤用溫補之藥。痧症變爲脈旺。誤用冰寒之藥。或痧症變爲怪脈。雖不皆生。然誤認必死。棄而不救。而且痧症嘗似氣虛。誤用參、耆、苓、朮以補氣。嘗似血虛。誤用熟地、何首烏以補血。而且痧多死症。凶險非常。不復細審病源。以爲別症將斃。而且痧症略鬆。食物太蚤。因而痧物相裹。結於心胸。難以解散。而且痧症未絕。痧毒尚存。驟飲熱湯熱酒。遂致痧症復發。凶危莫遏。每有變在頃刻。悔之無及。此等受迷。皆余所目擊而心傷者也。若乃有見痧諱言痧。犯痧惡言痧。雖死於痧。勿知爲痧之害者。其天之所限乎。

余固不得而強之。卽有擯刮痧放痧治痧之方法者。余亦不得而強之也。嘗觀醫林多士。業擅岐黃深通古籍者。動輒援引內經諄諄不已。竟不知黃帝始製九鍼之法。以療民病。多刺少藥。卽如內經有云。諸瘧而脈不見。刺十指間出血。血去必已。先視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又云先其發時如食項而刺之。一刺則衰。二刺則知。三刺則已。不已。刺舌下兩脈出血。不已。刺郄中（卽委中）已經出血。又刺項已下俠脊者。必已。如先頭痛及重者。先刺頭上。及兩額兩眉間出血。先項背痛者。先刺之。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陰陽明十指間。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十指間出血。又如腰痛引項脊尻背如重狀。刺其郄中太陽正經出血。刺解脈在膝筋肉分間。郄外廉之橫脈出血。血變而止。解脈令人腰痛。如引帶。如折腰狀。善恐。刺解脈在郄中結絡如黍米。刺之血射以黑。見赤血而已。經載煌煌垂訓萬古。正後人之所當祖習者也。故痧多變。余不能盡述。凡在爾所不信者。試於清夜思之。苟遇斯疾。偶爾心迷。當刺不刺。當藥不藥。或誤人。或誤己。彼此不異。諒有同心。慎之慎之。

痧脹玉衡終

後記

康熙乙卯冬。或詢余痧症始發。何以即知其爲毒熱而有瘀血乎。余曰。痧在肌膚者刮。用刮刮之見點於肌膚。有紅有紫。紅者爲熱。紫者爲熱盛。猶之痘疹紅紫色。當斷之爲血熱矣。痧在血肉者利用放。放之紫黑惡血流出。即知毒瘀於血矣。且痧筋有現有微現。有乍隱乍現。有伏而不現。其現者放之而毒流。微現或伏者。必有瘀血惡毒。攻擊於臟腑間矣。余於是疾。往往兼用活血破瘀之味。固所宜然。不足怪也。若病在血分。而不知治。所謂失之毫釐。病家昧昧於所從。便已差之千里。如此疾變。世俗易愚。哀哀莫救。余故再爲之辭。　更見禪僧痧脹愈後不復再發。以無葷腥故也。自今而後。凡遇痧患得愈者。當知所戒。即無屢發之患。　凡症屬凶危。有似是而非。不識致斃。如似傷寒而非傷寒。似瘧疾而非瘧疾之類。或虛實難明。陰陽交錯。往往有痧毒雜焉。俱當用看痧法辨之。如果真痧認之的確。急宜救療。愚意天生君子。同本不忍。决不以予爲妄而鄙之焉。

〔清〕韓善徵 纂著

瘧疾論

中國醫學大成

凡例

一、瘧疾向少專書。惟明盧子繇有痎瘧論疏。泛引經文。食古未化。夫醫家著述。以切用爲要。茲編不蹈積習。務期簡明切當。不事高談以惑人。

一、靈素金匱等書。代遠年湮。必多缺誤。經中大旨。當以意會。最忌拘執一字一句。曲爲之說。如盧氏以痎屬陽。瘧屬陰。實嫌穿鑿。此編理衷一是。凡經文不可通處。概勿錄以強解。

一、述前賢諸說。或各篇首標明姓氏。或隨注於每篇夾敍夾議處。不敢掠美也。

一、茲編專爲瘧疾而設。他病不兼收。間有類及者。則低一格附於後。

一、前半卷辨晰諸瘧。症治分篇暢發。似無餘蘊。但古說多混雜不清。故兼糾其謬。以成數則。使學者知所適從。

一、中卷首列病。次列症。與因及脈。並附治法。但牝瘧古人皆謂屬寒。實不盡然。故無定因可分。另附其說於牝瘧案後。產前產後亦同此。

一、後半卷先列案。後列方。則臨症知所變通。立方有所取擇。統觀全卷。諸法略備。

倘有未盡。四海諸賢。匡余不逮。斯則生民之幸也夫。

自敍

余自幼名場奔走。困於諸生者二十年矣。每思平昔所攻。無裨於世。乃棄舉子業。廣搜岐黃家言。朝夕研究。迄癸巳夏秋。吾鄉瘧疾盛行。醫率投小柴胡湯。斃者接踵。詢諸醫。皆以此爲不祧之法。久之游於外。歷質各郡之負盛名者。亦未能明其義。心竊歎焉。嗣讀古吳葉香巖瘧案。若有所得。及見海昌王孟英著述。乃恍然於曩日醫家執正瘧之治。以療時感瘧。無惑乎輕病變重。重病至死也。於是潛心者又閱四載矣。不揣譾陋。因述先哲格言。參以拙意。編成是帙。稿凡五易。始付梓。誠以見聞未廣。就正有道云爾。若曰問世。則吾豈敢。

光緒二十三年歲在丁酉仲夏吉日曲阿韓善徵止軒氏書於申江旅次

瘧疾論提要

清、韓善徵纂。善徵字止軒。曲阿人。內經論瘧旣分六經。又分藏府。至仲景曰瘅瘧、曰溫瘧、曰牡瘧。皆未嘗謂專屬少陽一經。奈前賢因傷寒論足少陽經寒熱往來。休作有時二語。遂謂瘧疾無不本於少陽經訓雖在。置若罔聞。惟古吳葉香巖論瘧。原本經典不爲俗說所囿。嘉道閒海昌王士雄發明葉說更暢。卽徐洄溪猶以風暑入於少陽等語。妄議葉案之非。下此者更無論矣。善徵之論。首列各論。如正瘧、時瘧。伏氣內傷。外感合病。營衞氣血。上中下焦瘧名異同。截法治療諸說正誤。次列病分辨似兼痢。次列症分寒熱。日作閒作。晝夜早晏新久。次列因寒、風、溫、暑、濕、瘴、疫、食、痰、鬼、虛勞。次列脈瘧無定脈。次列案分古今。次列方分古今。其前半卷。辨晰諸瘧證治。分篇發明。似無餘蘊。中卷分列病症與因及脈。並附治法。後半卷。先列案後列方。則臨證知所變通。立方有所取擇。統觀全卷。諸法略備。盧氏痎瘧論疏。闡明古經奧義。以明瘧之本原。韓氏瘧疾論。博採時賢新法。以全瘧之療法。溫故知新。相得益彰矣。

瘧疾論目錄

瘧不專屬少陽……一
正瘧時瘧……一
伏氣外感內傷……二
合病……四
衞氣營血……四
上中下焦……六
瘧名異同……八
瘧不因地分輕重……九
扼要……一〇
治瘧不宜拘執……一二
截法……一四
治法……一五
諸說正誤……一五

病

辨似……一九
兼痢……二〇

症

寒熱……二一
日作間作……二一
晝夜……二二
早晏……二三
新久……二四

因

寒……二六

風……二七
溫……二七
暑……二八
濕……二八
燥……二九
疫……二九
食……三〇
痰……三〇
鬼……三〇
虛……三一
勞……三一
脈
瘧無定脈……三二
案

方

古……三三
今……三九
古……四九
今……五二

瘧疾論

清 曲阿 韓善徵止軒纂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瘧不專屬少陽

內經論瘧。言之詳矣。既分六經。又分臟腑。至仲聖曰癉瘧、溫瘧、牝瘧。皆未嘗謂專屬少陽一經。奈前賢因傷寒論足少陽經寒熱往來。休作有時二語。遂謂瘧疾無不本於少陽。經訓雖在。置若罔聞。惟古吳葉香巖論瘧。原本經典。不爲俗說所囿。嘉道間。海昌王孟英發明葉說更暢。無如歷久相沿。積重難返。信者十二三。不信者十八九。即明如徐洄溪。猶以總由風暑入於少陽等語。妄議葉案之非。下此者更無論矣。噫。醫道之難言。固非自今日始也。

正瘧時瘧

難經云。傷寒有五。傷寒、中風、風溫、熱病、濕溫、是也。王孟英曰。傷寒有五。瘧亦有五。不過重輕之別耳。感寒卽病爲正傷寒。或所感邪氣較輕。入於少陽之經。不爲傷寒。而爲正瘧。設冬傷於寒不卽病。則爲春溫夏熱之病。其較輕者。則爲溫瘧、癉瘧。若感受風溫濕溫暑熱之氣者。重則爲時感。輕則爲時瘧。統而論之。傷寒有五。瘧亦有五。蓋有一氣之感症。卽有一氣之瘧疾也。此理葉氏引其端。王氏暢其旨。真足喚醒醫家之夢夢矣。

伏氣外感內傷

凡邪客於內。時久乃發。曰伏氣。邪入卽時而病。曰外感。或飲食失節。或勞逸過度。曰內傷。因分列於左。

伏氣

經謂冬傷於寒不卽病。先夏至發爲溫。後夏至發爲暑。是伏氣之重者也。其較輕者。則爲溫瘧、癉瘧。經云。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陽氣大發。邪氣不能

自出。因遇大暑。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並出。病藏於腎。曰溫瘧。又云。肺素有熱。中氣實而不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氣內藏於心。曰癉瘧。他如風溫、暑濕及瘴毒、疫氣之內侵。而不卽發。皆伏氣瘧。丹溪云。瘧邪得於四氣之初。胃氣強者。伏而不得動者是也。

外感

王孟英曰。感寒卽病爲正傷寒。輕者入少陽爲正瘧。可知正瘧感而卽病。與傷寒同。夫邪受隨發。皆外感。昔丹溪謂瘧得於四氣之初。弱者卽病。則凡風溫、濕溫、暑熱及瘴毒疫氣。觸之輒爲瘧者。要皆外感瘧也。若夫卒感尸注客忤之氣爲鬼瘧。亦外感。邵新甫云。諸瘧由伏邪而成。非旦夕之因爲患。亦有不盡然者。

內傷

瘧之內傷。多由脾胃。而分有餘不足。夫脾主爲胃行津液。饑傷脾餒。勞傷脾乏。則健運失職。痰與濕遂聚於胃。爲不足。過飽脾困。過逸脾滯。脾氣困滯。則胃中痰生

濕蘊。爲有餘。皆足成瘧。不必先受外邪。而始生痰濕也。

合病

瘧之內傷外感伏氣。惟經中溫瘴瘧。不必再感邪而始發。其餘風溫暑濕瘴疫諸瘧。雖不必重感邪氣。然多有因重感乃成者。如先傷於暑。後傷於寒之暑瘧。經所謂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因得秋氣而作是也。先傷於寒。後傷於風之寒瘧。經所謂夏傷於大暑。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於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是也。先傷於風。後觸外邪。卽經所謂瘧生於風之風瘧。先受濕。後冒邪。卽經所謂足太陰之濕瘧。至於先受瘴毒疫氣內伏後受外邪而病瘧。皆伏氣因外感而作。丹溪云。瘧得於四氣之初。弱者卽病。胃氣強者。伏而不得動。至於再感。胃氣重傷。其病乃作。用此例推之。自可了然矣。若內傷或因脾少健運。生痰生濕。或食積內蘊。以致痰濕停聚。其瘧必因外邪而成。皆合病也。

衞氣營血

傳經直中四字。爲傷寒綱領。或在表。或在裏。其感邪較輕。入少陽之經。不爲傷寒。而爲正瘧。在半表半裏。雖分氣血。無分衞氣。惟感風溫、濕溫、暑熱者則不然。何也。肺主氣屬衞。心主血屬營。時邪從上受。其淺深分衞氣營血而時瘧雖所感較輕。其因無異。而深淺自同。至於感疫氣爲疫瘧。感瘴毒曰瘴瘧。皆從口鼻吸入。與時感受邪等。則重者有直入之勢。輕者亦必先由衞而氣。由營而血。故葉香巖製消毒丹。治疫之在氣。製神犀丹。治疫之在營。學者會通其意可也。但風溫濕溫暑熱諸瘧。每多伏氣爲病。有邪伏於氣。觸外感而發者。亦有邪伏於營。先自營而後達於氣者。今附其辨於後。

在衞者。初起口不渴。舌苔白。在氣者。口渴舌苔黃。小便色黃。在營者。舌色絳。口不渴。在血者。舌色深絳。或煩擾不寐。或發於夜而有譫語。且有瘧邪乘入血室者。如患瘧而女則經水適至。男則大便下血之類。至於舌純絳鮮色者。已入心包矣。內經有肺瘧、心瘧。吳鞠通發明更暢。肺瘧條曰。舌白渴飲。咳嗽頻仍。寒從背起。伏暑所致。此謂瘧邪之在氣者也。心瘧條曰。熱多昏狂。譫語煩渴。舌赤中黃。脈弱而數。自注云。心瘧者。心不受邪。受邪則死。邪始受在肺。逆傳心包絡。此

謂瘧邪之入心包也。足補前聖所未及。正不獨爲葉氏之功臣矣。

王孟英曰。伏氣溫病。自裏出表。乃先從血分而後達於氣分。故起病之初。往往舌潤而無苔垢。但察其脈。耎而或弦或微數。口未渴而心煩惡熱。卽宜投以清解營陰之藥。迨邪從氣分而化。苔始漸布。然後再清其氣分。伏邪重者。初起卽舌絳咽乾。甚有肢冷脈伏之假象。亟宜大清陰分伏邪。繼必厚膩黃濁之苔漸生。此伏邪與新邪先後不同處。更有邪伏深沈。不能一齊外出者。雖治之得法。而苔退舌淡之後。踰一二日舌復乾絳。苔復黃燥。正如剝蕉抽繭。層出不窮。不比外感溫邪。由衞及氣。自營而血也。秋月伏暑症。輕淺者。邪伏膜原。深沈者亦多如此。斯論語語精實。卓識直邁前人。或謂時瘧感邪。較時感爲輕。似未必有此等症。然葉案中有舌赤煩汗不寐。肢體忽冷。暑邪深入之瘧。而溫瘧伏邪。其必有深沈者。亦可旁推交通矣。　又曰。陰分素虛。溫邪直入營分。不必由氣而及。時感諸瘧亦然。蓋陰氣已虛。邪氣更陷。有始在氣。不轉瞬而直入營分者。玩葉氏所云。脈數舌紅口渴。熱邪已入血分之案。其理自知。

上中下焦

吳氏鞠通溫病條辨曰。傷寒論六經由表入裏。由淺及深。須橫看。本論論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淺入深。須豎看。與傷寒爲對待文字。有一縱一橫之妙。又曰。溫病由口鼻而入。鼻氣通於肺。口氣通於胃。肺病逆傳。則爲心包。上焦病。不治。則傳中焦胃與脾也。中焦病不治。卽傳下焦肝與腎也。而瘧疾何獨不然。故鞠通條辨中。兼列諸瘧。分隸三焦。今本此。復參拙意以明之。內經之肺瘧、心瘧。皆上焦瘧。癉瘧則曰肺素有熱。又曰內藏於心。亦上焦瘧。至謂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又謂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肺主皮毛。經謂藏於皮膚。是顯然在肺矣。外此若風溫暑濕疫氣瘴毒。皆從口鼻而入。鼻爲肺竅。其自鼻入。先及於肺。此皆上焦瘧也。素問中經瘧有足陽明瘧。足太陰瘧。臟有脾瘧。腑有胃瘧。而後世所云伏太陰之濕瘧。據脾經之痰瘧。凡一切時感。由口而入於胃。及上焦病不治傳於脾胃者。皆謂之中焦瘧。至於下焦瘧。內經有足少陰足厥陰及肝瘧、腎瘧。又溫瘧。內經謂病藏於腎。卽伏氣溫病發於少陰之類。不過溫病重而溫瘧輕耳。皆謂之下焦瘧。至瘧久爲瘧母。無非頑痰瘀血伏於肝絡。多由中焦不治所傳。亦屬下焦。若虛瘧、勞瘧。或傷脾胃。或損氣血。病無一定。皆以見症分中焦下焦可也。辨法略附於後。

上焦　在肺則舌苔白或黃。（邪在衞則白在氣則黃）頭痛。（肺主天氣天氣鬱故頭痛）口渴。（肺鬱爲熱）欬嗽。（邪主肺氣）上脘悶懊憹。（上脘屬上焦邪氣蒙閉於肺或有痰也）在心包則譫語。（邪鬱心包或兼痰）舌本純絳鮮澤。（舌本通於心絳爲熱灼心包鮮澤者營分熱而有痰也若舌本絳而中心黃或垢濁尤爲痰據）

中焦　在胃則胸痞悶。（胸在腹上邪蓄於胃也）嘔吐。（邪阻於胃也）在脾則大腹痛。或脹或滿。（脾以上爲大腹邪聚於脾故痛而脹滿也）諸症皆痰濕食爲患者多。

下焦　在厥陰則乾嘔。（肝陽逆）搦搐。（火動風生筋攣脈急）昏厥。（風煽火升故昏逼入膻中故厥）頭痛。（風陽上冒）胸悶欲絕。（肝氣上逆）或口苦。（木火炎上）味酸。（酸爲木味木被邪鬱故酸）蚘動。（木朽爲蠹木因邪熱薰蒸生蟲也關尹子曰人身內包蟲蟲又云蚘爲人身所應有之蟲古人皆宗此說大謬豈知物必因敗而生蟲蚘生不已則此物之生氣盡而人亦然夫人身雖象天地而臟腑之爲地無多詎能如天地之包藏惡物邪如謂胃中本有蚘乃婦孺之談非讀書明理者所當言也至前人以陰濕化蟲亦非蓋天令炎熱則生蟲嚴寒則蟲死葉氏就眼前指點爲確論）斯脈左關必弦。（左關爲肝脈木旺則弦）其脅下結塊。（肝絡於兩脅）邪乘血室。（肝爲血室）皆厥陰見症。在少陰則腰膝痠軟而痛。（腰爲腎府少陰經行於膝之前後邪客故痠痛）口渴。（腎陰被劫液不上供）咽痛。（少陰之脈循喉嚨熱隨經而上也）心煩無把握。（水不能承心）舌色光絳。（腎液傷）尺脈必數。或弦細。（尺脈屬腎數爲熱弦爲陰虧火熾細爲陰衰）皆少陰見症。

瘧名異同

瘧雖一病。而名實多。有因異而名同者。有名異而因同者。更有相沿俗說。牽混不淸。顯背經旨。以致後人無從剖晰分明。余故不得不辨。溫癉兩瘧。見於內經金匱者。係冬傷於寒。伏藏於內。鬱而爲熱。至於外感溫邪。亦曰溫瘧。暑邪深入。亦曰癉瘧。蓋溫次暑。暑卽熱也。所因雖異。見症則同。正不妨卽症而以類名之。此名同而因異者也。足少陽正瘧。是傷寒邪。金匱中牝瘧亦寒邪。但正瘧邪在少陽。牝瘧邪在足少陰。因雖同。經則異。此因同而名異者也。至於受暑卽發。與暑伏兼感外邪而發者。同曰暑瘧。受濕卽發。與濕伏重感外邪而發者。同曰濕瘧。但夏秋之瘧。觸邪卽發者不少。感邪而伏於內。必待他邪觸之而發者實多。要必以先傷何氣。而名其瘧。如內經先傷於暑。後傷於寒。仍以暑名之。先傷於寒。後傷於風。仍以寒名之。則知素問中有風瘧。雖未明言其因。亦必先傷於風。故名風瘧。乃雷少逸謂先傷於寒。後傷於風爲風瘧。金鑑中亦然。果爾。則食痰及瘴疫諸邪伏於內。重冒外邪而發者。亦可以後傷之邪名之耶。其強以內經之寒瘧而爲風瘧者。又不必言矣。至謂金匱有此說。何妄誣前聖竟若是。

瘧不因地分輕重

昔人每一病。動分五方立言。即如瘧疾。東垣、丹溪謂。吳楚閩廣之人。患瘧至多。陽氣素盛之處。其地卑濕。長夏之時。人多患暍瘧霍亂瀉痢。傷暑濕也。王肯堂云。南人不以患瘧爲意。北人則畏之。北人而在南方發者尤畏之。以此見治者。當知方土之宜也。此說相沿已久。凡病皆然。惟喻西江云。內經運氣。暑濕同推。不分彼此。何分南北。語有卓識。醫者胸中當活潑爲要。豈可先存成見耶。

扼要

凡著述家。徒求淵博。不得要領者。門外漢也。蓋一病雖有多種。苟閱歷深。識見廣。不難以一二語括之。如瘧疾一病。六經臟腑。以及內傷外感。名目繁多。而張石頑云。丹溪治瘧。悉以二陳爲主。可見無痰不成瘧也。葉香巖云。由於受暑傷食者多。又云。因暑而發者居多。又云。多因脾胃受病。邵新甫云。惟夏秋暑濕爲多。王孟英云。今世溫熱多而傷寒少。故瘧亦時瘧多而正瘧少。可稱要言不煩矣。蓋營衞之氣。出於脾胃。脾胃得職。則營衞調和。病於何有。或因飲食不節。停滯中州。脾胃之氣機被阻。積而爲痰。或因暑濕內侵。脾胃窒滯。痰亦因鬱而成。他若或既傷暑濕。

再傷飲食。先傷飲食。後傷暑濕。脾胃之爲病更劇。伏痰愈多。況暑多兼濕。脾爲土臟。而胃者以容納爲用。夏秋暑濕二氣爲病最夥。暑濕每由口鼻而受。其吸入必伏於脾胃也。脾胃既傷再受外感。則瘧因此而成。諸說雖略有異同。而致病之由皆歸一本。前賢格言。若合符節。醫者當知所適從矣。至仲景因當時傷寒之治法不明。故著論以示來學。非謂天下之病傷寒爲多也。後人不察。但見仲景祇論傷寒。遂謂傷寒較他病爲多。亦較他病爲厲。竟將本論中伏氣溫病。熱病中熱中暍。及內經病溫病暑。與夫難經濕溫熱病諸因。一切置之不問。其亦知無分今古。夏秋之病。較他時爲多。夏秋之死於病。亦較他時爲厲乎。見執一偏。莫此爲甚。則孟英所云。今世傷寒少者。僅就生平閱歷而言。亦謂古時非身歷其境。未敢直斥前人云爾。豈真篤信古時之傷寒多於時感耶。夢隱云。北省溫病亦多於傷寒。意亦同此。瘧疾之孰多孰少。可恍然悟矣。

讀徐洄溪病隨國運論。中多臆說。其謂　盛朝大權獨攬。陽盛於上。又冠飾朱纓。五行惟火獨旺。故其爲病。皆屬盛陽上越之症。果爾。則劉河間當宋之末。其論病何亦多主於火乎。嘗考潔古與河間同時。論中謂宋之末造。潔古、東垣輩。

皆以剛燥扶陽爲主。將河間多主火。強置不論。況張子和亦生當宋季。何亦宗河間而多用寒涼耶。總之國運雖有變遷。而天地之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歷今古而不變。夫溫熱在春夏。秋雖涼爲燥令。寒惟獨盛於冬耳。普明子云。冬月致病。祇風寒火春兼風寒濕火。秋兼風寒燥火。夏則兼風寒暑濕火。此千古不易之氣。則知古亦傷寒少而時感多也。且越人論五氣。傷寒居其一。而風溫濕溫熱病居其三。細玩經訓。而時感多於傷寒也又甚明。東垣脾胃論。每以香燥熱藥耗傷元氣爲戒。故脾胃藥中。往往加黃柏以瀉陰火。何嘗偏主剛燥。況辨著內傷。不過因當時人多飲食失節而設。並非爲主弱臣強立言。卽丹溪諸書。乃暢發前人所未及。亦非定因曩日膏澤不下於民。而爲補陰益下之法。醫者切勿以徐氏之言。印定耳目也。

治瘧不宜拘執

瘧分經絡臟腑。及風寒暑濕熱。與夫疫瘴客忤痰食等因。自宜辨症施治。乃俗醫槪以小胡柴湯爲主劑。王孟英曰。果係足少陽風寒正瘧。則參、甘、薑、棗。補胃充營。

半夏利其樞。柴、芩解其熱。無不立愈。蓋風寒自表而受。胃腑空虛。自能安穀。治必先助中氣。托邪外出。卽禦外邪杜其內入。誠一舉兩全之策。沈再平曰。若瘧係他經而用柴胡。必使他經之邪。輾轉而入少陽。遷延以斃。乃既死猶曰柴胡爲治瘧之主藥。吾開手用之。不知其何以死。病家亦以柴胡治瘧而竟不效。真其命之當死也。彼此昏迷。不得一悟。良可浩歎。孟英曰。溫熱暑濕諸瘧。邪從口鼻而受。肺胃之氣。先以窒滯。病發卽不飢惡穀。脘悶苔黃。苟不分別。但執小柴胡湯奉爲聖法。則參、甘、薑、棗溫補助邪。驟則液涸神昏。緩則邪留結痞。且有耗傷陰血而成瘧勞者。卽不用全力。而專以柴胡爲治瘧主藥。亦惟營陰充裕。或溫熱暑濕之邪。本不甚重。及兼感風寒之表邪者。始可見功。汪謝城曰。瘧妄用柴胡。必提成長熱不退。或兩耳大痛。甚至神昏。更或引動肝風。痙厥立至。生平見之累矣。又葉案中有熱邪入足少陽營分之瘧。不用柴胡。改用青蒿。誠以風溫暑濕諸邪。能入足三陰而爲瘧。自無不入少陽之理。既非寒邪正瘧。卽不得用柴胡之升發。以劫真陰。宗古法而變古方者。以邪之寒熱不同也。吳鞠通云。此葉氏之善讀古書。善用古方。豈他人之死於句下者所可同日語哉。至於倪涵初所定三方。自謂平易無奇。絕不

入常山、草果等劑。且不必分陰陽日數。及非時瘧。人無老幼。病無久近。俱用此不必加減。惟按次第服之。無不應手而愈。又謂不但時醫治瘧失宜。而古今治法千家。多有不得其道。是以不能速收全效。今立方不泥成法故奇。不膠成說故妙。遵而用之。百試百效。然倪所立首方。是平胃二陳兩方。加威靈仙、檳榔、青皮、黃芩、柴胡。施於濕痰兼風寒之表邪者自效。若溫暑熱用之。其弊與小柴胡湯等。雖無參、棗溫補。而一切辛燥香竄。劫奪營液。變症立見。即孟英所云。倪三方亦愈病者稀。而加病者多是也。倪自謂不泥成法。不膠成說。然此方不論何瘧。槪以按服。非泥成法乎。且必用柴胡。非膠成說乎。至第二三方。尤宜辨症而施。不可以其言效而輕試。夢隱又云。世人凡患瘧。不究病因。輒以薑棗湯灌之。其弊類此。凡屬時瘧。雖愈後亦忌食。食則必復。此時瘧所以異於正瘧也。可不察哉。他如諸家治瘧。歷來成方頗多。成說頗夥。醫者若能辨症施治。則圓機活潑。自不爲前人所囿。而病亦隨手霍然。孟英曰。余治瘧第不惑於昔人之謬論。而辨其爲風溫。爲濕溫。爲暑熱。爲伏邪。仍以時感法清其源。故少難愈之症。旨哉斯言。

截法

喻西江曰。壯盛之體。三四發後。瘧勢少減。可截之。虛弱者。始終不可截。葉香巖云。瘧不死人。截之而補早。必傳入裏而爲痢。或不得發越。而爲鼓脹。喻、葉所見略同。總之截是孟浪法。宜屏絕不用。即壯盛者。始終亦不可截。當淸其源以施治。自可萬舉萬全。

治法

己任編曰。凡瘧將發時。與正發之際。勿施治。治亦無效。必待陰陽升極而退。邪留所客之地。乃可服藥。且當未發前二三時。迎而奪之。喻西江云。瘧勢正盛。服藥與之混戰。徒自苦耳。但瘧之來去旣遠。藥不相及。五不當一。故服藥妙在將來將去時。更精妙可法。

諸說正誤

瘧疾一病。至葉氏香巖。撥亂反正。義乃大明。前此者。或偏執。或蒙混。若欲概辨。言實憚煩。今但就葉氏後諸家正之。誠以瘧旣由葉氏論定。而異端復起爲難。則來

學惑於邪說。易入迷途。外此若說有未當。雖非故與葉氏相反。亦師葉氏之意。以正其誤焉。徐洄溪曰。瘧總由風暑入於少陽。在太陽陽明之間。難有出路。故先聖所立小柴胡湯。專治此病。如天經地義。不可易也。凡古聖一病必有一主方。於瘧疾。小柴胡湯主方也。瘧象不同。總以此方加減。或有別症。則不用原方亦可。蓋不用柴胡。而亦有可愈者。固有此理。若以爲瘧而斷不可用柴胡。則亂道矣。乃葉老治瘧禁用柴胡。離經叛道。真出人意表矣。排斥葉氏。不遺餘力。夫徐氏著述。發前人之未發。精微幽妙。突過前賢。實葉氏後一人耳。乃於瘧病。獨泥成說。是亦智者之一失歟。其云瘧疾雖非專主少陽。而往來寒熱。豈能不及少陽。其亦知時感瘧邪。多在膜原。仍屬半表半裏。可謂專在少陽乎。葉氏禁用柴胡。是指時瘧而言。即徐氏所云不用柴胡湯而亦有可愈者是。若云葉氏於傷寒正瘧。亦不用柴胡。斷無是理。蓋正瘧少。時瘧多。葉案所列皆時瘧。未列傷寒正瘧。故不見用小柴胡湯。徐氏但見一斑。未窺全豹。乃攻擊若此。然其謂瘧病總在少陽。必以小柴胡湯爲主劑。膠柱鼓瑟。貽誤後人。罪實難逭。實由不知時瘧與正瘧相隔霄壤也。又葉香巖曰。瘧發既多。邪入於絡。徐氏云。從未聞瘧母生於絡中者。夫經主氣。絡主血。葉

氏所云邪入於絡。絡屬血分。徐云瘧每不生絡中。何仲景鱉甲煎丸中。用諸異類靈動之物破血。又用大黃等品泄血也。豈仲聖亦非歟。徐氏但知攻擊葉氏。故肆其說而不顧及聖經。其亦思葉氏治病固無不師承古聖也。汪謝城曰。治正瘧必宜小柴胡湯。溫暑亦有正瘧。不獨風寒。方用黃芩。是清熱非祛寒。柴胡主少陽半表半裏。黃芩裏藥。亦非以治表邪。但當辨其是否正瘧耳。若似瘧非瘧。不可妄用柴胡也。汪亦祖述葉氏。而立說亦多混雜。謂溫暑亦有正瘧者。其意殆指溫暑入足少陽言。但寒入足少陽。方得爲正瘧。若溫暑入足少陽。衹得謂之溫瘧暑瘧。黃芩可用。柴胡斷不可施。汪氏乃云柴胡主半表半裏之少陽黃芩裏藥。非以治表邪。但當辨其是否正瘧。是欲以小柴胡湯治溫瘧暑瘧耶。葉案中有熱入足少陽之瘧。將柴胡改用青蒿。治法精妙。汪氏尚未細心參玩。是以立說終欠斟酌。至云似瘧非瘧。不可妄用柴胡。竟將一切時瘧爲類瘧矣。豈知似瘧非瘧。乃瘧疾類症。如瘀血頑痰陽維等。皆有寒熱如瘧之象。方可謂之似瘧非瘧。而足少陽瘧以外之時瘧。詎得謂之似瘧非瘧乎。名不正。則所言自不順矣。葉氏後有吳氏鞠通。章氏虛谷。邵氏新甫諸人。皆香巖之功臣也。其說亦有未盡諦當處。如鞠通將陰氣

先傷。陽氣獨發二語。混論溫瘅兩瘧。無所區別。章虛谷議之誠是。但章氏因內經先傷於風。後傷於寒曰溫瘧。謂與瘅瘧有內傷外感之分。是指溫瘧爲外感。瘅瘧爲內傷矣。然內經云。瘅瘧乃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是瘅瘧亦因外邪內伏。溫瘧則曰先傷於風。後傷於寒。又曰得之冬中於風寒。病藏於腎。合參經義。風與寒雖有先後之分。要皆與瘅瘧同爲伏氣瘧。卽與熱論篇所謂病傷寒。先夏至爲溫。後夏至爲暑者同。不過彼伏邪重而爲溫熱病。此伏邪輕而爲溫瘅瘧也。虛谷極意分明。反悖經旨。惟雷少逸謂但熱無寒乃瘅瘧。金匱云。溫瘧無寒但熱。定係傳寫之訛。本素之先熱後寒名溫瘧。辨明與瘅瘧但熱者有異。是因症分病。頗有卓識。凡仲聖與軒岐有不相登對處。皆可作如是觀。或從靈素。或從仲景。以理之合者爲是。而昔賢之紛紛強爲穿鑿者。未免多事矣。邵新甫云。瘧疾獨手三陽。手厥陰。卻無其症名。但謂手三陽無瘧則可。謂手厥陰無瘧則不可。何也。內經有心瘧。葉香巖案中有心經瘧。皆手厥陰也。雖心不受邪。實包絡受病。鞠通曾補其義。然膻中者臣使之官。爲心主之宮城。包絡受邪。卽心經受病也。安得謂手厥陰無此症乎。若夫與葉氏同時齊名者。則有薛氏生白。論醫術實則遠不及葉。如醫

經原旨瘧中夏傷於暑注云。其時則熱甚。其邪則風寒。是以暑爲寒邪矣。蓋囿於前人陰暑之說耳。其亦知經訓明明言熱氣盛藏於皮膚乎。夫暑卽熱也。古人所云陰暑乃因貪涼而得。王孟英定爲夏月寒病。不得名陰暑。卽內經所謂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秋傷於風之寒瘧是也。薛氏於此關。尙未能透。亦可見其學力之遠不逮葉氏矣。至雷少逸謂暑瘧多因長夏納涼。感受陰暑。又云暑氣者陰氣也。下風瘧寒瘧。云亦由長夏先受陰暑。竟將風寒暑三瘧先受之因無所區別。旣與經旨不合。而辨症終多未淸。吾不知葉氏旣倡於前。王氏述之更深切著明。而少逸仍惑於昔人之謬論者。殆亦由識見未眞。故信之亦未能確也夫。

病

辨似

凡先寒後熱。或先熱後寒。而寒熱往來。有已時者。瘧疾也。然他病多能爲寒熱。謂之似瘧非瘧。如傷寒與勞病。皆有往來寒熱。但傷寒寒熱。初必惡風寒、發熱、頭痛、體疼。自太陽傳入少陽經。方有目眩、口苦、耳聾、胸滿、脅痛、嘔吐之少陽症。與足少

陽正瘧。遽見少陽症者不同。勞病寒熱。初必五心煩熱、倦怠、欬嗽。久乃成。勿以陰陽內損。誤認爲瘧。輕用表散。如小柴胡湯祛瘧飲之類。蓋凡大病後產後。俱有寒熱往來。或一日一二發。俱宜作虛治。他如失血、結血、痰飲、積聚、疝氣、食傷、勞傷、脚氣、瘡毒。皆有寒熱如瘧。不能盡舉。準繩中最詳。博考可也。昔賢云。寒熱發作有期者瘧也。無期者諸病也。然諸病寒熱發作。亦多有定時者。此說未可盡憑。總之遇有寒熱者。須問其原有何病。或寒熱外現有別症以辨之。如脚氣寒熱。必卒然脚弱不能動。瘡家寒熱。必身有痛。偏著一處。略舉一二。由此類推可耳。

兼痢

瘧轉痢。兼病也。大抵由治瘧不得法。或妄用截法。以致邪氣內迫而成。而瘧痢齊發者亦有之。昔人謂補中益氣湯最合肯綮。吳鞠通亦謂係邪內陷。病較深。治法不出喻氏逆流挽舟之議。說皆未當。夫瘧邪不一。即轉痢之邪亦不一。若邪是暑濕溫熱。而用升藥以提之。溫藥以散之。則邪得此而愈熾。神昏厥逆。其禍立見。至於補中益氣湯。溫補升提。更屬大謬。惟瘧久痢久。猶必審其邪氣已退。而脾胃陽

虛。中氣下陷者。間有可用。若概施之。則殺人如麻矣。醫者遇此等症。須認清所受何邪。及邪少正衰。或表裏分治。或袪邪補正。隨病立方。切勿惑於異說也。

症

寒熱

見足少陽症。而寒熱往來爲正瘧。夫足少陽主半表半裏。正陰陽交界之所。邪入於此。陰陽相爭。故寒熱往來。若風溫暑濕諸時瘧則不然。嘗考膜原在軀殼之內。臟腑以外。處肺下胃上之間。是膜原者。外通肌肉。內近肺胃。爲內外交界之地。如少陽之在陰陽交界處。亦一身之半表半裏也。時瘧諸邪。從口鼻肌肉吸受者。每入於此。而寒熱往來。豈得專屬少陽乎。惟內經金匱所云溫癉及他經臟腑諸瘧。或在經。或在臟腑。其寒熱雖不必盡由半表半裏。或因外邪。或因內伏。皆係衞與邪爭。盛衰互見。衞氣不和所致也。　足少陽與膜原。有半表半裏之界。其餘他經及臟腑。雖分陰陽氣血。俱無所謂半表半裏也。醫者不可不知。

日作間作

瘧之作以時者。因邪與衞會則發。衞與邪離則已也。日作者受邪輕。衞氣雖較滯而流行尚不過失其常度也。若邪受重。則衞因邪氣相薄。衞不能勝。氣較衰。行日遲。是以間日會。或間二日會方作。其日作轉爲間作者。邪進而衞氣衰也。間日轉爲日作者。邪退而衞氣漸旺也。間二日發。世謂三陰大瘧。丹溪以所發之時分經未嘗大抵此瘧由邪重難達。或偏勝於半裏之陰。或入於陰經所致。宜辨症施治。切勿惑於虛寒之說。概投溫補。

晝夜

邪在半表半裏。有陰陽之別。如邪入偏於半表之陽爲重。衞氣晝日行陽。卽能相薄。故晝作。邪入偏於半裏之陰爲重。衞氣行陽之時。不能領之使出。必待夜行於陰。方能達於外。故作於夜。若邪由半裏之陰而深入則在血分。是又偏重於陰矣。其晝轉爲夜者。是初偏於陽。後偏於陰。爲邪入也。夜轉爲晝者。是初偏於陰。後偏於陽。爲邪出也。凡邪之在陽經在陰經者同。是卽日作間作早作晏作。亦可以此類參。

早晏

早作晏作。或因受邪有輕重。衛氣有盛衰。或因邪氣有偏陰偏陽之異。衛氣有行陰行陽之分。仍卽日作間作。及晝作夜作。推其理可也。

俞東扶曰。古云日作者輕。間日者重。此不可拘。若日作而寒熱之時短。勢又不甚。則誠輕。倘勢甚而時又長。反不如間日者。尙有休息之一日也。何可云輕。惟瘧發漸早者爲易痊。漸晏者爲未止。乃一定之局。間有不一定者。如發漸早而熱退之時如舊。則其寒熱加長矣。愈長則正氣愈虛而加劇。不得引內經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爲證也。又有漸發晏而熱退之時如舊。則其寒熱漸短矣。愈短則邪氣愈衰而自止。不得引昔賢自陽之陰者難愈爲證也。隔二日曰三陰瘧。較諸瘧爲最重。有二三年未愈者。亦有二三月卽愈者。秪看其寒熱之輕重短長。以辨其病之淺深。然三陰瘧無驟死之理。反不比日作間作者有驟死之人也。此皆余生平所驗而言之。　又曰。夜瘧皆云邪入血分。當用血藥以提其邪。說固可通。然初起在夜。嗣後不早不晏。始終發於夜者是也。設超前漸近日昃。縮後已至日出。

皆不得謂之夜瘧矣。又曰。三瘧雖屬三陰。亦祇要辨明寒熱虛實。而應以溫涼補瀉。若謂陽經輕淺之方。治之無益。必以仲景治三陰之法爲根蒂。似屬高談。實門外漢也。玩俞氏諸論。可知讀書須明通。臨症宜活潑。豈得有一毫之滯機耶。

新久

初發者新瘧也。多發不已者久瘧也。久瘧中之胎瘧。有謂襁褓小兒患瘧爲胎瘧。有謂從未患瘧爲胎瘧。或以毋年之多寡。與瘧期相應。此未盡然。總之無論襁褓壯年。而未曾患瘧者。皆爲胎瘧。較諸瘧最爲難愈。仍當辨因施治。切勿輕用截法。至於瘧久不解。混入血絡。以致脅下成塊。曰瘧毋。或食積或痰涎或瘀血。皆能成此。亦有因調治失宜。榮衛俱虛。或截瘧太早。邪伏肝經。其痞居左脅爲多。以左脅屬肝也。當補虛之中。兼以通絡。若偏用攻破剝削。不顧其正。變爲中滿。遂不可救。外此又有瘧久邪陷厥陰者。如氣衝心痛。氣痞呃逆。噯噫味酸。嘔吐涎沫。或用旋覆代赭石湯。或用泄肝和胃法。若夫先厥而瘧。吐蚘下蚘。嘔逆腹鳴。脘悶之厥陰瘧。用辛酸兩和法。每於初病即見。未必待瘧久邪陷而然。但瘧久不愈。壞症必多。

心經瘧久。則爲煩渴見紅。宜涼陰。肺經瘧久。則爲胃秘腸痺。宜清降。熱邪結於氣分者。則有中焦痞阻。或按而痛。宜辛苦通降法。熱邪伏於血分。則有暮熱早涼。汗解渴飲。或清滎泄熱法。或清解少陽法。其餘症雖種種。大抵脾胃肝腎爲多。如陽瘧久而不欲食。是傷胃陰。宜清養胃陰。陰瘧久而食不化。是傷脾陽。宜溫運脾陽。至於浮腫脹滿。而濕寒濕熱。及痰阻中焦。皆能爲患。或邪戾氣滯。或飲食不節。或妄用截法。以致邪氣內錮而成。亦有脾胃受戕。元氣已虛。而見是症者。實則各辨其因以施治。或兼輔正。其虛而見不食倦怠。或納穀不運。漸覺衰微者。則用通補理中法。若瘧病久延。虛候迭起。脾胃累虛。遇勞輒發。或汗從背起。或肢冷泄瀉。或陽虛汗泄。有榮衛雙調法。有升陽補氣法。因症取裁爲要。邪劫肝陰。內風必動。或心熱火升。或寐少寤多。或心虛痙震。或冷汗頻出。或昏冒大汗。亡陽厥脫。隨宜用育陰潛陽。或龍蠣救逆法。邪耗腎陰。痿弱成勞。或肌消食減。或寐多盜汗。或面赤口乾。或溺血淋痛。或身動氣促。有養陰清火法。有清熱保津法。因症救逆可也。然足少陰。又有久病而下焦陽虛。如肢體倦怠。便溏畏寒。脈微舌淡。或白。或有粉苔。口不渴。或知飢食無味。或形寒嗜臥。而見少陰之陽虛症者。辛甘溫陽法。亦不可

不知。

因寒

寒入足少陽經。曰正瘧。往來寒熱。頭痛脅痛。口苦而嘔。用小柴胡湯。其偏於熱重者。暮熱早涼。汗解渴飲。伏於血分。用清解少陽法。此受暑熱而病卽暑瘧也不列於暑而附於此者庶使醫家知少陽傷寒外又有暑入少陽之瘧井可知受暑者不得名正瘧卽不得以治正瘧之法施之也

經謂肺素有熱。邪氣內藏於心。陰氣孤絕。陽氣獨發。曰癉瘧。蓋心肺同居膈上。主乎陽位。冬時伏寒。鬱而爲熱也。少氣煩寃。肺主氣肺受火刑也手足熱。陽主四肢陽盛故熱欲嘔。火邪干胃消鑠肌肉。肌肉爲陰陽極則陰自消也但熱不寒。陽氣盛也用甘寒生津法。

經謂冬令感風。寒藏於腎。至春夏而發。曰溫瘧。風寒蓄久而變熱也。口渴。鬱邪耗液先熱後寒。卽經所謂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衰則其氣復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是也骨節疼煩。時嘔。熱邪從少陰出外舍於腎之所合而上併於陽明也仲景用桂枝白虎湯。又雷少逸法。汗少者用清涼透邪。汗多者用清熱保津。

經謂先傷於寒。後傷於風。曰寒瘧。乃夏秋之感風寒也。寒長熱短。（感寒重也）頭痛。（風寒而鬱上攻）無汗乾熱。（寒與風鬱故也）脈弦緊有力。（傷寒脈也）用辛溫解邪法。　此風寒由肌膚感受與入足少陽為正瘧者不同。故無少陽見症。

風

感風而得。曰風瘧。惡風自汗。（邪客腠理不固故惡風而汗泄）煩躁。（風邪內鬱）頭痛。（風氣上鬱）寒少熱多。（風為陽邪故也）必待汗出淋漓。而熱始退。夫風雖為陽邪。要有溫涼之異。蓋此瘧多發於夏秋。如時當炎熱。則其風從溫化。天氣清肅。則其風從涼化。此一定之理。溫者口渴。脈浮數。治法與下溫瘧同。涼者口不渴。脈浮而不數。用葱豉湯法。以風雖涼。猶未寒也。故不得與寒瘧同法。

溫

冬煖不藏。及春初風木主令。溫邪上受。皆曰溫瘧。與外感與伏氣溫瘧不同。頭痛惡風。（溫為陽邪必傷陽絡是以頭痛惡風肺合皮毛而亦主表故亦惡風）自汗。（邪入太陰自汗皮毛開也肺亦主衛）咳嗽。（肺氣鬱也）寒熱。

有在衞在氣在營在血之分。辨見卷上衞氣營血篇在衞用辛涼泄衞法。在氣用涼泄清氣法。在營用清營泄熱法。在血用涼血散血法。或參用清解少陽法。若入心包用祛熱宣竅法。他如風暑濕熱諸瘧。同此法。

暑

夏傷於暑。曰暑瘧。惡寒壯熱。或微寒多熱。口渴引飲。暑傷氣分煩汗。裏熱而氣泄脈弦。暑爲火邪火熾故脈弦或洪熱盛則洪或輭或虛。暑傷氣故脈虛軟葉香巖謂陰氣先傷陽氣獨發。伏暑內動。與金匱癉瘧同例。用甘寒生津法。其因涼邪外來而發者。參入辛涼解表之品。若外感卽發或邪輕者。用清涼滌暑法。香巖云。幼稺之瘧。氣怯神昏。初病驚癇厥逆爲多。在夏秋之時。斷不可認爲驚癇症。必熱多煩渴。邪自肺受者。桂枝白虎湯二進必愈。蓋幼稺純陽。暑爲熱氣也。

濕

或受濕卽病瘧。或素停濕重。感外邪而發。曰濕瘧。一身盡痛。風濕相搏手足沈重。濕爲陰邪

滯於經絡也有汗。濕家多汗嘔逆脹滿。濕阻中焦其寒熱之多少。皆以濕之偏寒偏熱而見。若寒濕則舌苔白膩。熱輕則苔雖白而口必膩。重則苔黃口渴矣。寒濕用溫化濕邪法。濕熱用祛濕清熱法。

瘴

天氣炎蒸。山氣濕蒸。嶺南多有嵐瘴之毒。感而發瘧。曰瘴瘧。發則卽時昏悶。一身沉重。或寒甚熱微。或寒微熱甚。亦有狂言妄語者。亦有口瘖者。此毒氣從口鼻入內清陽之位。受蒸發之邪。壅遏於上也。初起時。邪必鬱於氣分。甚則血瘀於心。涎聚於脾。先宜宣竅導痰法。探吐其痰。然後辨其輕重表裏爲要。輕者在表。宜用芳香化濁法。重者在裏。宜和解兼攻法。

疫

感天地癘氣。襲入膜原。曰疫瘧。寒熱往來。右脈多盛於左。以膜原近胃口。疫氣侵入肺胃。故右盛。或一日一次。或二三次。而無定期。寒輕熱重口渴。凡沿門闔境。長幼之瘧相似者。皆

名疫瘧。正不必拘於一定之見症。當隨時令而治。用吳氏達原法爲主。

食

傷食再感外邪而發。曰食瘧。寒已復熱。熱已復寒。寒熱交併。噫氣惡食。食則吐逆。胸滿腹脹。用保和丸之法。若夾寒夾濕者。宜兼治。

痰

或素有痰積。兼感外邪而發。曰痰瘧。初發時頭痛而眩。（痰因邪鬱上攻故頭痛而眩）痰氣嘔逆。寒熱交作。用化痰順氣法。若昏迷卒倒者。（痰氣閉塞也）用宣竅導痰法。

鬼

卒感尸疰客忤。曰鬼瘧。寒熱交作。惡夢多端。時生恐怖。言動異常。脈乍大乍小。俗云發於夜爲鬼瘧者。非也。患此者。大都體弱屬陰之人。而強壯屬陽者不患此。古云壯士不病瘧。殆指鬼瘧而言。用驅邪辟祟法。

虛

元氣本虛。感邪患瘧。曰虛瘧。寒熱交作。自汗倦怠。飲食並減。四肢無力。脈舉按俱弦。尋之則弱。當辨因。先治其邪。或兼用輔正。又有瘧久脾胃累虛。而爲虛瘧者。亦不宜因虛而逕用補法。

勞

或久病勞損。或勞役過度。冒邪患瘧。皆曰勞瘧。當先辨其因以治瘧。切勿遽投補藥。以錮其邪。又有因久瘧不已。而爲勞瘧者。遇勞輒發。治法或一面領邪。或一面顧本。總當辨症以施法。虛瘧同此。

內經中溫瘧癉瘧暑濕寒瘧。皆言其因。至足六經瘧。則不言因而但言症。五臟瘧亦然。細諳之似多因。夫傷寒之症。如少陽之惡見人。陽明之喜見日月光火。少陰之欲閉戶牖而處。厥陰之恐懼氣不足。皆受陰寒。故見諸種之候。蓋古聖立言教人。不過略具規模。且當時文尚簡質。況靈素又爲殘編斷簡之書耶。徐洄溪云。內

經之文。亦論其理如此。其實病變不同。不可執一而論。此等處極多。不獨論瘧。學者當以意會。玩徐氏所言。可見經中之六經臟腑見症。亦未便固守其說而自囿也。

腑有六。內經獨有胃瘧何也。昔王孟英云。時瘧多而正瘧少。夫時感之風溫暑濕諸邪。多由口鼻吸受。及於肺胃。不比傷寒每由諸經而入。內經祇言胃瘧。包涵義蘊。實開後人無數法門。葉香巖謂瘧疾多由脾胃受病。卽於此推廣出之。蓋邪由上受。直趨中道。多歸膜原。膜原者。外通肌肉。內近胃腑。爲三焦之門戶。其邪在上焦者。爲肺瘧心瘧。留於中焦者。爲足太陰陽明瘧。趨於下焦者。爲少陰厥陰肝腎瘧。邪雖三焦分受。莫不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正不必若傷寒之邪由表而及裏。本論祇分三焦。不分六經者。職斯故也。

脈

瘧無定脈

昔人因金匱有瘧脈自弦一句。遂謂瘧脈無不弦者。然仲景溫瘧條。則曰脈如平。

並未嘗以弦一字。印定後人耳目。蓋瘧既無一定之因。自無一定之脈。詎得因一弦字而拘執耶。古人云讀書須具隻眼。豈欺我哉。

案古 歷來瘧案頗多惟擇其不偏執者分古今錄之

張戴人

嘗觀刺瘧論。欲試之。會陳下有病瘧二年不愈者。屢服溫熱。漸至衰羸。余見其羸。亦不敢便投寒藥。乃因內經有謂諸瘧不已。刺十指間出血。正當發時。余刺其十指出血。血止而寒熱立止。或駭其神。又一書生病瘧。間日而作。將秋試。及試之日。乃瘧之期。書生憂甚。誤以葱蜜合食。大吐涎數升。瘀血宿食皆盡。同室驚異。至來日入院。瘧亦不發。蓋偶得吐法耳。

資生經曰。有人患久瘧。諸藥不效。或教以灸脾俞。即愈。更一人亦患久瘧。灸此亦愈。蓋瘧多因飲食得之。故灸此得效。

朱丹溪

一婦人久痢。因哭子變瘧。醫與四獸飲之類。一日五六作。汗如雨不止。凡兩月。朱診之。脈微數。食少疲甚。蓋痢後亡陰。悲哀傷氣。又進濕熱之藥。助起旺火。正氣愈虛。今汗已大出。無邪可治。陰虛陽散。死在旦夕。豈小劑所能補。遂用參、朮各二兩。白芍一兩。黃耆五錢。炙甘草二錢。濃煎頻服。兩日寒熱即止而愈。

一少婦身小味厚。病瘧月餘。間日發於申酉。頭痛身熱。寒多口乾。喜飲極熱辣湯。脈伏。面色慘晦。作實熱痰治。以十棗湯爲末。粥丸如黍米大。津嚥十粒。日三次。令淡飲食。半月後。大汗而愈。

僉憲詹公。年近六十。形壯色蒼。味厚。春得痎瘧。朱視之。知其飫於醲肥。告之曰。須却慾食淡。調理浹月。得大汗乃安。公不悅。一人許以易愈。與劫藥三五帖。病退。旬日後又大作。又與之又退。綿延至冬。又求治於朱。知其久得藥。痰亦少。惟胃氣未完。天寒欠汗。非補不可。以一味白朮爲末。粥丸空腹熱湯下二百丸。盡二斤。大汗而愈。如此者多。但略有加減耳。

一富人年壯病瘧。自卯時寒至酉時方熱。至寅初方休。一日一夜。止甦一時。因思必爲入房感寒所致。及問之。九月暴寒。夜半有盜。急起不著中衣。當時足即冷。十

日後瘧。蓋足陽明與衝脈合宗筋會於氣街。入房太甚。則足陽明衝脈之氣。皆奪於所用。其寒乘虛入中。舍於二經所過脛所。會足跗上。於是二經之陽氣益衰。不能滲榮其經絡。故病作卒不得休。乃用白朮、人參大補附子行經。加散寒之藥以取汗。數月不得汗。病如前。因悟足跗道遠。藥力難及。用蒼朮、川芎、桃枝煎湯。以器盛之。浸足至膝。一食頃。以前所服藥飲之。其汗通身大出。病卽已。

一老人患瘧嗽半載。兩手尺脈數而有力。色稍枯。余料其必服四獸飲等劑。中焦濕熱下流。伏結於腎。以致心火上連於肺。故瘧嗽俱作。用參朮、升柴、芩連二三日。與黃柏丸服之。兩夜夢交通。東告急。朱曰。此腎中熱解。乃從前陰精竅而散走。故爲是夢。勿憂。次日瘧嗽果頓止。

善按。旣云心火上連於肺。祇宜清氣降火。豈可用參、朮以助陽。升、柴以升氣。立方尚欠精細。惟芩、連、柏等用之得當耳。

浦江洪宅婦。病瘧三日一發。食甚少。經不行已三月。診之兩手脈無。時當臘月。議作虛寒治。以四物加附子、吳茱、神麯爲丸。心疑誤。次早再診。見其梳妝無異平時。言語行步。並無倦怠。知果誤。乃曰。經不行者。非無血也。爲痰所礙而不行也。無脈

者。非氣血衰而脈絕。乃積痰生熱。結伏其脈而不見爾。遂以三花神佑丸與之。旬日後食稍進。漸出脈。但帶微弦。瘧尚未愈。因謂胃氣既全。春深經血自旺。便可自愈。不必服藥。教以淡滋味節飲食之法。半月而瘧愈。經亦行。

汪石山

一人形瘦色脆。年三十餘。八月因勞病瘧。寒少熱多。自汗體倦。頭痛胸痞。略嗽而渴。惡食。大便或秘或溏。發於寅申巳亥。一醫欲從丹溪用血藥引出陽分治之。汪診其脈濡弱。近駛稍弦。觀色察脈。乃屬氣血兩虛。瘧已深入厥陰矣。專用血藥。不免損胃又損肺。淹延歲月。恐久瘧成勞也。蓋嗽渴固宜養陰。自汗惡食胸痞。豈血藥所能獨理。古人用藥立例。指引迷途耳。因例達變。須後人推廣之。遂以補中益氣湯。加川芎、黃柏、枳實、神麯、麥冬。倍用參朮。煎服三十餘帖。諸症稍除。瘧猶未止。乃語之曰。今當冬氣沉潛。瘧氣亦因之沉潛。難使浮達。況冬月汗孔宜乎閉固。而瘧則必須汗解。當此蟄藏之令。安得違天時以汗之乎。且以參、朮、枳實、陳皮、歸身、黃芩丸服。胃氣既壯。來年二月。瘧當隨春氣而發泄矣。果如期而安。

俞東扶曰。冬藏難使浮達。亦備啓悟之一端。其不用血藥。誠爲高見。然補中益氣之升柴。已與欬渴不相宜。更加川芎何謂。

善按、汪所謂古人用藥立例四句。可謂拘執成說者之指南。昔石琢堂序葉香巖本事方釋義有云。爲醫者。在神明規矩。至哉言乎。

喻嘉言

袁繼明素有房勞內傷。偶因小感。自煎薑葱湯表汗。因而發熱三日。變成瘧疾。診其脈豁大空虛。且寒不成寒。熱不成熱。氣急神揚。知爲元陽衰脫之候。因謂其父曰。竊慮來日瘧至。大汗不止。難於救藥。今晚宜用人參二兩。煎濃湯預服防危。渠父不以爲意。次日五鼓時。病者便覺精神恍惚。覓得參至。瘧已先發。喻甚徬徨。恐以參補住瘧邪。雖救急無益也。只得姑俟瘧勢稍退。方與服之。服時已汗出沾濡。頃之果然大汗不止。昏不知人。口流白沫。灌藥難入。直至日暮。白沫轉從大孔遺出。喻喜曰。白沫下行。可毋恐矣。但內虛腸滑。獨參不能勝任。急以附子理中湯連進四小劑。人事方甦能言。但對面談事不清。門外有探病客至。渠忽先知。家人驚

以爲祟。喻曰。此正神魂之離舍耳。吾以獨參及附子理中駟馬之力追之。尚在半返未返之界。以故能知宅外之事。再與前藥二劑而安。

中尊陸六息久瘧。一日輕一日重。食減肌瘦。困倦噯氣。喻云。是由飢飽勞逸所感。受傷在陽明一經。故食減而大便轉覺艱澀者。胃病而運化之機遲也。肌肉消瘦者。胃主肌肉也。形體困倦者。胃病而約束之機關不利也。口中時時噯氣者。胃中不和。而顯晦塞之象也。一日輕一日重者。因時日干支之衰旺。與人身相關。故甲丙戊庚壬爲陽。乙丁己辛癸爲陰。瘧久食減。胃中之正已虛。而邪去未盡。是以值陽日助正。而邪不能勝。則輕。值陰日助邪。而正不能勝。則重也。當以理中湯助胃家中脘。俾得運用。則下脘之濁氣自能傳入腸中。而大便不艱。不復升至胸中。而膈間寬快矣。

張路玉

顧大來年逾八旬。初秋患癉瘧。昏熱譫語。喘乏遺尿。或以爲傷寒譫語。或以爲中風遺尿。危疑莫定。張曰毋慮。此三陽合病。譫語遺尿。口不仁而面垢。仲景暑症中

原有是例。遂以白虎加人參。三啜而安。

俞東扶曰。按內經論癉瘧。純是實熱症。故推其未病。則曰中氣實而不外泄。溯其受病則曰用力出汗。風寒舍於皮膚分肉。究其病發則曰陽氣盛而不衰。經文雖不言脈。其洪實有力可知。此條係癉瘧。故譫語遺尿不死。然入旬之外有此症。死者甚多。勿輕以此案作榜樣也。

案今

林羲桐

李某秋瘧。背寒肢厥。從卯時冷。至酉方熱。夜半無汗自退。不飢不食倦臥。倣陳達公解寒湯潞參、於朮、川附、川芎、柴胡、桂枝、草果、薑棗煎服。得汗而寒減。去川附加半夏、穀芽、陳皮、當歸。思食瘧止。

此症與丹溪所治年少足冷瘧相似。但彼由接內。此係陽虛。

子芝本間日瘧。偏頭痛連齒。夜煩不寐。症由膽火升越。震動心主。致神憒語錯。必熄膽絡風火。瘧邪自已。鈎藤、鱉甲各二錢。山梔、丹皮、麥冬各一錢。黃芩、連翹各七

分。半夏一錢半。夜交藤五錢。日二服。兼下牛黃清心丸。瘧輕。改用烏梅二枚。赤苓生首烏各三錢。鱉甲二錢。牛膝、當歸、丹皮各八分。一啜而止。

族某三日瘧。經年未止。處暑後燥氣加臨。日發寒熱。食頃煩嘈乾嘔。色悴甚。渴眩痔痛。此燥熱傷陰胃液虛而陰火上乘下迫也。倣甘露飲意用生地、知母麥冬石斛、花粉、白芍、阿膠。數服症退瘧止。

羲桐先生吾鄉嘉慶戊辰名孝廉也。著有類症治裁一書。凡例中謂葉氏因內經之旨。悟出養胃陰。何等超妙。卽如不食一症。粗工但知燥脾。愈燥愈結。善見因此而致死者。邇來不知凡幾。今讀此案。不覺爲之慨然。

王孟英

臧曉村病瘧。王曰。吸受暑邪。清滌卽瘳。乃自恣飲薑棗湯。三日瘧作甚劇。目赤狂言。汗下如雨。速邀王診。脈洪滑無倫。視其舌深黃厚燥。令取西瓜任病者食之。方從白虎而生石膏用一兩六錢。病卽霍然。

蔣北甌患瘧。醫與小柴胡平胃散而漸甚。繼以大劑溫補。勢瀕於危。復用桂枝、白

虎。狂亂如故。王視之。曰。暑瘧也。桂枝、白虎。用於起病時則妙。今爲溫散補燥諸藥助邪爍液。脈數無倫。汗渴不已。雖宜白虎。豈可監以桂枝助熱耗津而自掣肘耶。因與大劑白虎加花粉、竹葉、西洋參、元參、石斛服之即安。至十餘帖。瘧始瘳。而舌尙無苔。渴猶不止。與甘涼濡潤。三十餘劑而始痊。

姚小蘅患瘧。寒微熱甚。日作二次。汪某與柴胡藥二帖。勢遂劇。舌絳大渴。小溲全無。王曰。津欲涸矣。予西洋參、生地、知母、花粉、石斛、麥冬、山梔、百合、竹葉。五劑而瘧止。

陳舜廷瘧久不愈。其體素虧。醫皆束手。王視之。舌絳無津。微寒溲赤。原屬春溫化瘧。體與病皆不是小柴胡之例。過投溫散。熱熾津傷。與竹葉石膏湯。撤熱存津而愈。

善按、觀上數案。偏執之害顯然。兼可諳救弊之法。

周同甫患瘧多汗。醫恐其脫。予救逆湯而勢劇。王視之。曰。溼瘧耳。溼家多汗。毋恐也。況口渴溺赤。溫補勿投。與淸解而安。

廣孔愚子仲秋患瘧。寒少熱多。面目甚黃。苔膩大渴。腹脹溺赤。仍能納穀。且素嗜

肥甘。不能撙節。王按其脈。滑實而數。與承氣加知、芩、半、貝、翹、連、滑石、石膏、大腹、花粉之類。二十餘劑而始愈。是膏粱挾暑濕熱之治也。

余朗齋形瘦體弱。患間日瘧。寒少熱多。二便澀滯。脘膈悶極。苔膩不渴。王切脈緩滑而上溢。曰。素稟雖陰虧。而痰濕阻痺。既不可以提表助其升逆。亦未宜以涼潤礙其樞機。投以滑石、厚朴、竹茹、旋覆、通草、枇杷葉、蘆根、鬱金、蘭葉之方。苔色漸退。卽去朴、鬱。加連、枳、半夏。胸悶漸開。瘧亦減。便亦暢。再去滑、半、連、枳。加沙參、石斛、橘皮、黃芩。浹旬而愈。

許季眉室仲秋病瘧。自作寒濕治。益劇。其從予以爲挾風暑。連進清解。病不減。王診脈弦滑而洪。體豐多汗。苔黃便血。嘔渴妄言。徹夜不瞑。欲臥於地。乃伏痰內盛。暑擾陽明。投大劑石膏、知母、犀角、元參、石斛、銀花、花粉、黃芩、蘭葉、竹瀝。三帖症始平。芷卿隨以多劑肅清而愈。

韓嫗年近六旬。患三瘧於仲冬。醫進溫散。並令恣飲薑棗湯。旬日後粒米不沾。瘧至大吐。又進熱補。勢益甚。王視之。胸中痞結如絆。苔黃苦渴。溲如熱湯。脈弦滑右甚。帶下如注。投小陷胸湯。合溫膽薤白。服下大吐膠痰。十餘日胸痞始消。改投甘

涼。瘧亦漸罷。遽參滋陰。遂以霍然。

善按、三日瘧。邪入三陰經也。俗謂必屬陰寒。大謬。觀此案自知。

莊迪卿病瘧。大渴喜熱飲。脘悶脈伏。苔膩欲嘔。王曰。蘊濕內盛。暑熱內侵。法當清解。然脈症如是。乃痰阻氣道使然。清之無益。溫之助桀。宜以滾痰丸先爲開導。服後痰出甚多。脈即見弦滑而數。嘔止胸舒。苔形黃燥。與石膏、知、連、朴、杏、橘、半、茯、滑、斛、菖蒲、花粉等而安。

黃鼎如每年七十七。季秋患間瘧。每發加劇。寒甚微而熱必昏痙。舌不能伸。三發後。皆危之。王視之。顴赤目垂。鼻冷額汗。苔色黃膩。舌根純紅。口渴痰多。不思粥飲。脈至弦數。重按少神。症屬伏暑挾痰。而陰虛陽越。先與蓯蓉、鱉甲、楝、斛、茹、貝、燕窩、藕兩劑。而顴紅額汗皆退。繼佐參、瀝、薤、麥、枇杷葉、旋覆。去竹茹、蓯蓉。投三帖而昏痙止。又去薤、楝。加生地、花粉。服五日而瘧休。飲食漸加。居然告愈。

許芷卿痁起季秋。王清其伏暑而愈。迨季冬移居勞頓。瘧復間作。且面浮跗腫。喘嗽易嗔。人皆以爲大虛。王切其脈。左弦勁而數。右滑大不調。苔黃且膩。口渴溺多。乃肺胃之痰熱有餘。肝膽之風陽上僭。畏虛率補。必不能瘳。用西洋參、知母、花粉、

竹茹、蛤粉、石斛、杷葉、青蒿、秦艽、白薇、銀花、海蛇爲方。各恙悉除。

善按、此卽俗所謂勞瘧也。謂宜補虛。大誤。玩此可悟其非。

石符生父子。同時患瘧。醫投小柴胡湯加薑、桂不效。改用四獸飲、休瘧飲等劑。反致惡寒日甚。穀食不進。惟飲燒酒、薑湯。圍火榻前。重裘厚覆。胸腹痞悶。喜以熱熨。猶覺冷氣上衝。頻吐黏稠痰沫。延至臘初。疲憊不堪。始延王診。脈沈而滑數。苔色黃膩。不渴。便溏溺赤。是所受暑溼。失於清解。復以溫補從而附益之。釀成痰飲。盤踞三焦。氣機爲之阻塞。所以喜得熱熨熱飲。氣衝反覺如冰。以形脈兼症並究。則真熱假寒。自昭昭矣。予大劑苦寒藥。而以蘆菔湯煎。漸服漸不畏寒。痰漸少。穀漸增。繼用甘涼善後。喬梓皆得安全。

陳媪患牝瘧月餘。腹脹便祕。噯多不飢。口淡脈滑。王主連、朴、橘、貝、杏、茹、旋、苑、杷葉、蒺藜、爲方。數劑卽瘳。

善按、此痰熱內伏而化牝瘧者。古人謂牝瘧皆陰寒爲患。其拘執也顯然矣。

莊芝階媳患搐搦。間日而作。王診脈弦數。泛泛欲嘔。口苦不飢。凜寒頭痛。汛事愆期。溲熱如火。乃厥陰暑瘧也。投大劑犀、羚、元參、山梔、菊花、木通、知、楝、花粉、銀花等。

數日而愈。

何永昌妻病瘧。間二日作。乃毋謂瘧不可服官料藥。逕服籤方。旬日後勢甚危。王診脈沈細而數。尺爲甚。口渴目不欲張。腰收痛。宛如錐刺。寒少熱多。心慌慌不能把握。曰。異哉病也。此暑入足少陰症。喻氏所謂汗下溫三法。皆不得行者。用元參八錢。龜板、石斛各一兩。地骨皮六錢。知母五錢。桑葉、銀花各四錢。花粉三錢。丹皮二錢。令用大砂鍋煎而頻服。不必限劑。服三日瘧斷。而各恙皆減。粥食漸進。不勞餘藥而起。

九月。張春橋患瘧。寒少熱多。間二日作。甫兩發形即清瘦。王診脈弦而細。尺中甚數。疾作於子夜。口乾嗜飲。乃足少陰熱瘧也。兩發遽爾形消。胡可玩視。方用元參、生地、知母、丹皮、地骨皮、天冬、龜板、茯苓、石斛、桑葉。一劑瘧即止。再以滋陰而愈。

楊素園曰。此症人但知其爲三陰瘧。籠統以溫補之法。從未有分經用藥者。今提出少陰二字。創立清涼之劑。用藥精當。取效敏捷。法似新奇。理自完足。可以啓人慧悟。垂作典型。

雷少逸

己卯夏五。患寒熱者甚衆。醫以為瘧。所用皆是小柴胡湯、清脾飲、及何人飲、休瘧等方。皆不效。殊不思經謂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瘧發於秋令。今於芒種夏至而發者何也。攷歲氣陽明加於少陽。天政布涼。民病寒熱。斯時病瘧者。蓋時行疫瘧也。有建德某患瘧已久。雷曰。此時行疫瘧。遂用宣透膜原法加豆卷、乾薑治之。其效甚捷。後來求治者。皆與前錢某病無異。悉以此治之皆效。可見疫瘧之病不必拘瘧門一定之方。又不必拘一定之症。更不必拘一定之時。但其見症相同而用藥亦相同者。斷斷然矣。

善按、立說頗見圓通。但不必拘瘧門一定之方。凡瘧皆然。非獨疫瘧也。

東鄉葉某自初秋病瘧。至孟冬未愈。每發於午後。寒不甚寒。熱不甚熱。言語錯亂。如見鬼神。至後半夜。神識遂清倦怠而臥。日日如是。醫治無靈。雷診其脈。兩手不調之至。曰。此鬼瘧也。卽用驅邪辟祟法。去龍骨。加草果、常山服之。神識稍清。瘧仍未解。時值鄰封會戲。熱鬧異常。病者往觀。在衆人堆內擁擠不出。得周身大汗越過瘧期。寒熱遂未發作。此分明鬼瘧無疑。蓋熱鬧場中衆人堆內。陽氣旺極。其陰邪不能勝陽。故瘧鬼不得纏身而退。

南鄉酆某之每。年逾六旬。病瘧數月。藥石無效。雷診其脈。兩手皆弦。其瘧連日而發。每於薄暮時。先微寒而後微熱。神色漸漸昏悶。約一時許始甦。日日如是。閱前方皆不出小柴胡湯、清脾飲等法。思其發時昏悶。定屬痰熱。即以二陳湯加白蔻、藿香、杏仁、草果、潞參、薑汁治之。連進三劑。神識遂清。繼進二劑。寒熱亦却。

江南陶某室。寡居五載。腰如兩截。帶下淋漓。時值中秋。炎蒸如夏。或當風而納涼。或因渴而飲冷。其陰邪乘虛而陷少陰。發爲牝瘧。脈沈小畏寒而不甚熱。肌膚浮腫。面色痿黃。飲食減少而乏味。小水淡黃而欠舒。此陰虛邪陷之症。用金匱腎氣。去萸肉、丹皮。加乾薑、蒼朮。連服十餘劑。諸恙皆安。

金陵張某。作客來衢。形素豐肥。而有盧仝之癖。其體屬寒濕。已見一斑。忽患間日惡寒。按時而至。胸前痞悶。口不作乾。脈緩近遲。苔膩而白。此牝瘧也。古人雖有邪氣伏藏於心。於腎之論。但今之見症。皆屬乎脾。宜用平胃合二陳。加乾薑、草果、白蔻、砂仁治之。服五劑。而諸恙皆瘥。

善按。趙以德注金匱牝瘧。爲邪在心而爲牝。張石頑力辨其非。謂寒邪伏於腎。當作牝。嘗攷說文。牡、畜父也。牝、畜母也。是顯然牡屬陽。牝屬陰矣。夫熱爲陽寒

爲陰。金匱以瘧多寒曰牝者。蓋取牝之義爲陰也。張說較趙說自勝。但金匱衹言多寒爲牝。是以症爲牝。非以因名牝也。而張氏謂邪伏於腎爲牝。亦未免拘於一偏矣。雷氏此案。卓識突過前人。然僅就寒邪立言。猶爲古說所囿。何也。熱痰內伏。陽氣不得外出肌表。亦有多寒者。孟英陳媼一案。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

四明沈某室。產將兩月。忽然壯熱汗多。口渴欲飲。有謂產後陰虛。陽無所附。有謂氣血大虛。虛熱薰蒸。概用溫補。嚴禁寒涼。見病者忽爾尫羸。日晡發熱。益信爲蓐勞。愈增熱補。更加脣焦齒燥。舌絳無津。復請前二醫合議。議用導龍入海引火歸原之法。不但諸症未減。尤加氣急神昏。始延雷診。兩手脈皆大無倫。推其由實因誤補益劇。非病至於此險也。病乃癉瘧。當用甘涼。沈疑產後用涼。雷曰。若再躊躇。陰液立涸。必不可救。卽用甘寒生津法加西洋參、紫雪丹治之。服後似有欲寐之形。衆疑變爲昏憒。復請雷診。脈象稍平。脣舌略潤。諸恙如舊。但增手戰循衣。雷曰。此陰陽似有相濟之意。無何肝風又動。仍守舊法。佐以阿膠、龜板、雞子黃。令其濃煎溫服。是夜安神熟睡。熱勢大衰。諸逆症皆退。繼以淸滋補養。調理兩月方瘳。

善按、世俗惑於產後忌寒涼。宜溫熱。及大補氣血爲主之說。醫家誤人。病家自誤。若此案者。我見實多。徐洄溪、魏柳洲。皆謂產後血脫。孤陽獨旺。雖石膏、犀角。對症亦不禁用。而庸手遇產後。不論何症。一以燥熱溫補。戕其陰而益其火。無不立斃。誠有慨乎其言之也。蓋有是症。卽用是藥。非獨產後。卽產前亦然。世俗動以保胎爲主。豈知胎不安者。乃因邪氣內逼。故解其邪。勿使傷胎。卽爲保護。章虛谷云。如傷寒陽明實症。亦當用承氣下之。邪去則胎安也。若但事保胎。不辨其邪。妄施其藥。或引邪入內。或錮邪不出。則輕病變重。母與胎俱難全矣。

古方

瘧無定因自無定方凡方之通治諸病者卽可用以治瘧正不必拘瘧門一定之方也爰搜古人方採近代法分古今而錄於左

小柴胡湯　治寒入足少陽經瘧。

柴胡　黃芩　人參　半夏

甘草　生薑　大棗

桂枝白虎湯　治溫瘧。

石膏　知母　甘草　粳米

桂枝

竹葉石膏湯　治瘴瘧。

竹葉　石膏　半夏　人參

甘草　麥冬　粳米

小陷胸湯　治痰熱瘧。

爪蔞實　黃連　半夏

半夏瀉心湯　治濕熱瘧。

半夏　黃芩　乾薑　甘草

人參　黃連　大棗

溫膽湯　治濕熱挾痰之瘧。

竹茹　枳實　半夏　廣皮

茯苓　甘草

保和丸　治食瘧。

山查　神麯　陳皮　茯苓

半夏　萊菔子　連翹　麥芽

爲丸。

葱豉湯　治感凉風成瘧。

葱白　香豉

龍蠣救逆湯　治汗多厥脫之瘧。

龍骨　牡蠣　炙甘草　大棗

桂枝　薑　蜀漆

旋覆代赭石湯　治胃虛肝氣上逆之瘧。

旋覆花　代赭石　人參　半夏

甘草　生薑　大棗

達原飲　治疫瘧。

檳榔　厚朴　草果　知母

黃芩　芍藥　甘草

鱉甲煎丸　治瘧母。

鱉甲（十一分炙）　烏扇（燒）　鼠婦（熬）　乾薑

黃芩　大黃　桂枝　石韋（去毛）

厚朴　紫葳　阿膠（各三分）　柴胡

蜣蜋（熬各六分）　芍藥　丹皮　䗪蟲（熬各五分）

葶藶（熬）　半夏　人參（各一分）　瞿麥

桃仁（各二分）　蜂窠（四分炙）　赤硝（十二分）

爲末。取煅竈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升。浸灰俟酒盡一半。著鱉甲於中。煮令泛爛如膠漆。絞取汁。內諸藥煎爲丸。空心服。

徐洄溪曰。凡用古方。必檢方中所用之藥。無一不與病者所患之症相合。然後施用。否則必須加減。無可加減。則另擇一方。斷不可道聽塗說。聞某方可以治某病。不論其因之異同。症之出入。而冒昧施治。雖所用悉本古方。而害益大矣。醫者切勿好高。以大手筆自居也。

方今

辛溫解邪法　治寒瘧。
桂枝　厚朴　草果　杏仁
陳皮　生薑　香薷
辛涼泄衞法　治溫暑在肺衞之瘧。
淡豆豉　牛蒡子　前胡　薄荷
貝母　杏仁　蟬退　橘絡
涼泄清氣法　治溫暑在氣分之瘧。
蘆根　石膏　花粉　黃芩
山梔　瓜蔞　竹葉　貝母
清營泄熱法　治溫暑在營之瘧。
生地　元參　犀角　白薇
紫草
涼血散血法　治溫暑在血分之瘧。
赤芍　丹皮　丹參　茅根

清解少陽法　治溫暑伏足少陽經血分之瘧。
青蒿　桑葉　丹皮　花粉
鱉甲　知母

祛熱宣竅法　治邪入心包之瘧。
犀角　黃連　連翹　竹葉心
石菖蒲　遠志　木通

清涼透邪法　治溫瘧。
蘆根　石膏　連翹　竹葉
豆豉　菉豆衣

清涼滌暑法　治暑瘧。
滑石　生甘草　青蒿　扁豆
連翹　茯苓　通草　西瓜翠衣

祛濕清熱法　治濕熱瘧。
滑石　通草　茯苓　甘草

連翹　廣皮　蘆根　瓜蔞

溫化濕邪法　治寒濕瘧。

藿香　白蔻　六麯　厚朴

陳皮　蒼朮　草果　薏仁

化痰順氣法　治痰瘧。

茯苓　半夏　陳皮　甘草

木香　厚朴

宣竅導痰法　治痰熱昏迷之瘧。

遠志　菖蒲　天竺黃　杏仁

瓜蔞　殭蠶　皂角炭

芳香化濁法　治瘴瘧。

藿香　佩蘭　陳皮　半夏

腹皮　厚朴　鮮荷葉

驅邪辟祟法　治鬼瘧。

龍骨　茯苓（雄黃染紅）　蒼朮　木香

柏子仁　菖蒲　桃葉

清熱保津法　治瘴瘧。

石膏　花粉　知母　沙參

西洋參　鮮生地　鮮石斛　麥冬

生甘草　蔗漿　梨汁

息風清熱法　治溫暑入足厥陰瘧。

羚羊角　元參　山梔　絲瓜絡

貝母　生地　鈎藤　杭菊

桑葉　花粉　連翹

養陰清火法　治溫暑入足少陰瘧。

元參　知母　龜板　石斛

地骨皮　桑葉　銀花　花粉

生地

育陰潛陽法　治瘧久邪刦肝陰內風震動。

龜板　鱉甲　阿膠　生地
牡蠣　天冬　麥冬　炙甘草
麻仁

升降疏補法　治瘧久傷脾胃。食物不慎。內有停滯者。

人參　茯苓　炙甘草　廣皮
六麯　査肉　參芽　澤瀉

通補理中法　治脾胃氣虛。浮腫脹滿。

人參　生於朮　草果　厚朴
茯苓　老薑　桂枝

升陽補氣法　治瘧久脾胃虛。

人參　黃耆炙　於朮炒　炙甘草
陳皮　柴胡　荷葉　生薑
紅棗

營衛雙調法　治脾胃虛之勞瘧。

桂枝　青皮　當歸　白芍炒

人參　炙甘草　生薑　紅棗

和解兼攻法　治瘧兼裏積。

柴胡　黃芩　半夏　甘草

元明粉　熟軍　枳殼

補虛通絡法　治瘧母。

人參　白朮　黃耆　川芎

白芍　桃仁　青皮　牡蠣

歸鬚　延胡　鱉甲　厚朴

陳皮

辛酸兩和法　治嘔逆蚘動之厥陰瘧。

桂枝　薑汁　白芍　烏梅

半夏　草果

苦辛通降法　治瘧邪阻遏氣分。

川連　黃芩　半夏　枳實

生薑　白蔻　陳皮　厚朴

清養胃陰法　治瘧久胃陰傷。

沙參　石斛　麥冬　生扁豆

烏梅　木瓜　玉竹

溫運脾陽法　治瘧久脾陽傷。

人參　於朮　炙甘草　茯苓

草果　砂仁

泄肝安胃法　治病瘧肝胃不和。

川連　白芍　牡蠣　烏梅

人參　半夏　茯苓　陳皮

辛甘溫陽法　治瘧久或瘧後脾腎陽虛。

人參　鹿茸　附子　潯桂

當歸　炙甘草　枸杞　茯苓

善按、以上諸法。皆從葉香巖、王孟英諸書採入。平正通達。妥貼易施。但近時謬法雜出。亦不可不知。如醫醇賸義一書。所製瘧疾等方是已。夫瘧之寒熱。必邪氣與衛氣會方作。喻西江云。衛氣者。出入病邪之喉舌。內經謂衛氣肥腠理。司開闔。衛與邪氣會。衛氣被邪氣阻遏。不能外固腠理。故身寒。邪氣盛極而衰。衛氣較盛。始將病邪達出。故身熱久而汗解。乃賸義謂內經明明說暑熱之氣。先入於內。後受風寒。包裹熱邪。是熱邪在裏。寒邪在外。及其與衛氣同發。先發在外之寒邪。故先寒。後發在內之熱邪。故後熱。果爾。則經中先寒後熱之寒瘧。是先傷於寒。後傷於風也。何不云先熱而後寒乎。先熱後寒之溫瘧。是先傷於風。後傷於寒也。何不云先寒而後熱乎。經又謂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乃大昌。又云瘧之未發。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亡。是瘧已發時。切不可與藥。以傷正氣而助邪氣。乃賸義製辟寒散。於初發寒邪時服之。製清暑散。於初發熱邪時服之。顯犯內經氣逆之戒。賸義開口以內經立言。自高位置。乃寥寥數行。即與經旨前後相左。真令人不可解矣。至云日作邪在衛。間日邪在營。三日邪

在府。要皆拾前人注經之唾餘。並非由己悟出。況古說亦不可固執。日作有在衞。亦有在營者。如暑伏營分而發瘧之類是也。卽間日三日。在衞在營在府。亦無一定。細繹葉香巖瘧案。自可了然。總之日作而見在衞症。卽當治衞。見在營症。卽當治營。至間日三日。均宜辨症明晰。豈可膠成說。認板法耶。蓋古聖論病。不過略舉一端。示人榜樣。並非欲以此印定後人耳目。昔汪石山云。古人用藥立例。指引迷途耳。因例達變。須後人推廣之。可謂善讀古人之書矣。若拘守間日三日爲在營在府。不問其症。逕用和營雙解及反症等方。不但誅伐無過。且多引邪深入。其害有不可勝言者。醫家切勿以此著書者久負盛名而信之不疑也。

瘧疾論終

紹興醫學會　編

濕溫時疫治療法

中國醫學大成

濕溫時疫治療法提要

往年紹興春夏之交。發生濕溫時疫。蔓延各鄉。其病狀舌色多紅。脈左弦數。右或大或滑數。面赤眼白紅。壯熱口燥渴。不惡寒反惡熱。口苦乾嘔。目眩耳聾。胸腹熱甚。按之灼手。熱汗時出。甚則狂亂。或發斑疹。便閉溲短赤等狀。傷人最速。據當時調查所得。及會員臨症經驗。召集本會會員開會公開研究。定名爲濕溫時疫。思所以預防療治撲滅方法。將公開研究所得。編爲四章如下。第一章病名之定義。第二章病因之原理。第三章病狀及療法。第四章衛生及預防。題曰濕溫時疫治療法。刊印分發會員及各同志。書印無多。不久卽罄。惟因是類證候。年有發見。續索是項療法者實繁有徒。爲此重加校訂。刊入本集。庶幾愛讀同志。不難寓目矣。

濕溫時疫治療法目錄

卷上

導言……一
病名之定義……二
病名
定義
病因之原理……三
病因
傳染
病狀及療法……四
西醫之診斷療法
中醫之診斷療法
濕溫之化症

衛生及預防……一九
已病之衛生
未病之預防

卷下

選錄急性時疫方……一
選錄慢性時疫方……四

濕溫時疫治療法

紹興醫學會同人擬稿
四明曹赤電炳章校點

卷上

導言

今年春夏之交。吾紹發生一種時疫。蔓延各鄉。迄今未熄。紹興各報揭載之後。本會歷經開會。公同研究。思所以預防而撲滅之。俾盡本會之義務。茲據調查之報告。各會員臨症之實驗。僉云此種時疫。確係濕溫。並非癘疫。亦非大疫。紹地濱海居濕。實爲年年之風土病。苟能治療得法。十中可活八九。現經博采衆議。引據經典。凡本病之差别變化。逐症之治療方法。以及衛生預防。罔不審愼周詳。竭誠公布。以貢一得之愚。且一隅三反。夏秋之時病。半含在內。醫師視之。可得臨症之一助。惟念病機千變。隨症消息。全賴明達者自己體會。所謂示人以規矩。不能示人

以巧妙者焉。今將研究所得。編爲四章。條列如左。願閱者隨時賜教。以匡不逮。本會幸甚。

第一章　病名之定義。
第二章　病因之原理。
第三章　病狀及療法。
第四章　衞生及預防。

第一章　病名之定義

第一節　病名

西醫名曰小腸壞熱病。東醫名曰腸窒扶斯。（譯即小腸發炎爛潰之謂。）中醫名曰濕溫時疫。

第二節　定義

內經曰。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難經曰。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後漢張仲景撰用內經難經而作傷寒論。其自序曰。余宗族素多。向餘二

百。建安紀元以來。未及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由是觀之。則傷寒爲外感病之大症。但推求古醫書。皆以傷寒爲外感病之總名。故凡中風、濕溫、熱病、溫病。後人通稱曰類傷寒。其實傷寒自傷寒。濕溫自濕溫。界限分明。不容溷淆。昔喻嘉言謂濕溫一症。原藏疫癘在內。今據本會各會員之經驗。大抵無傳染性者。謂之濕溫時病。有傳染性者。則爲濕溫時疫。瀏覽泰西日本各醫籍譯本。所云小腸壞熱病。腸窒扶斯。其病狀悉與吾國濕溫時疫同。而譯本仍稱曰傷寒。可見習新醫學者。於吾國醫書。未嘗研究。從可知矣。

第二章 病因之原理

第一節 病因

西曆千八百八十年。亥勃氏及古弗氏。發明細菌學後。乃知各種傳染病。多本於肉眼不可見之細菌。及原蟲所起。本病之發病素。實緣亥勃氏格氏所精密研究之窒扶斯桿菌。其狀爲末端純圓之小桿。此菌發育常爲二枚或數枚。互相重疊。其末梢有無色圓形之部位。在新鮮標本及懸滴中。呈極活潑固有之運動。蓋菌

體之側部及末端。具有鞭毛八枚或十二枚。故得營其運動者。西醫又用累富氏之染色法。以顯微鏡窺之。則知菌體之形狀。吾國向無顯微鏡。故不能確指細菌之狀態。然古人於各種傳染病。多知爲黴氣之穢毒。蓋已發覺細菌之朕兆者矣。據此以觀。病因之來。雖中外之說不同。而公認爲有一種之發病素。其理則一也。

第二節　傳染

發病素之傳播也。中外公認爲不潔之井水河水。以及糞溺穢濁之所致。攷吾國古醫書。言之鑿鑿。實亦不可少者。其言傳染病之發生也。則由於水土鬱蒸。或發於河井溝渠。或發於山川原陸。第其所以發生時疫者。或由於腐爛之草木。或由於污水之潛熱。或由於埃壇糞溺之穢濁。或由於死狗死貓之臭毒。故在東南熱地。地氣卑濕。一到首夏。迄於初秋之時。光熱吸引。遂使一切不正之雜氣。升降流行於上下之間。凡在氣交之中。無男無女。無老無幼。無少無壯。不能不共相傳染。疫病之所以盛行一時者。實由於此。其傳染也。始則風爲之媒介。或水爲之媒介。繼則病人之口氣汗氣糞溺之氣。及其衣服器具。在在皆可以傳播者也。

第三章　病狀及療法

第一節　西醫之診斷療法

泰西之小腸壞熱病。日本之腸窒扶斯。其病狀悉與吾國濕溫時疫同。後文當詳言之。惟西醫療法。極爲簡單。所言病歷之經過。亦不能如中醫之詳細美備。蓋西醫專重剖解。唯知本病固有之解剖的變化。爲窒扶斯桿菌。盤踞於小腸淋巴濾胞。因而淋巴細胞。驟形肥大。變爲髓狀腫脹。漸趨於迴腸瓣面。侵及大腸。而成腸潰瘍。甚至脾臟腫大。心臟筋肉帶緩。右側部擴張。心臟筋纖維變化。肝臟細胞屈細尿管之上皮細胞。胃腸及唾腺之腺細胞。亦成混濁性腫脹。及脂肪變性。此等病理解剖。可謂精微之至。中醫多難能也。庸詎知西醫之偏執解剖。遂使印定眼目。而療法反不能達完全之目的。卽如本病之窒扶斯桿菌。因知繁殖腸部。僅用甘汞下之。以冀排泄其腸內之毒質。減輕其熱候之下降。並用實芰答利斯葉浸以利其尿。硫酸以退其熱。或用撒里矢爾酸。注射皮下。以殺菌防腐。爲唯一之妙法。近有試用血清療法者。究之治法之幼穉。尙不能得十分之把握。噫。窒扶斯桿菌。雖盤踞於腸間。而不知浸淫各臟。皆起變化。豈可不一一顧及之耶。故內科學之診斷療法。西醫固執呆板。轉不若中醫之臨機活變者也。人謂西醫善治外症。

中醫善治內症。洵不誣哉。

第二節　中醫之診斷療法

濕溫症之現狀不一。故變症亦極複雜。本病之最緊要者。當分爲急性時疫、慢性時疫之二種。試詳述如左。

一　急性時疫

急性時疫。純是血分溫毒病。雖其初感受之氣。有因寒因濕之不同。而寒鬱之久。悉從火化。濕鬱之極。必兼燥化。前哲葉天士、徐靈胎兩醫師嘗言之。此卽素問重陰必陽之精理也。其邪伏於血絡。內經所謂內舍於營是也。然有肝絡鬱而相火刦液。液結化燥者。有心絡鬱而君火爍血。血熱生風者。現症既異。治亦不同。茲當分別如左。

大凡肝絡鬱而相火刦液。液結化燥者。多發自少陽膽經。首犯胃經血分。

舌色　必鮮紅起刺。或鮮紅而舌根強硬。或純紅而有小黑點。或純紅而有深紅星。間有紅點如蟲碎狀者。或純紅而苔黏有裂紋。如人字川字爻字不等。或裂如直槽者。

脈息　強滑而盛躁。或右大而左弦數。

臉色　必面赤如硃。眼白均現紅絲。

症狀　必壯熱而渴。不惡寒。反惡熱。目眩耳聾。口苦乾嘔。胸腹熱甚。按之灼手。熱汗時出。神多煩躁。甚至如醉如狂。擾亂驚竄。或發疹發斑。小便短數熱。大便燥結。

治法　宜清解膽火之鬱、救胃液之燥。以預防肝經風動。先用犀地桑丹湯。清營透絡。俾伏邪從斑疹而解。或從戰汗而解。若斑疹及戰汗出後。伏火猶熾。則用拔萃犀角地黃湯急下之。使伏火從大便而解。亦有火毒內結。清透之而斑疹不顯。反從下後而斑疹始發。或有透發不應。祇用清火解毒。如犀羚白虎湯加金汁白頸蚯蚓甘蘿根汁。斑疹反大透。而伏火始解。解後用千金生地黃煎。清餘火而復胃液。若虛羸少氣。氣逆欲吐。用竹葉石膏湯。去竹葉加鮮竹茹。鮮茅根。清蔗漿。配薑汁數滴。和胃氣而復清津。

又如心絡鬱而君火爍血。血熱生風者。多發自厥陰肝經。最易上蒸腦筋。

舌色　焦紫起刺如楊梅。或舌苔兩旁有紅紫點。或舌紅無苔而膠乾。或泛漲而

似膠非膠。或無液而乾黏帶濇。

脈息　多弦緊搏數。

神色　多昏沉蒙閉。或如醉如癡。尸厥不語。

症狀　必熱深厥深。手足反冷。咽乾舌燥。頭頸動搖。口噤齒齘。腿脚攣急。時發痙瘲。甚或睾丸上升。宗筋下注。少腹裏急。陰中拘攣。或腸燥有似板硬。按之痛甚。彎曲難伸。衝任脈失營養。當臍上下左右按之堅硬。動躍震手。虛里穴及心房亦必動躍異常。

治法　宜急救血液之燥。熄風火之亢。以預防陰竭陽越。急用犀羚鎮痙湯。或滋液救焚湯重加瓜霜紫雪丹。先清其神而熄風。繼用龍膽瀉肝湯或平陽清裏湯鹹苦寒降以瀉火。終用阿膠鷄子黃湯。滋陰液以鎮肝陽。

以上所述之急性時疫。傷人最速。治失其時。或治不得法。凡一二三日卽殞命者。多屬此類。幸而今年夏季尚居少數耳。至其暴亡之理由。上海神州醫藥總會同社友余伯陶君。發明最精。試節述其言曰。凡疫症傳染之易。死亡之速。在愚夫愚婦。皆謂有邪祟憑乎其間。實則非真有所謂疫鬼也。卽古人儺以逐疫。亦不過藉

以鎮人心。順民情耳。然其一觸卽殞者。皆緣人之呼吸出入機關。司其職者。唯口與鼻。口鼻二部。最與腦經直接。蓋鼻之氣通於腦。口之氣通於胃亦通於腦。疫邪中人。頃刻震撼全腦。腦中血管爆裂。而其人已無生理矣。此其所以傳染也易。此其所以死亡也速。此論發明急性的熱症時疫。可謂理精詞卓。其他陰性霍亂。如俗稱癟螺痧、吊脚痧之類。幾次暴吐暴瀉。其命卽殞者。皆由脾胃陽竭。肺氣虛脫。心臟痲痹使然耳。

二　慢性時疫

慢性時疫。純是氣分濕穢病。據濕溫本症而論。當須分別濕多熱多。兼寒兼風之界限。現症與治法。判分兩歧。試詳述如左。

濕多者。濕重於熱也。其病發自太陰肺脾。多兼風寒。

舌色　苔必白膩。或白滑而厚。或白苔帶灰。兼黏膩浮滑。或白帶黑點而黏膩。或兼黑紋而黏膩。或舌苔滿佈。厚如積粉。板貼不鬆。

脈息　模糊不清。或沉細似伏。斷續不勻。

神色　多沉困嗜睡。

症狀　必凜凜惡寒。甚而足冷。頭目脹痛昏重。如裹如蒙。身痛不能屈伸。身重不能轉側。肢節肌肉。疼而且煩。腿足痛而且酸。胸膈痞滿。渴不引飲。或竟不渴。午後寒熱。狀若陰虛。小便短澀黃熱。大便溏而不爽。甚或水瀉。

治法　以輕開肺氣爲主。肺主一身之氣。肺氣化則脾濕自化。即有兼邪。亦與之俱化。宜用藿樸夏苓湯。疎中解表。使風寒從皮膚而排泄。芳淡滲利。使濕邪從內腎膀胱而排泄。汗利兼行。自然濕開熱透。表裏雙解矣。雖然濕熱自內而出。恆結於中焦而成痞滿。必有痰食錯雜其間。前方中痰鬱加星香導痰丸。食滯加沉香百消麯。或生蘿蔔汁和生薑汁少許最妙。既開濁穢之鬱閉。亦消痰食之停留。隨症均可加入。若兼神煩而昏蒙者。此由濕熱鬱蒸過極。內蒙清竅。前方去蔻仁、厚朴。加細辛二三分。白芥子錢許。鮮石菖蒲根葉錢半。辛潤行水。豁痰開蒙。再加水蘆二三兩。燈芯錢許。輕清甘淡。泄熱導濕。蒙閉即開。若兼大便不利者。此由濕阻氣滯。或夾痰涎。前方去藿、樸、豆豉。加蔻仁拌搗栝蔞仁。蘇子拌搗郁李、淨仁等品。此皆味辛質滑。流利氣機。氣機一開。大便自解。即汗亦自出矣。

熱多者。熱重於濕也。其病多發於陽明胃腸。雖或外兼風邪。總屬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此時氣分邪熱。鬱遏灼津。尚未凝結血分。

舌色　苔必黃膩。舌之邊尖。紅紫欠津。或底白罩黃。混濁不清。或純紫少白。或黃糙起刺。或苔白底絳。黃中帶黑。浮滑黏膩。或白苔漸黃而灰黑。伏邪重甚者。苔亦厚而且滿。板黏不鬆。

脈息　數滯不調。

面色　或如油膩。或如煙熏。

症狀　必心煩口渴。渴不引飲。甚則耳聾乾嘔。口穢噴人。胸腹熱滿。按之灼手。甚或按之作痛。

治法　宜先用枳實、梔、豉合劉氏桔梗湯。再加茵陳、貫仲之清芬解毒。內通外達。表裏兩徹。使伏邪從汗利而雙解。漸欲化燥。渴甚脈大氣粗逆者。重加石膏、知母、蘆根汁等。清肺氣而滋化源。其次用清芳辟疫湯辛涼芳烈。輕清甘淡。泄熱化濕。下行從膀胱而解。外達從白痦而解。或瘖疹齊發而解。即或有邪傳心經。神昏譫煩。亦須辨明舌苔。如舌苔黃膩。仍屬氣分濕熱。內蒙包絡清竅。宜用昌

陽。瀉心湯。加竹瀝和薑汁少許。辛潤以達之。苦寒以降之。清淡以泄之。使濕熱濁邪。無地自容。其閉自開。極重者再加太乙紫金丹。如昏蒙而厥者。可用厥症返魂丹。如舌色紫乾。或純絳。或圓硬。或黑苔。神昏譫語。或笑或痙。甚則暈厥。閉目不語。此由濕溫化火。竄經入絡。內陷心臟。陡動肝風也。治宜大劑犀地清神湯。重加瓜霜、紫雪清心透絡。瀉肝熄風。或用加減神犀湯合犀珀至寶丹。清營解毒。通血宣竅。急救得法。尚可十全三四。

然以本會員等所經驗。凡昏蒙痙厥。多屬胃熱蒸腦。腦筋起炎。神即昏蒙。頭搖目瞪矣。延及脊腦筋亦發炎。則手足發痙。甚則角弓反張矣。蓋胃為五臟六腑之海。其清氣上注於目。其悍氣上衝於頭。循咽喉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腦為元神之府。所以胃熱蒸腦。無不發現神經諸病也。

治宜辨明舌苔。如黃燥黑燥而有質地。此胃腸實火。濁熱壅閉。清竅因之亦閉。宜犀連承氣湯急下之。以決壅閉。陰虛者。加鮮生地、元參、活水蘆根、鮮冬瓜子等。輕清滑利之品。滋燥養陰足矣。若陰柔滋膩藥多。雖用大黃。亦恐不解。是滋陰轉致傷陰也。

如舌苔黃厚而滑。脈息沉數。中脘按之微痛不硬。大便不解。此黏膩濕熱。與有形渣滓相搏。按之不硬。多敗醬色溏糞。宜用小陷胸湯。合樸黃丸。或枳實導滯丸等。緩化而行。重者合神芎導水丸。或陸氏潤字丸等。磨蕩而行。設使大劑攻下。走而不守。則必宿垢不行。反行稀水。徒傷正氣。變成壞症。若舌苔黃如沉香色。或黃黑而燥。脈沉實而小。甚者沉微似伏。或四肢發厥。或渴喜熱飲。脘腹按痛。痞滿燥實堅悉具。痞滿者濕熱氣結。燥實堅爲燥矢。甚則上蒸心腦。下爍肝腎。煩躁譫語。舌卷囊縮。宜犀連承氣湯急下之。陰傷者。加鮮生地、元參、知母、川柏之類足矣。蓋速下其邪。即所以存津液也。

若舌色黑潤。少腹按痛。大便色黑如漆。反覺易行。其人喜笑如狂。小便色黑自利。是胃腸蓄血。累及膀胱。宜桃仁承氣湯急下之。或合犀角鮮地黃湯。以涼血逐瘀。發黃小便不利。腹滿者。茵陳蒿湯緩下之。其間有氣虛甚而邪實宜下者。參黃湯。陰虧甚而邪實宜下者。千金生地黃湯去芒硝。或養榮承氣湯緩下之。即極虛不任下者。宜用雪羹加鮮生地汁、鮮冬瓜汁、元參、栝蔞仁、蜂蜜等汁。稍加薑汁之類。鹹滑以去著。辛潤以清燥。愼勿當下不下。徒用滋膩。俾邪無出路。

轉致傷陰。亦勿遲迴顧慮。致令失下。失則邪愈盛。正愈衰。後卽欲下而不可得矣。以上皆慢性時疫初期中期之療法也。至於末期之傳變不一而足。或由失治。或由誤治。全在臨症施治者。辨明臟腑現症。氣血虛實。對症發藥。庶可收良好之效果。

第三節 濕溫之化症

濕溫本病。一切現症及治法。前文已詳言之。惟其化症不一。最宜注重。如濕溫化痧氣。濕溫化霍亂。濕溫化瘧疾。濕溫化泄瀉。濕溫化黃疸。濕溫化痢疾。濕溫化水痘。濕溫化腫脹。變幻多端。辨認須的。庶無誤藥之弊。本會旣抱人道主義。索性和盤托出。俾資醫師之研究。今將所化各症治療方法。分列如左。

甲 濕溫化痧氣

濕溫化痧氣。當分爲急痧症、慢痧症二種。

急痧症。初起卽胸膈緊悶。四肢麻木。躁擾昏亂。大叫腹痛。青筋外露。斑點隱隱。繼卽閉目不語。昏厥如尸。手足反冷。脘腹灼熱。脈多沉伏。舌多灰苔。或黃膩帶紫。此由濕穢阻滯氣機。溫毒內陷清竅。症勢最急最險。法宜內外兼治。外治如用飛龍

奪命丹。搐鼻以取嚏。刺兩手少商穴。以開肺氣。真薄荷油搽碗蓋口。卽刮後頸背脊至尾閭止。連刮數十餘次。以現紫色點爲度。觀音急救散。速點兩眼角以解痧毒。內治宜芳香宣竅。清芬化濁。清快露一兩。和入行軍散三分。或瓜霜、紫雪三四分。取效最捷。若兼食積。必胸脘高突。不可抑按。欲吐不得。欲瀉不能。當先進飛馬金丹三五粒。使上吐下瀉。以開達之。此種急痧。稍一失治。或緩治。其人卽斃。慢痧症。初起乍寒乍熱。繼則純熱無寒。或背微寒。頭重暈痛。四肢倦怠。甚或麻木。肌肉煩疼。胸脘痞滿。惡心欲嘔。心膈悶亂。甚則神識如蒙。右脈濡滯。或弦滯。舌苔白膩如粉。口黏不渴。治法宜芳香化濁。藿香正氣散去朮、草。加紅靈丹一二分最效。若舌苔黃膩。心煩口渴者。濕穢化火。偏於熱重也。周氏化濁湯去川樸。加鮮竹葉、青連翹、青蒿露清化之。若苔兼厚膩。腹滿便秘者。濁滯黏涎。膠結於內也。前方去玉樞丹。加控涎丹通逐之。輕則枳實導滯丸緩下之。下之後。則以吳氏四苓湯加茵陳、貫仲。芳淡苦泄。肅清餘熱。以善其後。

乙　濕溫化霍亂

濕溫化霍亂。往往猝然而起。症有濕霍亂、熱霍亂、寒霍亂、乾霍亂之分別。此等險

急之症。尤宜辨清界限。詳述如下。

偏於濕重者。爲濕霍亂。症必上吐下瀉。胸痞腹痛。口膩不渴。小便短少。脈多弦滯。或沉而緩。舌苔白滑。治宜辛淡泄濕。芳香化濁。霍樸胃苓湯加紫金丹。最妙。王氏蠶矢湯、燃照湯等亦效。

偏於熱重者。爲熱霍亂。上吐黃水。或嘔酸水。暴注下逼。瀉出稠黏。心煩口渴、胸悶腹疼、溺赤短熱。脈多弦急。舌苔黃膩。或黃多白少。治宜苦辛通降。清涼芳烈。藿香左金湯、連樸飲二方。奏功皆捷。惟霍亂一症。不拘濕重熱重。夾食者多。方中均可加山查炭、六和麯、佛手片、焦雞金之類。

若濕重而外中陰寒。內傷生冷者。則爲寒霍亂。如俗稱癟腡痧、吊脚痧。多屬此類。其症吐瀉清水。多生腥氣。胸膈堅滿。脘腹痛甚。手冷至臂。足冷至股。溺短或祕。甚則幾次吐瀉。即眼眶內陷。腡紋縐癟。兩足筋吊。冷汗自出。脈多沉微欲絕。或沉細似伏。舌苔㿠白無神。症勢最急最凶。法宜內外並治。標本兼顧。外治如同陽急救散調葱汁。按入臍中。再貼煖臍膏一張。艾灸二三十壯。白芥子末二三錢。燒酒調糊。罨於胸膈之間。樟腦精酒調燒槽。以洋絨布蘸藥。搽擦手足。內治初起用椒附

白通湯。合半硫丸。冲霍亂定中酒。通脈回陽。立止吐瀉。最爲力大而效速。或用新加附子理中湯合來復丹。或用加減附子理中湯。合純陽正氣丸。務在一日之內。速令陰散陽回。六脈漸起。手足漸和。次用附薑歸桂湯。於回陽之中兼顧營氣。或用參耆建中合二陳湯調脾胃。和營衛。庶免熱藥偏勝之弊。過剛則折之虞。又次用附薑歸桂參甘湯氣血雙補。剛柔並濟。若陽已回。身溫色活。手足不冷。吐瀉漸除。則用辛溫平補湯平調臟腑營衛。俾不致有藥偏之害。若諸症盡除。而氣液兩虧。心神不安者。則用麥門冬湯合半夏秫米湯。或參麥茯神湯養液安神。以調理之。然其間竟有寒散濕開。陽回肢溫之後。而胃腸伏熱發現。口大渴。心大煩。氣上逆。右脈轉洪大者。往往用人參白虎湯、竹葉石膏湯。加鮮石斛、鮮生地及西瓜汁。而熱勢始減。諸病漸瘥。各會員歷經實驗。始信重陰必陽之經旨。爲精確不磨也。若濕遏熱伏。又夾酸冷油甜。猝成乾霍亂者。其人欲吐不得吐。欲瀉不得瀉。眩冒煩躁。腸中絞痛。甚則肢厥轉筋。脈多弦堅細數。或沉弦似伏。舌苔灰白。或黃膩帶灰。俗稱絞腸痧者。卽此症也。治法以湧吐爲首要。速進飛馬金丹三五粒。俟吐後。或瀉後。則用周氏化濁湯。冲生蘿蔔汁。以消化之。繼用香砂二陳湯。以平調之。

丙　溼溫化瘧症

偏於溼重者。爲溼瘧症。必寒重熱輕。脈必弦滯。餘如溼溫本症之溼重者。大同小異。治以清脾飲。加減達原飲。溫脾化溼。以和解之。

偏於熱重者爲溫瘧症。必熱重寒輕。脈多弦數。或右脈洪盛。餘如溼溫本症之熱重者同。治以桂枝白虎湯。或柴胡白虎湯。清胃泄熱。以涼解之。

惟瘧久不止。必入肝絡。朝涼暮熱。熱自陰來。口燥不渴。兩脅酸痛。神多虛煩。甚或驚惕。或極疲倦。或多盜汗。脈多右浮大無力。左弦數無力。甚則細勁。舌色焦紫起刺。或舌紫而無胎有點。或舌紫而罩白苔。此肝絡血熱。因而肝氣失調也。治法惟青蒿鱉甲煎。合新絳旋覆花湯、秦艽鱉甲湯。加桑葉、丹皮、銀胡最效。加味逍遙散。合半貝丸亦驗。若已化三陰瘧。俗稱四日兩頭。則屬寒溼傷脾。脾陽內鬱。久則多成瘧母。乃脾脹也。治法以瘧疾五神丹爲最驗。外貼阿魏消痞膏。以緩消之。次以丁蔻理中丸一錢五分。和鱉甲煎丸一錢五分。每服三錢。用向日葵葉七片。生薑一錢。大紅棗四枚。煎湯送下。約三星期卽效。屢驗不爽。

丁　溼溫化泄瀉

濕勝者爲濕瀉。內經所謂濕勝則濡泄也。其症腹中微痛。大便稀溏。小便淡黃。口膩不渴。胸痞肢懈。身重神疲。脈右緩滯。舌苔滑白而膩。治法以藿樸胃苓湯爲主。兼風者名飱泄。左關脈弦。必兼腸鳴腹痛。原方加炒白芍、川芎。兼寒者名洞泄。脈右軟遲。瀉如鴨糞。腹中綿痛。溺色青白。原方加炮薑、吳茱萸。熱勝者爲熱瀉。內經所謂暴注下迫。皆屬於熱是也。瀉出如射。糞多稠黏。氣極臭穢。肛門熱痛難忍。腸鳴腹痛。痛一陣瀉一陣。澀滯不暢。裏急後重。儼如痢疾。小便赤澀。口渴喜涼。脈數苔黃。治法以藿香左金湯爲主。

夾食者。脈右關沉滑。症必咽酸噯臭。惡聞食氣。腹痛甚而不瀉。得瀉則腹痛隨鬆。原方加淨查肉、六和麯、焦雞金。甚則熱結旁流。治以小承氣湯加黃連。下其積熱。則瀉自止。

夾痰者。右脈弦滑。必兼頭暈惡心。氣雖上逆而咯痰不出。或時瀉。或時不瀉。瀉出白如膠漿。原方加星香導痰丸。或節齋化痰丸。袪其痰熱。則瀉亦止。

戊　濕溫化黃疸

脾濕勝者爲陰黃。色如熏黃而晦。胸腹痞熱。口膩不渴。小便不利。身冷而痛。脈右

緩滯。舌苔滑白。或兼灰黑。治以溫脾化濕。茵陳五苓散加除疸丸主之。茵陳胃苓湯亦主之。若漸次化熱。脈轉弦滑。舌苔黃膩。口乾而不多飲者。藿香左金湯加絳礬丸主之。

胃熱勝者爲陽黃。色如橘黃而明。身目如金。遍身無汗。但頭汗出。渴欲飲水。二便俱秘。脈右浮滑而數。舌苔黃膩而糙。治以清胃解毒。茵陳蒿湯緩下之。下後以梔子柏皮湯。三丰伐木丸清化之。

惟濕熱入肝。肝火逼膽。膽汁入血。血蓄發黃。名曰膽黃。面目指甲一身盡黃。兼露青筋。小便自利而清。糞色反白。脈左弦濇。右弦滑。舌色紫黯。苔現黃膩。治以通絡逐瘀。代抵當湯重加竹茹、茵陳主之。輕則葉氏絳覆湯合當歸龍薈丸緩通之。或加除疸丸。奏功亦速。

己　濕溫化痢疾

痢之爲病。見於夏秋居多。他時則間有之。本三焦腸胃之疾。其初雖或兼風寒。或兼暑燥而發。而總由於濕熱積滯。鬱伏腸中。蘊釀而成。凡人患痢疾時。其腸中之黏膜。必有紅腫之處。其處生出之濃液。即白痢也。若血管爛破。有血液流出。即赤

痢也。膿血兼下。卽赤白痢也。若青黃赤白黑雜下。卽五色痢也。診斷治療之法。必先別其有表邪。無表邪。爲濕重。爲熱重。夾虛夾實。傷氣傷血之故。而治要得矣。乃或謂先瀉後痢。自脾傳腎爲逆候。而雜藥亂投者。詎知痢疾鮮有不先瀉而後痢者。治如其法。生者甚多。何逆之有。或謂通則不痛。專以攻下爲事者。或未詳詢胸腹有無脹痛拒按。但見下痢頻數。而惟事止濇者。或一見痢疾。專從裏治。置表分寒熱無汗不理。致內陷而增重者。或執赤爲熱。白爲寒。不審其證之眞寒眞熱。而妄施溫凉者。或在痢言痢。不究其人血氣偏虛之故。惟以檳、樸、丑、軍攻逐爲事者。皆一偏之成見。未可與言治法也。本會各職員等臨症實驗。凡赤痢、赤白痢、五色痢等。起病之初。屬於實熱性質者。則由病原菌所釀成之病毒。充滿於腸內。宜先之以通利劑。掃盪腹內之鬱毒。而後以調理劑。作後療法。乃爲至當之順序。若不先掃盪病毒。而惟下痢之是恐。先防過之。則死於腹滿熱盛苦悶之下。是卽由逆治致逆症者也。此時之逆症。與實症相一致。又如白痢、赤白痢、五色痢等。屬於氣血兩虛者。多起於胃腸運化不足。非起於腸內聚積病毒者。宜乎虛冷者溫化之。虛熱者清潤之。以調和胃腸氣液。爲至當之治法。若謂不掃除腹內之病毒。則病

根不盡。宜投下劑以廓清之。則其痢益急。莫知所止。每死於肉脫厥冷困憊之下。此卽由誤治致急症者也。此時之急症。與虛症相一致。虛實二因。最關病人之生命。爲醫者切宜慎重。庶免草率誤人之弊。玆將赤痢、白痢、赤白痢、五色痢等。四種證治。分列如左。

赤痢初起。每兼暑燥之氣而陡發。其症身熱口渴。臍腹大痛。如刺如割。裏急後重。下痢頻併。或腸垢帶血。或純下鮮血。日夜數十度。或百餘次。面赤脣紅。或兼吐酸。或兼嘔苦。胸腹如焚。按之灼手。甚或衝任脈動。胯縫結核腫大。小溲赤澀。或點滴而痛。六脈洪數。或左兼弦勁。舌苔黃燥如刺。或紅刺如楊梅狀。此由血分溫毒與積滯相併。內攻腸胃。劫奪血液下趨。卽內經所謂腸澼下血。身熱者死是也。症勢最急最險。若以痢勢太頻。妄用提澀。或但用涼斂。必至腸胃腐爛而死。卽以查、麯、檳、樸、香、連、芩、芍、銀花炭等。普通治痢之法。以治此種毒痢。亦必胃腸液涸而死。急救之法。初用加味三黃湯。或拔萃犀角地黃湯。日夜連進二三劑。純服頭煎。以先下其毒。次用鮮生地二三兩。鮮茅根一二兩。金汁一二兩。以代大黃。重用甘苦鹹寒之品。以滋液救焚。養陰解毒。連進一二劑後。如尙有積熱未淨者。則用五汁飲

清潤滑降。以調理之。終用三參冬燕湯。滋養氣液。以復其元。以上爲重性赤痢而設。若輕性赤痢。症雖腹痛。裏急後重。下痢頻併。而但下腸垢如紅醬者。治以加味白頭翁湯。重用西瓜、翠衣、白茅根、鮮貫仲等。已足奏功。或先服更衣丸一二次。排除其腸內之溫毒熱積。繼服加味白頭翁湯奏效尤捷。終用黃連阿膠湯。加鮮鐵皮石斛、鮮稻穗、鮮茉莉花等。以善其後。

白痢初起。每兼生冷油膩而夾發。其疾胸腹滯悶。腹綿痛而後墜。或但後重偏甚。忽思飲。飲亦不多。忽思食。食亦乏味。小便熱濇。痢下色白。或如豆汁。舌苔膩濁白滑或黃。內經所謂腸澼下白沫是也。治宜胃苓湯加沉香、百消麯。首先溫化其濕食。待濕開熱透。食化苔鬆。卽用枳實導滯湯下其積滯。一經積去痛減。可用香砂二陳湯。加荷葉拌炒穀芽。調理脾胃以善後。或用七味白朮散亦效。

赤白痢者。內經所謂腸澼便膿血是也。先辨其白多紅少。或紅多白少。白多者。雖屬大腸而內關脾臟。每有因過食瓜菓。痼冷在腸。其症胸腹脹痛。腸鳴下痢。痛一陣。痢一陣。下痢後。仍後重不暢。苔白且嘔。脈多弦滯。治宜藿樸胃苓湯。加公丁香、紫金片。溫化冷滯以止痛。若下痢頻併。腹痛拒按。舌滑而厚者。宜先服備急丸五

七粒。速攻其積。積去而痢自減。繼以醉鄉玉屑調理之。赤多者。雖屬小腸而內關肝臟。每多因瘀血與食滯互結。橫截氣機。致氣上下升降不利。其症脘腹劇痛。下痢紫黑血絲。甚或夾有瘀血塊。舌色紫暗。脈多弦濇。甚或弦勁。速用加味桃仁承氣湯。去其瘀積。輕則四汁飲。送五仁丸。亦足見功。繼用人參芍藥湯。加駐車丸。酸甘化陰。酸苦泄肝。待痛止痢減。卽用四炭阿膠湯。清餘熱。滋任陰。以善其後。若赤白痢初起。見頭痛怕冷。身熱無汗者。均屬有表。當從汗解。如口舌不燥渴。胸腹不悶痛。舌或無苔。或淡白且滑。爲濕溫兼風而發。宜喻氏倉廩湯。日夜連進二三服。水煎熱服取汗。汗透而痢便減。若見心煩燥渴。面色膩滯。脣舌紅赤。小便赤熱。苔上黃燥或滑者。爲濕溫兼暑所化。宜藿樸夏苓湯。加青蒿、薄荷、連翹、滑石、六神麯等。連進三四服。得汗透而痢亦自止。此表分陰陽之兩大法也。此而一誤。爲嘔爲呃。不寐不食。神昏耳聾而危矣。（俗稱傷寒帶痢疾。皆屬此類。）

五色痢者。卽青黃赤白黑雜下也。青者膽汁。黃者糞。赤者血。白者膿。黑者宿垢。最重難治。仲景所謂五液注下。臍築痛。命將難全是也。症雖有虛有實。畢竟虛多而實少。實症屬毒火。晝夜一二百次。不能起床。但飲水而不進食。其痛甚厲。肛門如

火烙。揚手擲足。躁擾無奈。脈弦勁緊急。不爲指撓。舌色純紅。甚或焦黑。其勢如焚。救焚須在頃刻。若二三日外。腸胃朽腐矣。急宜重用三黃甘草湯。或拔萃犀角地黃湯。晝夜連進。循環急灌。服至脈勢和柔。知病可愈。但用急法。不用急藥。改以犀角五汁飲。急救津液。終用三參冬燕湯。滋養陰氣。以善後。虛症屬陰虧。張石頑所謂痢下五色。膿血稠黏。滑洩無度。多屬陰虛是也。不拘次數多寡。便見腰膝痠軟。耳鳴心悸。咽乾目眩。不寐多煩。或次數雖多。而胸腹不甚痛。或每痢後而煩困更增。掣痛反甚。飲食不思。速用猪膚湯。合黃連阿膠湯。加茄楠香汁。甘鹹救陰。苦味堅腸。若虛坐努責。按腹不痛。一日數十度。小腹腰膂抽掣痠軟。不耐坐立。寢食俱廢者。陰虛欲垂脫之候也。急宜增損復脈湯。提補酸濇以止之。遲則無濟。幸而挽救得轉。可用參燕麥冬湯。滋養氣液。以善其後。若痢止後。猶有積滯未淨。鬱在下焦。小腹結痛。心煩口燥。夜甚不寐。宜用加味雪羹煎。標本兼顧。肅清餘積。總而言之。孕婦及體虛人。不論赤痢、白痢、赤白痢等。最爲難治。惟歸連石斛湯。加佛手花、代代花、鮮茉莉花等。最穩而靈。取其既能潤腸祛積。開胃運氣。又不傷胎礙虛也。臨症時。從此方加減。庶免貽人口舌之譏。

水痘者。小如蠶豆。大如豌豆。表皮隆起而爲水泡。中多凹陷。始初爲透明漿液狀。繼則變爲不透明乳液狀。且帶膿性。常混有多數之圓形細胞。惟色淡漿稀。故曰水痘。皆由濕溫兼風。鬱於肌表而發。約有黃赤二種。色黃而含有氣水者。曰黃痘。（東醫名含氣性水痘。）色赤而含有血液者。曰赤痘。（東醫名出血性水痘）

庚　濕溫化水痘

亦有夾疹而出者。有夾正痘而出者。若先水痘收功後。而後發疹或正痘。其疹及痘必輕。此症多發於小兒。大人亦偶有之。將發時。身俱發熱。皮膚如灼。或苦癢。最初發現於顏面。漸次及於軀幹四肢。三五日後。水痘乾燥。成爲灰色。或類褐色之痂皮。至七日。則不留瘢痕而剝落。然亦有留皮膚瘢痕者。因患者搔破水炮之際。真皮受損傷所致。其見點起發灌漿結痂。速則止於五六日之間。緩則約歷二週至三週。辨法。雖同一水痘。同爲皮薄色嬌。而黃色水痘。一出如豆殼水炮。赤色水痘。一出有紅點水炮。皆從水炮膿炮而結痂。然總不似正痘之根窠圓淨緊束也。治法。黃色水痘。當用五葉蘆根湯透解之。繼與加味五皮飲。解其皮膚之餘濕。赤色水痘。當用加味翹荷湯清解之。繼用防風解毒湯。清其皮膚之餘熱。終則統用

三豆甘草湯以善後。

辛　濕溫化腫脹

濕溫所以化腫脹者。或因本病延久而發。或因宿病夾症而發。有但腫而不脹者。有但脹而不腫者。有腫而兼脹者。有腫脹而兼氣喘者。辨其症。腫在外屬水。脹在內屬氣。腫分陽水陰水。脹分氣實氣虛。因濕熱濁滯致水腫者。爲陽水。因肺脾腎虛致水溢者。爲陰水。濁氣在上爲實脹。中氣不運爲虛脹。辨其位。腫在頭面四肢。脹在胸腹臟腑。試舉其大要而條治之。

陽水腫者。熱蒸濕浮。襲入皮膚也。腫由面目先起。自上而下。皮膚如灌氣狀。以指按之。隨手而起。大便不爽。小便黃熱。時或赤澀。甚則氣粗而喘。皆由氣鬱不舒所致。治在肺而發散之。內經所謂開鬼門是也。輕則香蘇五皮飲。重則麻杏三皮飲。使濕熱從微汗而泄。汗透則腫自消。繼以茵陳胃苓湯。健運脾胃以善後。

陰水腫者。濕重熱輕。鬱結脈絡也。腫自兩足先起。由下而上。皮膚如裹水狀。以指按之。窅而不起。大便溏滑。溺短渾濁。時或點滴。甚則氣短而喘。皆由水停不行所致。治在腎而滲利之。內經所謂潔淨府是也。輕則椒目五苓散。重則麻附五皮飲。

使水濕從溺道而泄。溺暢則腫自消。繼以香砂春澤湯。溫補脾腎以善後。若面目一身俱黃而且腫者。名曰黃腫。必先觀其色之明暗。如黃色鮮明。溺色老黃且澀者。此熱重於濕也。治宜茵陳蒿湯。送下神芎導水丸。速瀉其黃以退腫。繼以吳氏二金湯調理之。如色黃昏暗。溺色淡黃不利者。此濕重於熱也。治宜茵陳胃苓湯。送下三丰伐木丸。急去其黃以消腫。繼以茵陳五苓散調治之。惟其間腫而且脹者。首推胃苓五皮湯最穩而靈。腫而且喘者。五子五皮飲。亦多奏效。氣實脹者。或因食積。或因痞塊。先有物在胃腸中而後脹形於外也。按之則堅。腹脹不減。先宜消導以化之。早服程氏和中丸。晚服葉氏寬膨散。效者甚多。如或不效。必是久病入絡。絡鬱則脹也。當先辨其濕滯在絡者。開鬱通絡飲。調下寬膨散主之。瘀積在絡者。香殼散煎湯。調下代抵當丸主之。甚則間服巢氏陰陽攻積丸。不拘濕積瘀積蟲積。皆能奏效。此即內經去鬱陳莝之穩法也。切不可大劑峻攻。醫者雖取效一時。病者雖暫快數日。往往一二旬間。脹反愈堅。中氣傷殘而斃。草醫包治脹病。每結惡果者。多由於此。

氣虛脹者。多因病後不講衞生。不知禁忌。一復再復。脾胃久傷而化脹。此虛氣在

於統腹膜之中。徐洄溪所謂脹俱在腸外三焦膈膜之間是也。其外雖脹。其中無物。按之則濡。扣之有聲。抑之不痛。時脹時減。切不可攻。攻之卽死。宜用溫補兼辛通法。早服程氏白朮丸。補其虛以化滯。夜服局方禹餘糧丸。煖水臟以通陽。耐心靜養。緩緩奏功。繼以半硫理中丸。溫補脾陽以寬之。濟生腎氣丸。溫通腎陽以消之。此卽內經宣布五陽之正法也。外治惟鍼法最能取效。若病家急於求效。醫家急於建功。每見速死則有之。而病之能痊。一無反覆者。則百不見一二也。醫家病家。切宜愼重。

以上濕溫化症。但舉其大要而言。其餘變症甚多。未能一一曲盡。閱者諒之。

第四章　衞生及預防

第一節　已病之衞生

吾紹近今治病。一病之安危。惟責之醫家一人。一醫之良否。專係乎煎方一劑。其藥宜多煎。宜少煎。宜先入。宜後入。宜多水。宜少水。非所知也。藥品之道地與否。製煉之合法與否。亦非所辨也。此外寢處不合法。寒煖不適宜。飲食不知節。病情不

知察。更無論矣。似此則醫家之功一。而病家之過十。縱有盧扁。能愈病乎。況重大危險之病機。早晚不同。頃刻傳變。而惟恃一日一至之醫。一日一服之方。治變幻不測之病。庸有倖乎。余故曰。已病之衞生。爲病家必要之智識。亦爲病家應盡之義務。故凡良醫之能愈病。必先在開化病家。使病家諸人。看護周到。有助醫之力。不掣醫之肘。夫而後病之誤治也。始可以歸罪於醫。茲擇其最緊要最易實行者。條列如左。

一、衣被宜潔淨也。清潔爲各病所不可缺之要件。若患時疫病而不潔。則其病屢犯於危殆。且能致害於病者之家族及醫師。故病者須日日更換衣服。臥床被褥。尤須清潔。一切舊衣被等。凡可蒸發之物。必須安置空屋。鎖閉箱中。又如被覆過煖。亦能致病加重。重病卽死者。以熱鬱於內而氣不宣達也。竟有悶斃許久。而旁人但知其熟睡者。迨呼之不應。揭其蓋覆。始知其人已死。莫不曰死於急痧。近年來聞見頗多。

二、飲食宜節制也。濕溫時疫。本屬胃腸伏邪。早已失其消化力。最宜忍飢耐餓。平臥安靜。不但油膩腥發。麵蘖炙煿。熏灼臟腑者。固宜禁絕。卽瓜果生冷。凡能冰

伏脾胃者。亦宜禁不入口。最妙以蘿蔔湯、陳乾菜湯。疎導其胃腸。渴則飲清快露。和開水少許。或但飲細芽茶。輸運其津液。病勢輕減後。可略進流動性之滋養品。如薄粥、薄藕粉。及開水沖熱之雞蛋等。每日之次數宜多。每次之食量宜少。不過以之略充飢腸而已。病將就痊時。凡各種未熟之果實油類。及一切之固形物而不易消化者。均不宜入口。前哲龐安常先生云。凡病新瘥。只宜先進白稀粥。次進濃者。又次進糜粥。亦須少少與之。不得早吃肉食。他如酒肴甘脆肥鮮生冷等物。皆不可犯。王孟英先生曰。瘥後必小便清。舌苔淨。始可吃粥飯鯽魚台鯗之類。油膩酒醴甜食新鮮補滯諸物。必解過堅矢新糞。始可徐徐而進。切勿欲速。以致轉病。此皆閱歷有得之名言歟。

三、臥房宜寬綽。窗戶宜開爽也。二者皆注意室內之空氣。常使新鮮。最爲病理衛生之首要。王孟英先生曰。人烟稠密之區。疫癘時行者。以地氣既熱。穢氣亦盛也。故住房不論大小。必要開爽通氣。掃除潔淨。庶清風徐來。疫氣自然消散。反是。則熱氣濁氣。益爲疫氣樹幟矣。凡時疫流行。罹此者。每多被褐茹藿之子。荆戶蓬室之人。皆由於此。

四、侍人宜勿雜。燈火宜少燃也。吾紹病家習慣。凡病時疫。最怕鬼祟。不但夜間紅燭高燒。即日中於病室牀內。亦必以多燃燈火爲陽光。而滿屋皆侍病之人。駢肩並足。交頭接耳。七口八啐。汗露交流。豈知人氣最熱。燈火最毒。濁氣多而清氣少。即使無病者久居此室。亦必頭目昏暈。胸膈氣悶。況在患時疫之人乎。口鼻之所吸受。肺胃之所浸淫。往往輕者重。重者即死。皆此等惡習慣階之厲也。凡疫皆然。亦凡病皆然。正不獨濕溫時疫一種耳。

五、擇醫宜精。任醫宜專也。王孟英先生曰。選醫難於選將。選得矣。或徒有虛名而無實學。或飽學而非通才。或通才而無卓識。或見到而無膽略。或有膽而少周詳。皆不足以愈大證也。然則如何而可服其藥耶。但觀其臨證時。審問精詳。心思周到。辨證確切。方案明通。言詞直爽近情。舉止落落大方者。雖向未謀面之人。亦一見而知爲良醫矣。其藥可服也。周雪樵先生曰。病者之安危。即爲醫家之榮辱。苟始終信任之。醫家之於病人。自有密切之關係。若朝暮易醫。則各騁意見。各施治法。勢必溫涼雜投。築室道謀。無一人任其咎而後已。而最爲僨事者。則病家之略知醫藥者也。愈病不足。掣肘有餘。最爲良醫之阻力。凡於方藥

之有力量者。必不敢服。曰。恐其誤治也。於方藥之能速效者。又不敢服。曰。嫌其霸道也。及得至平易之方。則安然服之。病而不效。則又歸其咎於醫。曰今固無良醫也。有如是之病家。而後投其所好。乃有今日之所謂名醫。故醫師之良者。不但不沾染病家之習氣。尤貴開通病家之智識。

六、購藥宜謹。察藥宜慎也。徐洄溪先生曰。當時藥不市賣。皆醫者自取而備之。迨其後有不常用之品。後人欲得而用之。尋求採訪。或誤以他物充之。或以別種代之。又肆中未備。以近似者欺人取利。此藥遂失其真矣。藥失其真。藥性必殊。卽審病極真。處方極當。奈其藥非當時之藥。則效亦不可必矣。今之醫者。惟知定方。其藥則惟病家取之肆中。所以真假莫辨。雖有神醫。不能以假藥治真病也。陸定圃先生曰。藥之僞者不必論。卽尋常藥品。肆中人粗心。往往以他物攙溷。必親自檢視。方免舛誤。有桐鄉陳李氏子。夏月霍亂。延醫定方。有製半夏二錢。適藥肆人少而購藥者衆。誤以製附子與之。服後腹卽大痛發狂。口中流血而卒。李歸咎於醫。醫謂藥不誤。必有他故。索視藥渣。則附子在焉。遂控藥肆於官。餽以金乃已。此皆不辨藥品而致誤也。可不儆且懼乎。

第二節　未病之預防

疾病之預防法。內經攝生一章。語皆精卓。但程度太高。難於履行。茲擇其淺近而易於從事者。節錄上海醫學硏究所通告如左。

一房屋務祈灑掃。勿被塵污。四壁宜用石灰刷新。或兼用除穢藥水澆灑。以杜濕毒之患。

一垃圾爲穢氣所乘。不宜任意傾倒。宜倒在桶內。候淸道夫挑除。挑後勿再作踐。大街小巷。時常淸潔。可免一切疫癘。

一晨起須將窗戶洞開。以出炭氣而入養氣。夜則不然。臥不息燈。與貪涼露宿。均宜切戒。

一罐壜瓶缽一切器皿。積儲宿水。最易生蚊。如內地已設自來水。宜將此項屏棄勿用。天井陰溝。須時常冲洗。勿任閉塞。若將火油灌入陰溝。以免穢濕。斯爲更妙。

一停棺於家。最能遺患。設死者係患傳染之症。其害更不堪設想。故喪家宜將棺柩速葬爲要。

一蚊蠅最能傳病。故食物必須遮蓋。以免蚊蠅散毒。碗盞用時。須先洗淨。臥宿須垂帳子。勿使蚊蟲吮血。致生傳染之病。

一各種生冷之物。俱有微生物含其中。故食物必須煑透煑熟。各物亦勿越宿再食。且勿與未煑之物置在一室。庶微生物不致侵入。水未煑過。愼勿入口。啨囒水冰凍水。皆與人有害。瓜果亦易致病。均宜少食。

一吐痰於地。最爲穢德。且易傳病。宜向磁盂或陰溝吐之。方可無患。

一有汗之衣。亟宜洗濯。愼勿於汗乾之後。再穿身上。致滋疾病。

一登山遥眺。涉野環觀。用深呼吸法。吸收新鮮之空氣。最爲預防時疫之要法。（新增）

一時疫盛行之際。室中宜焚點辟瘟集祥香。以辟除其穢惡不正之氣。入病人室。宜啖囫圇皮蛋一枚。能飲者。佐以高粱酒少許。男婦老幼。俱宜佩太乙辟瘟丹一顆。以絳帛囊之。當心懸挂。不可進褻。（新增）

一無論老少強弱之人。虛實寒熱之症。常以炒香枇杷葉泡湯代茗。肅清肺氣。可杜一切痧穢時邪。尤必愼起居。節飲食。薄滋味。謹嗜慾。夏令當茹素三五旬。其

一切腥羶發物。俱宜遠戒。房勞亦宜撙節。(新增)

一食井中。每交夏令。宜入白礬雄精之整塊者。解水毒而辟蛇虺也。水缸內宜浸鮮石菖蒲根及降香。

濕溫時疫治療法

紹興醫學會同人擬稿
四明　曹赤電炳章校點

卷下

選錄急性時疫方

犀地桑丹湯　見吳坤安先生感症寶筏。照原方略有加減。

白犀角八分　鮮生地八錢　冬桑葉三錢　粉丹皮二錢
生山梔三錢　青連翹三錢　老紫草三錢　青子芩錢半
青蒿腦錢半　元參心二錢　池菊花三錢　白知母三錢

先用活水蘆根二兩。鮮茅根二兩。嫩桑枝一兩。鮮竹葉五十片。煎湯代水。

按犀角之功。取其透絡熱。清腦炎。凡溫熱邪陷血分神昏發痙。斑點隱隱者。確有捷效。但原支犀角。祗有一條統黑。或兩條統黑。餘皆灰白之色。因中醫向有

白入氣分。黑入血分之說。故方中每寫定黑犀角。豈知同一犀角。白色最多。黑色最少。以致黑色者價增一倍。白色者往往染成黑色。欺人漁利。其實此說不必拘泥。庶幾家況平常者。尚可購服。

拔萃犀角地黃湯　見邵步青先生溫毒病論。

白犀角一錢　鮮生地兩半　生綿紋三錢　小川連一錢

青子芩二錢

犀羚白虎湯　見王孟英先生醫案。

白犀角一錢　羚角片錢半　生石膏八錢　白知母四錢

生甘草八分。陳倉米三錢荷葉包　雙鈎藤錢半　滁菊花二錢

先將犀羚二味。用水四碗。煎成二碗。代水煎藥。

千金生地黃煎　見千金要方。

生玉竹三錢　天花粉三錢　地骨皮三錢　辰茯神三錢

生石膏四錢　白知母三錢　鮮生地汁　麥冬汁各二瓢冲

鮮竹瀝一瓢　生薑汁四滴同冲　淨白蜜半錢

竹葉石膏湯 見仲景方。

西洋參一錢 生石膏三錢 生甘草八分 原麥冬錢半

仙露夏一錢 鮮竹葉三十片

犀羚鎮痙湯 見陸定圃先生冷廬醫話。

白犀角八分 羚羊角錢半 鮮生地八錢 青連翹三錢

元參心二錢 新銀花二錢 滁菊花三錢 甘中黃一錢

生甘梢六分 蓮子心二分

滋液救焚湯 見喻嘉言先生醫門法律。

白犀角一錢 鮮生地一兩 玄精石一錢 原麥冬二錢

西洋參錢半 大麻仁三錢 生甘草三分 真阿膠一錢

柏子仁二錢 紫石英三錢 西牛黃一分 調服。

瓜霜紫雪丹 見方省菴先生喉科。

白犀角 羚羊角 青木香 上沉香各五錢

寒水石 石膏 靈磁石 飛滑石各五兩

元　參　升　麻各一兩六錢　飛硃砂五錢　生甘草八錢
公丁香二錢　麝　香一錢二分　金　硝一兩　西瓜硝八錢
冰　片三錢　製法照局方紫雪。

龍膽瀉肝湯　見宋神宗和劑局方。

龍膽草八分　生山梔錢半　青子芩二錢　銀　胡一錢
鮮生地五錢　車前子錢半　生甘梢八分　歸　鬚八分
建澤瀉錢半　細木通八分

平陽清裏湯　見梁特巖先生舌鑑辨正。

生石膏六錢　生甘草六分　青子芩錢半　白知母三錢
小川連八分　生川柏六分　先用白犀角六分。羚角一錢。煎湯代水。

阿膠雞子黃湯　見沈樾亭先生驗方傳信。

真阿膠錢半　左牡蠣五錢　大生地四錢　生白芍三錢
女貞子三錢　黃甘菊二錢　雞子黃一枚　童　便一鍾

選錄慢性時疫方

藿樸夏苓湯　見石芾南先生醫原。

杜藿香錢半至二錢　真川樸八分至一錢　薑半夏二錢至三錢　光杏仁二錢至三錢

白蔻仁八分沖　生米仁四錢至六錢　帶皮苓三錢至四錢　猪　苓錢半至二錢

建澤瀉錢半至二錢　先用絲通草三錢或五錢。煎湯代水。

附加減法　兼風者。汗出惡風。兼寒者。惡寒無汗。前法酌加蘇梗、桔梗、豆豉、葱白、生薑之類。邪在經絡。一身掣痛。酌加桂枝、酒炒防己、秦艽之類。以開毛竅經絡之壅。兼暑者。面赤、口渴、心煩。前法去蔻仁、半夏、厚樸。酌加青蒿腦、鮮荷葉、清香辟穢。連翹、山梔、滑石。輕清微苦淡滲。以解暑濕熱之結。

星香導痰丸　見朱丹溪先生心法。

製南星三兩　生香附三兩　皂　角水浸一週時曬　法半夏三兩

廣橘紅五兩　薑汁糊丸。

按丹溪翁自言。此家傳秘方。治痰嗽無火累驗。

沉香百消麯　見德軒普濟方。

上沉香一兩　五靈脂　製香附各一觔　炒香黑白丑各二兩

按原書云。此方祕於道藏。善能消水、消食、消痞、消痰、消氣、消滯、消瘀、消痢、消蠱、消膈。並痰迷心竅等症。修合濟人。費小功大。藥到病除。無不卽愈。

枳桔梔豉湯　本會各職員經驗方。

生枳殼一錢至錢半　焦山梔二錢至三錢　蘇薄荷八分至一錢　苦桔梗一錢至錢半
淡豆豉二錢至三錢　青連翹二錢至三錢　青子芩一錢至錢半　生甘草四分至六分
西茵陳二錢至三錢　貫　仲二錢至三錢　鮮竹葉三十片

按此方從長沙枳實梔豉湯。合河間桔梗湯。加茵陳、貫仲二味。治濕溫時疫之熱重於濕。兼受風邪而發者。屢投輒效。

清芳辟疫湯　見徐洄溪先生醫案。

活水蘆根二兩　鮮茅根一兩　鮮薄荷錢半　鮮青蒿二錢
澤蘭葉三錢　鮮石菖蒲葉錢半　解毒萬病丹一粒溫水磨冲

按此方清芬辟穢。涼血解毒。乃濕溫時疫。濕從燥化。溫從火化之良劑。凡治身熱神昏。悶亂煩躁。甚或嘔吐厥僵。其形如尸等症。投之輒效。蓋火邪逆上。諸竅皆閉。非此等清涼芳烈之藥。不能卽令通達。本會各職員歷經治驗。故敢新定

其名曰。清芳辟疫湯。

解毒萬病丹　見徐靈胎先生蘭臺軌範。

雄黃精五錢　山慈姑二兩　川文蛤二兩　千金霜二兩

紅芽大戟二兩　麝香三錢　飛辰砂五錢

右七味。各研細末。和勻。以糯米粥爲劑。每料分作四十粒。按四十粒太重可分作八十粒

按洄溪先生曰。此秘藥中之第一方也。用藥之奇。不可思議。專治一切藥毒。菰子、鼠莽、惡菌、疫死、牛馬、河豚等毒。及時行瘟疫。山嵐瘴瘧。纏喉風痺。黃疸赤眼。瘡癬熱毒上攻。或自縊溺水。打撲傷損。癰疽發背。魚臍瘡腫。百蟲蛇犬所傷。男子婦人癲邪狂走。鬼胎鬼氣。並宜服之。由是觀之。此丹確爲殺菌之第一要劑。其方下明注曰惡菌疫死。則凡屬疫症之由於惡菌者。醫者可推廣其用矣。惟中醫通稱曰惡菌。西醫則通名曰毒菌。因其微細之極。又名曰細菌。且因善能腐敗物質。又名黴菌。習新醫學者。輒詆中醫之不知毒菌。則其於中國醫書。未嘗博覽。已可概見。但取中醫學說之可非難者一二端。指摘之以概全體。而棄我所長。新學之士。習聞其說。遂以中醫爲一無可取。致使新舊之見。勢同冰炭。

兩者益不相容。然如斯互相牴觸之弊。將誰受之。受其弊者非他。吾國之人民而已。竊願中西之二大醫術。日漸融和。共圖醫道之大進步。則本會各職員實深厚望焉。

昌陽瀉心湯　見王孟英先生重訂霍亂論。

鮮石菖蒲錢半　青子芩　仙露夏各一錢　小川連六分
紫蘇葉三分　真川樸八分　鮮竹茹三錢　淡竹瀝一羹瓢沖
生薑汁四滴沖　先用炒香枇杷葉一兩。活水蘆根二兩。煎湯代水。

其枇杷葉。必須先刷毛淨。剪去大筋。然後略炒微黃色爲度。

按菖蒲一名昌陽。辛香不燥。善能掃滌濁邪。昌發清陽之氣。合諸藥以爲劑。共奏蠲痰泄熱展氣通津之績。凡治濕熱穢濁之邪。內蒙清竅。已歷試不爽矣。

太乙紫金丹　同前。

山慈姑　川文蛤各二兩　紅芽大戟　白檀香
安息香　蘇合香油各一兩五錢　千金霜一兩　明雄黃
琥珀各五錢　梅冰　當門子各三錢

以上十一味。各研極細。再合研勻。濃糯米飲杵。丸綠豆大。外以金箔爲衣。每錢許。涼開水下。專治霍亂痧脹。嵐瘴中惡。水土不服。喉風中毒。蛇犬蟲傷。五絕暴厥。顛狂癰疽。鬼胎魔魅。及暑濕溫疫之邪。彌漫熏蒸。神明昏亂。危急諸證。

按薛一瓢先生曰。此方比蘇合丸而無熱。較至寶丹而不涼。兼玉樞丹之解毒。備二方之開閉。洵爲濟生之仙品。立八百功之上藥也。由是推之。此丹合前解毒萬病丹二方。眞中醫殺菌解毒之靈丹。不論時疫、大疫、癘疫。凡見方下詳註各症。均可酌用。以奏捷效。

厥症返魂丹　見王肯堂先生類方準繩。

眞麝香　生玳瑁　雄黃精　白芥子

飛辰砂各二錢五分

右藥同研如粉。於磁器中鎔。安息香和丸。如綠豆大。每服五丸。小兒只服一丸。

按昏厥一症。最爲急候。輕則漸甦。重則卽死。因怒而得者爲氣厥。因瘀而得者爲血厥。因痰而得者爲痰厥。因食而得者爲食厥。因酒而得者爲酒厥。因痙而得者爲痙厥。因痛而得者爲痛厥。因驚而得者爲驚厥。卒中而得者爲暴厥。其

狀如尸者爲尸厥。其症皆忽然昏暈。默然不語。不省人事。均以此丹。隨症加入湯引急救之。歷試輒驗。

犀地清神湯　見石芾南先生醫原。

白犀角八分至一錢　鮮生地六錢至一兩　新銀花二錢至三錢　青連翹二錢至三錢

廣鬱金三錢磨汁冲　鮮石菖蒲錢半後入　梨汁　竹瀝各一瓢冲　藥

生薑汁二滴冲　先用活水蘆根二兩。燈芯三十支。煎湯代水。煎成。冲入犀角汁、鬱金汁、梨汁、竹瀝、薑汁等。乘熱卽服。

按濕熱濁邪。化燥傷陰。因陷心宮。心宮神昏譫妄。舌赤無苔。此時用藥最要空靈。神昏爲內閉之象。閉則宜開。心宮乃虛靈之所。虛則忌實。此方四味用汁。地黃用鮮者。取其滑利。少加薑汁。涼藥熱飮。取其流通。此卽陰陽開闔之理也。余氏春山曰。熱爲濕鬱。不能外達下行。每見惡寒足冷。若拘傷寒惡寒之說。投以溫散。其寒反甚。但用蘆根、燈草。甘淡通陽利竅。滾煎熱服。下咽卽覺熱從外達。津津汗出而解。屢驗不爽。故此方合前諸藥以爲劑。甘潤救陰。清涼芳透。既無苦寒冰伏之虞。又乏陰柔濁膩之弊。如此制方。確有精義。本會各職員。屢用輒效。特

表彰之。

加減神犀湯合犀珀至寶丹方　醫學會正會長何廉臣君經驗方。

犀角尖八分　鮮生地二兩拌搗淡豆豉三錢　銀　花二錢

連　翹三錢　粉丹皮錢半　元參心　老紫草各三錢

大青葉二錢　金　汁沖一兩

犀珀至寶丹一顆。去殼研細。先用藥湯調服。犀角仍磨汁沖。

犀珀至寶丹　同前。

白犀角五錢　羚羊角五錢　琥　珀三錢　麝　香一錢

蟾　酥五分　原桃仁三錢　藏紅花二錢　血　竭三錢

辰　砂五錢　鬱　金三錢　石菖蒲三錢　穿山甲二錢

杜赤豆五錢　桂枝尖二錢　連翹心三錢

以猪心血爲丸。金箔爲衣。每丸計重五分。大人每服一丸。小兒每服半丸。嬰兒每服半丸之半丸。

按此丹專治一切時邪內陷血分。瘀塞心房。不省人事。昏厥如尸。目瞪口呆。四

肢厥冷等症。又治婦人熱結血室。及產後瘀血衝心。小兒痘疹內陷。急驚暴厥。中風中惡等症。用之得當。奏功極速。歷驗如神。

犀連承氣湯　見呂槎村先生傷寒窮源。

白犀角一錢　小川連一錢　生綿紋二錢　小枳實錢半
元明粉三錢　真川樸五分

小陷胸湯合樸黃丸　小陷胸湯。見張仲景先生傷寒論。

括蔞仁六錢　仙露夏三錢　小川連八分　樸黃丸三錢

右藥煎成。絹篩濾清服。

樸黃丸　見程鍾齡先生醫學心悟。

真川樸　廣陳皮各十二兩　製綿紋一斤四兩　廣木香四兩

右用荷葉水泛為丸。如綠豆大。每服三錢。開水送下。小兒二錢。

枳實導滯丸　見李東垣先生脾胃論。

小枳實　六神麯各五錢　製綿紋一兩　小川連三錢
青子芩　生晒朮各三錢　浙茯苓三錢　建澤瀉二錢

神芎導水丸　見劉完素先生河間六書。

生綿紋　青子芩各二兩　炒黑丑　飛滑石各四兩

小川連　川芎　蘇薄荷各五錢

共爲細末。滴水爲丸。如小豆大。溫水下十丸至十五丸。每服加十丸。日三服。冷水下亦得。按此丸。瀉濕熱。消酒食。淸頭目。利咽喉。能令胃腸結滯宣通。氣和而愈。屢用輒效。

陸氏潤字丸　見陸養愚先生三世醫驗。

酒炒綿紋一兩　製半夏　前胡　山查肉

天花粉　白朮　廣陳皮　枳實

檳榔各一錢二分五釐

每藥須晒乾爲末。薑汁打神麯爲丸。如梧子大。每服二三錢。按此丸。善治濕熱食積。胸滿不食。腹痛便閉。及夏秋赤白痢等症。最穩最靈。

桃仁承氣湯　見仲景方。

原桃仁三錢　生綿紋二錢　元明粉錢半　川桂枝三分

生甘草六分

按此湯。乃仲景原方。吳又可去桂枝、甘草二味。加當歸、赤芍、丹皮各二錢。亦名桃仁承氣湯。吳鞠通去元明粉、桂枝、甘草三味。加細生地六錢。丹皮四錢。澤蘭二錢。人中白二錢。名加減桃仁承氣湯。同一治蓄血症。涼血通瘀之功。較原方尤勝。

犀角鮮地黃湯　見孫真人千金要方。

白犀角一錢　鮮生地一兩　粉丹皮三錢　赤　芍二錢

茵陳蒿湯　見仲景方。

西茵陳五錢　焦山梔四錢　生綿紋二錢

參黃湯　見石芾南先生醫原。

別直參錢半　生綿紋錢半

千金生地黃湯　見千金要方。

鮮生地三兩　生綿紋一錢　生甘草八分　芒　硝一錢

大紅棗四枚

養榮承氣湯　見吳又可先生溫疫論。

鮮生地一兩　油當歸二錢　生白芍二錢　白知母三錢

生綿紋一錢　小枳實錢半　真川樸五分

雪羹　見王晉三先生古方選註。

漂淡陳海蜇四兩　大荸薺六個

飛龍奪命丹　見王孟英先生重訂霍亂論。

飛辰砂二兩　明雄黃　燈芯灰各一兩　人中白八錢

飛青黛　明礬各五錢　梅冰　麻黃各四錢

真珠　牙皂　當門子　蓬砂各三錢

西牛黃二錢　杜蟾酥　火硝各錢半　飛真金三百頁

右十六味。各研極細合研勻。磁瓶緊收。毋令泄氣。以少許吹鼻取嚏。重者再用涼開水調服一分。小兒減半。

按王孟英先生自按云。此丹芳香辟穢。化毒袪邪。宣氣通營。全體大用。真有斬

關奪隘之功。而具起死回生之力也。

觀音救急丹　見甬東王松堂先生經驗各科秘方輯要。

真硃砂　雄黃精各六兩　畢撥二錢　梅冰二錢半

明礬一兩　月石二兩　牙硝四兩後下　當門子二錢五分

真佛金二百張

右藥研末。用磁瓶收貯。每裝一分。黃蠟封口。切勿泄氣。如遇有急痧等症。急用此丹。先點兩眼角。再取半分。放入臍內。以膏藥貼之甚驗。若遇重症。可將餘丹放舌上。陰陽水送服。無不立效。

按王松堂自云。此丹功力甚大。即死一時。還可回生。孕婦忌服。小兒減半。

行軍散　見王孟英先生重訂霍亂論。

西牛黃　當門子　真珠　梅冰

蓬砂各一錢　明雄黃飛淨八錢　火硝三分　飛真金二十頁

右藥研極細如粉。再合研勻。磁瓶密收。以蠟封之。每三四分。涼開水調下。

飛馬金丹　見沈樾亭先生驗方傳信。

巴豆霜　廣木香　賴橘紅各三錢　五靈脂真廣薄金生打

上雄黃　製綿紋各一兩　飛辰砂五錢　明乳香

淨沒藥　山慈姑　百草霜各二錢

各秤另研淨末分兩。再合研一時許。令勻。米醋法丸。金箔爲衣。如綠豆大。隔紙晒乾。緊貯磁器。置高燥處。二十歲以上者。每服十二丸。禀強者加三丸。老幼隨減。三兩歲者七丸。或五丸。七八十歲者九丸、溫開水送下。半日或一二時許。非吐必瀉。孕婦遇急症。七丸爲度。

藿香正氣散　見王孟英先生重訂霍亂論。

藿香三兩　川樸　陳皮　桔梗

白朮　半夏各二兩　大腹皮　白芷

浙茯苓　蘇葉各三兩　炙甘草一兩

十一味爲末。每三錢。薑三片。棗三枚。煎服。

紅靈丹　同前。

硃砂　牙硝各一兩　飛雄黃　蓬砂各六錢

煅礞石四錢　梅　冰　當門子各三錢　飛真金五十頁

每一分。涼開水送下。小兒減半。

周氏化濁湯　見周雪樵先生中國醫學報。

真川樸錢半　杜藿梗一錢　青子芩錢半　前　胡一錢

佩蘭葉一錢　大腹皮一錢　小枳實一錢　淡香豉錢半

焦山梔錢半　紫金片二分　開水烊冲。

控涎丹　見陳無擇先生三因方。

白芥子　甘　遂　大　戟各一兩

研末薑汁糊丸。每服十丸。重則服三十丸。淡薑湯送下。

吳氏四苓湯　見吳又可先生溫疫論。

帶皮苓四錢　猪　苓二錢　澤　瀉　廣　皮各錢半

藿樸胃苓湯　樊開周先生經驗方。

杜藿梗三錢　真川樸一錢　杜蒼朮八分　炒廣皮錢半

炙甘草五分　生晒朮錢半　浙茯苓三錢　猪　苓錢半

建澤瀉錢半　官　桂五分

王氏蠶矢湯　見王孟英先生重訂霍亂論。

晚蠶砂五錢　生苡仁四錢　大豆卷四錢　絲通草一錢

陳木瓜三錢　仙露夏一錢　焦山梔錢半　青子芩一錢

吳茱萸拌三分　炒川連二錢　地漿或陰陽水煎。稍涼徐服。

燃照湯　同前。

飛滑石四錢　真川樸一錢　焦山梔二錢　青子芩錢半

製半夏一錢　淡香豉三錢　省頭草錢半

水煎去滓。研冲白蔻仁八分溫服。

藿香左金湯　同前。

杜藿香三錢　吳茱萸二分　小川連六分　新會皮二錢

薑半夏錢半　炒枳殼錢半　炒車前錢半　赤　苓三錢

細木通一錢　建澤瀉二錢　猪　苓錢半　六一散四錢包煎

先用鮮刮淡竹茹五錢。炒香鮮枇杷葉一兩。井水河水各一碗。煎至一碗。分兩

次服。服後毋多飲茶。多飲茶則連藥吐出。不得藥力矣。切宜忍耐。

連樸飲　同前。

小川連一錢　真川樸二錢　石菖蒲一錢　淡香豉三錢

製半夏一錢　焦山梔三錢　活水蘆根二兩。煎湯代水。

回陽急救散　同前。

吳茱萸一兩八錢　母丁香一兩二錢　上桂心八錢　硫　黃五錢

當門子四錢　五味共研極細。磁瓶密收。每二三分安臍中。以膏藥封之。

一時卽愈。孕婦忌貼。

按此方藥雖猛峻。而僅取其氣由臍入腹。自能溫通臟腑以逐寒邪。不致傷陰。誠爲善策。惟口渴苔黃。下利極熱者。顯爲陽證。雖見肢冷脈伏。亦勿妄用此散。更張其焰也。

椒附白通湯合半硫丸　見吳鞠通先生溫病條辨。

川　椒二錢炒黑　生附子三錢炒黑　淡乾薑二錢　葱　白三枚

猪膽汁半燒酒杯去渣後調入

半硫丸　同前。

倭硫黃　薑半夏各一兩

爲細末。蒸餅爲丸。梧子大。每服一二錢。開水下。

霍亂定中酒　見滬上各報。

樟　冰　丁　香　木　香　大茴香各三錢

罌粟膏二錢　廣陳皮二錢　滴燒酒一斤

按此方專治霍亂、癟螺痧、吊脚痧、絞腸痧。胸鬱、腹痛、痢疾等症。用此酒半茶匙。飲之卽愈。極其靈驗。

新加附子理中湯　見王清任先生醫林改錯。

潞黨參八錢　淡附片四錢　淡乾薑四錢　炒白朮四錢

炙甘草三錢　原桃仁二錢　杜紅花二錢

按吐瀉一見轉筋。身冷汗多。非此方不可。莫畏病人大渴飲冷。不敢用。

來復丹　見宋和劑局方。

玄精石　倭硫黃　牙　硝各一兩　賴橘紅

小青皮　五靈脂各二錢

右藥爲末。醋糊丸。每服二錢。或三十丸。空心醋湯下。

加減附子理中湯　見吳鞠通先生溫病條辨。

黑附塊　老東參各錢半　生茅朮三錢　眞川樸二錢

廣皮錢半

純陽正氣丸　見紹興醫學報。

杜藿香　紫蘇葉　生茅朮　生於朮

白茯苓　薑半夏　廣皮　上官桂

公丁香　青木香各一兩　紫降香五錢

右藥共研細末。水法爲丸。如粟米大。外加紅靈丹一兩爲衣。開水送服。每服五分。小兒減半。症重者酌加。孕婦忌服。

附薑歸桂湯　見喻嘉言先生醫門法律。

黑附塊　炮乾薑　全當歸　安邊桂各一錢半

右用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入蜜一蛤蜊殼。溫服。

參耆建中合二陳湯　何廉臣經驗方。

潞黨參　棉　耆各錢半　川桂枝五分　生白芍錢半

炙甘草八分　薑半夏錢半　炒廣皮一錢　浙茯苓三錢

飴　糖三錢　鮮生薑八分　大紅棗四枚

用水兩碗。煎成一碗。去渣溫服。

附薑歸桂參甘湯　見喻嘉言先生醫門法律。

黑附塊　炮乾薑　全當歸　安邊桂各一錢半

潞黨參　炙甘草各二錢　鮮生薑二片　大紅棗二枚

用水兩大盞。煎至一盞。入蜜三蛤蜊殼。溫服。

辛溫平補湯　同前。

黑附塊　炮乾薑各五分　全當歸一錢　安邊桂五分

潞黨參　炙甘草　蜜炙棉耆　土炒白朮

酒炒白芍各二錢　五味子十二粒　煨　薑三片　大紅棗二枚

用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加蜜五蛤蜊殼。溫服。

麥門冬湯合半夏秫米湯　何廉臣經驗方。

原麥冬三錢　潞黨參錢半　薑半夏一錢　北秫米四錢

炙甘草六分　大紅棗兩枚

參麥茯神湯　見薛生白先生濕熱條辨。

西洋參錢半　原麥冬二錢　辰茯神三錢　鮮石斛三錢

甜石蓮錢半　生穀芽錢半　生甘草六分　宣木瓜八分

人參白虎湯　仲景方。

潞黨參錢半　生石膏六錢　白知母三錢　生甘草六分

生粳米三錢荷葉包煎

香砂二陳湯　見宋和劑局方。

廣木香八分　春砂仁八分　薑半夏錢半　廣陳皮錢半

浙茯苓三錢　炙甘草六分

桂枝白虎湯　仲景方。

川桂枝六分　生石膏六錢　白知母三錢　生甘草六分

生粳米三錢荷葉包煎

清脾飲　見張路玉先生醫通。

川柴胡錢半　青子芩錢半　薑半夏一錢　真川樸八分

草果仁五分　生於朮八分　小青皮七分　炙甘草六分

鮮生薑兩片　大紅棗兩枚

加減達原飲　見雷少逸先生時病論。

草果仁五分　檳榔錢半　真川樸八分　炒白芍錢半

炙甘草五分　生川柏五分　焦山梔二錢　浙茯苓三錢

柴胡白虎湯　見丹波廉夫先生傷寒廣要。

川柴胡八分　生石膏六錢　白知母三錢　生甘草六分

生粳米三錢荷葉包煎　青子芩二錢　仙露夏錢半

青蒿鼈甲煎　見吳鞠通先生溫病條辨。

青蒿腦二錢　生鼈甲五錢　細生地四錢　白知母二錢

粉丹皮二錢

新絳旋覆花湯　仲景方。

真新絳一錢　旋覆花三錢　葱頭十四枚

秦艽鼈甲湯　見張氏醫通。

左秦艽錢半　生鼈甲四錢　全當歸錢半　白知母錢半

川柴胡八分　地骨皮四錢　青蒿腦錢半　烏梅肉三分

加味逍遙散　見薛立齋先生醫案。

白歸身　酒炒白芍各錢半　土炒白朮　浙茯苓各一錢

川柴胡　炙甘草各五分　焦山梔　丹皮各錢半

蘇薄荷三分冲

半貝丸　見徐氏衛生叢錄。

生半夏八錢　京川貝一兩二錢去心

共研細末。炒至微黃。候冷。生薑汁搗勻煉丸。裝入磁瓶。弗令洩氣。每服一分五厘。開水半酒杯。於瘧未來時。先一時辰服。遲服則不效。重者下次再服一分五厘。無不愈。愈後。戒食發物及雞蛋南瓜等三個月。永不再發。

瘧疾五神丹　何廉臣經驗方。

薑半夏八錢　京川貝一兩二錢去心　青　皮八錢　全青蒿一兩

金雞勒二錢　共研細末。淡薑水和丸。如綠豆大。硃砂爲衣。每服一錢。

按錢塘趙恕軒本草綱目拾遺云。金雞勒細枝中空。儼如去骨遠志。味苦性熱。能達營衛。行氣血。用以治瘧。一服即愈。此方從儀徵楊賡起軍門家傳秘方。參酌而出。經驗多人。歷試不爽。妙在並無後患。功在金雞納霜丸之上。用敢公佈。

丁蔻理中丸　見廣東陳利濟藥局方。

炒冬朮二兩　潞黨參　炙甘草　乾　薑各一兩

公丁香三錢　白豆蔻二錢

共研細末。水泛爲丸。每服錢半至三錢。開水送下。

鼈甲煎丸　見仲景方。

鼈　甲十一分　赤　硝十二分　炒蜣螂　柴　胡各六分

炒䗪蟲　丹　皮　芍　藥各五分　炙蜂房四分

炒鼠婦　阿　膠　大　黃　烏　扇

紫葳花　桂枝　乾薑　黃芩

川樸　石葦各三分　桃仁　瞿麥各二分

葶藶　半夏　人參各一分

右二十三味爲末。取煅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盡一半。著鼈甲於中。煑令泛爛如膠漆。絞取汁。內諸藥煎爲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十丸。日二服。

小承氣加黃連湯　見吳坤安先生感症寶筏。

生綿紋錢半　小枳實一錢　真川樸八分　小川連八分

節齋化痰丸　見王節齋先生名醫雜著。

淡天冬　炒黃芩　瓜蔞霜　海粉

廣橘紅各一兩　苦桔梗　製香附　青連翹各五錢

上青黛　風化硝各三錢　研細。煉蜜入薑汁丸。白湯送下。

茵陳五苓散　仲景方。

帶皮苓四錢　猪苓　澤瀉各二錢　生晒朮一錢

官　桂五分　先用西茵陳五錢。煎湯代水。

除疸丸　見何廉臣重訂廣溫熱論。

倭硫黃三兩　淨青礬一兩　以上兩味。水泛爲丸。薑半夏粉一兩爲衣。每服一錢或錢半。一日兩次。

茵陳胃苓湯　見萬密齋先生幼科發揮。

杜蒼朮一錢　真川樸一錢　炒廣皮錢半　浙茯苓三錢
生晒朮錢半　川桂枝五分　建澤瀉錢半　猪　苓錢半
炙甘草五分　先用西茵陳八錢。煎湯代水。

絳礬丸　見張氏醫通。

皂　礬五錢麵裹燒紅　杜蒼朮五錢　真川樸八錢　廣　皮六錢
炒焦甘草三錢　煮紅棗肉爲小丸。薑半夏粉一兩爲衣。
每服錢半或二錢。一日兩次。淡薑湯送下。

梔子柏皮湯　仲景方。

焦山梔五錢　生甘梢一錢　生川柏二錢

三丰伐木丸　見王晉三先生古方選註。

製蒼朮一斤　黃酒麯二兩同蒼朮炒赤色　皂礬半斤

醋拌晒乾。入陽城罐火煅。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好酒米湯任下。

按張三丰仙傳方云。此乃上清金蓬頭祖師所傳。治黃腫如土色。其效如神。李時珍云。絳礬丸。不及此方之妙。

代抵當湯　見楊歷三先生寒溫條辨。

醋炒錦紋二錢　原桃仁　炒川甲　醋炒莪朮

元明粉　當歸尾　細生地各一錢　安邊桂三分

葉氏絳覆湯　見葉天士先生醫案。

真新絳錢半　旋覆花三錢　青葱管五寸　桃仁

歸鬚各錢半　柏子仁三錢

當歸龍薈丸　見陳修園先生時方歌括。

全當歸　龍膽草　焦山梔　小川連

生川柏　青子芩各一兩　生錦紋　上青黛

蘆　薈各五錢　木　香各二錢半　麝　香五分

右藥炒神麴糊丸。薑湯下。每服二十丸。

加味三黃湯　即三黃甘草湯。見沈樾亭先生驗方傳信。

生錦紋五錢　小川連　青子芩　生甘草各一錢

冲白蜜一兩。

五汁飲　同前。

生蘿蔔汁二杯　生薑汁半酒杯　白　蜜　陳細茶汁

生藕汁各一酒盃　和勻。重湯燉溫飲之。無蘿蔔時。以萊菔子五錢。清水擂浸一二時許。絞汁用。

三參冬燕湯　樊開周先生驗方。

太子參　西洋參各一錢　北沙參四錢　提麥冬二錢

光燕條八分　青蔗漿一酒盃　建蘭葉三片

加味白頭翁湯　見艮方集腋。

白頭翁三錢　小川連八分　青子芩二錢　生川柏六分

北秦皮五分　生白芍三錢　益元散四錢荷葉包煎

更衣丸　見陳修園先生時方歌括。

飛辰砂五錢　蘆薈七錢　滴酒和丸。每服一錢。

黃連阿膠湯　仲景方。

小川連四分　眞阿膠八分　青子芩六分　生白芍錢半

雞子黃一枚先放罐底切不可碎

胃苓湯　即茵陳胃苓湯去茵陳。見張氏醫通。

枳實導滯湯　見張氏醫通。

小枳實錢半　製川樸一錢　酒洗生錦紋八分　仙露夏錢半

淨查肉三錢　青連翹錢半　小川連四分　海南子錢半

老紫草三錢　細木通八分　炙甘草五分

七味白朮散　見祝春渠先生歌方集論。

生晒朮　潞黨參各錢半　浙茯苓三錢　炙甘草六分

煨木香八分　杜藿香一錢　煨葛根錢半

備急丸　見孫真人千金方。

生錦紋一兩　巴豆霜一錢　乾　薑八錢　蜜丸。硃砂爲衣。小豆大。每服二三丸。多則五七丸。

醉鄉玉屑　見徐春甫先生醫統。

杜蒼朮　真川樸各八分　炒廣皮一錢　炙甘草六分

焦雞金兩張　母丁香三分　春砂仁六分沖

加味桃仁承氣湯　見吳茭山先生醫案驗方。

原桃仁三錢　醋炒錦紋一錢　元明粉錢半　生甘草八分

安邊桂三分　蜜炙延胡錢半　馬鞭草三錢

四汁飲　即前五汁飲。去細茶汁。

五仁丸　見尤在涇先生金匱翼。

柏子仁半兩　郁李淨仁　松子仁　原桃仁

甜杏仁各一兩　炒廣皮四兩　先將五仁另研如膏。入陳皮末研勻。煉蜜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米飲下。

人參芍藥湯　樊開周先生驗方。

太子參一錢　生白芍三錢　炙甘草五分　甜石蓮錢半
烏梅炭三分　酒炒苦參子二分　荔枝殼三顆　薺菜乾錢半

千金駐車丸　見孫真人千金方。

真阿膠三兩　炒川連　當歸各兩半　黑炮薑一兩
醋煮阿膠爲丸。梧子大。每服四五十丸。米飲送下。

四炭阿膠湯　見雷少逸先生醫案。

銀花炭　條芩炭　白芍炭各錢半　生地炭三錢
真阿膠錢半　炒黃淮藥三錢　廣陳皮　甜石蓮各錢半

倉廩湯　見喻嘉言先生醫門法律。

西潞黨錢半　浙茯苓三錢　柴胡　前胡各八分
桔梗一錢　炙甘草六分　炒枳殼錢半　羌活
獨活各五分　川芎六分　鮮生薑兩片　陳倉米四錢荷葉包煎

犀角五汁飲　何廉臣經驗方。

犀角汁一瓢　鮮生地汁四瓢　金汁一兩　梨汁三瓢
甘蔗汁二瓢
用重湯燉溫。頻頻灌服。

猪膚湯合黃連阿膠湯加茄楠香汁方　姚滋軒君驗方。
小川連六分　真阿膠錢半　生白芍三錢　青子芩錢半
雞子黃一枚先放罐底　茄楠香汁二匙冲
先用淨猪膚淨白蜜各一兩。炒米粉四兩。煎湯代水。

增損復脈湯　見沈樾亭先生驗方傳信。
高麗參錢半　提麥冬三錢　大生地三錢　炙甘草一錢
生白芍三錢　真阿膠錢半　山萸肉八分　北五味三分
烏賊骨三錢　淨白蠟三錢

參燕麥冬湯　見江筆花先生醫鏡。
米炒西洋參錢半　光燕條一錢　提麥冬三錢　奎冰糖四錢

加味雪羹煎　見沈樾亭先生驗方傳信。

淡海蜇四兩　大荸薺二兩　真阿膠二錢另燉烊冲　山查炭三錢

陳細茶三錢

歸連石斛湯　同前。

油當歸五錢　小川連七分　鮮石斛三錢　炒枳殼一錢

鮮荷葉一角拌炒長鬚生穀芽四錢

五葉蘆根湯　見薛生白先生溼熱條辨。

藿香葉　佩蘭葉　薄荷葉　鮮荷葉各一錢

先用去毛枇杷葉一兩。鮮冬瓜皮、活水蘆根各二兩。煎湯代水。

加味五皮飲　見陳修園先生時方妙用。

廣陳皮錢半　茯苓皮三錢　五加皮三錢　大腹皮三錢

生薑皮一錢　光杏仁錢半　紫蘇旁枝錢半　防風一錢

加味翹荷湯　見吳鞠通先生溫病條辨。

青連翹　蘇薄荷　炒牛蒡　苦桔梗

焦梔皮　老紫草各錢半　綠豆皮二錢　生甘草六分

蟬衣十只　葦莖一錢

防風解毒湯　見王晉三先生古方選註。

防風　荊芥穗　苦桔梗　淡竹葉
知母　通草各八分　枳殼七分　生石膏
青連翹　炒牛蒡各一錢　蘇薄荷七分　生甘草三分

三豆甘草湯　見張路玉先生醫通。

大黑豆　杜赤小豆各五錢　綠豆一兩　生甘草一錢

香蘇五皮飲　見陳修園先生時方妙用。

製香附　紫蘇葉　廣皮各錢半　浙苓皮
大腹皮　五加皮　桑白皮各三錢　炙甘草五分
鮮生薑兩片　葱白兩枚

麻杏三皮飲　見葉天士先生醫案。

蜜炙麻黃一錢　光杏仁三錢　浙苓皮四錢　新會皮錢半
炒牛蒡子錢半　前胡錢半　紫菀八錢　生薑皮一錢

椒目五苓散　同前。

川椒目五分　生晒朮錢半　浙茯苓三錢　猪苓二錢

建澤瀉二錢　官桂五分　先用海金砂五錢。煎湯代水。

麻附五皮飲　見周雪樵先生中國醫學報。

麻黄一錢　淡附片八分　新會皮錢半　浙苓皮四錢

生桑皮　大腹皮　五加皮各三錢

香砂春澤湯　見丹波廉夫先生觀聚方要補。

廣木香　帶殼春砂各八分　老東參錢半　江西朮二錢

猪苓　建澤瀉各錢半　浙茯苓三錢　安邊桂五分

吳氏二金湯　見吳鞠通先生溫病條辨。

焦雞金三錢　海金砂五錢　絲川樸二錢　大腹皮三錢

猪苓二錢　白通草二錢

胃苓五皮湯　見萬密齋先生幼科發揮。

杜蒼朮八分　真川樸一錢　生晒朮一錢　浙茯苓三錢

建澤瀉錢半　猪　苓錢半　草果仁三分　安邊桂三分
炙甘草五分　新會皮錢半　桑白皮　五加皮
大腹皮各三錢　生薑皮一錢

五子五皮飲　見王孟英先生溫熱經緯。

光杏仁三錢　葶藶子　萊菔子　蘇　子各錢半
白芥子八分　新會皮錢半　生桑皮　大腹皮
五加皮　浙苓皮各三錢

程氏和中丸　見程鍾齡先生醫學心悟。

炒白朮四兩　炒扁豆三兩　浙茯苓兩半　炒枳實二兩
炒廣皮三兩　焦六麯　炒麥芽　焦山查
製香附各二兩　春砂仁兩半　薑半夏　蘇丹參各二兩
五穀蟲三兩酒拌炒焦黃色　鮮荷葉一枚　煎水疊爲丸。每日上午下午。開水下丸錢。

葉氏寬膨散　見葉天士先生醫案。

活癩蝦蟆十只。將腹皮剖開。用五靈脂、砂仁末各半分量。填滿腹中。用酒搗。黃泥包裹。炭火上煅燥。研極細末。每服一錢。日三次。綠萼梅五分泡湯送下。

開鬱通絡飲　見薛瘦吟先生醫贅。

香團皮錢半　廣鬱金三錢　炒延胡錢半　遠志肉八分
真新絳錢半　陳木瓜錢半　羌螂蟲二錢　絲通草一錢
佛手片五分　先用絲瓜絡一枚。路路通十個。生苡仁八錢。煎湯代水。

香殼散　見張路玉先生醫通。

製香附三錢　炒枳殼二錢　藏紅花五分　歸尾三錢
炒青皮一錢　新會皮一錢　台烏藥一錢　赤芍一錢
醋炒莪朮一錢　炙甘草五分

右藥共研爲散。每用五錢。水煎去渣。冲童便半盞。空心溫服。若症勢極重。加白薇五錢。炒延胡錢半。炒川甲一錢。用原桃仁五錢。青糖五錢。陳酒一瓢。加水四碗。煎成兩碗。代水煎藥。

代抵當丸　同前。

酒炒錦紋四兩　原桃仁三十枚　炒川甲　醋炒莪朮
元明粉　歸尾　細生地各一兩　安邊桂三錢
共研末。蜜丸。每服三錢。

喬氏陰陽攻積丸　見李士材先生醫宗必讀。
吳茱萸　炮乾薑　安邊桂　炒川烏
薑炒川連　薑半夏　浙茯苓　延胡索
潞黨參各一兩　上沉香　真琥珀各五錢　巴豆霜一錢
右爲末。皂角四兩。煎汁糊丸。綠豆大。白蠟爲衣。每服八分。加至一錢五分。薑湯下。與脾胃藥間服。
按此方喬三餘先生所定。雖有參、苓益氣。然藥多峻猛。妙用全在與脾胃藥間服。予曾效用此方。每令病人早服香砂六君丸三錢。夕服陰陽攻積丸八分。或服攻積丸一日。香砂六君丸二三日。隨人強弱而施。初服輒應。脹勢向衰。即令停服。專用程氏白朮丸。調補脾胃。

程氏白朮丸　見程鍾齡先生醫學心悟。

江西朮　浙茯苓　廣陳皮各二兩　春砂仁
六神麯各一兩　五穀蟲四兩　用荷葉、陳倉米煎水疊爲丸。每服三錢。
開水送下。
局方禹餘糧丸　見宋和劑局方。
蛇含石　禹餘糧各三兩　真鍼砂五兩　羌活
川芎　廣木香　淮牛膝　浙茯苓
安邊桂　白豆蔻　大茴香　蓬莪朮
淡附片　炮乾薑　小青皮　京三稜
白蒺藜　全當歸各五錢
右爲末。入前藥拌勻。以湯浸蒸餅。濾去水。和藥再杵爲丸。梧子大。食前溫酒白
湯任下三十丸至五十丸。
按此丸。不動臟腑而能去病。但最忌鹽。一毫不可入口。否則發疾愈甚。若陰虛
內熱而爲䐜脹者。忌服。
半硫理中丸　何廉臣經驗方。

半硫丸一錢　理中丸二錢

和勻。開水送服二錢。

濟生腎氣丸　見嚴濟生先生方。

浙茯苓三兩　熟地四兩　淮山藥　山萸肉

粉丹皮　建澤瀉　安邊桂各一兩　淡附片五錢

淮牛膝　車前子各一兩

按此方本金匱腎氣丸中諸藥。各減過半。惟桂、苓二味。仍照原方。更加牛膝、車前。爲宣布五陽開發陰邪之專藥。但方中牛膝滑精。精氣不固者勿用。

以上驗方統計一百三十五劑。皆古今名醫治驗之良方。而爲本會各職員屢投輒效者。爰敢公布。惟其間猛烈之品。重大之劑。務必辨症詳明。認病精確。始可對症選用。切勿草率從事。致貽鹵莽滅裂之譏。慎旃慎旃。

濕溫時疫治療法終